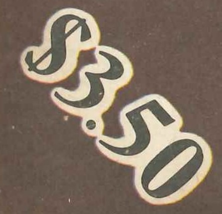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煉　火（亡命天涯故事）滄海客著

揚手一團烈火，宛若煉獄之火，懾人心神，無堅不摧，武林高手盡皆無所遁形，却不過是薄如蟬翼，柔若無物的奇門兵器，直個是煉火一出，誰敢爭鋒。



1049

編者話

本刊在各位讀友的眞誠擁戴之下，創刊至今已近廿年，均能順利刋出，近來在讀友們的要求和本刋同人的努力合作下，不但增加了篇幅，內容方面也更充實，同時也更得讀友們的熱烈讚揚和愛戴，銷數大增。對此，本刋同人僅向各讀友們致以萬分謝意，並將再接再勵，不斷提高質量，決不辜負讀友的殷切期望！

＊＊　　＊＊　　＊＊

本期的巨型小說是滄海客先生﹂亡命江湖故事之二——煉火﹂，故事中描述背負弒師罪名的陸羽，正和狄心蓮一起亡命江湖，他們機智地把媚娘引開，使宮九娘練功不受干擾，但媚娘對陸羽和狄心蓮却十分愛惜，她希望這對金童玉女能被她收服爲她手下，從此她就可雄霸武林，故事就在這樣奇特的情況下發展，而產生了不少曲折，奇妙的情節，在滄海客的筆鋒下，故事人物更爲栩栩如生。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是青年作家龍乘風的著作：﹂將師風雲﹂，故事中打鬥場面劇烈，緊張，結局奇特，是龍乘風近期又一傑作。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煉　火（亡命江湖故事之二）

背負弒師罪名的陸羽，正和狄心蓮一起亡命江湖，為了保護狄心蓮的師傅宮九娘，他們正想盡辦法，把對頭人媚娘引開，使宮九娘能安心練功……滄海客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冰岩怪客（武俠奇情故事）

荒山逢怪客　玄功報父仇……醉仙樓主 43

情債血償（浪子奇行錄）◀上▶

神秘集會　奇怪艷遇……馬　雲 55

魔宮異寶（司馬洛傳奇故事）◀下▶

和死神搏鬥　賺意外橫財……馮　嘉 85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一身是胆（民初俠情鬥智小說）

烟花紅粉女　豈是皆爲財……獨孤紅 65

玉劍傳奇（楚留香新傳）

競價爭購　神秘木箱……古　龍 73

鬼魅江湖（江湖敗子金不換傳奇故事）

一曲還珠吟　萬斗痴情淚……諸葛青雲 79

英雄搶下美人血（俠情頑艷中篇故事）

彼此相殘殺　無非爲領賞……龍乘風 99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天蠶變（俠義傳奇）

智撓滔天劫　勇救闖山人……黃　鷹 107

無憂公主（武俠奇情故事）

患難成至交　彼此相扶持……蕭　逸 113

金筆點龍記（正宗俠情）

俠士豪懷壯　慷慨赴魔城……臥龍生 121

奇招絕技・叢書掌故

周瑜利一尺戰三刀（奇招絕技）麥海雲 41

江福（叢書掌篇）……混沌書生 119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８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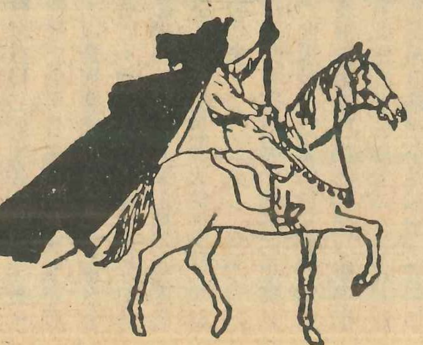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4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亡命江湖故事之二

煉火

滄海客・文
盧　令・圖

慈祥宮九娘　心法傳愛徒

陸羽大叫一聲，翻身坐了起來，啊！

原來，他不過是做一個夢，夢見在雨夜的崖上，撞落下來，崖壁是那麼滑濕而又高陡，天色又黑得伸手難見五指，他驚極大叫，便醒了。

其實他仍未完全清醒，因爲眼前雖不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但亦昏黑得很，一時間，他不知身在何處，但却知道那不是雨夜的崖下，因爲並未受傷，身下也不濕滑，他才知道，那不過是做了一個惡夢。

不，那並不是夢，不過是一個可怕的經歷的重現，一個可怕的回憶，那是眞眞實實的，那一晚，地上下着雨，崖壁的縫隙裏濕滑得不能留足，他從那高處撞落下地，頭破血流，立即暈了過去，若不是得人相救，他早已沒命了。

他更清楚些了，也記起在甚麼地方，那是大洪山的一個崖下石室，一定天亮了，但因那狹窄的石門上，掛着厚重獸皮做的簾幕，天光透射不進來，是以裏面昏黑得很。

石室內沒有人，因爲他適才驚極的大叫聲，也未把人叫來，那麼，室內的人都出去了。

他長長地吐了一口氣，索性閉上了眼睛，石室裏那麼昏黑，那麼靜，而回憶之幕揭開了，往事如潮一般，又湧現心頭，也沉重地壓在心頭，他把臉埋在掌中了，熱淚順着他的指縫淌了下來。

他多麼傷心，多麼凄苦啊，不過數日前，一夜之間，他竟成了個人人得而誅之，天下雖大，容身無地的人，成了雲台門中的叛逆之徒，甚至連從小一塊兒長大，竹馬青梅，耳鬢厮磨的師妹，竟相信他眞是殺死她爹的仇人，三個師兄追殺他，恨他是弒師的孽徒，不，不怪師妹，也不能怨師兄，因爲令他師傅致命，死後仍插在師傅胸膛上的，人人都能認得，是師傅賜給他的那把短劍。

現在他才知道，師妹和三個師兄都認定他就是弒師的兇徒，絲毫不疑，還因爲他爹陸翼之死，原來與他師傅石雷有關，他親耳聽到，二師哥和三師哥親口說的，不，他說甚麼也不信，因爲師傅從小收養他，撫養他，雖然尚未宣佈，但誰都知道師傅待他再年長些，一定會把師妹嫁給他，現在，他更知道，師傅更一心一意，要他接掌門戶，那麼，師傅對他恩如山重，豈會是他的殺父仇人。

但師兄相信，他師妹也信，於是，他罪證如山，那晚死而後生後，他就開始亡命江湖，他不惜一死，但不能蒙受不白之冤，他也不能死，因爲他要找出殺死師傅的仇人來。

天可見憐，他從那崖上跌落下來，頭破血流，連大師兄和師妹都以爲他已死了，却得一個老人家救了他的命，更治好他的傷，那老人家一定是本門一位隱居尊長，得薛紅和狄心蓮兩位姑娘護送他南來。

往事歷歷重現心頭，抬起熱淚未乾的眼，最令他難忘的，是爽朗的，笑聲不絕的狄心蓮，她是那麼美，又多可愛啊，眞令他難以相信，和她相處不過才得兩日，倒像從小就相識，她的笑聲把他心中的愁苦一掃而空，對他又是多大的鼓舞，也給了他多大的勇氣。

那狄心蓮又多聰明啊，他的心思總是瞞不過她，他未說出口來的話，她總會知道，甚至連那狡獪又妖媚的媚娘，就是斷了她師傅宮九娘一臂的賊女人，也被她玩弄於掌上，不，但她絕不是狡獪，聰明與狡獪有着邪正之分，而她是那麼正直，性情那麼爽朗，心地又那麼善良，眞令她又敬又佩。

狄心蓮？去了那裏啊，那就天然的崖洞砌出來的石室，只有內外，却無間格，但裏面並沒人，還有那慈祥的斷了一臂的宮九娘，也不在石室裏，裏面空無一人。

不用別人告訴他，他也知道爲何人家叫她雪裏紅，因爲她喜歡穿紅，薛紅的名兒中間加一個裏字，就成爲雪裏紅了，她

不比狄心蓮大許多，若不是狄心蓮太美了，這薛紅將是他所見到的最美人兒，而且比狄心蓮更厚道些，不像那鬼靈精一樣，喜歡作弄人，媚娘，千手如來，和雲中雁，就是叫狄心蓮鬼靈精的，她不也精靈麼，薛姑娘不也叫她小鬼。

他把淚抹乾了，即使這三人都不在身邊，想起狄心蓮，他心中的凄苦也一掃而空了，快樂的笑聲原來有那麼大的感染力，他眼前浮現出狄心蓮可愛的笑臉，她的笑聲就會蕩漾在他心中。

他們去了那裏，昨晚他拜見了宮九娘，這才明白，爲何兩位姑娘身在危難之中，仍能笑口常開，眞個是處變不驚，雖然她們躲避到這山裏來，媚娘得到大江南北那麼多高手之助，必要殺她們師徒而後甘心，因爲那媚娘要搶奪宮九娘的珞珈山家園爲巢穴，宮九娘亦因此而斷了一臂，但她們却仍然笑口常開，面對着危難，竟視作等閒，原來兩位姑娘有這麼一位慈祥和藹的師傅，誰會相信這麼個慈祥和藹的婦人，竟是九宮劍派的傳人。

顯然的，那是九宮劍派的非凡劍術，給了她們無比的信念，若非宮九娘着了媚娘那離魂彈的道兒，那媚娘早已命喪在她劍下了，又豈會斷了一臂，而現在，她們已尋求到了解藥，再也不懼媚娘的離魂彈了，也許這緣故，增强了她們復仇的信念，又何懼媚娘人多勢衆。

她不像是名劍門派之師，更像是慈母，昨晚在那宮九娘面前，他不也親臨着那慈母的光輝，心裏生出孺慕之情麼，來到她面前，昨晚，他不也在她那慈母光輝的

照耀下，滿腔淒苦與悲憤，一掃而空，而且感到他有生以來從未感到過的溫馨，因此，他才有了一夜無比寧靜的安眠。

因爲這緣故，他醒來晚了，這師徒三人已不在石室中。

她們去了那裏？他起身把獸皮捲好，放在崖壁下，他沒有忘記，這獸皮是狄心蓮去取來，薛紅帮手鋪的，兩位姑娘對他眞好，狄心蓮更天眞無邪，他又回想到這過往的兩日中，他和她躲避媚娘的追踪，三番四次，她竟然把他摟在懷裏，雖然是因爲對頭近在咫尺之故，而躲藏的地方又那麼小，不如此，就不能藏身，事在緊急……不，他不該想這些，因爲人家是那麼天眞無邪，眞的，她多美，那媚娘怎麼說呢？還有那個邪惡的千手如來，說她長大了，怕不是個迷死人的美人兒，其實她已是個大姑娘了，總明令她更成熟……

驀地傳來瑲瑲兩聲，是劍聲，劍與劍碰擊，發出來的金鐵交鳴之聲，因爲唯有劍，才能發出龍吟之聲，因爲劍是輕兵器，細長得像琴弦。

莫非……她們的對頭人已找來了，才撲到門口，門外的語聲已入耳，是宮九娘的斥責聲。

「淘氣。」宮九娘說。斥責聲也充滿了慈愛。

格格的嬌笑聲也入耳了，是狄心蓮，便是再隔十年八載，再隔遠些，他也聽得出來，是她，原來她們就在門外不遠處。

狄心蓮說：「師傅，我是試試你，瞧你的武功復原了沒有。」她的話聲中透着欣喜。

原來是狄心蓮在淘氣，不是來了對頭，對她們施暗襲，不錯，這兩日中，狄心蓮一直在担心，不知她師傅的武功復原了沒有，斷臂的傷好了，但總是少了一隻左臂，她一定是對她師傅突施襲擊。

宮九娘說：「那麼，你且說說，我的武功復原了沒有呢？」

陸羽一怔，怎麼狄心蓮噯唷連聲。

宮九娘笑罵道：「還不快起來，別在我面前裝假了，你這小精靈騙不過我，三五日後，我這飛袖也許還能傷人，現下眞力還不能貫注在袖梢。」

陸羽屈着指頭在算，算算看，這狄心蓮有多少綽號啦？媚娘叫她鬼靈精，薛紅叫她小鬼，宮九娘叫她小精靈，可也說明了對她的疼愛，甚麼……飛袖？

「飛袖！」誰在叫？

不是他，陸羽倒是怔了一怔，但只是心裏在說，可沒叫出聲來。

原來是狄心蓮在叫，她爬起身來了麼？說：「原來師傅你利用這隻虛飄飄的袖管，練一門新功夫？適才被你的袖管一捲，我已站立不穩了，若是師傅你這門功夫練成了，一定厲害得很。」

她的叫聲更高了，顯然無限欣喜。

不，不能出去。陸羽抓住那門簾的手，放了下來，聽聲音，兩人就在門外，宮九娘練一門新功夫，自是用來報仇雪恨，人家的徒兒尚且不知道，他出去瞧見了，還有何秘密可言。

只聽宮九娘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說道：「適才你是想試一試我的功夫復原了沒有，你出我不意，攻擊我甚麼地方，是不是我斷了一臂的左方？有朝一日，和對頭碰了頭，不用說，也把對我攻擊出的重點，放在我的左面，因爲我的左臂斷了，自然就是我的最弱的一面。」

狄心蓮喜孜孜，說道：「師傅，我來替你說了吧，人家見你左袖虛飄飄，知你沒了左臂，和人過招，左方自也示人以弱了，却不料師傅你利用這隻虛飄飄的袖管，練成了一門新功夫，這一來，對方怕不上了大當。」

「你錯了，」宮九娘道：「這不是教人上當，豈不知練功夫，練的是手眼心步法，眼與心合，心與手合，若然步法不能相合，你的招術再精妙，也發揮不出威力來，我左臂一斷，行動起來，身步自也失了平衡，步不能與心合，即使是毫釐之差，何能意合而神會，出手招術，便難免有了偏差，露出破綻來。」

狄心蓮道：「我不是說師傅你故意示人以弱，是說師傅這門新功夫練成了，便反弱爲强，對方欺我之弱，便也成了自欺了。」

宮九娘道：「你果然聰明，這麼說，那就對了，也不杜我多年敎誨，雖說結果相同，尅敵無二致，善惡却決於心意初動之時。」

陸羽肅然，崇敬油然而生，宮九娘在教訓狄心蓮，他亦心領神會，也汗顏了，那瞬間，和狄心蓮的兩日相處，又現心頭，不怪人家姑娘，倒比他更洒脫爽朗了，慚愧，原來人家姑娘心中，自有至善。

狄心蓮又在說了，掩飾不了那喜極之情，道：「師傅，我還担心師傅的功力不會很快復原，不料師傅你斷了一臂，武功非但不是減弱，而是增强了。」

宮九娘道：「談何容易，天下劍術同源，首重輕靈，手眼心步法，雖不致要從頭練起，但要造極登峯，達到化境，可不易了，雖然非是不能，却得假以時日，我練這飛袖，也不過補救這斷臂的缺憾，何況以我現在這點內功眞力，也還發揮不出這飛袖的威力來。」

「一定能够，」狄心蓮說：「師傅，你能够，我門中的劍術武功，原是內外兼修，師傅你在內家功夫上，何況已有數十年苦練之功。」

宮九娘道：「若是用之於劍，眞力透達劍梢，自是不難，但這是柔軟的衣袖，可就大不易了，你師姊現在何處？」

狄心蓮道：「師姊到嶺下山口去了，她說，昨日巡山時，西山下巳現了獵人的踪跡，不得不要小心些，師傅可是要喚她麼？」

宮九娘道：「不用了，來，過來，坐下了，我有話說。」

她突然問起薛紅，便陸羽在簾後，心中也一動，何況是狄心蓮，顯然，這宮九娘有話，要獨對狄心蓮說，那麼，他這個外人，豈可偷聽人家說話。

但他不敢移動，因爲外面的兩人，已來到簾外，在簾下坐了下來，他若移步，必瞞不過她們，因爲那簡陋的石室，滿地沙石，移步必會發出聲响。

宮九娘巳在說了，未說又是幽幽地一聲嘆氣，道：「萬萬料不到，你師伯和我多年夫妻又那麼大年紀了，竟被那媚娘迷

惑，背叛了本門，竟喪心病狂……這且不去說他了，却是我們那晚親眼見到了，我且問你，心蓮，爲何你師伯的功力，原不在我之下，何況加上一個媚娘，却爲何我能力敵二人？」

狄心蓮道：「九宮劍法，變化窮奇，奇在九宮相生相尅，旋乾轉坤，顚倒離宮，坎震換位，九宮劍陣未成，那媚娘巳陷巽位了。」

宮九娘道：「但你師伯入艮門，出兌方，眼看即可助那媚娘化危爲安。」

狄心蓮聲音急促了，突然興奮起來，說道：「但師傅你旋坤一轉乾，閉離宮，立把兩人迫入中宮，那時，我和師姊見師伯也手忙脚亂，眞是又驚又喜，當眞，師傅那一招，不過是一劍斜出，看似平平無奇，却怎生立把他二人迫入中宮？」

陸羽這時也才明白，九宮劍法之所以威鎭江南，原來每一招，每一式都暗含九宮之位，九宮生尅綿綿不絕，無窮無盡，極造化之窮奇，對方一被困住，那會不如入迷宮，宮位顚倒變換，劍招又那會不奇詭絕倫。

那宮九娘又在說了，道：「你入門雖在紅兒之後，對本門劍術的領悟却在她之上，她眼中只有劍，而你却能領會出宮位變換，僅此一端，妳將來的成就，必遠在紅兒之上了。」

不料狄心蓮道：「不，師傅，我那及師姊出招老到，沉穩上亦遠有不及，每一招，每一式，更不能像師姊一般，做到毫釐不差，比起師姊來，我自知功力遠有不足。」

宮九娘道：「功力不足，那是因爲妳練劍年淺，假以時日，自有爐火純青之日，但在本門劍法上，她不能領會九宮生尅秘奧，便難達化境，自也不能造極登峯，本來現在對你說這些，以你現在的年齡和功力，是太早了……」

「師傅，且慢！」狄心蓮突然叫了一聲。

宮九娘也叫道：「你……去那裏？」

原來狄心蓮忽然離開了她師傅身邊。陸羽心頭一緊，莫非她們的對頭尋到了！

但雖隔着那厚重的獸皮簾幕，亦知道宮九娘仍然端坐不動，可知無警。

他聽到了有物自崖上飄落帶出來的風聲。

是狄心蓮回到她師傅身邊來了。

宮九娘道：「你這是做甚麼，若有人前來，驚飛的林鳥早示警了。」

狄心蓮道：「因爲我無意中聽到了那媚娘的言語，明白了那賊女人的用心，不得不心生警惕，加上一份小心，師傅，你雖然尚未說出口來，我巳明白師傅的意思了，那賊女人果然厲害，竟巳料到一待我們回去，師傅必要傳我門中心法。」

「你怎說？」宮九娘好生驚訝。

狄心蓮道：「那賊女人不但要奪我們的珞珈山，對我門中的九宮劍法，亦久巳心存嚮往。」

宮九娘道：「這賊女人迷惑你師伯，早巳得償所願了，我如何會不曉得。」

狄心蓮道：「那晚在珞珈山中，她幾乎命喪在師傅你的劍下，才知中央戊癸土，土能生萬物，師伯的劍法雖然了得，却缺了中宮，無土不生，也就帶不動八方風雨，也顚倒不了八門……」

「哼！」宮九娘說：「聰明的人不一定狡猾，狡猾的人，却必然是個聰明的人，但任她媚娘集各家門派之長，却還闖不入太極門，武當派也不許她越雷池半步，眞正的高人，也絕不會和她同流合汚，你這小精靈騙不了我。」

格格連聲笑的狄心蓮，一笑滾在她師傅的懷裏了，因爲那笑聲一些兒也不清脆，可知宮九娘也把她摟得緊了。

狄心蓮必巳抬起頭來了，仰着臉兒，陸羽雖然看不見，却見到過，撒嬌的小兒女在娘的懷裏，就是這樣的，他師妹石梅在爹的懷中，小時候也是這樣。

狄心蓮不笑了，說：「師傅，你一定是神仙，我就是沒一樣能瞞得過你。」

「我倒不是神仙，」宮九娘說：「但却是從小養大你的，我知道，你也不全是騙我，說下去。」

狄心蓮道：「那賊女人果然不知甚麼中宮，更不懂得中央戊癸土，但却知道師伯的九宮劍法少了變化，在師傅的劍下，忽然間失了方位，也才知道師伯並未盡得九宮劍法的秘奧，她果然聰明，知道我回到師傅你的身邊，你就會刻不容緩的就會傳我心法，這賊女人貪得無厭，向師伯偷了招，竟還覬覦本門心法，也因這緣故，這兩日中，我才有驚無險，只是對我暗裏躡踪，不料眞被她算中了。」

宮九娘道：「所以剛才你驚慌了，疑心她巳跟進門來。」

狄心蓮道：「眞的，剛才我大吃一驚，她竟把師傅的心意猜了出來。」

「這有何值得驚訝的。」宮九娘道：「也不是那媚娘有過人的聰明，因爲這是人之常情，試想一想，我斷了一臂，她却追踪不捨，必要趕盡殺絕，任何人處在我的境地，在這樣危機四伏的時刻，還不趕緊把本門心法傳給你們麼，爲了繼後有人，爲了禦敵，自然也刻不容緩……」

「師傅！」狄心蓮突然叫了一聲，叫聲中聽不出有一絲兒笑意。說：「我不要學，你不該傳給我。」

陸羽一怔，想必那宮九娘聞言也是一怔，說：「你……怎說？」

狄心蓮說道：「師姊是首徒，入門年早。」

宮九娘道：「我明白你爲何這麼說，因爲你眼見這姓陸的少年亡命天涯，負屈蒙寃，他師傅落了個慘死的下場，便是種因於傳幼不傳長。」

狄心蓮道：「這不是太可怕了麼，師傅昨晚也說過：廢長立幼，致亂之由，上自朝廷，下至武林門派，甚至一個家族，立幼廢長，其亂必生。」

「我豈不明白，」宮九娘道：「但你師姊豈同那奔雷手石開山相比，你豈不知紅兒純厚、善良，這還是其次，更不是爲師的偏心，一者事關本門的存廢傳繼，二來我們處境險惡，時刻有生命之虞，不得不權宜行事，剛才我巳說了，紅兒的悟性遠不及你，入門雖在你先，但她練了這麼多年，眼中却只有劍，而你心中不但有宮，甚且巳明生尅變化之理，只要傳我那心法，稍加指點，不用三五日，九宮劍派便

後繼有人了，爲師便遭不測，也不致成爲本門的罪人。」

狄心蓮倔强道：「師傅你太長他人志氣，那日師傅斷了一臂，不過是着了那賊女人的道兒，現今我們已取了解藥來，再也不怕她的離魂彈」，師傅的武功雖未盡復，但飛袖已見功夫，補不足，且有餘，那賊女人不尋來便罷，再撞在師傅手裏，也再討不了好去了。」

宮九娘道：「爲何我已斷臂，她反倒帶同千手如來與雲中雁追殺我們？正是她知己知彼，深算老謀，合這三個人之力量，討不了好的將是我，千手如來那一身歹毒的暗器，也許還不怕他，遇上了，只怕你姊妹便難逃毒手，何況這賊女人再現身時，更不知召來甚麼人相助，僅這大江南北，甘心爲她賣命的，有如千手如來和雲中雁一般的高手，沒十個也有八個，她隨時可召喚三五人來，我還知道，她爲何特地把千手如來召喚在身邊。」

「我曉得。」狄心蓮說：「那千手如來提起過襄陽的武景隆，武景隆的師弟千手佛，也是個心狠手辣的人魔，物以類聚，雲中雁當面也說他們狼狽爲奸。」

宮九娘沉聲一嘆，道：「既然你明白，爲何你仍然輕敵，那媚娘雖尚未把這兩人羅致在她的裙下，千手如來却能够呼之即來。」

狄心蓮道：「師傅，你忘了，我也帶來了一個人，可惜師傅沒見到，我和師姊却親眼見到，不到三招，就幾乎要了那賊女人的命。」

「你是說姓陸的這少年。」

「他叫陸羽。」狄心蓮說：「得他相助，雪峯老人不久也會前來，我們還怕誰來。」

「陸羽。」宮九娘道：「這可憐的孩子，我知道，他爹當年在北地幽燕，也大大有名，不錯，我記得了，他爹單名一個翼字，你師祖論天下英雄，當年也曾提及，心蓮，你錯了，非是我不知雲台十三門，風雷劍了得，但他才多大一點年紀，能有多少功力，那媚娘集各家武功之長，正因其雜，也多變化而奇詭，便我也僅勝，勝來何其辛苦，到頭來不也斷了一臂麼，豈是他三招能勝，我雖未目睹，亦知媚娘之敗，正是敗於輕敵，必是欺他年幼。難道你也要蹈她的覆轍麼，兵法有云，輕敵必敗，何況敵衆我寡，對頭高手衆多。」

狄心蓮不言語，宮九娘又道：「輕敵必敗，緊記斯言，勉之戒之。」

陸羽在幕後，對這宮九娘更是油然生敬，非但慈祥得不似武林中人，而談吐也這麼文雅，昨日一晚，今日一早，兩番言語，他已受了不少教益。

狄心蓮仍不言語，宮九娘却又柔聲說道：「心蓮，我不是責你，任何人得傳本門心法，歡喜尚來不及，豈有推辭的，正可見你本性孝友。」

狄心蓮開口了，說：「師傅，其實我不是推辭，師傅有命，徒兒又豈敢辭，我不敢隱瞞，那晚，師傅忽然一劍斜出，立把媚娘困入宮中，我在這近百日中，念念不忘，反覆揣摩，再把師傅前後走宮出招，連續演習，雖尚未盡得心法秘奧，可也已有所領會，悟出些道理來，早晚融匯貫通，不難窺得堂奧，師傅適才既說權宜行事，那麼，師傅傳授給師姊，我却亦得到了祖師的恩典，不是更好麼？徒兒亦不敢相瞞，師傅說我心中有宮，其實便是那一晚，才初有所悟，還是近日從反覆揣摩演習中，才大澈大悟，因而悟出九宮的生尅變化來。」

宮九娘大喜，道：「當眞我忘了，你聰明絕頂，以往教你武功劍術，從來不用再次指點，你總是一教便會的，那就太好了。至於九宮生尅變化，門下弟子，皆是一般傳授，以往之所以尚未傳授，乃因你們在劍招上尚未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尤其是下盤不固，脚下落而不實，此時傳授你們走宮換位，反倒牽引得劍招也浮而不實了，因是連劍招本身的威力，倒反而削弱了，對敵也易露破綻。我這就去尋你師姊，對面嶺上，又有一峯，乃是此間的最高峯，記住了，一個時辰之後，你帶陸羽，到峯下替我警戒守望。」

狄心蓮應了聲是，陸羽聽得脚步聲，由近而遠，心知狄心蓮即會進來，忙不迭退了回去。

陡然光亮耀眼，陸羽却是眼前一黑，那是因爲昏黑中，陽光陡然照眼之故，但是那麼陡然，因是也令他心頭一陣劇跳，一時間，脚跟竟忘了着地。

進來的狄心蓮叫道：「好哇，你偷聽我們說話兒，原來你早醒了。」

他慌張，正因人家適才所說，是不可爲外人知的，事關人家門戶之秘，武功劍術之奧，他仍提起脚跟，脚尖不但點地，而且在沙石地上劃出了痕跡來，顯示他正慌忙後退，何況狄心蓮這麼聰明絕頂。

「我我……不是有意。」陸羽惶恐道：「因爲不見你們，我出去找……」

狄心蓮叉腰、大怒，瞪大了眼睛，敢情她惱氣起來，這美貌的姑娘也會令人生寒，嚇了陸羽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可不是他胆子這麼小，而是因爲理虧，想想宮九娘和狄心蓮的一席談，連薛紅也不讓她知曉，他這個外人倒聽了去。

狄心蓮怒道：「你竊聽人家的隱私，你好大胆，該受何罪？」

陸羽道：「我該死，正要出去，不料你們的話聲却在簾外傳來，我一時好奇……後來，想走開已來不及了，我一移步，必會發出聲響。」

「於是。」狄心蓮哼了一聲，道：「你就一直偷聽不走，我啊，却一直把你當作好人。」

她逼近一步，他急忙後退一步，石室中又回復了昏黑，因是明而復暗，眼前也更黑了，但陸羽仍不敢把頭抬，囁嚅道：「我眞……不是有意的，更沒料到你和令師談論門戶中事，武功秘奧，我發誓，絕不對人透露半句，我若告人……」

狄心蓮怒道：「發誓也不行，剛才你怎說，你也知該死了。」

蹌踉一聲响，寒光陡閃，劍已架在他的脖子上，她出手固然快極，但陸羽也並沒躲，誰教他虧了理，想想看，那薛紅姑娘知道宮九娘把本門心法，想傳給狄心蓮，而不是她，必然心中不悅，也許因而懷恨，這師姊妹必然不和，也許就會……會怎麼？他不敢想，師傅才慘死，他

仍身負不白之寃，以致亡命天涯，雲台十三門這慘變，不正因同樣緣故麼。不怪人家狄姑娘要氣惱，不信他發誓了。

陸羽咬牙，閉上了眼，昂然道：「我雖非有心，實也罪有應得，姑娘不原諒，便請……」

當眞他就這麼死，身負弒師的滔天罪名，沉寃未白尚在其次，眞兇未獲，師仇未報，他一死，豈不是寃與仇皆沉大海。

他沒有畏縮，但流下了熱淚，怎麼她下不手啊？其實，那劍只是壓在他肩頭。

「你怕啦。」狄心蓮說：「我不殺你也行，但你得答應我一樁事，你是答不答應？」

陸羽睜開眼來了，狄心蓮的臉兒也忙不迭綳緊了，可惜石室裏那麼黑，他眼裏又有多麼多眼淚，看不到狄心蓮眼中的笑意。

陸羽說：「別說一樁，十樁八樁，我也應承，我原該……」

「該死，誰教你偷聽我門中的隱密，」狄心蓮並不撤回劍來，說：「除非你拜我師傅爲師，反正你們那雲台門已不要你，早晚落在你師哥手中，也是死，你拜我師傅爲師，那時你就成了我們九宮門的人，雖仍罪無可赦，却死罪可免。」

陸羽一怔，萬不料竟是這麼一樁，這怎可應承，現下他仍是雲台門下弟子，雖說一時蒙寃，終有昭雪之日，他原沒弒師，若然別投門派，反倒成了背叛師門，那還了得。

「喂！」狄心蓮手上用勁，陸羽不防，左肩一沉，便是一個踉蹌，分明她笑了，但陸羽一抬頭，她那臉兒又綳緊了，道：「你答應，還是不答應，須知你拜在我師傅門下，也沒委屈你。待你拜了師，我啦，入門比你早，自不然，我就是師姊啦，那時啊，你向我叩一個頭，從此乖乖聽話，師姊我大人大量，也許開恩，把你偷聽的罪也免了，不不，你還是該打，師姊我恩典你，不打四十大板，打三十小板便了，叩頭啦，師姊面前，還不下跪。」

「胡鬧！」石室中乍明還暗，進來了一人，斥道：「我就知你會作弄人家，你這丫頭才該打一頓板子。」

宮九娘！怎生宮九娘去而復返？

陸羽忙不迭上前，才屈下一腿，却已被宮九娘拖了起來，笑道：「這小精靈胡鬧，又胡說，你休當眞。」

狄心蓮格格的笑，宛若珠落玉盤，嬌聲叫道：「人家行拜師大禮啦，一叩首，再……」

「再胡鬧，眞該打了。」宮九娘對陸羽道：「這小精靈我從小寵壞了，胡鬧起來不成話，你休當眞。你不但是雲台門下，可惜令師尚未當衆宣佈，便遭了毒手，否則你已是雲台門的傳人，執掌門戶的掌門了，雖然我是眞喜歡你，可惜你便眞想改投我門下，我也不敢收你作徒兒。」

陸羽趁她手一鬆，早又跪倒，道：「適才我在簾後，實是無心……」

宮九娘瞪了狄心蓮一眼，喝道：「你還笑，你頑皮，人家可老實，若是再作弄他，欺負他，我可不饒你，還不過來賠個不是。」

狄心蓮眞像個寵壞了的孩兒，笑彎了腰道：「師傅，你不講理，那有師姊向師弟賠不是的道理，師弟，你說是不是！」

宮九娘不再睬她，對陸羽道：「一簾之隔，你來到簾後，我那有不知的，明知你在簾後，我仍言談無忌，那自是所談並非不可告人之秘，你這孩子也太老實了，即使你無心聽到，那也只怪我們不小心，與你何干，又何罪之有，這小精靈作弄你，太以胡鬧，才眞眞該死。」

原來，她，狄心蓮和他玩笑，淚仍掛在他臉上，但眼睛不熱，臉上倒熱了起來，他怎麼竟當了眞，眞蠢！

狄心蓮抹了抹笑出來的眼淚，道：「師傅，當眞你怎麼又回來了，你吩咐一個時辰後，我見時候還早……」

當九娘面色一沉，道：「你就作弄人家，是不是？心蓮，我早已看出來了，他不但老實誠厚，而且對你極是敬重，故他對你的話才深信不疑，你不是愚弄人家，而是愚弄他對你的敬重。」

狄心蓮不笑了，走到陸羽面前，說道：「我是和你作耍，我不好，向你賠不是啦。」

誰說她不笑了，她把笑隱藏在眼兒裏，陸羽始終不明白，爲何和她的目光一接觸，他就心跳，那麼，不敢望她的眼睛，又怎能看得出她眼中的笑意，何況石室裏那麼昏暗。

「你惱我麼，」可憐兮兮的狄心蓮又說：「要不要我向你叩一個頭，你的年紀比我大，陸哥哥，你一定大人大量。」

淚仍掛在臉上的陸羽，喜笑顏開，乍聽她叫他陸哥哥，更是喜上加喜，聞言也慌得他手脚無措。

宮九娘笑罵道：「你這該打的小精靈，叩頭賠罪，倒先問人家要不要，可見你就不是誠心，小兄弟，你順手替我給她一巴掌。」

「陸哥哥才不打我哩，」跳了開去的狄心蓮道：「師傅，其實我也不全是弄作他，而且還是眞心話，情眞意也眞……啊！我我……說的是實情，他那三個師哥都在追殺他，那麼雖未把他逐出門牆，也不認他作同門了，他亡命江湖，無家可歸，師傅收他作個徒兒，有何不可，有何不好呢。」

宮九娘道：「你又來胡說了，雲台十三門尚有尊長，雪峯老人已替他出頭了，誰敢把他逐出門牆，再胡言亂語，我眞要給你一巴掌，却是你快去吧，出去瞧瞧，那上來的兩人走了沒有？」

「原來有人入山來，」狄心蓮說：「師傅，是甚麼人啊？」

當然不是對頭人，從宮九娘的語氣就可知道。

宮九娘道：「像是獵戶，我可不能露面，是以改了主意，快去把你的師姊找回來。」

陸羽忙道：「我去，還是我去好些，被他們發現了，我可說也是入山來打獵的，薛姑娘在西山下，我曉得。」

狄心蓮說：「你偷聽我們談話，當然曉得，好吧，死罪可免，活罪難饒，師傅，他說的也是，就教他將功贖罪，不，還是我和他一塊兒去，你瞧他這一身打扮，那點兒像是獵戶。」

那是眞的，他的衣衫都沾滿了血和泥，雪峯老人替他換過衣衫，把他打扮成個讀書兒郎。

狄心蓮向他使了個眼色，說：「還不快跟我來。」

陸羽急忙跟在她身後，走出石室，既然他知道宮九娘去那峯上做甚麼，當然也知道喚回薛紅來做甚麼，人家不說，他也該迴避。

門口的獸皮才在身後垂落，狄心蓮已對他揚眉一笑，說：「看來你眞也不蠢，只不過你還不明白，有些話是不能明言的，却又不能不敎你曉得，誰能說那狡獪的賊女人不會回頭，突然現身出來，你是知道的，我們的對頭人多勢衆。」

原來宮九娘適才的一席話，是有意讓他聽到，要他明白，爲了應付强敵，宮九娘正在加緊練一門功夫，爲了隨時隨刻都有可能降臨的危難，她必須趕緊把她本門心法，傳授給徒兒。

他明白，是眞明白了，宮九娘要他有所迴避，因爲他將和她們相處在一起，且是同一間石室，更要他相助，傳授心法之時，豈能無人護法，尤其是在這樣危機四伏的時候，而且對頭人又正覬覦九宮劍門的秘奧。

陸羽肅容，點頭道：「我知道，姑娘，你放心。」

而且他明白，狄心蓮看似作耍，其實假假眞眞。實是情眞意也眞，任她再洒脫，爽朗，她總是個姑娘，男女總是有別的，她不但對他好，一見如故，把他當作友伴，顯然她更希望他成爲自家人，一家人，自然長相守，永不分離。不僅是拜師方能成爲一家子的，退而求之其次，是甚麼？因爲他不能拜宮九娘爲師，她才改口麼，她是這麼叫他的：陸哥哥。

因爲興奮又喜極，他的心兒不由劇跳起來。

狄心蓮忽然回身過來，呶起了咀兒來，敢情她嬌嗔起來，更美，更可愛了。

「喂！」狄心蓮說：「你叫我甚麼？當然啦，你陸少俠是名門正派，我那兒配和你稱兄道妹。」

「狄妹妹，」陸羽衝口叫了出來，如釋重負，其實，他在心裏已叫了無數遍了，祇不過不敢叫出口來。

「不好，」狄心蓮說：「人家聽起來，可成弟妹啦，我不喜歡。」

不錯，一般人叫兄弟的媳婦做弟妹，狄與弟同音，難免被人誤會。

陸羽想了想，堆下了滿面笑的狄心蓮，眼巴巴地望着他。

陸羽道：「那麼，我叫你心蓮妹妹，可好？」

「心蓮妹妹？好啊。」她眨着眼說：「蓮與連同音，聽起來就成了心連妹妹，你心我心，心心相連，好，從此我們心連心，守望相助，急難相扶，天長地久。」

陸羽肅容說道：「地久天長，永世不渝。」

「也永不分離。」牽起他的手來的狄心蓮道：「現在，快去找我師姊，一待師姊傳了九宮心法，你等着瞧吧，不多幾日，她雖然劍上的威力不倍增，也會大增了，待到師傅那飛袖練成，你也把雲台十三門那餘下的三劍熟練得能顛倒連環施爲了，待雲台九宮，雙劍合璧，那時我們還怕誰來。」

「你眞好，」他的脚下也輕快極了，踏着縹緲的雲絮，他的心連身，也眞像在飛翔。

她眞好，陸羽在想：宮九娘要把九宮心法傳給她，她竟然推辭退讓，她多好啊，不但絕頂聰明，而且心地也絕頂善良，再加上絕頂的美。

「我知道你在想甚麼。」她說。

他心下想甚麼，總是瞞不過她，何況現下他們是去找她師姊，回去傳授九宮心法，豈能瞞得她。

狄心蓮說：「我自能領悟九宮生尅變化的秘奧，當我領悟了那生尅之理，還會不明白那變化之妙麼，其實，我不從師傅傳授而來，獲益反而比師姊更多。」

陸羽道：「我要是有你一半聰明，那就好了，那日老人家，我是說你們說的那雪峯老人，若不是他引導，再點又點醒我，我竟不知師傅生前曾恩典我。」

狄心蓮道：「我明白你師傅的用心，他不對你直說出來，不明白相告，便是要你自去領悟其中變化秘奧，經過一番領悟參詳的功夫，一旦大徹大悟，將來你的成就也更大，劍上的威力必也增强，經過他老人家直接傳授的，陸哥哥，你休辜負了老人家的苦心。」

「我也絕不會辜負你的勉勵。」陸羽說：「心蓮妹妹，你眞好……」

「噤聲！」

陸羽感到被她握着的手一緊，已住了口，果然，山道上有人，兩個，啊，林中又轉出一人來。

狄心蓮一打手勢，向右面一指，兩人倏地一分，便沒入林中。

他們已翻越崖頭，嶺上一峯插雲，天氣雖然晴朗，陽光普照，峯上也有一圈雲環，峯巔也僅隱約可見，原來那是大洪山的最高處。

陸羽見狄心蓮已隱入林中，不敢怠慢，亦不敢大意，山道上的人影已現，若是普通獵人，宮九娘豈會迴避，嘿，心蓮妹妹面對着媚娘和千手如來那樣的人魔，尚且不放在眼裏，豈會恁地小心翼翼。

不料才溜過兩叢矮樹，那山高之處，全是些丈許高的樹叢，而且也不十分濃密，山石泥土，隨處可見。回頭却已失了狄心蓮的踪迹，脚下那橫嶺上，亦不見了那三個人影。

不錯，是三個人，但宮九娘却見得兩人，既然多出一個來，會不會更多？

樹木也稀少的山高處，谷中飛禽多有，他却連一隻走獸也沒見過，何況是這嶺上，那麼成羣結隊的獵戶，上來做甚麼？

莫非眞是爲這師徒三人而來？

哼！陸羽問了問劍柄，誰敢傷害心蓮妹妹，而宮九娘是她的師傅，薛紅是她的師姊。

一見紅衣的雪裏紅，山林中也極易見到她的身影，陽光下，那紅衣一定像火紅，這嶺下，不正是西山下麼？不錯，薛紅也就發現有獵戶入山，才向這面來查看的，那麼，薛紅該在那三人身後現出身來，因爲那橫嶺在脚下，他居高臨下，看得清清楚楚。

但陽光下，唯見點點林花春紅，山坡上也見春紅片片，那是不知名的野花，他身邊也有，却看不見火紅的紅衣。

他遲疑了，該不該下嶺去呢，既然已失去了那三人的踪跡，甚至不知那三人的去向。

就在他遲疑間，他聞到了陣陣的，淡淡的幽香，那陡斜的山坡上，連矮樹叢也少了，野花却隨處可見，北地看無消息，南邊春花却已這麼燦爛了，眞個是千紅萬紫，心蓮妹妹呢？多美的山色，又多美的春花。若是她突然從花叢中走出來，那會是多美的景象。

這是甚麼時候？他也沒忘記爲何而來，但這時候，野花在身邊，在山坡上開遍，他的心花也朵朵開，三個獵人罷了，那三人失去了踪影，狄心蓮的影兒倒出現在眼前，花這麼美，聞着那陣陣幽香，他怎會不想起心蓮妹妹來呢。風送花香，風從頸後來，更敎他想起狄心蓮來，又像是她那如蘭的吐氣，吐在他的脖子上，輕輕柔柔的，癢癢的，香似蘭，令他心醉。

香氣更濃了，不，那不是幻影，眞是狄心蓮。

陸羽的眼睛瞪圓了，她從對面走來不奇，怎生換過了衣衫，分手才不一會工夫，她又沒帶着衣衫在身邊。

他想站起身來，怎麼會站不起來？啊呀！頭暈，眼也花了，他只見狄心蓮的面影直逼前來，她笑得多甜……

不不，這不是心蓮妹妹，她的笑也是甜的，但眼兒不會這麼媚。

他明白了，不是狄心蓮，而是媚娘，遠一些，乍看起來，原本就像狄心蓮的，分別只在那眉梢和眼角，何況適才他正在心裏想念心蓮妹妹。

但明白了，也晚了，雖然眼更花，頭更暈，但心裏仍然明白了，必是前途失去了他和狄心蓮的踪跡，但這三人立即折轉身，向山裏尋來。

身邊有人轉出來，原來矮樹叢裏有人，那人笑道：「不料你塊帕兒，恁地奇妙，哈哈，擒來全不費工夫。」

他使勁不讓眼睛閉上，他知道，只要兩眼一閉就再也睜不開來了，他見到彩色光影在眼前飄浮。

是媚娘站在他身前了，道：「休要大聲說話，你要是驚走了那丫頭，我可不饒你。」

身邊的人說：「你放心吧，那妞兒已落到崖下去了，再大聲些，也不怕她聽到，她還以爲我們在那橫嶺上哩，我可也眞服了你啦，若不是留下千手如來誘她上當，怎能這麼輕易擒下這小子來。」

原來這人是雲中雁，不怪他來得這麼快了，論脚下功夫，這雲中雁在江湖中數一數二，陸羽心中是眞清醒，顯然媚娘把她那迷魂帕兒交給他，繞到他身後，適才聞到的，原來不是香花，何況他又把隨後趕來的媚娘，錯認是狄心蓮了。

「快些兒，」媚娘道：「快把他揹下山，啊不，還是我來揹他，你去會合了千手如來，即刻出山，小心，別讓那丫頭發現了。」

那口氣再也提不住了，在媚娘背上的陸羽，昏昏欲睡，眼皮子越來越重，但心裏仍然清醒。

機靈小女俠　戲弄女魔頭

媚娘說：「看不出，你這小夥子倒結實得很。」

她把陸羽放在床上，張大着嘴兒喘氣，那雙媚眼兒却睜大了，又道：「原來你還是這麼倔强，你！竟然仍是清醒的。」

他不但清醒，還能掉過頭去，避開她的目光，哎！這女人，怎能……怎會……笑嘻嘻的媚娘却搬過他的臉來，哎！還就勢地在他臉上擰了一把。

「噯呀！」媚娘說：「臉紅啦，你這臉兒倒比大姑娘的還嫩，這就害臊啦。」

陸羽恨得咬牙，其實連牙也咬不緊，身子軟如棉，因是也更恨了。

狄心蓮也擰過他，還不止一次，不過是擰在他的臂上，可比這媚娘擰得重多了，但他心中只有喜，痛得甜絲絲的，可是女人都喜歡擰男人麼，他師妹石梅惱了，有一次，曾把他臂上，擰得青一塊，紅一塊。眞痛，但他也沒惱，現在，他却惱怒了，若是他能出聲就好了，他只能重重地哼一聲。

忽然，媚娘俯下身，她要做甚麼？心裏一急，臉上更像火燒一般，更紅透。

媚娘的呼吸直噴到他臉上，但並沒有做出令他害怕的事來，那呼吸仍然輕拂在他臉上。

他忍不住睜開眼來，啊啊，那雙媚眼和他相距得那麼近，一尺也不到，但他並不掉開頭，也不再把眼睛閉上，因爲那雙妖媚的眼睛裏，顯露出了迷惑與驚訝。

她直起身子了，說：「眞怪，怎麼你竟會沒昏迷，這倒是第一遭兒。」

她從袖管裏取出一塊尺許見方的帕兒來，黃黃的，像是絨帕兒，嗅了嗅，說：「怪，藥力還是這麼强，再有十個八個也能迷倒。不錯，我倒忘了問你，那晚你分明中了我的離魂彈，怎會沒事？」

可把陸羽提醒了，是了，他雖然身子軟弱無力，却不似那晚一般，昏迷不醒人事，一定是那解藥之力，因爲昨日明知媚娘和那千手如來躡踪不捨，狄心蓮爲防萬一，他和她不但抹了解藥，而且在衣領上也抹了不少，那藥力雖然隔了一夜，一定還有些兒餘留。那麼，若然他能垂下頭，把嘴鼻埋在衣領上……

他使勁嗅了嗅，可別讓她知曉，哼了一聲，道：「那晚上了你的當，我學了乖，一覺那香味有異，立即摒住了呼吸。」

「啊……」眉開眼笑的媚娘說：「你眞是個聰明的可人兒，我恨不得……恨不得，狠狠地咬你一口。」

陸羽沒法躲開，媚娘雖然不是眞咬他，却又在他臉上擰了一把，但一點也不痛，倒有些兒癢。

陸羽鬆了口氣，怔了怔，說：「我和你無寃又無仇，你爲何恨我？」

「你眞不知，還是假裝不曉得？」

她腰肢兒一扭，她怎能……怎麼坐在他身邊來，指頭兒在他額上戳了一下，說：「因爲你是個聰明又健壯的小子，我走遍了大江南北，還沒遇上像你這麼英俊的

可人兒，我啊，不但想把你狠狠咬一口，而且想把你吞下肚。仇倒沒有，你却眞是我的小寃家，昨日晨早，我才看見了你，我後悔得了不得。」

陸羽心下已是千百轉，怎生設法脫身，狄心蓮不見他，一定巳把那嶺上嶺下尋遍了。

「小寃家，你在想甚麼啊？」媚娘說道。

他心裏想甚麼，總瞞不過狄心蓮，莫非也瞞不過這媚娘？

他有些着慌，慌忙道：「我在想……你後悔甚麼啊？」

媚娘道：「今兒後，你就是我的人了，不怕告訴你，我那離魂彈可比這帕兒厲害多了，這帕兒只能令人昏迷，却不會令你送命，那晚在黑夜中，我早巳搶佔了上風頭，你吸入了那麼多。」

「你說甚麼？」陸羽道：「那麼在上風的，若是我呢？」

「我就不敢打出來，」媚娘說：「你可記住了，我對敵的時候，若是那時你在我身邊，你也要搶佔上風頭，否則連帶你也要遭殃。」

原來沒有解藥，也不是沒法兒破她的離魂彈，他在心裏暗哼了一聲，這女人當眞不要臉，竟以爲他巳被她的妖媚迷惑住了。

他心裏又哼了一聲，現在，他才眞把媚娘看得淸淸楚楚，遠些兒看來，倒眞有些像狄心蓮，他明白了，原來醜陋與平庸各有不同，美貌的女人看來多少有些兒相似的，若又像狄心蓮和媚娘一樣，一般的高矮肥瘦，一般兒的窈窕，又何況他念念不忘狄心蓮。

原來近看却是大有分別的，哼，即使這媚娘也眞美，也眞駐顏有術，那及得狄心蓮一半兒美，不，一半也及不上。

情人眼裏出西施，那是一點也不錯的，哼，這賊女人當眞無恥，想必是她行走在江湖之上，無人不被她的美色所迷，竟也以爲陸羽也拜倒在她的裙下，也被她的美色迷惑了。

且慢，若是他假裝巳迷惑她的美色，作了她裙下的不二之臣，他豈不就脫身？

「這是那兒啊，」陸羽說：「我想……喝一口水，啊，怎麼我渾身沒勁兒？」

媚娘的眉梢兒揚了揚，說：「你還沒回答我，那晚你中了我的離魂彈，怎生你竟沒事，說啊。」

敢情她那媚眼兒一瞟，眞個勾魂攝魄，不怪武林中這麼多高手，皆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甚至德高望重的人，也因她迷失了本性，不惜背叛門規，把本門的絕技心法私相傳授了。

陸羽忙不迭眼兒觀鼻，鼻兒觀心，不行，眼不瞧，耳却能聽，她的軟語嬌聲，入耳令人蕩氣迴腸，媚娘又說了，道：「你想起來，却又渾身酥軟，起不了身，是不是啊？」

她笑甚麼？笑得奇妙，話聲帶笑，說出口來的每一個字，也都帶笑，他本來只是渾身沒勁的，却是她這奇妙的蕩氣迴腸的笑聲入耳，才渾身酥軟了。

他渾身酥軟，臉熱心兒跳，總算神智還淸，這可替他解答了心中以往的疑惑，爲何那麼多人，乖乖的聽她役使，失了本性，原來被她勾了魂，攝了魄，氣蕩腸廻，任你英雄了得，又怎會不氣逗。

「不要緊，來啊，我抱你起來，靠在我懷裏，就不怕坐不穩了。」

她眞把他抱入懷中，而且把他摟得那麼緊，心蓮妹妹，你在那裏啊，不……

但他一點勁兒也沒有，掙扎不得。

「來啊，」媚娘媚聲媚氣地，在他耳邊說：「告訴我，老老實實對我。」

不不，那是說不得的，若然這媚娘知道狄心蓮和薛紅已從太原府求取到了解藥，這賊女人又不知要生甚麼陰謀詭計，何況她人多勢衆，想想當今那麼多高手，竟心甘情願供她役使，不由人不心裏生寒。

他閉上了眼睛，這樣，狄心蓮的影子，才能從心上把這賊女人驅除出去，因爲眼睛閉上，眼中無色了，心中仍然有色，因爲這妖媚的賊女人，幾乎把她的滑膩的嫩臉，貼到他的臉上來，因爲他感覺得出，她的髮絲巳拂在他的臉上了。

「眞的，」陸羽說：「我不知怎麼醒了過來，像睡了一大覺醒來一樣。」

「你說謊！」媚娘又在他臉上擰了一把，說：「原來你也不老實，你不敢望我，我就知道你在騙我。」

陸羽把眼兒睜了睜，又闔上了，他那眼皮子原就沉重難睜，不用裝假，也眞像倦極欲眠，話也含糊不淸了，說：「既然我中了你的……甚麼彈啊，我昏迷不醒，又怎會知道如何醒來的，我……想……喝水，我要喝水。」

水，不錯，據說水能令昏迷的人淸醒過來，喝下水，就能解得迷藥。

媚娘喃喃地說：「你不說，早晚我也會弄明白的。」謝天謝地，她的髮絲不再搔得他的臉發癢了，顯然她已直起腰肢來，說：「睡吧，睡啊！若是給你喝了水，這一覺你就睡不到天黑了，天黑了，我再來陪你，乖乖的，睡啊，睡吧。」

他被放落在床上了，幾乎誤了大事，差點跳了起來。

呔，這賊女人當眞無恥，竟然在他臉上吻了一下。

笑聲去遠，誰說她像狄心蓮，這笑聲就一點兒也不像，狄心蓮的笑聲像珠走玉盤，而這媚娘呢，低媚帶着抖顫，令人害怕，令人全身酥軟，可怕得不下於她那迷魂帕兒。

謝天謝地，她走了，他得趕快睜開眼來，先前若不是努力不讓眼睛閉上，只怕早巳昏昏睡去了，他保持着淸醒，心下竟會越更明白，明白只要不昏迷，那藥力就會逐漸消失。

門從外面反扣了，他急忙睜開眼來，這是甚麼地方啊？

顯然那是客棧，從那簡陋的陳設看來，必是山野小鎭的客棧，媚娘揹負着他，奔了不少時候，狄心蓮說，大洪山的西麓，這左近只有一個三里崗，這裏必不是三里崗，因爲一路奔來，是背着東昇的太陽，那麼，這裏是大洪山的西麓了。

總算他並非是癱得不能動彈，忙不迭把臉埋在衣領上，大大地嗅了一陣，敢情眞不出他所料，衣領上的藥力仍在，想必是狄心蓮特地替他抹得多些，他感到一陣

清涼，那眼皮子立即就沒那麼重了。

媚娘的迷魂帕，只能出對方不意，令對方昏迷，失去對抗之力，原是不會傷害人的，陸羽旣警覺得快，衣領上的解藥仍在，本來巳漸漸淸醒，這一來，那腿上臂上的勁道，那會不逐漸恢復。

可不是他巳能迅速坐了起來麼，但劍呢？腰間的劍不見了，床邊也沒有。

幾乎傷在他劍下的媚娘，豈會把它留在他身邊，原來這媚娘眞淫蕩無恥，狄心蓮也算聰明，一早就料中了。

走，他的脚尚未落地，巳急忙縮了回來，因爲門外傳來了話聲，有話聲，自然就不會是一個人，他這裏才躺下，那門巳迅速開了。

「媚眼你眞個是料事如神，哈哈，我却料不到，你把這小子手到擒來。」

是千手如來的聲音，陸羽只能以耳代目，剛才媚娘走時，他可是這麼躺的麼？若被她發覺了，這賊女人只要取出那帕兒一抖，甚至不用取出來，只用羅袖對着人一抖，就會昏迷，因爲帕兒藏在她袖中。

「你還說哩。」媚娘就在他床前，而且在床邊坐下來了，木板床發出一陣咯吱聲響，道：「差點上了那丫頭的當，當眞是三十老娘倒繃了孩兒，昨晚去來，寃枉兜了多大一個圈兒。」

「嘿嘿，哈！」千手如來笑道：「媚娘，你騙不了我，你不過是將計就計，讓那個丫頭以爲咱們眞上了當，往南去了，若不是恁地，只怕咱們才眞是仍在兜圈兒哩，不知還要兜到幾時。」

千手如來分明是替她臉上貼金，討這賊女人歡喜，人說是二八佳人巧粧梳，腰間掛劍斬凡夫，不料這賊女人徐娘半老，仍有這麼大的魔力。

媚娘的話聲更柔媚了，說道：「你說比別人聰明，我就知瞞不了你，却是那師徒三人的落脚之處，你們找出來了麼？」

千手如來道：「旣知在這山中，還怕他們跑得了麼，雲中雁別樣本領沒有，跑腿却專長，我把他留下，免得打草驚蛇，這早晚必能偵查出來，怕你寂寞，我趕回來陪你，却是這……這小子仍然昏迷沒醒麼？」

「哼！」

好快，哼聲才入耳，人巳到了屋中，是雲中雁，說道：「你想撇開我，趕回來和媚娘親熱是眞，媚娘，我和他對你忠心耿耿，現在你可明白了，他把你的吩咐當作耳邊風，我啊，我不但替你把這小子擒到手，這又把那師徒三人的落脚處找出來了。」

千手如來冷笑道：「若不是媚娘把迷魂帕給你，憑你也擒不下這小子來，你不過是打旗兒的先上。」

媚娘道：「若不是你兩人對我忠心耿耿，我也不喚你們來了，這一趟辛苦了你們，我心中有數。」

陸羽大吃一驚，忙不迭又把眼閉上了，適才他忍不住偷偷睜開眼來，果然那兩人邀功，媚娘被奉承得飄飄然，陸羽也壯了胆，不料那雲中雁忽地走到床邊來，道：「他這一昏迷，怕不要午夜後才能醒來，媚娘，你說，怎麼處置這小子？」

媚娘道：「先得找一個落脚的地方，客棧中人多雜亂。」

「而且簡陋又骯髒，」千手如來說：「媚娘你不嫌棄，我可不能委屈你，我巳找到地方，就在山脚下……」

「那尼庵，」雲中雁搶着說：「嘿，千手如來，可惜你不是千眼如來，我且問你，是山南，還是山北，你找到的，別臭美啦，你心裏要是有媚娘，就該知道這樣的地方委屈了媚娘不說，而且諸多不便，我啊，不但找到了那淸潔又雅緻的尼庵，也查淸楚了，庵裏的三個姑子，不怕她們走漏半句，媚娘倒有了服侍，適才我又去查看了一遍，那地方實是再好不過。」

媚娘道：「好極了，我們這就走。」

雲中雁得意洋洋，說道：「千手如來，雖然功勞你沒份，却有苦勞給你去做，還不揹起這小子來，我也不會閒着的，剛買的一袋日用物品，得去取來，然後替你們帶路。」

這千手如來雲中雁，在江湖也是响噹噹的人物，一個以暗器手下無敵，一個輕功舉世無雙，不但甘心供這賊女人役使，竟還爭相邀功討好，眞令陸羽奇怪不解。

兩人竟把媚娘當作主子一樣來奉承。

千手如來把陸羽揹了起來。雲中雁去一家店舖取了一袋購備下的物件，立即奔街口。

媚娘讚道：「你倒想得週到。」

雲中雁道：「除非奇蠢無比，才體會不出媚娘妳的心意來，我知你爲何要把這小子擒到手，所以對他毫毛不傷，那師徒三人，嘿嘿，媚娘，不是我誇口，那三人藏身之處，錯非是我，換了別人，便是到了跟前，也找不出來，我不但找到了，她們却連我的影子也見不到。」

千手如來哼了一聲，又一聲哈哈，說道：「你旣善體媚娘心意，你且說說，媚娘爲什麼要把這小子擒到手？」

雲中雁道：「我怎會不曉得，媚娘內外兼修，集各門各派武功精華於一身，大江南北，皆巳奉媚娘爲聖姑，只待珞珈山開府立宗，從此一統天下武林。」

媚娘道：「這麼些年來，浪迹江湖，天涯飄泊，竟無一個落脚之處，珞珈山地當吳頭楚尾，北通河洛，西連巴蜀，南控三湘，友好聚會倒也便當，開府不敢，立宗更言重了，我媚娘有何德能。」

千手如來道：「不然，紅花，白藕，靑荷葉，武功流源本一宗，分門立派，本是由會而分，是故雖各有所長，亦各有所偏，媚娘你旣巳集各門派武功之長，是把武功由分而合了，這不是萬源復歸於一宗麼，媚娘你天下第一人，功在武林，開府立宗，言順而名正，尊聖姑之說，實是當之無愧，更是衆望所歸，媚娘你若謙讓，倒令天下武林失望了。」

陸羽慌忙把眼睛閉上，那雲中雁在前帶路，媚娘居中，千手如來揹着陸羽，本是走在最後，聽得三人你一言，我一語，聽得起勁，也恍然大悟，他心中原來一直在奇怪，怎地這麼一個淫蕩的賊女人，竟會被奉爲聖姑，敢情是這個緣故，那說的忘形，他也聽得忘了形，忘了他是假裝迷昏的，不料媚娘忽然回過頭來。

幸是那回過頭來的媚娘，不過是向千手如來拋個媚眼兒，被奉承得滿心歡喜的

媚娘，少不免要給這千手如來一些兒甜頭獎勵，不用說，千手如來的靈魂兒亦已飛上了半天，是以都沒發覺。心想：甚麼大江南北武林，八成兒是這千手如來討好媚娘，帶頭倡議的，千手如來走前了一步，誰敢慢一步兒，迷於她美色的面首，自不然要爭相附和，哫！

若然狄心蓮聽到了，一定會狠狠啐他一口的，她氣惱的時候，又是別一番美韻，原來美人兒是宜喜也宜嗔，且慢，他們在說甚麼？

是雲中雁不甘被千手如來搶去了顏色，道：「還用你來說麼，但咱們奉媚娘為聖姑，大江南北的武林中人，尚未臣服，更不料這個時刻，那雲台十三門的奔雷手石開山，竟然接掌了門戶，有意大展拳脚，那豈不是和聖姑分庭抗禮，嘿嘿，聖姑，我說得是也不是，有了這小子在我們手中，開府立宗時有了他，也就是有了雲台十三門的門人在場了，天下人都已見到他列排朝賀，奔雷手想不承認也不行了。」

陸羽再又把眼睛睜開了一條縫兒，說到他身上來了，而且提及他的雲台十三門，不由他不緊張起來，只見那媚娘點頭道：「不錯，不錯，留下他在身邊，還有這個用場，確實我想不及此，這少年已是如此了得，奔雷手可想而知，若然他雄心萬丈，和我分庭抗禮，可也眞是個勁敵，只不過……」

「這小子已被師門逐出門牆，哈哈。」千手如來縱聲大笑，說道：「媚娘，你萬安，這小子非但並未被逐出門牆，而且將來被逐出門牆的，倒是那奔雷手石開山，本來時機未到，事該機密的，既然媚娘你担心，我就對你說了吧，若然媚娘你降伏了這小子，也就無異雲台十三門臣服在你聖姑座下了。」

媚娘道：「你這是怎說？」

千手如來道：「你們都知道，那武景隆兄弟，和我是怎麼個交情。」

媚娘道：「他兄弟千手佛，和你相交莫逆，武林人人皆知。」

千手如來道：「着哇，武景隆和石開山却又是生死之交，是以雲台十三門近年來少與武林中人往來，那武景隆却事無大小，非但知曉，石開山有事，第一個就是找他商量。」

媚娘啊了兩聲，道：「日前那千手佛曾和你見過面，是以你對雲台門中這一大變故，也已盡知其詳。」

千手如來得意地說道：「甚至連雲台門中人不知道的，我也知曉，媚娘，你萬萬想不到，雲台十三門的掌門，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媚娘霍地一旋身，道：「你是說他……這少年才是雲台十三門的掌門人，這怎能……不，必有緣故，快告訴我。」

千手如來道：「雖然我只知個大概，一半是猜想，相信沒有錯兒，原來殺死那石雷的，不是這小子，而是石開山，只因那石雷要把掌門之位傳與這小子，是以招致了殺身之禍。媚娘，不怪你那晚幾乎傷在這小子的劍下了，原來那石雷已把風雷劍護法連環三絕招，傳給了這小子，當年雲台十三門縱橫河朔，天雷劍威震江湖，確非倖致，恭喜聖姑，賀喜聖姑，這小子落在你手中了，只待這妞兒傳了九宮心法，你身邊有了這一雙玉女金童，那時你號令天下武林，誰敢不服。」

媚娘喜得直搓手，喜孜孜道：「你所說果眞？」

千手如來道：「非是我昨日不言，只因我尚未參詳出其中的道理來，現在我才明白了，那石開山師兄弟四人，三個師兄追殺一個小師弟，這小子倒能逃得性命，原來是這麼個緣故，其實，那石開山非但殺不了他，而且也不會殺他，因為石雷已死，連環三絕招已成了絕學，當今之世，只有這小子才得到了眞傳。」

媚娘道：「我明白了，石開山原來是這個主意，迫得他走投無路，請出武景隆等人來，散發武林帖，那會不迫得他天涯亡命，無容身之地，然後再示恩於他，不怕他不感恩圖報，把連環三絕招奉獻給石開山，然後……」

「把這小子一殺，石開山那個掌門之位，才有名又有實。」千手如來讚道：「媚娘，你當眞聰明，我想了兩天，才想通了的，你却立即想到了，媚娘你鴻福齊天，未正聖姑之位，先已得到了一雙金童玉女，石開山一場辛苦一場空，你却得來全不費工夫。」

雲中雁道：「原來……原來其中還有這麼多轉折，我說呢，你這個心狠手辣的千手人魔怎是轉了性，你一舉手，就能要他的命，倒把他送到媚娘身邊。」

千手如來哈哈笑道：「現下你才明白，也不為晚，將來論功行賞，你雲中雁却功不可沒，前面可就是你說的尼庵麼，當眞清靜又隱秘。」

雲中雁道：「正是。」

媚娘說：「且慢，現今用人之際，更難得有這個地方，休難為那三個姑子，你們隨後來。」

三人又走了，陸羽再又偷偷睜開眼來，只見那媚娘在打門了，尼庵依山傍水，在林木掩映中，不到近處，還眞發現不出，果然好一個清靜道場。

千手如來把陸羽放在樹下，道：「你眞把那師徒三人的落脚處摸清了？也確信那妞兒沒發現你？」

雲中雁道：「甚麼話，要是被那個妞兒發現我跟踪在她身後，我也不成其雲中雁了。」

千手如來道：「我不過是愼重些，我不說，你也明白，你我忌憚的，不過是南九宮，北雲台，這南北兩劍派名不虛傳，九宮劍法奇詭絕倫，雲台劍氣起風雷，無比威猛，偏是這兩派的人不在江湖上走動，令我們難以下手，不料，嘿嘿！哈哈，九宮已土崩瓦解，這小子却送上門來。」

陸羽心中一動，兩人話聲不大，咀動，身子不動，眼望着那兀自在打門的媚娘，莫非……甚麼聖姑開府立宗，莫非皆是這兩人的陰謀詭計，其實不過是在利用媚娘，却又是為何，目的何在？

雲中雁啞着嗓門兒，打了個哈哈道：「我假裝吃你的乾醋，裝得不錯吧，醋勁兒越大些，這媚娘也更深信不疑。」

千手如來也啞聲笑道：「不但像極了，三番數次，連我也幾乎信以為眞。門開了。」

庵門開了，走出個道姑來，雲中雁說：「奇怪，我只見三個姑子，那又來一個道姑。」

媚娘在那面招手了，輪到雲中雁把全身放軟，假裝昏迷的陸羽揹了起來，媚娘的話聲入耳了，說：「好極了，庵後既然有這麼個別院，又空在那裏，我等借住些時，這裏有點銀子，有勞仙姑替我們在佛前上一點香油，走時當再酬謝。」

說話的一定是仙姑了，說：「啊喲，這麼大一錠銀子，怕不有五十兩，你出手倒大方得很啊。」

啊啊！陸羽心中一怔，這聲音，好熟！只可惜不敢睜開眼來。

那仙姑又在說了，道：「你們休擾了三位師傅清修，我這裏替你們帶路了，跟我來。」

又走動了，輪到雲中雁跟在後面，陸羽才敢偷偷地又把眼睛睜開一條縫兒，只見前面走的，是個衣衫破舊的道姑，不知是白了頭，還是髮髻上被柴灰染白了，雖然當中隔着三個人，又瞄着些側影兒，却也看得出，這道姑的年紀分明不大，其實，那把聲也聽得出來，沒帶一些兒蒼老。奇怪，怎麼覺得耳熟呢？

洛水雲台雖也有些道觀，也有道姑，却沒和道姑交談過。

繞過庵堂，溪邊山脚下，果有一個別院，雖然另有門戶，其實與尼庵的後院相連，雲中雁呵呵笑道：「我說呢，怎麼又多出個別院來，原來是庵後塵封的三間空房。」

那道姑剛把門推開，忽地回身過來，把雲中雁瞧了又瞧，瞪圓了眼，說：「你怎曉得是塵封了的，莫非……哎呀！八成兒就是你，你是賊，偷玉觀音的就是你。有賊啦！」

道姑大叫，雲中雁大怒，那媚娘傳眼色再又一擺手，示意雲中雁不可妄動，道：「仙姑誤會了，我們路過此間，今日才到，再說，一個玉觀音，能值幾何？」

道姑不嚷了，眨着眼，道：「那玉觀音雖不是甚麼羊脂白玉，也值得幾十兩銀子，女施主你雖然出手大方，難保沒手脚不乾淨的奴才，他要是沒來過，怎知裏面塵封，你這奴才，原來就是那賊。」

雲中雁大怒，那還忍得住，叫道：「你胡說甚麼，要不看在你是無知女流，又是個出家人，我……」

道姑叫了：「好哇，你偷了玉觀音，還敢兇。」

雲中雁氣得發抖，陸羽在他背上，自是感覺得出來，千手如來却已呵呵大笑，道：「雲中雁，別眞是你偷的吧，我知道你的手脚原來有些不乾淨，賊性難改，見了人家的玉觀音，又一時手癢了。」

雲中雁見媚娘正在瞧他，氣得連脖子也紅了，啐了一口，說：「你們也不瞧瞧，這麼個荒凉得沒香火的小小尼庵，也配有玉觀音麼，便有，又怎會放在這塵封的屋中。」

那道姑道：「各位，你們有所不知，這是盧員外老安人的私家庵堂，這三間屋子，是老安人來時住的，每年也要來住上三兩月，盧員外富甲一方，金銀珠寶堆積如山，怎會沒玉觀音，不信你們進來瞧瞧，若眞是平常的庵堂，豈有這般陳設。」

大夥兒隨那道姑進了屋，也全都一怔，皆因裏面雖不是潔几明窗，却也不是塵封，可見那道姑說的不錯，屋裏的陳設，眞還說得上古雅，顯是富有人家的居室。

啊……噯……陸羽咬緊了牙關，才沒叫出聲來，他一定是撞落在一把椅子的扶手上，痛得他閉着的眼睛直冒金星，機不可失，趁機一滾，跌着在地上。

那雲中雁顯然不是有意把他扔下來，而是被道姑氣惱得發昏。却也幸是這麼一來，陸羽再又能把眼睛睜開一條縫兒，不怕被人發覺，因為他趁滾落之勢，把手肘屈在頭上。

其實，誰也沒瞧他一眼，誰會注意他呢？既然他中了迷藥，不信他會醒來。

竟沒一人言語，只見那媚娘瞧着雲中雁，千手如來也怔着，拿眼來瞧他。

雲中雁瞪大了的眼睛直轉，也直搖頭，說道：「這是……這是怎麼回事呢，分明……」

媚娘道：「這屋子沒塵封啊，可見我這同伴沒來過，你們失去的玉觀音，必是被別人偷去了，仙姑休要錯怪好人。」

那道姑說：「施主你有所不知，一個時辰前，這屋子仍然塵封的，我按時按候，每月來打掃一次，不過剛剛才打掃乾淨，你們就來啦，說不定他偷去的玉觀音，就在這袋裏。」

雲中雁挽着的袋兒，仍在他臂彎裏，尚未放下，早氣得又一聲惡喝。

千手如來幸災樂禍，笑呵呵，說：「雲中雁，你要不是賊性不改，就不怕給人家搜查。」

媚娘道：「仙姑，你別信他的，我這一個同伴最喜玩笑，不過也好，你搜查一下，就知冤枉他了。」

氣得雲中雁把布袋大力扔到道姑脚下，怒道：「若不是看在……看在……」

媚娘直擺手，看在這地方再好不過，可派用場，這時候又不願生麻煩，這道姑那還有命在，陸羽眞替她揑一把汗，道姑却眞把那布袋打開了，伸手進去只摸得一摸，已叫道：「這不是我們的玉觀音麼，你可賴不了。」更大聲嚷道：「我捉到偷玉觀音的賊啦！」

連抱着胳膊直樂的千手如來也怔住了，玩笑歸玩笑，雲中雁雖不正派，可還不致於這麼不開眼，連這樣一個玉觀音也偷，但道姑又眞在那袋裏搜出玉觀音來。

張大了咀的雲中雁，氣得紅臉變紫，紫又變白，那還說得出話來，媚娘揚着的眉兒一皺，笑道：「仙姑，你別嚷，我這同伴最喜歡玩笑，他是和你作耍。」

道姑說：「有贓有證，這場官司非打不可。」

媚娘一錯身，抓住雲中雁往後推，忙塞了一錠銀子在道姑手中，道：「這銀子你拿去，足够你買兩個玉觀音，官司不打也罷。」

道姑把銀子掂了掂，眼珠兒一斜，咦！那眼睛在笑，不但聲音熟耳，那笑也很熟得很，眞怪。

道姑說：「女施主，雖然你有個作賊的奴才，你人倒好，今兒饒了他，和了也罷，我得去把玉觀音收藏起來，怕那賊性

改的又偷了去。」

道姑一閃身，溜出了屋子，那三人全沒注意，陸羽却留了心。

道姑分明有一身功夫，她溜得雖然不快，但旋身一閃，下盤功夫却沉穩之極，那聲音，那眼中的笑，像誰呢？像……陸羽心中一陣劇跳，不，那會是狄心蓮，不過倒眞有些兒像。

當然不會是心蓮妹妹，但是，會不會呢？她變着聲調說話，抹得灰頭土臉？

雲中雁忽然大叫一聲，說道：「這不是邪門麼，這是打那兒說起，那玉觀音怎會從袋裏取了出來。」

媚娘轉了兩轉，停步道：「喂！千手如來，當今天下，你是第一位暗器能手，按說你的目光比我們都銳利些，若然玉觀音是道姑放進去的，一定瞞不過你，是不是？」

「我也這麼想，」千手如來說：「偏是那時沒留神。」

雲中雁一跺脚，說：「我明白了，她一定把玉觀音藏在袖管中，是了，是了，那賊道姑一定是見你出手大方，故爾栽贓，訛騙咱們。」

千手如來呵呵笑道：「若眞的你所說，她豈不是太歲頭上動土，咱們在陰溝裏翻船了。」

陰娘哼了一聲，道：「咱們辦正事要緊，且休動聲息，今後留神些就是了，雲中雁，你可別誤了我的大事，走時任你出氣，放把火燒了這尼庵，我也不管你，好哇，你把他扔在地上，他要是傷了一根毫毛……我可不饒你。」

忙把陸羽抱了起來，雲中雁嘆了口氣，道：「看來這小子一根毫毛，比我們還要重些，今兒必是撞了邪，若不然怎會頭碰黑，那末多晦氣。」

陸羽任由她抱了進去，在媚娘懷中，連呼吸也要摒住，那還敢睜開眼來，那必是進了裏間。

他被放下來了，是柔軟的床上。呔！這無恥的賊女人，不但被她香了個咀去，手兒還在他臉上拍了兩下，說：「睡啊，乖乖地，好好睡一覺，今兒夜裏，我再來陪你。」

脚步聲離去了，他聽到了房門關閉的聲響，格吱一聲響，看來那道姑說得不錯，這房屋裏少人居住，而且也不會是清修的居住的地方，這床眞柔軟。

外面傳來媚娘的聲音，說道：「我們該走了。」

千手如來的聲音說：「媚娘，你還得去吩咐一聲，這裏不用她們照顧，休要被那賊道姑撞了來。」

媚娘道：「一個熟睡不醒的人，怕甚麼，銀子到了手，她還不去得遠遠的。」

千手如來大聲打哈哈，說：「當眞好笑得緊，不料咱們在江湖上縱橫多年，今兒倒栽在一個賊道姑手裏，呔！你爲什麼打我？」

「誰打你了，咦！這是甚麼？」是雲中雁的聲音。說：「一截樹枝。」

「怪！奇怪，」媚娘的聲音由遠而近，顯然在這這兩句話的工夫，她已兜了個圈兒回來，說：「沒有人啊。」

雲中雁說：「原來是這根樹枝作怪，別是這屋子不乾凈罷，當今天下，數一數二的暗器能手，竟被不知從那裏來的樹枝打了。」

外面傳來走動的聲音，也有樹枝折斷的聲響，還是那媚娘說了，道：「你這話倒提醒了我，正因他是打暗器的能手，强弩硬弓傷他不得，沒勁道的物兒，反倒躲不開，千手如來，我說得是不是，剛才你恰又在打哈哈。」

千手如來道：「我明白了，是猴兒作怪，山裏有不少猴兒，我又背對着窗。」

媚娘道：「甚麼不乾不凈，快走呀，我猜，那宮九娘一定一刻也不等待，忙不迭把九宮心法傳給她的徒兒了，該是時候了。」

雲中雁道：「眞想不到，以你媚娘的身手，竟把九宮劍法看得這麼重，一劍殺了那師徒三個不乾脆，偏偏要費這麼大的勁。」

「那是你不知道九宮劍法的厲害。」媚娘說：「那日我被宮九娘的劍影圈住了，簡直有如陷身在迷宮之中，我也眞着了迷，不料天下竟有這麼奇妙的劍法，我迷得連怕也忘了。」

千手如來又打哈哈了，說：「敢情你媚娘也會怕，眞是奇聞。」

「不由我不驚心，你們是不知九宮劍法的厲害。」媚娘說：「若是你們也被她的劍影圈住，就知厲害了，我眞着迷。」

雲中雁道：「再厲害，宮九娘仍被你斷了一臂，看來仍不及你。」

「不是我砍斷她的左臂，」媚娘說：「宮九娘以爲他丈夫上前相助，却被他手起劍落，你們想想，若是我明白了那九宮變化的秘奧，我這一彈一帕，會增加多少威力，嘿嘿，那時……」

千手如來道：「天下再沒有你媚娘的敵手了，不怪你把開府立宗的大事也擱在一邊，一心一意要得到那九宮心法，恭喜你，現在你就快如願以償了。」

三人出門去了，外面關門之聲一入耳，陸羽立即跳下床來。

啊呀！他還來不及縮回床上，屋門已打開了。

那道姑！走了進來。

說眞的，即使是媚娘等三人突然走進來，他也不會如此驚訝。不是怕，他怎會怕這道姑呢。

陸羽瞪眼望着她，道姑衝着他笑。

他怎麼怕她呢，當然不，這道姑愚弄了三人，罵了雲中雁，打了千手如來。原來不是甚麼猴兒作怪，作怪的是這道姑，一定是她打了千手如來，其實她沒離開過這屋子。

她是誰？一定是位前輩高人。

陸羽躬身一揖，道：「拜見前輩。」

道姑說：「叩頭啦，不叩頭，那算什麼拜見。」

却不料他才屈下一條腿，道姑已抓住他的胳膊，是甚麼？她塞了甚麼東西在他咀裏？

「嚥下去，快！」道姑說。

雖然那是同一瞬間，雖然道姑的臉兒繃得緊緊的，但他熟悉的笑，在道姑的眼兒裏亮了起來。

陸羽跳了起來，他早已心動，原來眞

是她。

「原來眞是……」陸羽喜極大叫，但他只叫了半聲，那隻滑膩的熟悉的手兒，已又伸出來，掩住他的咀了。

道姑說：「還不快嚥下去，你要把藥丸吐出來，這藥丸，用一顆便少一顆。」

「別叫，」道姑又在他耳邊說：「小心，那三人已生疑，小心他們回頭來。」

陸羽把藥丸一口嚥下，不嚥下也不行，因爲她非但不放開手，而且把他的下巴一托，他就連同她的體香，把藥丸一口嚥下，只覺一陣清凉，直透丹田。

「心蓮妹妹，原來眞是你。」陸羽說：「你怎知我落在他們手裏。」

眞是狄心蓮，她已迅速退至外間，查看了一遍，陸羽跟隨着她，心花怒放。當眞她怎麼知道他落在他們手中了，又再一次救他？現在，他倒眞有些怕了，適才那三人若是認出她來，那還了得。

但是，那三人非但沒認出她來，倒是她愚弄了媚娘，罵了雲中雁，更打了千手如來。

一時間，他喜極又感激，害怕，也佩服極了。而且又多慚愧，他沒帮得人家，倒是人家再一次救了他。

「我怎會不知道，」回到他面前的狄心蓮說：「本來我是不曉得的，但我認出了千手如來，還有兩個呢？當然就在左近，我正探望，那雲中雁就來了。」

「那媚娘要雲中雁去知會千手如來，不怪你曉得了。」陸羽悅然大悟。

狄心蓮說：「雲中雁還把西山下這尼庵的方位對他說了，我就想：既然他們不會傷害你，不如逕來這裏等候。我叫三個姑子躲起來。」

陸羽說：「你扮作道姑，竟連我也沒認出來，我心說，這把聲好熟啊，但怎會想到會是你呢？噯呀！不好，他們已找到那崖洞，這一去……」

「你眞傻，」狄心蓮說：「既然我先發現他們，倒會把那雲中雁帶去那山洞麼，你不知道，對面那峯下，還有一個崖洞，我把他誘了去，待他一轉身，我立即去找到師姊，交待了師傅的吩咐，就趕到這裏來。雖然如此，師傅和師姊仍在山裏，我們也得快些兒趕去。」

這一陣工夫，狄心蓮已脫下了破衣，抹去臉上髮上的灰土，又再是容光照人。

瞧得不轉眼的陸羽說：「眞怪，怎麼你們這般像，若不是我把那媚娘錯認作你，那會着那雲中雁的道兒，我眞沒用，差點兒沒誤了大事。」

狄心蓮皺了皺眉頭，說：「不怪你會錯認了，連師傅也說她像我，常言說得好，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千萬人中，也找不出幾個相像的人來，你們都這麼說，那一定像極了，眞氣人，我怎會像那淫賤的賊女人，也眞……奇怪。快走呀，倒是躭誤不得。」

兩人一口氣跑上山頭，直到發現了前面三人在山道上乍隱還現，這才把脚步放緩了。

狄心蓮說：「好在你醒來快，沒躭誤工夫。」

陸羽說：「原來昨晚你抹在我衣領上的藥末，藥力還沒消失，我又上過當，一覺那香味兒有異，立即摒住了呼吸，其實早醒來了。」

「我知道，」狄心蓮說：「料不到的是，也沒影响你的功夫，說眞的，現在回想起來，我倒有些害怕了，心下還有餘悸，那媚娘是出了名兒的狡猾。若是被她發覺出來，救不了你，連我也要落在她手中了。」

他情不自禁地握起她的手來，說：「心蓮妹妹，你對我眞好，我不知道怎麼感謝你，先前我雖然醒了，但渾身軟如綿，腿上臂上一點兒勁道也沒有，你眞好。」

他心裏却是在說：「你眞胆大包天，這三人無不狡猾又邪惡，武功又高强，竟敢愚弄他們。」

這狄心蓮若眞怕了，她敢愚弄他們麼，現在知道是她了，陸羽才眞心有餘悸，怕得了不得。但她那來這大的胆子呢？

因爲他落在三人手中，爲了救他。

「噯！我幾乎忘了告訴你。」陸羽說道：「無意中，我探聽出一些秘密來，原來那千手如來和雲中雁狠狽爲奸，利用媚娘，甚麼開府立宗，全是那千手如來的主意。」

狄心蓮道：「不用探聽，我也曉得那兩人想利用媚娘，媚娘又何當不是利用他們。千手如來勾結了武景隆，你那大師兄石開山，只怕已在他網羅之中，但替媚娘効力賣命的更多，這兩人早晚難逃媚娘的毒手。」

心蓮啐了一口又道：「這就叫做物以類聚，都不過是妄想稱霸江湖，但論心計，這媚娘却又更勝一籌，她千方百計騙取各門派的武功秘奧，也還有點眞功夫。也强過千手如來專以詭計暗箭傷人。」

陸羽道：「當眞，這人狡猾又邪惡，怎倒以如來相稱？」

狄心蓮道：「據說死在他手下的人，臨死亦不知死在他的暗器之下，甚至還把他當作好人。因爲他總是笑臉迎人，笑裏藏刀，被害的人至少還見刀，被他殺的人，至死也見不到他出手，死也死得不明不白。」

「原來他是一個把人送上西天的佛菩薩。」

「如來佛若也要千隻手，也就不是佛法無邊了，快走，認準了方向，我們得到他們的前頭。」

兩人一直不瞬眼的目注山道上的人影，走在前面的雲中雁回身指手劃脚，說了一陣，又走了，陸羽隨在狄心蓮身後，也落下了斜坡，那大洪山峯巒起伏，重重叠叠，眨眨眼間，已失去了三人的踪跡。

陸羽道：「我不明白，即使你把雲中雁誘去對山了，也不過拖得一些時候，早晚仍會被他們尋到，你師傅和師姊怎不趕躲起來，天下這麼大……」

狄心蓮道：「天下大得很，但大洪却太小啦，你已知道千手如來其實已與武景隆師兄弟勾結，替媚娘賣命的人更多，有了這一日夜工夫，已不知有多少人把守着山口，和把守四處的通道，還有我師伯。」她啐了一口，才又說道：「他發覺上了當，還會不趕來麼，師傅現下武功末復，出去豈不是送死，喂！你快些兒行不行？我們一定要趕到他們前頭。」

陸羽不知她是何主意，既然出山是送死，留在山裏，早晚被尋到，不也是死麼，那麼，衝出山去，豈不是還有一綫生機，通道雖然有人把守，那把守的人武功豈會比這三人更强？

但他不敢問，狄心蓮脚下眞快，提起丹田一口氣，也不過免强跟得上，他怎敢開口。

其實又何必問，他想得到的，人家會想不到麼，狄心蓮必有完全之策。

這不是已回到那峯下來了麼，他認得出，脚邊就是他昏迷被擄之處。

狄心蓮脚下不停，繞過峯脚，道：「就是這裏了，總算我們趕到他們前頭了。快進去，記住了，休被他們發現你，躲在洞口那石後就行了。」

原來這裏就是她把雲中雁引來的山洞，太陽已西斜了，那洞口不大，裏面也狹窄，竟有風從迎面來，必是另有出路。

狄心蓮已在洞前石上坐下來，抱着膝頭，她，竟欣賞起落日的景色來。她眞大胆，明知那三人即會來到，她却在洞口抱膝而坐？

「太陽快落山了，」狄心蓮說：「天黑還得好一陣子，你累不累呀，快歇一會，待會我們還得趕路。」

陸羽聽她開了口，才敢開言道：「你怎不……進來，你不怕被他們見到麼？」

狄心蓮說：「正是要教他們見到，要不然我坐在洞口幹嗎？我要讓他們知道，我師傅果然在這裏。我要不說明白，你一定還要疑惑，你聽着了，不過，我先問你一句，無論有多危險，有多辛苦，你都肯帮我，是不是？」

「無論赴湯蹈火，我都跟着你。」陸羽說。

「跟着我浪迹江湖，四海漂泊，你都不怨。」

陸羽嘆了口氣，道：「心蓮妹妹，我本是孤獨無依，天涯亡命，得你結伴相助，我感激還來不及。」

狄心蓮道：「好，今晚下了此山，我和你就眞要亡命天涯了，因爲我們不是離躲逃隱，不時還要故意現身，讓他們知道我們的行踪，是以也倍加辛苦，險上更加險。而且，我已仔細想過了，大江南北，全是那媚娘的人，憑你我兩人，人單勢孤，何況暗箭難防，要想不被他們擒住，只有往北走。別出來，說不定那三人已在左近了，也別大聲說話。」

狄心蓮望那落日染紅的天邊晚霞，頭也不回。

陸羽說：「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等天色黑了下來，我們就離山，把他們遠遠地誘離此山。」

狄心蓮說：「正是如此，因爲師傅武功未復，對頭又人多勢衆，出山絕逃不過他們的毒手，而且，師傅要傳師姊的九宮心法，而且非得立即傳授不可，何況練那飛袖，又不能分心，師傅原是要你帮我，替她護法的，現在敵人已進了山，除此以外，別無更好的法兒。」

陸羽道：「好主意，黑暗之中，他們只見人影，認不出是我來。」

「那另一個是誰啊？」她變着嗓門兒說：「不是宮九娘，是那鬼靈精的師姊，雪裏紅。」

陸羽差點兒哈哈笑出聲來，因爲驀然一聽，豈僅口吻像，那把聲音也像千手如來。

狄心蓮却不笑，又道：「爲什麼我費這麼大的勁，救了你，與你會合了，却不遠走高飛？你該明白了吧？是要他們眞相信這是我們師徒在山裏的唯一藏身之處，讓媚娘與千手如來也親眼見到了，自是也就深信不疑，然後，天色黑下來，再讓他們親眼見到我們逃出山去。」

「不是我們。」陸羽說：「我仍昏迷在那尼庵中，他們親眼見到的，是薛姑娘雪裏紅，啊啊，不行，仍然有破綻，他們回到尼庵，便知受騙了。」

「你該說再度受騙。」狄心連道：「我已吩咐下了，我要那三個姑子對那媚娘說：就在他們回去之前不多一會，來了一老兩少三個女子，來把她的心肝寶貝兒救走了。」

陸羽臉上又紅了，不用說，媚娘是怎麼對待他，對他說些甚麼，全被狄心蓮聽了去，道：「你不該……打趣我的。」

狄心蓮學着媚娘的嬌聲嬌氣，說道：「那個灰頭土臉的道姑又去了那裏啊？姑子就說：只因她的心肝寶貝兒昏迷不醒，要人揹負，命她揹一程，那道姑本來不願意的，但怕了姑娘手中明晃晃的寶劍，不由她不管。」

陸羽說：「你眞聰明，心蓮妹妹，眞是天衣無縫，不用說，他們到了鎭上一打聽，毫不費事，就發現了我們的踪跡，原來往北邊去了，於是，他們追啊，追，一直往北追。」

狄心蓮說：「這兩日中，我們得加倍小心，那賊女人不會傷害你，但若落在千手如來手中，可就遭了，我呢？我若撞在那賊女人手裏，也難逃活命。」忽然她站了起來，大大地伸了個懶腰，提高了聲音，說：「師姊，天黑啦，可以生起火來了，冒出烟來，也不怕被人見到，其實，我望了半天，那有人來，鬼也沒見到一個，我餓啦。」

陸羽心頭一緊，知道狄心蓮必已發現了敵踪。

狄心蓮低聲說道：「快，把你身後那火堆撥開，柴灰裏有火種，加幾根枯枝上去。」

陸羽回頭一瞧，果然身後有個火堆，洞裏更黑了，火堆餘燼中的火炭，倒發出了閃閃紅火，原來她早把洞中布置成有人居住的模樣。

他忙把枯枝添上，那沒乾透的枯枝，立即有烟冒出，被洞裏灌來的風，把烟直送出洞外。

天色黑下來，烟却是白的，狄心蓮眞細心，想得眞周全，烟火把洞中照亮了，才發現火堆傍邊地上，鋪着乾草，昨日在三里崗買來的一袋乾糧，就放在頭前，若不如此，如何能騙得過那狡猾的媚娘。

狄心蓮的話聲從身後傳來，說：「是時候啦，快把頭髮打散。」

陸羽道：「那是做甚麼？」

狄心蓮道：「奔走起來，你的長髮也就會飛舞起來，黑夜之中，就不怕他們認出你來了！」

陸羽道：「可不像你師傅。他們一定以爲我是你師姊。你說，我們眞能令他們相信麼？只有兩個人？」

狄心蓮道：「我自有妙計，其實，還是用老套兒，記住了，沒出山，不許開口說話，我必教他們千信萬信，絲毫也不疑。記住了，無論甚麼時候，也別揚起頭來，無論見到甚麼，也別驚惶，隨我來。」

狄心蓮把火堆傍邊的枯枝，全加在火上，登時把山洞裏火光熊熊，向陸羽一招手，即刻向裏面鑽行過去，只轉得兩轉，便已見了天光，原來，那出口是在亂石堆中。

狄心蓮探頭出去瞄了瞄，示意他別出聲，陸羽不禁倒抽了口凉氣，不料媚娘和雲中雁，就坐在樹後，相距不過兩丈。

天黑了，但兩人坐立之處，身形却清晳地從天幕上映出來，嶺上樹木又疏落，敢情那出口處，在他們身下，竟轉到他們背後來了。

狄心蓮說：「師姊，快出來。」

陸羽知她是故意說給兩人聽的，但心下也不禁一陣劇跳，相距這麼近，她倒拿背來對着他們。不料再探頭一瞄，那兩人已踪跡不見，衹見那高與腰齊的矮樹叢，在夜間中搖晃。顯然那兩人伏身在草叢，適才兩人也不過只露出上半身。

狄心蓮又說：「你猜，師傅出山了沒有？唉！」

她不但嘆氣，而且在搖頭，其實，往後瞄才是眞，說：「再等一會麼，好，也好，我正有話和你談談，在師傅身邊，這話是不便說的。」

她坐了下來，靠在石上，也示意陸羽坐下來！

「師姊，我明白師傅的用心，」狄心蓮現在不用轉頭，也可瞧見嶺上了，說道：「那賊女人做夢也想不到，師傅會把九宮心法傳授我。師姊，你不怨我，是不是？我知道你不會，你，也不用替我担心，那賊女人千方百計，想得到九宮心法，眞是作夢……」

陸羽默默地握起她的手來，她多可愛，又多可敬啊，她要媚娘和千手如來知道，宮九娘已把九宮心法傳給了她，今而後，這兩人自是不會放過她。自然就放鬆了她師傅和師姊，她眞好，多可愛，又多可敬啊！

他把狄心蓮的手緊緊握在掌中，默默地表達了他心中的敬愛。

「師姊。」狄心蓮又在說了，道：「今後，我可把師傅交給你了，別說師傅的傷沒好，即使好，斷了一臂，這步法失了平衡，手和眼便也失了準頭，沒三年五載，手眼心步也不能合一，武功不能復原，早晚被那賊女人尋到，那還是她的敵手，何況還有師伯，那沒良心的師伯，亦不會放過師傅的，更怕師傅的武功復原，想起來，眞令我又担心，又害怕。」

不用裝假，她本就是又担心，又害怕的。陸羽把手緊了一緊，而且不自覺靠近了些。那意思告訴她：「不用担心，別怕啊，我在你身邊，永遠，永遠。」

「師傅要我走得遠遠的，越遠越好，我怎會不明白。」狄心蓮說：「師傅要我躲起來把九宮劍法，練成了替她報仇，師姊，我一定要替師傅報斷臂之仇，一定能够，我只是担心你和師傅，若是被他們尋到了……師姊，你不用安慰我，他們人多勢衆，師傅又未復原，憑你一人之力，豈是他們的敵手……好，走呀，眞該走了，這時候趕去，正是時候，師傅一定已把他救出來了。嘻嘻。」

她突然笑出聲來，笑得陸羽一怔，明知她的笑，必有緣故。

狄心蓮又說了，道：「你說，我怎不開心，師姊，洞裏的火燒得旺了，老遠就能見到，師傅才眞是如來佛，任他們奸似鬼，也逃不出師傅的手掌，一擧一動，我們都瞭如指掌，陸哥哥落在他們手中，還以爲我們不知道，待他們來到這裏，撲了空，却不知我們已把陸哥哥救了出來，早已遠走高飛了。咦！」

她在做甚麼？爲何低聲驚呼？

狄心蓮抽回手去，在脫衫？原來她把脫下來的外衣，掛在身前的一株矮樹上，一縮身，拖了陸羽就跑，黑夜中，那樹下的人看來，一定以爲她們坐在那裏。

兩人一口氣奔到對面山頭，回頭一望，可不是那洞中冒出來的火烟，仍然清楚可見麼，可惜相隔太遠了，不能見人！

陸羽道：「你猜，他們在做甚麼？是不是進洞去了？」

狄心蓮道：「不用猜，他們已趕回那尼庵去了，金蟬脫殼，只能瞞得他們一時，那有發現了他們的行藏，我仍坐在那裏不動的。」

陸羽道：「原來你假裝那時才發現他們的行藏。」

狄心蓮道：「若是假裝，那倒弄巧反拙了，是我說得一聲走，那媚娘就沉不住氣了，作勢要站起來，來了，小心！」

因爲那是大洪山的最高處，樹木矮小而又疏落，是以雖然只有星光，近處有人，仍能看得清楚。

山道上出現了三條人影，都快極了，打從兩人脚下，一晃而過。

狄心蓮拖着陸羽，緊緊跟隨，他可奇怪了，怎生跟隨在這三人身後，却又不敢問，黎明時候，已回到了那尼庵，目送三人進入尼庵。狄心蓮才道：「不用再跟了，到鎭上去。」

到了鎭上，天已亮了，狄心蓮逢人便問，那裏雇得到大車，等到把大車雇到了，鎭上已是人人皆知，她雇這大車，是要北上去接載一個斷了一臂的婦人，但走出不過數里地，到了一個路上不見行人的岔路口，狄心蓮却吩咐把車駛往西去的那條路上，停在偏僻的小徑上。

「喂！」狄心蓮問道：「你這輛大車值多少錢？」

趕車的說：「若是新的，怕不要五兩銀子，現在舊啦，三兩銀子已是好價錢，這頭驢兒却要十兩。」

狄心蓮說：「好，我給你二十兩銀子另外給一兩銀子買酒喝，你願不願意？」

趕車的還有不願意的麼，瞪着眼，直搔頭，瞧狄心蓮是當眞，還是說笑！

狄心蓮把銀子塞在他手裏，說道：「可有一宗，不到午刻，你休回到鎭上去，我是眞要你去找個地方買酒喝，遇到有人問起，就說車由我們買下，自己趕道，因

爲我們要往北邊去，要走好遠好遠的路，太遠了，你也不願意去，是不是？」

趕車的千謝萬謝，說：「前面那岔路口往北，走不出幾里地，就有個打尖的地方。」

狄心蓮說：「好極了，不多一會，就有三個人來，兩男一女，那女的有些兒像我，他們會問，有一輛大車，過去多久啦？你就說：沒多久，不過半個時辰，你也老老實實對他們說：這車我們買下啦，你就是趕車的。」

趕車的瞧瞧狄心蓮，又瞧瞧陸羽，含笑點點頭，說：「我明白了，八成兒那女的是你的娘，是來追你們回去呀，你們倒眞是一對兒，眞個是一雙玉女金童，我如何不成全你們，我這就去了，打從這兒往西走，不出五里，就上大路了。」

趕車的竟把他們當作私奔的男女了，陸羽好生尷尬，狄心蓮却抿着嘴兒一笑，溜了陸羽一眼，見那趕車的去得遠了，這才說道：「還不上車。」

陸羽一怔，說：「我們……眞要往西去？不是要往北麼？」

狄心蓮道：「眞要坐着大車趕路，不用到午時，我們全給他們追上了，快上車吧。」

狄心蓮原來趕車也內行，只轉過一個山坳，把車駛入林中，陸羽才知她的用意，當下兩人忙忙把車拆了，把車輪滾下山崖下，橫木板，東藏一塊，西拋一塊，剩下一頭驢兒，狄心蓮在驢兒屁股上拍了一掌，那驢兒撒開四蹄，往西直奔了下去。

陸羽道：「還是你想得週到，若不雇車，被他們打聽出只得我們兩人上路，如何瞞得過他們。」

狄心蓮道：「你現在明白了，還不晚，今兒夜裏，我們一定得趕過宜城。」

「宜城！」陸羽一怔：「再過去不就是襄陽麼？」

狄心蓮說道：「宜城已是那武景隆的地頭了，我要教他們捎個信兒，這賊女人和千手如來才會千信萬信，一個勁兒往北趕，你可是怕啦。」

陸羽把胸一挺，說道：「有你在一起，我……誰也不怕，即使去雲台，我也不怕。」

他怎會怕呢，這媚娘和千手如來何等了得，奸狡也無出其右，狄心蓮亦把他們騙的昏頭轉向，有了這三日的經歷，他再也不怕了。

狄心蓮道：「好，我們一口氣，奔出百十里去，才找地方打尖。」

奔到宜城，已是萬家燈火，狄心蓮說：「走，挑場子去。」

陸羽道：「原來這裏有你們的仇家，你不怕我們露了行藏麼？」

狄心蓮說：「我倒沒有仇家，不過是要他們捎個信兒，那日南下時，我知道武景隆的大徒弟，在那客棧傍邊設有一家武館，仗着他師傅的勢力，手下又有一股惡徒，在宜城稱霸橫行。」

「那客棧。」陸羽記得了，狄心蓮和薛紅暗中保護他，那晚在宜城，自也住落一個店中，道：「不錯，那店裏的夥計好像都有武功，對人客一點兒也不和氣。」

狄心蓮道：「原來那店的店東，被他們趕走了，霸佔了那店，哼！那店裏的夥計豈僅對人客不和氣，對年輕的婦女更：：若不是師姊阻止，那日我就把他們打個落花流水，現在想起來，我仍然有氣。」

陸羽心想：她們兩人又豈僅年輕，而且還這麼美，那般惡徒不知怎生冒犯了她們。

說話間，已來到那客棧門口，不錯，四海棧，這店名就有濃厚的江湖味。

狄心蓮當先，才走到門口，一個賊眉賊眼的夥計啊哈一聲，迎上前來，說：「大姐兒，你來啦。還有一位姊兒呢？怎沒和你一道來，嗳！你爲啥打我。」

狄心蓮眉兒一挑，幾乎就是一個咀巴子，說：「打你不懂規矩，敢對姑奶奶無禮。」

啪的一聲，狄心蓮把手中劍拍落在桌上，傍邊過來的一個夥計一縮步，說：「嘿！你這妞兒敢來撒野，好哇，那晚被你們溜走了不說，還打了我一個咀巴子，今兒我這臉還沒消腫，今天可饒你不得。」

剛才被打的夥計哇哇怪叫起來，因爲他一抹咀，抹了一手血，半邊臉已腫了起來。

敢情那個走來的夥計不是縮步，而且倏地一旋身，自後向狄心蓮抓到！

陸羽才說得一聲小心，狄心蓮却連身子也不回，只是那麼一斜肩，一巴掌已重重打在那人臉上，打得他一個踉蹌說：「教你這邊臉也腫幾天，滾！」早又是拍的一聲，連劍帶鞘，已拍在他屁股上，嘩啦啦暴響連聲，那夥計不是滾，而是衝前，一頭撞在到一張桌子角上，那桌上原有三個人客，滿桌的杯盤，夥計頭破血流，撞翻了桌子，也撞倒了那三個人客，撞飛的杯箸盤碟，又令好些個人客遭了殃。

一時間，呻吟聲，驚呼聲，杯盤碎裂聲，不絕於耳，店堂中登時大亂。

早又搶來了三個夥計，一人拾起那斷了的桌腿，一個提起一條板櫈，那空着手的人却搶前又回身，攔住門口的去路。叫道：「好哇，你這妞兒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你也不打聽打聽，這是誰開的店。」

狄心蓮一抬腿，跳上桌子，說：「不用打聽，姑奶奶今晚就是找小霸王項風的晦氣，憑你們幾個，也不配和姑奶奶動手，哼！」

狄心蓮一圈臂，抓住打來的桌腿，就勢橫格，不但把那襲來的板櫈斷爲兩截，同時旋身，左手沒出鞘的寶劍拍落，那夥計一聲慘呼，左腿也登時被打斷了。

陸羽在櫃台邊喝道：「站住了。」倏地扣着那向狄心蓮撲去的夥計，只一扭，那夥計登時矮下身去，殺豬般叫了起來，顯然那條胳膊也斷了。

狄心蓮掃了一眼，冷冷地說道：「不要命的，只管前來，要命，就趕快去把小霸王項風叫來受死。」

武景隆這大弟子姓項，單名一個風，不僅是因爲他和西楚霸王同姓，且也實是宜城一霸，故爾人稱小霸王。

倒有四個帶傷，那頭破的早已不見動彈了，另兩個一個斷腿，一個斷臂，店裏便是尚有夥計，誰還敢上前。

小霸王項風的武館，就在隔壁，天才入夜，時間也還早，不用去喚，那小霸王

項風已得報，狄心蓮話聲未落，他已到了門口。

既是武景隆的大弟子，自也見過世面，手底下也有點眞功夫，一時間，怔在門口，竟不料砸他這店的，是個美貌又年輕的姑娘。

却是他跟來的兩個徒弟，當先搶進店來，一個拿着齊眉棍，一個掄刀，陸羽上步一橫身，喝道：「站住了！」也把執在手中的劍連鞘一橫。

狄心蓮說：「喂！八成兒你就是小霸王項風。」

項風伸手一攔！攔阻住隨後奔來的幾個徒弟，同時也喝住了那搶進店去的兩個徒弟，鐵青着臉，道：「你這妞兒是何人門下，好大胆，敢到我這裏來搗亂。我與你們無寃無仇，端的爲何而來？」

狄心蓮啐了一口，說：「不要臉，這店自有主人，幾時成了你的啦，你問我們爲何而來嗎，好，我告訴你，第一，教訓你，朗朗乾坤，不許你强買霸佔人家的店產，你用五十兩銀子强買人家這店，簡直是明火打刦，第二，也是教訓你，你們認識清楚了。」

她向陸羽一指，才又說道：「我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他就是你那狠狽爲奸的師傅撒武林帖，要捉拿的人。……」

「陸羽！」項風說：「好哇！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擅進來。妞兒，你還沒說，你又姓甚名何？」

狄心蓮的眉兒登時高高挑了起來，道：「你先站穩了，你家狄姑奶奶，乃是九宮劍派門下。」

那項風豈有不知九宮劍派的，道：「宮九娘是你的甚麼人？」

「呔！」狄心蓮喝道：「我師傅的名兒，也是你叫的，這第二樁，是你家陸爺爺教訓你，你師傅武景隆與雲台門中的孽徒狠狽爲奸，今晚教訓你們，是要你們知道厲害，也要你捎個信兒給武景隆，今晚是怎麼教訓你的，他日也同樣給他一個教訓。」

小霸王的眼珠子一直在不停轉，店中被打傷的夥計也都是他的徒衆，手底下是有多少功夫，自然知道得清清楚楚，這姑娘一招不到，就連傷多人，何況還有一個雲台門下，他會是這兩人的敵手麼？

當眞是可忍，孰不可忍，何況想忍也不行了，若是忍了，江湖上從此就沒他這個名號，從此別說稱霸了，在這裏從此也不敢把頭抬。

小霸王登時大怒，道：「你這妞兒好大口氣，當眞不知天高地厚……」

狄心蓮說：「陸哥哥，我們有事在身，不能久耽，你說，是你先教訓他，還是我先懲戒他？」

陸羽明白她的話意，媚娘和千手如來隨後便到，得快快出城，道：「心蓮妹妹，這姓項的橫行不法，他的徒衆必也沒一個好東西，也饒他們不得。」

狄心蓮說：「好，你替他把名兒改一改，看他還敢不敢稱霸橫行，餘下的賊崽子交給我。」

陸羽道：「我就這麼辦，姓項的，亮出你的兵刃來。」

小霸王怒吼一聲，一揮手，退到了街心，陸羽心想：武景隆武功雖然平常，他那奇門兵刃可陰毒，何況得快快出城。

狄心蓮仍不把劍出鞘，一晃身，倒搶在前頭，錯步之間，已出離位，轉巽宮，拍拍連聲響，早有兩個漢子東倒西跌，連兵刃亦未曾擧起，早躺下了。

陸羽不敢怠慢，好勝心起，劍亦不出鞘，劍不出鞘，大地不起風雷，他出手就是雲龍三現，乍吞倏吐，說時遲，其實小霸王剛才站定，他那三尖鎖魂叉不過也才剛剛撒出來，陸羽却已劍轉雷天大壯，拍的一聲響，小霸王魄散魂飛，他那三尖鎖魂叉不但被蕩了開去，陸羽的劍鞘就勢滑落已打中他的手腕，手中兵刃險險出手。

只聽驚呼悶哼之聲不絕於耳，狄心蓮在叫：「留下你這雙腿去捎信兒，去告訴武景隆，還有千面佛，說我們早晚去教訓他，滾呀。」

敢情這麼眨眨眼工夫，小霸王帶來的七八個徒衆，只有一人沒躺下了，狄心蓮一脚踢在那人屁股上，嚇得那人沒命地飛逃了去！

陸羽不敢怠慢，手中劍一揚，似閉如封，一脚踢出，狄心蓮說：「不行，可不能這麼便宜他。」搶上一步，左手劍一擺，右手一掌拍落，小霸王登時成了小毛虫，倒地只滾得一滾，便已痛暈了過去！

狄心蓮低聲道：「快走。」

那街道兩邊，燈光之下，黑黝黝不知有多少人看熱鬧，却無人敢出聲，待到喧騰的人聲入耳，兩人去得遠了。

那本是天才入夜的時候，城門尙未關閉，兩人奔出了數里地，狄心蓮才捨了大路，穿過林子，騰身來到一個山岡上，一彎眉月剛從對面山頭上昇起來，滿天星斗，晴空萬里無垠，山崗下的大路，清晰可見。

狄心蓮坐了下來，把劍放在身邊，喘吁吁，說道：「我可眞累啦，坐了下來，你難道不累。」

陸羽挨着她，半跪半坐，一雙眼睛望着她，瞬也不瞬，忘形地把她的手握在掌中。

狄心蓮說：「你做……做甚麼？」

陸羽如痴似呆，說：「了不得，心蓮妹妹，了不得。」

狄心蓮再也忍不住，噗嗤一聲，因爲不能忍而又强忍，以致身子兒也顫抖起來，以往狄心蓮握他的手，他也會臉紅的，似這般主動握着她的手兒，這還是第一遭呢。

狄心蓮說道：「不得了是眞……你敢是……」

她想說他瘋了，但話到咀邊，又嚥了回去，他當然沒瘋，因此，被握着的手，也不抽回去。

「甚麼了不得啊？」狄心蓮說。

陸羽嘆了口氣，說：「了不得，你練的是甚麼功夫啊，怎生錯眼不見，那麼多條牛高馬大的大漢，已被你打倒了，眞教人又愛又怕。」

狄心蓮格格笑道：「我又不打你，爲啥怕我，你做甚麼，捏得人家怪癢的。」

陸羽把她的手兒捏了又捏，說道：「誰會相信你有一身了不得的功夫，你這手兒又細又嫩，誰也不信你有功夫。却又奇

怪，怎會怕了那媚娘啊？」

狄心蓮道：「你說錯了，了不得的是你，我要是有你那一身功夫，便不怕媚娘了，那時候，躲的是她，不是我們。其實，說穿了，一點兒也不奇，我不過是開始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既已先聲奪人，再處處制敵機先，令他們無還手之力，你想想，今晚我是不是在打倒對方之時，對方若不是尚未出手，就是來不及還手？」

陸羽把頭猛點，說：「果眞如此。」

狄心蓮道：「你又不是不知我是九宮劍派門下，我門中的劍法，奇詭在九宮方位變幻，互爲生尅，是以快之奇，陰柔之詭，以尅剛强。今晚我之所以能力敵多人，全是一招不到就被我打倒了，只因我的功夫勝他們一籌，若是和一個武功不相上下的人對敵，可就不那麼容易取勝了。即使是那小霸王項風，只怕十招八招也勝他不得，還有，因爲我的方位變幻奇快，對方雖然人多，我也自始至終，獨對一人，是以勝來倍加輕易了，若是到了你的劍下，遇到你那渾厚剛强的劍法，我就相形見拙了，只怕走不到兩三招。」

陸羽說道：「我才不信哩，你說過，雪峯老人當年和你祖師論劍三日夜，也分不出勝負，柔能尅剛，是陰柔亦可尅剛强，兵原不厭詐，你我兩家門派的劍法，原本各有所長，我眞羨慕極了，我要是也能練得你那奇妙的身法和方位變幻，那就好了。」

是狄心蓮握着他的手了，把他的手反握在掌中，現在，輪到她來凝眸不瞬地望着他了，

若是他也習了九宮心法，練成了九宮奇門，生尅變化？

若是她也習了雲台奔雷劍法，練得能循環顚倒施爲？

不，這怎麼可能呢，本門劍法，只能傳授本門中人，心法更只能傳授掌門，更不要說外人了。

狄心蓮陡然臉上一熱，黑夜中，不能見紅，只能感到臉上熱，竟也羞的臉兒紅了。

因爲她陡然發覺，不知何時，她竟與陸羽倚偎在一起了，她半個身子，竟倚偎在他懷中，她明白，因爲適才她想到，非不可能，爲何不可能呢？若然他們結合夫婦，夫婦兩位一體，兩門功夫，自然而然也就糅合起來。

她趕緊坐直了身子，他呢？在做甚麼啊？如痴似呆，唉呀！他的心怎生跳得那麼厲害，莫非……

莫非他和她一般，一般兒想？

林中的小鳥　相依在身傍

夜，溫柔地擁抱着他們，星星在眨眼。她，狄心蓮，竟然會臉熱心兒跳，竟然會害臊。

怎會不呢？那一個少女不懷春，聰明的姑娘更早熟些的，何况她也不小了。

她會害臊了，那麼，她成熟了，突然之間，小姑娘成爲懷春的少女。奇怪的是，怎生突然之間成熟了，可是那武林中人盡爲她顚倒，被她迷惑的媚娘，也被這陸羽迷惑，她也才發現，原來他眞英俊又可愛麼。

眞奇怪，初相逢，還是陌生的時候，她反倒一些兒也不害臊，現刻却臉紅心又跳。

其實她對他，一些兒也不陌生，初次面對面之前，也不是早已跟踪了他兩日夜了麼，只因初相遇之時，他是滿身血汚，是危在旦夕的時候，他的負屈含寃，和可憐身世，義憤與同情，迅速消除了那陌生，她不知道，初相對，她是以同情和保護者面對他的，在她心目中，他不過一個可憐的，受害的弱者。

誰曾對一個滿身血汚的少年發生情愛呢，而現在，在她身邊的陸羽，却英俊又可愛。是眞的，饒是她笑傲江湖，不把天下人放在眼裏，她已無數次想了，即使把他困入九宮劍陣，能奈何的了他麼？奔雷劍那麼威猛無儔。

陸羽咦了一聲說：「來了，你看！」

狄心蓮也一怔，雲中雁永遠走在前頭，隨即，媚娘和千手如來也在道上現身出來了，但後面還有一個黑影。

即使在黑夜之中，前面的三人雖然也只是三條黑影，但這三個人，化了灰他們也辨得出來，那黑影，咦！跟隨在三人身後，相距三數丈。

狄心蓮也不禁咦了一聲，因爲那黑影長髮飛舞，奔走起來，羅衣飄展。只有羅衣，才會飄展那麼高，在黑影身後飄捲。

陸羽低聲說：「是一個……女人！」

正因是一個女人，而且顯然是在跟踪三人，他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宮九娘和薛紅。

「不是你師傅。」陸羽說：「她那袖管不是虛飄飄的。」

「也不是師姊。」狄心蓮鬆了一口氣，說：「肩上不見劍穗飛揚。」

分辨得出前面三人，豈會分辨不出這黑影來，是一個從未見過的女人。

「也不是那賊女人的人。」狄心蓮補充說：「你瞧，她好輕盈的身法。」

但那黑影不見了，因爲前面三人來到崗下，停步不前了，雲中雁回轉身來，搔着頭，說：「且慢，咱們別往下追了。」

媚娘在點頭，道：「說得是，若然他們向這條道上走的，我們早該追上了。」

千手如來向四下裏望了一眼，說道：「我也疑惑，在那四海客棧現身的，只是你的金童玉女，我猜……」

「我知道你是怎麼猜的。」媚娘道：「他們一定還在宜城，不用猜，我也想得到，那丫頭偷偷溜出來生事，拉他一道作伴兒。你笑甚麼？」

千手如來更一聲哈哈，說：「雲台門那小子，幾時成了你的他了。」

雲中雁道：「你吃醋啦，千手如來，你也不撒瀨尿來照一照，你有人家哥兒青春年少，也有人家英俊麼？」

媚娘道：「你竟還笑得出來，誰不知千面佛和你是一根綫兒拴的兩個螞蚱，今日被那丫頭一鬧，千面佛還有臉在宜城稱王稱霸麼，別以爲我不曉得，這小霸王雖是武景隆的徒弟，其實早是千面佛的心腹了，人家千面佛不在，你可在這裏，你要不替他出頭，找回顏面來，連你千手如來的臉也丟了，今而後行走在江湖上，看你

還能抬不抬得起頭來。」

千手如來一刹脚，道：「眞眞氣死人，偏是千面佛不在這裏，我却遇上了，我不信他們能鑽到地裏去，走，回去。」

媚娘道：「千手如來，我可警告你，把人找到了，只准你出氣，可不准你傷害他們，你一出手，他們可就沒命了。」

狄心蓮哼了一聲，因爲三人說着，已回頭走了。陸羽也不禁一挑眉兒，道：「我眞不信，這千手如來眞有那麼厲害，憑他也能傷得了我們。」

「不是厲害，」狄心蓮說：「是陰險惡毒，他那一身暗器，無不餵了劇毒，有道是明槍易躲，暗箭最難防，我們不怕媚娘，對這千手如來，可眞要小心，你記住了，若是和他動起手來，絕不可容他有緩手的機會，而且千萬別追趕他。」

陸羽道：「奇怪，那女人怎會不見了？啊啊！」

狄心蓮已先跳了起來，陸羽一斜身，手按在劍柄上，只聽身後一個女人的聲音，冷冷地說道：「等到你們見到，已晚了，待你這劍拔出鞘來，你的人頭也早落地了。」

是那個女人，是她，崗上的風更勁，吹得她那披肩的散髮更高高地飛揚起來。

陸羽垂下手來，因爲人家雖然來到身後，顯然並無惡意，人家說的實是不錯，來到了他們身後也沒發覺，人家眞要不懷好意，他和狄心蓮怎能逃得出手去，分明這女人有一身高絕的功夫。想想適才她跟踪的是甚麼人，當今天下最邪惡的魔頭，不是全然無覺麼？

狄心蓮說：「你……你是誰？是甚麼人？」

那女人披散下來的長髮，像輕紗一般覆蓋在她臉上，星光之下，自然更看不清楚。

只見她點點頭，就道：「問得好，我告訴你們我是誰，你們也不知道，又何必說，站住了！」

狄心蓮說：「我……我不過想瞧清楚些，我知道，你對我們沒有惡意，因爲你暗裏跟踪他們。」

「我……我……」那女人把牙咬齒得格格作响，說：「我要殺死她，那個不要臉的賊女人。」

「我知道。」狄心蓮說。

那女人一怔，說：「你知道？」

狄心蓮說：「我還知道，你三番四次想下手，却又不敢。因爲你知道那千手如來的厲害，像我們一樣，便不怕那媚娘，也實在懼那千手如來三分。」

那女人哼了一聲，切齒道：「我也要殺死他，我要怕了他，也不敢千里追踪，尋到這裏來了。」

狄心蓮說：「但你不敢露面，也不敢下手，仇人就在眼前，你却只能咬牙切齒，因爲你找不到下手的機會，這三人形影不離。」

那女人又喝了聲：「站住，你可知道，見到我眞面目的人，我會把他怎樣。」

狄心蓮悄沒聲滑前了半步，意思是瞧清楚些，不料仍被她發覺了。道：「你要把他怎麼樣？」

「殺死他，」那女人說：「我不許有一個見到我眞面目的人活在世上，不論他是誰。」

狄心蓮嘁起咀來，說：「你這麼兒幹嗎？不過是因爲那媚娘也是你的對頭，我們敵愾同仇，我們應該聯起手來對付，你不願意，那就拉倒。」

那女人的頭髮又飄揚得高了，她繞着兩人轉了一轉，狄心蓮昂然不動，陸羽有樣學樣，站在她身邊，若然這女人不懷好意，哼！

「一個金童，一個玉女。」那女人說了。夜凉如水，她的話聲更冷得像玄冰一樣，說：「好一對金童玉女，不怪那賊女人想把你們收在身邊了。」

狄心蓮身子不動，那一雙眼珠兒却跟着她旋轉，想：「她武功實是不弱啊，輕巧得像幽靈一樣，點地無聲，不怪適才來到身後竟然不覺了，幸是和她無寃無仇，她對我們並無惡意。是了，看來，她對我們所知並不多。」

狄心蓮隨着她在面前停下步來，眼珠兒兀自在轉，說道：「我還猜得出來，媚娘不但硬生生拆散了你們原本是恩愛的夫妻，而且趁你昏迷過去的時候，毀了你的容。」

那女人忽然退了半步，喝問道：「你是誰？」

「現在輪到我來說。」狄心蓮道：「我把名兒告訴了你，你也不過知道了名兒，仍不知道我是誰，說了也沒用。」

「那麼。」那女人說：「你知道我是誰？不不，不可能啊。」

「怎麼不可能。」狄心蓮說：「雖然我眞不知道你是誰，但那賊女人淫亂武林，迷惑武林中人，那是她的慣伎，眞是千篇一律，被她看中了的武林高手，是夫妻的，莫不被她拆散，那作妻子的，不會功夫還好，若有一身功夫，功夫越好，越是難逃活命，不死也必傷，你的肢體並不殘缺，却不許我們認出你的眞面目來，可知你的容貌被他毀了。」

陸羽心裏嘆了口氣，這麼簡單的事，他怎生會猜想不到。

那女人微微提起來的兩臂，又垂落下去了，道：「原來你只是鬼聰明。」

狄心蓮繼續說道：「我還知道，你沒被那媚娘毀容之前，你還是個絕世無雙的美人兒，你的輕功蓋世無雙，武功等閒的也不是你的對手，但你對你的美貌，更感到驕傲。不不，眞的，我是猜的，我們對你眞是一無所知，因爲太容易猜到了，任何人也猜得到，要不然，爲何見到你眞面目的人，就得死，爲何你不容許一個見到你眞面目的人活在世上。」

那女人眞像幽靈一樣，本來只有一彎新月在天邊，星光倒更明亮些，現在連星月朦朧的光亮也被烏雲遮蓋了，人在近處，也只能見到一個朦朧的影子，在夜風飄飛的羅衣，乍看起來，眞像乍散還聚，尤其是現在，她一聲不响的時候。

「我也該想到的，」陸羽頹喪地想：「但我怎會想不到呢？」

那女人開口了，說：「你這女娃娃眞是聰明絕頂。」

「那麼，你都承認了。」狄心蓮說：「就可惜你雖恨極了他們，啊，不錯，還

有千手如來，他就是你那負心無義的夫君，是不是啊？」

連陸羽也知道狄心蓮又猜對了，因為那女人的雙目中閃出了怒焰。

狄心蓮又道：「你當然知道千手如來的厲害，他若不厲害，也就不叫如來了，誰也不會知道他何時出手，面對着他那如來佛的面口，誰會相信他會出手殺人呢，而且，實際上，他要殺人，並不出手，那媚娘的離魂彈已夠厲害了，迷魂帕兒也可防備，但要比起千手如來來，可差得太遠了。」

「了不得，」那女人說：「我和他作了多年夫妻，若不是他被那賊女人迷惑了，露出了他的本相，我還認不出他的真面目，他在江湖中行走了這麼多年，能認識他真面目的更是少之又少，而你却……」

「我一開始就認出了他來，」狄心蓮說：「只因那就是他的真面目，而不是佛菩薩般的笑臉。所以，你怕了，一個千手如來也不是對手，何況還有媚娘，還有一個雲中雁。所以，你雖然千里追踪，辛辛苦苦把仇人找到了，却不敢下手。」

那女人恨聲說道：「不是不敢，不敢就不來了，我連死也不怕，還怕甚麼，只怕死不瞑目。」

狄心蓮道：「我知道，你不過是無意間撞見我們的，不過為了偷聽他們談些甚麼，我們不知你是誰，不，現在只是不知你的名兒，但你倒真不知道我們是誰，但知道我們也是你仇家的對頭，那就行了，話又說回來，我們更不是他們的敵手，否則也不用亡命奔逃了，但你若和我們連起手來，一定能夠報仇雪恨。」

那女人乾笑了半聲，因為她即時止住了，說：「我要你們兩個乳臭未乾的娃娃相帮？」

狄心蓮道：「我們有多少本事，你不知道，但那三個邪惡之極的魔頭，也像你奈何他們不得一樣，不也奈何我們不得麼，而且……」狄心蓮揚了揚眉兒，說道：「你便沒眼見，你也聽到了，我們奔逃是不假，被追上了，藏起來也是真，但可不怕他們，而且也不掩藏行踪，要不，敢在宜城裏太歲頭上動土麼。」

陸羽再也忍不住了，接口道：「那是借他們捎個信兒，我們不藏頭，也不隱藏我們的行踪，有種的，往北追來。」

狄心蓮睨着他一笑，道：「我這陸羽最最老實不過，從不打誑語，一路北來我們都留下一些兒踪跡，就是怕他們沒胆追來，可不是比你更强麼？」

天色雖然黑暗，但陸羽却捉住了她那嫣然一笑，因為他和她，肩併肩，相距得那麼近，也把眉兒一揚，昂昂然，說道：「你要知道我們有多大的本事嗎？我告訴你啦，我這心蓮妹妹略施小計，就令那三個邪惡狡猾的魔頭，三日來無數次昏頭轉向。」

「啊呀！」狄心蓮說：「陸哥哥，我們被她佔了便宜啦，她不說姓名，我們倒報上了名兒。」

那女人道：「你們說的句句是真，我也相信，那三人已是狡猾的了，但仍不及你。」

狄心蓮格的一聲笑，說道：「你罵我比他們更狡猾，我不在乎，人家敬我一尺，我還敬他一丈，我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喂，陸哥哥，你老實，你說，打從我和你在一起，我在你跟前使過一丁兒狡猾沒有。」

「一些兒沒有。」陸羽說：「心蓮妹妹，你一點也不狡猾，只是絕頂聰明。」

那女人哼了一聲，道：「別肉麻，你兩個小鬼頭，一個吹，一個捧，好啦，我倒要聽聽，你有甚麼鬼主意，不過，我可要警告你，你這鬼丫頭要敢在我面前使狡猾，我宰了你。」

狄心蓮掉頭對陸羽說：「陸哥哥，看來好人真是當不得，你好心好意帮人家，人家倒要宰了你，而且你被人家宰啦，連人家的姓名兒也不曉得，死了作鬼，也不明不白，成了糊塗鬼。」

既然她絕頂聰明，如何會聽不出來，這女人的話聲再也不那麼冷啦，她師傅宮九娘罵她小鬼頭的時候，越是咬牙切齒，也就是最喜歡她的時候。

那女人道：「你這小鬼頭別拐彎抹角了，告訴你也不緊要，不過人前人後，不許提起我的名字，你們就……叫我……叫我……」

狄心蓮說：「八成兒你忘啦，我替你說了呀，今兒後，我們就叫你杜娘子，不，噯！」

狄心蓮一躍跳了開去，陸羽急忙橫跨一步，便成了首當其衝，恰似一條巨蟒從天而降，迅速在他身上繞了兩匝，纏得結實，一掙，再掙，竟然掙扎不脫。

狄心蓮雖然也嚇了一跳，倒還沉得住氣，叫道：「陸哥哥，別動，你掙不開的，喂，你這人講不講理，無端端的，為什麼綁我陸哥哥？」

原來是那女人揚手拋出一條長帶，怕不有兩丈多長，那帶薄如蟬翼，却堅韌無比，帶頭有五個長短參差的鋼鈎，其實只要把人纏繞得一匝，便可把人扣緊了，再也掙扎不脫，何況相隔這麼近，陸羽是想攔阻在狄心蓮身前，自是把距離縮得更短了，這一來便被那長帶緊緊地纏了兩匝。

那女人厲聲喝道：「快說，你兩個娃娃端的是甚麼人，怎知我叫杜娘子。」

狄心蓮吐了口長氣，敢情她是為了這個緣故，却也心下有氣，道：「真好笑，你是千手如來的老婆，江湖之上，誰不知道千手如來姓杜，你當然是杜娘子了，除非是奇蠢無比的人，才不知你是杜娘子，快放開我陸哥哥，我雖不知你這奇門兵器叫甚麼名兒，但一瞧就知道，你只要一用勁，那帶頭的鋼鈎就會刺入他體內了。」

那女人一怔，道：「原來！原來！」只一抖，那長帶登時縮了回去，那麼長的長帶，縮疊在她手中，竟然厚不盈握。

「原來你這麼多疑。」狄心蓮瞪大了眼睛，瞧着她的手，道：「你這帶兒真奇妙，也真厲害，我連聽也沒聽說過。」

狄心蓮好奇心起，自也流露出了一派天真，那女人，原來真是杜娘子，自也疑心盡釋了。黑夜中，她的眼睛却亮了起來，道：「你這鬼丫頭真是個鬼靈精，不僅鬼聰明，而且你這雙眼睛才真厲害，一眼就看出我這一丈紅的厲害和妙用來。」

狄心蓮說：「陸哥哥，你說：我們也



該不該惱啦，拔出劍來，對她喝問道：『快說：你端的是甚麼人，怎知我的名兒。』噯呀！我也不是不自打自招了麼，招認我這鬼丫頭是個鬼靈精。」

陸羽兀自在搓着他那被綁得麻木了的手臂，道：「你不是鬼丫頭，也不鬼靈精，你師傅師姊其實也不是罵你，她們是喜歡你，疼你，心蓮妹妹，你也不是鬼，九天仙女就真，不，仙女也不及你一半聰明呀。」

那杜娘子道：「不怪你被寵壞了，你這鬼丫頭實也討人歡喜，也不怪那賊女人也要把你收在她身邊了。」

玄冰竟也解凍了，原來她那冷厲的聲音柔和了些兒，也有幾分嬌美。

「好啦，誰也不惱誰，」噘起咀兒來的狄心蓮說：「我不是仙女，可也不喜歡人家叫我鬼丫頭，我姓狄，我這陸哥哥叫陸羽。」

杜娘子說：「狄心蓮，陸！陸羽，你就是陸羽！」

狄心蓮說：「你一定聽說過了，我不怕告訴你，因為陸哥哥不是雲台門的孽徒，他是被冤枉的，我知道，你一定也不信我這陸哥哥是弑師的孽徒，你瞧，他有多老實，說來話可長了，殺死他師傅的，不但另有其人，他們散發武林帖，其中更有大陰謀，我慢慢兒告訴你。」

杜娘子點了點頭道：「我信他一半，一半兒信你，相信你不會和一個弑師的孽徒結伴同行。若我猜得不錯，你是九宮門下的弟子。」

狄心蓮驚訝道：「你：：怎知道？」

杜娘子說：「你們雖然都未拔出劍來，你的九宮步法已告訴我了，這就不奇怪了，不怪你二人被那三個魔頭追趕，仍有這麼大的胆子，原來一個是雲台十三門，一個是九宮劍派門下。」

「加上前輩你這一身超凡絕世的武功，和你手上那條奇妙絕倫的帶兒，叫一丈紅，是麼？」狄心蓮說：「我們連起手來，便不怕他們了。」

杜娘子嘆了口氣，道：「你不用替我臉上貼金了，先前你說得不錯，沒有人比我更清楚千手如來，我這一丈虹，是天上彩虹的虹，不是顏色的紅，即使把那忘恩負義的賊子綁住了，他也被綁住了雙手，你一近身，仍會着他的道兒，何況那賊女人和他形影不離，我綁得一個，也無異綁住了自己的雙手。」

狄心蓮道：「那麼，我們三個人連手，一個對一個，豈不是就不怕了麼，我們雖然年幼功力淺，單打獨鬥，明刀明槍，還真不怕。」

杜娘子又嘆了口氣，道：「你雖聰明，可惜還不懂詭詐，更少了歷練，沒有人比我更清楚千手如來，誰也不及我對那賊女人認識得更多，這賊女人和這忘恩負義的賊漢子，可也真是詭詐也相似，一旦遇上了勁敵，兩人都慣會敗中取勝，也就是說……」

狄心蓮啊了一聲，說：「敗非真敗，而是以敗求勝！那麼……原來……」

媚娘先敗在她師傅宮九娘手中，却是她師傅斷了一臂！陸羽只用了三招，便已勝了她，結果不也是陸羽昏迷了麼？她明白了。

杜娘子道：「正是敗非真敗，那不過是令對方以為已勝，你一鬆懈，便着她的道兒了，除非你能令他們不死必傷。」

狄心蓮說道：「陸哥哥，原來那晚她不是真敗在你劍下了，我說呢，奔雷劍便是無敵天下，但這賊女人却也集無數門派之長於一身，豈有連你的三招也接不下來的。」

杜娘子道：「你們恁地大胆，我就知道，你們已上過當了，雖然你們尚未落入她手中，不是已輕敵了麼，顯然也是她不顧傷害你們的性命，否則，你們那還有命在。」

狄心蓮不但心下凉透了，而且毛骨悚然，可不是麼，那晚她和薛紅把陸羽救到那農家，媚娘若是要取他的性命，那一日夜中，豈沒下手的機會。

杜娘子又道：「現在你們該明白了，我千里追踪，好不容易找到了，為何却不下手，即因為你一擊不中，便會命喪她手中。你們記住了，和千手如來對敵之時，你們越是佔了上風，也越要小心，他脚下那一雙特製的鞋中，不但藏有致命的暗器，若見他把頭髮撥散開來，更要即刻搶上風頭，遠遠躲開。」

陸羽道：「不怪他不帶兵刃了，原來頭髮和鞋襪，都是令人致命的武器。」

杜娘子道：「現在你們明白了，還不太晚，走呀，現在可以走了。」

那山崗上可以望見來路，陸羽沒注意，狄心蓮可明白，自從這杜娘子現身出來後，即使她飛出一丈虹，綁住陸羽之時，也沒鬆懈戒備，其實，狄心蓮也時刻在留

着神崗下來去的路。想想那媚娘和千手如來何等邪惡，敢情狄心蓮只知道千手如來一身暗器，笑裏藏刀，可從未見千手如來出過手，那會想他鞋裏亦有暗器，頭髮亦能致人死命。

是以，她非但沒鬆懈，反而加倍留了神，現在總算鬆了一口氣，顯然三人眞返回宜城去了。

「走啊，」狄心蓮說：「前輩，我們和你走在一起，可有些兒不妥。」

杜娘子道：「你眼珠子直轉，我就知道你又要耍花樣，你這鬼丫頭可小心些，要敢在我面前搗鬼瞧我不剝掉你的皮。」

狄心蓮說：「在你前輩面前，我那兒敢，你不是說過了麼，你不讓人見到你的眞面目，誰見到了，誰就得死是不是？」

杜娘子道：「包括你兩個娃娃。」

狄心蓮嘆了口氣，道：「那我們死定了，既然和你一道走路，我們不是有意，但你若不小心，被我們瞧了眞面目呢？」

杜娘子哼了一聲，說道：「誰和你們一塊兒走，你們走你的，有事，我自來尋你們，你們只管走你們的道兒。」

狄心蓮道：「可不是不妥了嗎。我們若發現了那三個賊子的踪跡，要知會你，那兒找你去，不如，或者……」

杜娘子嘆了口氣，道：「你千方百計，不過是想瞧瞧我是怎麼樣醜怪，你雖然聰明絕頂，到底也還是個孩兒。」

狄心蓮道：「前輩，你猜錯了，我說的是眞話，你想想，那三人回返宜城，不用等到天明，他們就知上當了，必然立即追趕前來，大江南北他們耳目衆多，這裏樊之地，更是他們的地頭，必然容易找到我們的行踪，不用說，你白天是不願露面的了，你想想，那有多可怕。」

杜娘子道：「你這話也說得是，依你呢？」

狄心蓮道：「不如我在前面去雇一輛騾車給前輩你乘坐，有我們送茶送水，白天你既可不用在人前露面，我們既見不到你的眞面目，又不離開你的左右，豈不是好。」

杜娘子抬頭望着夜空，一會才道：「你是說，若那三人追趕前來，你二人把他們中的兩個人引開，賸下一個交給我，好極了。」

狄心蓮道：「我有個主意，打從這裏開始，不往北了，折而往東，然後才北走棗陽，我可不是怕了他們，不是躲，而是那一帶人烟稀少，動起手來也方便些，天明時候，我們在官庄雇一輛大車，在街口近郊等你。你見到我們在路邊，就知林子裏有車，把這個掛在車上，我們看不見你，一見這布巾，就知你上了車，然後，我們走板橋，晚間就可到吳店。」

杜娘子說：「這一帶，你倒像熟得很呢。」

狄心蓮道：「三月前，我和師姊剛打那條路北上過，如何不熟。」

杜娘子接過布巾，道：「你們走呀，鬼丫頭，若是在我面前玩甚麼花頭，可小心你的小命。」

「我一些兒也不怪你。」狄心蓮嘆了口氣，道：「人心本來隔肚皮，你連最恩愛的丈夫也信不過了，怎會相信我們這兩個初相識的人，只不過我要問你一句，爲何要在你面前要花頭？爲甚麼？」

杜娘子道：「那就最好不過，你們走呀。」

狄心蓮說：「天明時候，官庄的東街口見。不，我是說，等你。」

她頭也不回，拖了陸羽就走，道：「陸哥哥，我們來較量一下脚程，你要能捉到我，算你有本事。」

陸羽道：「好，我若捉到你，我要抱你一下。」

「你！說甚麼？」把陸羽的手使勁一扔，他只能見到她在瞪眼，可看不見她臉兒紅了。

陸羽惶恐說：「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眞蠢，因爲我找不到更好的話兒來讚你，只能：：只能：：」

狄心蓮迅速瞧了身後一眼，那杜娘子已不見了，但明知她一定跟隨在後，忙道：「且饒你這遭兒，不會說話，就閉住你的咀，來追啊！」

她一口氣奔了出去，有多快，就跑得多快，不多一會，就上了大路，滔滔漢水往東流，大道不離河岸，平陽地，樹木稀少，可以看出老遠。

她把脚步放慢了，越過陸羽身後，看不見有人追來。

啊呀！地上有沙，她踏着沙上的石子，却跌倒在柔軟的草地上。

喘吁吁，又興奮的陸羽可追上了，狄心蓮剛剛才爬起身來，着了慌。

她，狄心蓮這姑娘竟會跌倒，竟會着慌？

就有那麼巧，伸出雙臂去的陸羽，急忙縮回來，難道眞擁抱她不成，心蓮妹妹何等溜滑，休想抓得住她，除非撲上前去，一把把她抱住，才能捉得住她，她不是要他捉住他麼？

他撲上去，自是快極，尙未撲到，雙臂已伸出了，但縮回來可慢，因爲他正遲疑。

就有那麼巧，狄心蓮噯呀一聲，那一定是她心慌之故，竟跌入他懷裏。

却是陸羽慌了，他若是躲閃，不抱住她，她就會跌倒在地上。

現在，是他叫了一聲啊呀，脚下不知被甚麼一絆，把狄心蓮抱在懷裏的陸羽倒了，跌在那草地上。

驚慌的陸羽要爬起身來，滾落在他身邊的狄心蓮，却拉住了他。

說：「別動，別出聲。」

他看不見，却聽到風聲颯然，一定是杜娘子從後跟來，打從身後來，從他們身邊掠過，去遠了。

陸羽恍然大悟：原來……原來，她不是跌倒，當眞她又怎會跌倒，原來是躲避杜娘子。

肩並肩躺在草地上，正是初夏天，草正茂，草也成了青紗帳。

狄心蓮不動，他也不敢動彈，怎知那杜娘子去遠了沒有。

星星在對他們眨眼，河水在歌唱，夏虫也在周遭歌唱，但他仍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但願那杜娘子永不遠去，他就永遠永遠躺在她身邊。這麼肩並肩長相依偎。

陸羽心裏嘆了口氣，因爲狄心蓮說話

了，那麼杜娘子去遠了，河水的歌唱成了嗚咽。

但狄心蓮仍然不動地躺在他身邊，說：「我知道，你有好多好多話要說，好，你說呀，現在可以說了，杜娘子以爲我們仍在前頭，不知我們溜到這土堤下來，她一定一個勁兒追下去了。」

夏虫又在歌唱了，歌唱出夏夜的戀歌，但狄心蓮的聲音更好聽。

她並不起身，仍然肩並肩，躺在他身邊。

他閉着眼睛，長長地吸了一口氣。

「說啊，」狄心蓮說：「我知道，你的眼睛早已不祇一次問過我了，你心裏有好多爲甚麼。」

陸羽說：「但現在我不問了。先前我是疑問的，現在，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些甚麼，說來聽聽。」

陸羽道：「當你說雇輛大車給她乘坐，我就明白了，眞虧你想得到，先前我說要抱抱你，就是這個緣故，我那時眞想抱抱你，因爲我笨嘴舌，說不出我對你的欽佩，眞的，我們再走下去，那媚娘終會發覺，其實我們只得兩個人，並沒有大車，她又受騙了。」

「還有那更狡獪，更厲害的千手如來，現在我們才知道，敢情這魔頭比我們所知道的，更要厲害得多。」狄心蓮說。

「他們發覺再次受騙了，當然也就知道，原來我們是故弄玄虛，把他們誘離大洪山，當然也就知道，你師傅與師姊仍在大洪山中，必然立即回去，那麼一來，我們豈不是弄巧反拙了，現在好了，我們不但有了大車，而且車裏有人。」

「而且是個不讓人見到她眞面目的人。」狄心蓮說：「我一路發愁，不料這杜娘子即時送到我們身邊來，現在，我們一路北上，便不愁他們不信了。」

「而且他們並不是要傷害我們，」陸羽道：「他們志不在殺我們。」

狄心蓮忽然側過身子來，現在，他們面對面躺着了，她說：「那不要臉的賊女人志不在傷害你，我却難說了。」

「不，不會的。」陸羽說：「她覬覦你門中的九宮心法，一朝沒到手，怎會傷害你呢。」

他避開了她的目光，狄心蓮帶笑的目光也透露出幽怨，他知道她那目光中的含義。

狄心蓮坐起身來了，說道：「你明白就好了，我是說杜娘子和大車，但絕不可讓杜娘子知道我們是在利用她，我怕你不明白，故爾才躲在這裏，對你說個明白，要知道那媚娘三人隨時都追上我們，隨時隨刻都會來到我們近身之處，因此，你對杜娘子的稱呼要特別小心。」

陸羽眞不願意，但仍然坐了起來，說：「原來你改口，一聲聲叫她前輩，是在暗示我，要我也這樣稱呼她，當眞，那媚娘等人聽到我這樣稱呼，更信車裏是你師傅和師姊了。」

狄心蓮在他額上戳了一下，說：「你還賴在地上做甚麼，你呀，原來你也這麼壞。」

她跳了起來，陸羽忙也坐了起來，他是想在她身邊多躺一會的，原來瞞不過她，若不是她又格的一聲笑，他鼓不起勇氣來。

陸羽叫道：「你，等一等，別走啊，我還有不明白的，而且時候還早得很。」

狄心蓮果然回身，說道：「你說得也是，前面即是官庄了，天不亮，也沒處雇車去，好，你說呀。」

她又坐回他身邊來，雖然看透了他的心意，她仍然一些兒也不惱，他心花怒放，胆子也更大了，說：「不行，那杜娘子發現我們失了踪，一定猜到我們其實落在她後面，若是她回頭尋來……」

「我知你要說甚麼。」狄心蓮瞪了他一眼，道：「我替你說了呀，還是躺下好，讓你稱心如願，誰教你說得有理呢。」

她竟然躺回到他身邊了，如何不喜得心跳，陸羽也急忙躺下來，說道：「心蓮妹妹，我眞不明白，爲何我們不設法除去這三人，不是就永除後患了麼，以往就算你師傅的武功還沒有復原，我們不是那三人的敵手，但現在我們有了杜娘子相助，我們還等甚麼？」

狄心蓮道：「你以爲你曾經勝過那媚娘，你就以爲憑我們的力量，就能除去這三人麼？你錯了，那媚娘若沒眞實功夫，就算千手如來別有用心，她敢開府立宗麼，你要知道，你雖然和她鬥了幾招，那不過她一時大意輕敵，到頭來呢，你是三招已勝了她，但昏迷的不是你麼，我沒和她過招，但却曾親眼見她顯露出來的眞實功夫，她和我師傅鬥足了半個時辰，我師傅不也和你一樣，雖然佔了上風，到頭來，不也着了她的道兒麼，爲何你現下仍不明白，那晚你之所以能留下命來，不過是驚訝你的劍術了得，留下你的命來，是她又生了覬覦之心，更何况尙有一個千手如來，雲中雁亦非浪得虛名。」

「我明白，」陸羽說：「我都明白，你豈是胆怯的人，但現下有了杜娘子。」

狄心蓮道：「但杜娘子千里追踪，把人找到了，仍不敢下手，你知不知道一擊不中的結果是甚麼。」

陸羽不言語了，狄心蓮又道：「你已知道，我師傅爲何趕緊把九宮傳給師姊，但即使師傅那飛袖功夫練成了，仍然是敵衆我寡，不輕易出手，是知己知彼，何况雪峯老人爲了你門戶中事，爲了你，要三月後才能南下。」

狄心蓮竟也會嘆氣，她幽幽地嘆了口氣，方又說道：「不料那媚娘的貪婪，倒解除了我們目下的這步危難，她不急於緊逼我師傅，也就不急於斬草除根，傷害我姊妹，眞是天可見憐，只要我們能把他們遠遠地誘離大洪山，師傅能靜心修練武功，早日復原，待會合了雪峯老人，現在又來了這位杜娘子，那時我們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既然你知道我不是胆怯的人，你就該明白，千萬輕舉妄動不得。」

「是，」陸羽道：「這三月之中，我也要把本門的顚倒連環三絕招練成，我一定能够，那日若不是雪峯老人指點，我還不知道師傅傳授的，就是顚倒連環三絕招，而且，我還不能劍起風雷，眞慚愧，練了這麼多年，我的功力仍然只得三四成火候。」

狄心蓮道：「雪峯老人說，眞想不到

，你小小年紀，竟巳能發揮出風雷劍威力來，你不該慚愧，眞的，老人家對你讚不絕口，說你師傅眞有眼光，將來必能把本門劍法發揚光大。」

陸羽好生感激，不怪狄心蓮對他這麼好，原來雪峯老人在她面前，對他讚不絕口，未曾和他會面，她巳對他有好感了。

「今而後，」狄心蓮不知何時，又把他的手握在掌中了，說：「陸哥哥，我也要在這三月中，加緊練習九宮心法，雖然我是自己悟解出來的，師傅沒有傳我，但那日在珞珈山，我巳盡得九宮心法的秘奧，我們，我和你，多相似啊，不是麼，我們都是最年幼的弟子，却都巳得到了本門心法。北雲台，南九宮，你和我，將來南北輝映，將來也像現時一樣，我們肩併肩，誅惡鋤奸。」

「首先，我們要除去媚娘，」不覺間，他們面對着面了，陸羽不覺間，也反握住了她的另一隻手：「先除去這個淫亂武林的賊女人，然後……」

「除去千手如來，」狄心蓮說：「我們能够的，一定能够。」

陸羽說：「我們一定要趕快，在媚娘開府立宗之前，奪回珞珈山來。心蓮妹妹，我們能够麼？只有三月之期，我們還得逃亡。」

「別皺眉頭，」狄心蓮說：「陸哥哥，適才我……」

她不但挪近了些，而且把頭埋在他肩下，溫溫柔柔地說道：「我不過是担心你輕敵，其實，你的劍術眞了得，你那個師兄功力深厚，不用說了，你那二師哥和三師哥，也不是你的敵手，那晚你也眞勝了媚娘。」

二師哥和三師哥都不是他的敵手，眞的麼？她又怎會知道，但現在，這一刹，他連呼吸也摒住了，他的心跳得有多厲害，他怎敢開口。

他感到她溫暖的呼吸，因此她揚起臉兒來了，她的眼睛比星星更加明亮。

「你師傅有意要你執掌門戶，」狄心蓮又說了：「但未在祖師神位前公開宣告，是以也不能明告傳了你本門心法，雪峯老人說：若然一半由你悟解出來，那麼，你師傅也就不算違背了本門的規章戒律，你明白麼？」

她在說甚麼啊？他聽得清楚，却想起了小時候，那一天，也是春暖花開的時候，那一天，他獨個兒躺在林中的草叢裏，春風送來野花香，陽光暖暖地照在他身上，他一動也不敢動一下，因爲一隻美麗的小鳥兒飛落在他身邊，怕驚走那隻美麗的小鳥，他非屛住呼吸不可。

聽到她的話聲，他就想起了那隻美麗的小鳥的歌聲，而她，不就是他生命中的幸福的青鳥麼。

他明白，雖然他想起樹林中那隻美麗的小鳥，他仍然是明白的，因爲她吐出來的每一句，深印在他心，就像她溫暖的呼吸也吹拂在心上一樣。

「雪峯老人那日也指點了你，」小鳥兒又在歌唱了：「因爲他驚喜地發現，他巳有所領悟，而且領悟了不少，只不過尚不知那就是本門的顚倒連環三絕招，你還不會融會貫通，反覆顚倒而巳，我不是你們雲台門下，但我想，武功萬流同源，反覆連環顚倒，也和我們中的一宮生尅小異大同，陸哥哥。」

他渾身一震，因爲她把他的手揑了一下，他竟然感到一陣震撼。

美麗的小鳥飛走了，但狄心蓮仍在他肩下，在他懷抱中。

「陸哥哥，」狄心蓮說：「你猜，我怎麼想，只待我們遠遠地把那三人誘去北邊，然後，我們突然失了踪跡，我們啊，我和你，只有我和你，就躲起來，躲到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

「他們找啊，找啊，永遠找不到我們，」心花怒放的陸羽說。

原來飛去的只是林中的小鳥，幸福的美麗的青鳥却在他身邊，而且永遠。

「我師傅和師姊安全了，也不受驚擾，」狄心蓮說：「任他們把武林帖撒遍天下，你也不用天涯亡命了，再不會有人爲難你了。」

「那時，」陸羽夢幻的聲音，憧憬說：「我身邊只有你，你身邊也只有我，還有，啊，還有那美麗的林中小鳥，在我們身邊歌唱。」

「你說甚麼？」

她笑了，她當然知道他在說甚麼，只是不解，這時候，他怎麼想到小鳥。

她又如何會曉得呢，她就是他身邊的美麗的歌唱的小鳥。

「我說甚麼？我說了甚麼啊？」他着了慌，因爲她放開了她的手，也把另一隻手從他掌奪回去，坐了起來。

狄心蓮撫了撫亂髮，野草和夜風亂了她的秀髮，坐直了身子，道：「別說了，我們得在天明前趕到官庄，雇好大車，能不能逃出這三個老奸巨滑的手去，且不得而知，更何况要他們上當，你倒巳想到了歌唱的小鳥？我們巳躭誤了不少時候，也該走了。」

冷冷清清的街道上，一個人影也沒有，天色那麼黑，他眞佩服狄心蓮，毫不費力就找到了騾馬店，喚起人伕來，雇了一輛大車。

東街口近郊有林子麼？眞有一個，了不得，幾月前走過一趟的道路，連那裏有林子她也記得淸楚。

趕車的不嘀咕了，因爲狄心蓮塞了一塊銀子在他手中，「額外賞你的，」她說：「把車駛到林子裏去，停在無人可看到的地方就行了，然後，你去睡一大覺，走時我會叫醒你，記住了，無論見到甚麼，你都別問。」

趕車的不打呵欠，眼睛亮了起來，趕了數十年大車，出手這麼大方的人客，還是第一遭兒遇到，有甚麼不明白的，這一雙少年男女，都帶着劍，稀奇古怪的事他見得多了，走江湖，他懂得閉口是金。

大車消失在黑夜中，雖然東方天際巳顯露了曙光。

但林子仍然黑暗，即使是鷄鳴早看天的旅客，也還不會出門。

他們在大道邊上坐下來，來，背靠着背，眞該閉目養神，身子不是鐵打的，是不。

可憐的狄心蓮，有兩日夜沒睡過眼了，却是陸羽在那半日的昏迷，有了足够的休息。

睡呀，狄心蓮的頭兒立即就垂了下來，睡啊，陸羽不敢動一下，因爲他聽到了她輕微的鼾聲，但願天色不要亮得那麼快就好了，可憐的心蓮妹妹。

不料狄心蓮忽然一躍而起。

「有人來了，啊，不是杜娘子？」

有人來了，打從官庄來了一夥早行人，近了，隨着脚步聲清晰可聞，曉烟中也現出了一行移動的黑影。

陸羽也低聲急叫道：「妳看，心蓮妹妹！」

她看見了，林邊的隱密處，飄揚起那方巾，大車駛不進林子，就停在幾株樹後，方巾從那垂下的車簾上飄揚出來。

狄心蓮走去喚醒那趕大車的來，說：「差點兒忘了，走在路上，你不許回頭，車裏是一位老太太和姑娘，不願人家看見的。」

陸羽拍了拍劍鞘，說：「便我們也不敢看她一眼，那位老太太，脾氣不好得很，本事可大得很，要命，就別掀簾子，你不偷瞧，就不會見到她。」

「車停下來，你就轉身走開，記住了，車裏只是一位老太太，一位姑娘，有人問起，就只管說，老太太只是不願人見，可不怕人知，拿去了，這是今日額外賞你買酒喝的銀子，以後每日一兩。」

趕車的不摸腦袋，張着的咀也閉上了，是銀子驅除了他的驚恐，塞住他的咀，他奶奶的，好傢伙，每日一兩，他趕整月車，也不過才賺得五七兩，還得是旺季才行，想想看，除了人工以外，每日還有一兩銀子。

「把車趕上大路去，」狄心蓮吩咐道。

那一夥早行人去遠了，趁道上無人，陸羽騰身上了高處，迅速查看了一遍。

再又會合在一起的時候，狄心蓮巳到了大路上，說：「我倒盼望他早一點找到我們，若是巳在這左近，我倒安心了。」

陸羽道：「那就是說他們不會回去大洪山，你師傅與師姊就安全了，來了。」

大車馳上了大路，兩人跟在車後，往西往南皆是人烟稠密之區，往北走不出十餘里地，人烟巳漸漸稀少了，走了一個多時辰，狄心蓮大聲說道：「前面有個林子，趕車的，大路是不是穿林而過？」

趕車的在前面大聲回答道：「原來姑娘熟路，可是要歇一歇麼？」

狄心蓮道：「正是要歇一歇，你們坐着的不知跑腿的辛苦。」

她打了個呵欠，大大地伸了個懶腰，陸羽心中一動，莫不是……他速迅掃了一眼，太陽巳昇高了，但太陽下却不見有人家，雖沒高山，但放眼皆是起伏的丘陵，密林處處，前面更是一大片林子，大道蜿蜒穿林而過。

他甚麼也沒見到，但狄心蓮一雙眼睛珠兒，却在不停溜轉，豈是無因，便提高了聲音說道：「前輩坐在車裏，長途顚簸，一般兒辛苦，也該讓她老人家歇一歇，心蓮妹妹，你看，這車輪在道上留下多深的痕迹。」

狄心蓮對他讚揚地一笑，說道：「連趕車的，大車上坐了三個人，那會不重，怎會不留下痕迹來，我明白你的意思，陸哥哥，你放心，大道上還會沒車轍，載得更重的車也多的是，再說，那三人又不知我們走這條道來了。他們做夢想不到，我們不但走了回頭，而且又轉向北來了，嘻嘻多好玩，他們又被我騙得昏頭轉向，陸哥哥，你猜他們這時在那裏啊？」

「那還用說麼，還在宜城找啊找啊，」陸羽說：「待到他們知道上了當，我們巳走出老遠去啦。」

車伕把車趕到林蔭下，四月的艷陽，尚未當頂，竟巳這麼熱了，趕車的掀起衣襟來抹汗，狄心蓮的臉兒紅紅，更加嬌艷了。

若說那三人巳追來了，她巳發現了敵踪，怎倒先在這林子裏歇下來？

狄心蓮望望日影，問車伕說：「我們走棗陽，怎麼迎着日頭兒走啊？」

趕車的說：「姑娘有所不知，這條道才是北上的大路，也才行得大車，到了板橋，那才向北行。」

車伕說着，巳是呵欠連天，夜半起身，路也坎坷不平，大車顚簸得很是厲害，如何不睏。

狄心蓮說：「可眞辛苦你了，去那林蔭下躺一會兒呀，我們也睏得很，要歇一歇。」

趕車的巴不得一聲，入林子裏去了，陸羽道：「心蓮妹妹，我去取壺水來，前輩……」

狄心蓮跳了起來，迅速向四外掃了一眼，說道：「你怎麼又忘了，敢是怕人家不知車裏是甚麼人？」

陸羽說：「我該死，怎麼又忘了？」

他如何不知道，狄心蓮要不這麼做作，人家怎會相信車裏便是她的師傅，當下取了掛在車門旁邊的水壺，穿林而出，東張西望，他是找水源麼，恨得狄心蓮把牙關也咬緊了，因爲他甚至巳出了林子，仍然回頭來瞧，好不容易去遠了。

狄心蓮慢慢踱到車傍，背着身子，說道：「好厲害，這麼快就巳被他們追尋到了。」

車裏傳出杜娘子的聲音，說道：「等到你這時才發覺，不太晚了麼，那殺千刀的只是要一抬臂，你早沒命了。」

狄心蓮咀唇也不動一下，說道：「誰說我這時候才發覺，你也別替我担心，我的命大得很，死不了，却是我要求你一件事。」

杜娘子道：「你說呀。」

狄心蓮道：「他們不出手，我們就假裝不知道。」

杜娘子道：「我眞奇怪，他們追上來了，怎倒不動手，八成兒是上你這鬼丫頭的當多了，對你有了戒心。」

狄心蓮低聲一笑，說道：「所以，不到天黑，他們仍不敢出手的，等到天一黑，我仍要他們再上一次當，你要相信我，包你有寃報寃，有仇報仇，不過，你千萬不可現身，也別出聲，我是說別大聲，他們要知道車中是你，若是把他們嚇跑了，可不關我的事。」

杜娘子哼了一聲，狄心蓮聽得出她在咬牙切齒的聲音，一個愛美，也引以爲傲的女人，花容月貌被毀了，而且被搶去了

丈夫，那恨，自是勝過殺身之恨。

狄心蓮道：「當眞是千刀萬剮，也難消你心中之恨，前輩若是一刀把他殺了，豈不便宜了他們，尤其是那媚娘，這不要臉的賊女人，施展狐媚手段，淫亂武林，拆散了多少恩愛夫妻，我們捉到了她，也先把她的容貌毀了，慢慢兒來磨折她，然後……」

「不不，」杜娘子切齒道：「我不要殺她。」

狄心蓮一怔！「她竟然說不？」

杜娘子道：「殺死她，那太便宜了她啦，我也要她嚐嚐我這兩年來的滋味，鬼丫頭，你年紀輕，你不懂得，唉，要是我有？」

怎麼她又嘆起氣來了。

「你有甚麼啊？」狄心蓮說：「怎麼不說下去啊？」

杜娘子道：「要是我有你這樣一個女兒，或是……那多好，哼，我只道你聰明絕頂，我的心思你竟也有猜不到的。」

狄心蓮格的一聲笑，說道：「我雖然不是你的女兒，但我可以作你的乾女兒，要不然作徒兒，你說好不好，師傅，現在對頭環伺在側，恕徒兒不能行大禮了，拜師大禮，也不能草率的，師傅，你說是不是？」

一連兩聲師傅，叫得杜娘子的心花怒放，可不是她正有這個意思麼？

狄心蓮不但聲聲師傅，而且叫得響亮，連尚未進入林子的陸羽也聽到了，甚麼，難道宮九娘也來了，待到飛奔回來，才知狄心蓮是在和車中人說話。

倒是要那三個賊子知道車中是她師傅的。

但她有恩師，怎可叫這杜娘子做師傅，豈不是背叛了師門了。

「這樣吧！」狄心蓮莫奈何地，低聲說：「不行拜師大禮，可不成話，你老人家先收我作個記名弟子，待賊子們伏了誅，你老人家報了仇，那時才正式拜師。你老人家說好不好？」

「好好，」杜娘子說：「兩年多來，我沒這麼高興過了，今兒後，我把壓箱底的功夫，都掏來傳你。」

狄心蓮說：「好啊，一丈虹眞好玩兒，我最喜歡你也肯傳給我！」

杜娘子道：「一丈虹那是老名兒，自從我把紅綢加長了一倍，頭前加了兩個鈎刺，早已不是一丈虹了，因爲這是唯一能尅制那忘恩負義漢子的武器，這兩年來，我日夜都在這條紅綢上用盡功夫，直到能得心應手了：……」

趁她在咬牙的時候，狄心蓮說：「你才千里追踪，找他們報仇雪恨。」

「正是如此，」杜娘子說道：「因爲只要相距兩丈，我就不怕那忘恩負義臭漢子。」

「我明白，」狄心蓮道：「千手如來那賊的暗器，最厲害可怕的是那些細如牛毛的，但攻近不能攻遠，那重而大的暗器有聲有形，我們可不怕他。」

「乖徒兒，你眞聰明。」

狄心蓮衝着陸羽扮了個鬼臉，揚了揚眉兒，陸羽忙不迭掉開頭。

他是捨不得掉過頭去的，但他怕忍不住笑出聲來。

狄心蓮說：「多謝師傅誇奬，那麼，你肯傳我了，既然尚沒有名兒，我取一個，師傅，你說好不好。」

陸羽心說：當然好，這鬼精靈，一聲聲師傅，叫得多甜啊。

杜娘子說：「我已答應你了，昨兒夜裏，我想了半夜，你這鬼丫頭聰明絕頂，若是把我這一丈虹傳給你，也許能達到煉火的境界。」

「煉火，」狄心蓮說道：「甚麼煉火啊？」

杜娘子道：「鬼丫頭，小聲些，你這個傻小子，別東張西望，假裝不知有人近前來，反正這個沒用的東西，也不敢走得太近了。」

「雲中雁，」狄心蓮說：「我雖然瞧不見，但我知他在那株大樹上面。」

她如何能瞧得見，她和那密林之間隔着一輛大車，她放心得很，別說這三人是暗裏跟踪，即使要想把她和陸羽擒回去，也得她傳了九宮心法，嘿，常言說作繭自縛，這三人可成了作餌自誘，而且她知道：杜娘子在和她說話，眼睛一定沒離開潛伏在側的仇人，她那會曉得，這三人是絕不會傷害他們的。

杜娘子哼了一聲，道：「他不敢來得太近了，算他命大，乖徒兒，你不知道，我這手中紅綢，原不是規定一丈的，而是隨練的人功力逐漸增長，功力越高，紅綢越長，日光之下出手，頓見一片火紅，宛若烈炎一般，練到造極登峯，方圓五丈之內，敵人沒有不束手被擒的，那五丈之內，也成了烈炎籠罩下的煉獄。」

狄心蓮喜道：「我明白了，這出手的紅綢，追逐敵人，夭矯盤曲，紅綢反射日光，便成了火海煉獄，不但功力越高，紅綢越長，而且聲威必定也懾人心魂。」

杜娘子道：「你實是聰明絕頂，這紅綢非普通絹綢，而是以野蠶生絲特地製煉過的，染成血紅，刀劍不能斷。」

狄心蓮道：「紅綢飛舞空中，柔不着劍，何況又經過特別煉製，自然任何寶刀寶劍也不能斷。」

說到得意處，杜娘子嘿嘿兩聲，才又說道：「豈僅寶刀寶劍不能斷，紅綢一旦着刀着劍，對方刀劍立即被奪，人也立即被擒了，你可知道是何道理？」

狄心蓮道：「紅綢頭前的勾刺立即反捲回來，迅速把對方纏綁，若是紅綢中段着劍，纏綁便就不僅一匝，任他通天本領，也逃不出手去了，他不扎掙也還罷了，否則那鈎刺在他身上刺得也更深。」

杜娘子却忽然嘆了口氣，道：「可惜，自從我曾祖代代相傳，這一百多年來，只有我祖父才練到了煉火的境界，往後這紅綢不是逐漸加長，始終是一丈紅，我痛下了兩年工夫，也只得一丈八尺，且最耗眞力不過，對付兩個以上的强敵，我就力不從心了，這就是我千里追踪，好不容易找到了仇人，却始終不能下手之故，因爲那忘恩負義的漢子和那賊女人，始終形影不離，我能擒得一人，但另一個人立取救援，反是我自縛手足了，你明白了麼，你想要我傳你這一丈虹，任你絕頂聰明，三兩年內，你手中仍不過是一丈虹，你小小

年紀，能有多少點功力，一旦遇到對方功力遠勝於你的人，倒成了自縛雙手了，這其中的道理，你不經過演練，你也難以明白的，就是這一門功夫，百多年來從未在江湖上露面，迄今不爲人知之故，我自幼得到祖母疼愛，雖然得她老人家傳授了，但却一再告誡，若不是造極登峯，不可用以對敵。」

狄心蓮說道：「師傅，這一門功夫，你祖母若不是傳授了你，那豈不是就此失傳了？」

杜娘子道：「因爲祖父窮畢生之功，也才能免强達到煉火的境界，我曾偷偷瞧見過，祖父一揚手，便是一片火海，聲威亦極駭人，但祖父窮畢生之力，雖然已達到了那至高的境界，却已無用了，因爲祖父已是七十開外的人，早厭倦江湖了。」

狄心蓮道：「若是……若是……」

陸羽再也忍不住了，道：「若是再配合上九宮生尅變化，豈不是奇妙之極，那時倒是一丈虹最妙。」

狄心蓮喜道：「我正在這麼想，陸哥哥，不料你也想到了，師傅，你答應傳我的，可不許說了不算數。」

杜娘子說道：「噤聲，那個趕車的來了。」

果然，那趕車的從林中走了出來，兀自在揉着眼，顯然睡意未消，可不有話聲也像夢囈麼，說：「姑娘，也該上路啦，不然今晚便趕不上宿頭。」

狄心蓮道：「師傅，你坐穩了，我們要走了。」

大車趕出了林子，狄心蓮和陸羽不是在車側，而是落在大車後，因爲那大路不僅坎坷不平，而且狹窄得僅能行駛一輛大車。

陸羽用手肘碰了碰狄心蓮，她却直如無覺，只得拉她一把，示意她後退。

兩人退後了些，陸羽才道：「心蓮妹妹，我知你在想甚麼，我也在想，這杜娘子的一丈虹實是奇妙之極，她說遇到了功力勝過你的人，便成了自縛雙手，我說未必。」

狄心蓮道：「那一丈虹便是對敵的武器，試想，若把對方纏綁住了，除非把對方釋放，否則與空手何異，不，不等於空手，我明白她說自縛雙手的意思，因爲她的手必須緊握紅綢，而且還得貫注內功眞力，那時間，若被人襲擊，豈僅無還手之力，簡直成了無手可還，也就等於失了抵抗之力。」

陸羽道：「但那紅綢若在心蓮妹妹你手中，却大有不同，因爲你原來用劍的，不僅劍可迎敵，那時你旋乾轉坤，出坎離，走巽宮，那時，哈，豈不是來兩個，就縛他一雙。」

他本來是邊走邊說的，不料狄心蓮忽然停步，被她反手抓住，只一帶，陸羽便是一個蹌踉，他不是衝前，而是向她懷裏撞來，想想她抓住他的手不放，那自是衝前變成了轉後。

陸羽收勢不住，大急，急得臉也紅了，狄心蓮却已一斜肩，倏地一旋身，只輕輕一托，便把陸羽的勢力穩住了，只見她笑顏如花，說：「就是如此這般，我剛才在想，不料你也想到了，我的手雖然縛住了，脚下可沒縛住，却是他們送上來就縛，若是那紅綢，有兩丈，豈僅縛他們一雙，妙極了，陸哥哥，原來你是大智若愚，你不過只聽得我們談論過九宮生尅變化，不過僅得兩三次，你竟已懂得這兩種功夫配合使用之妙。」

陸羽那口氣是緩過來了，道：「心蓮妹妹，我不瞞你，幾番遇敵，我都暗中留神你的脚下，並非僅是輕快過人，你那步法實是暗藏無窮奧妙，其實我對九宮生尅，毫無所知。」

言尚未落，突聽車頭前面發出一聲長笑，一條人影縱身而起，待得狄心蓮和陸羽搶上前去，那人已經竄落道傍的坡下去了。

狄心蓮跳上大車，勒停了那受驚的奔驢，再回頭去望，那還有那人的踪跡。

杜娘子哼了一聲，道：「不用追了，這人身法太快，你豈追趕得上。」

陸羽回身抓住那驢兒，狄心蓮噯呀一聲，叫道：「我一時大意，幾乎上了他的當，這必是適才在林中，被這人假扮成那趕車的，幸虧師傅識破了。」

杜娘子道：「這賊子上的車來，我就發覺他是喬裝改扮的了，這就是他百密一疏，跳上車來，這車子竟沒幌動一下，若非有絕頂輕功，豈能如此。」

「雲中雁，是他，」狄心蓮說：「師傅，你沒讓他見到你眞面目，是不是？」

杜娘子道：「哼，你不是多此一問麼，若被他見到我，他還能活着逃走麼？」

狄心蓮大大鬆了一口氣，那麼，他們只知車裏是她師傅，不知是杜娘子，是了，那媚娘顯然已等得不耐煩，這是示意已發現了他們的行踪，迫她師傅傳她九宮心法。

陸羽道：「那麼，那車夫呢？」

狄心蓮道：「那還用說麼，必是被他們綁在林中了，陸哥哥，有勞你去把他放了。」

陸羽奔回林中一瞧，可不是那車夫反綁在一株樹上麼，身上只賸下內裏衣褲，忙把他解了下來。

趕車的搖搖腦袋，說：「勞駕，你替我瞧瞧，我這個吃飯的腦袋，還在我頭上麼？」

說得陸羽哈哈笑，說：「你雖然受了些驚嚇，却不損一根毫毛。」

趕車的也哈哈笑，說：「小哥兒，你雖然揹着寶劍走道，却還不懂得道兒上的規矩，不論他是巔徑的賊子，還是殺人不眨眼的强盜，也不會傷害咱們趕車的，因爲傳揚開去，那就是自絕財路，再沒人把綿羊送上門啦，被綁了這半天，受些兒活罪是眞，啊喲！那個好心的姑娘呢？菩薩保祐，沒事呀？」

陸羽被他說得訕訕的，他初走江湖，那懂得甚麼道兒上的規矩．哼，姑娘的銀子好是眞，說道：「當今天下，誰想傷害了我狄心蓮妹妹，只是，你的衣衫……」

趕車的道：「大熱天，那破衫掛在身上有多累贅，我正打算到平林時買一套新衫，有了姑娘賞我的銀子，買它十套八套也行，啊唷！」

陸羽一怔，道：「做甚麼？」

趕車的說：「勞駕那賊子替我扔了破

衫，我還沒謝一聲。」

陸羽笑了，心說：「這趕車倒是個知足常樂又詼諧的人。」他本來滿懷歉疚的，反倒是人家來安慰他了。

回到車傍，狄心蓮說：「走，去前面我買酒給你壓驚，再買套衣衫給你，你放心，再不會有事了。」

趕車的對陸羽一擠眼，說：「多謝姑娘，我已知姑娘不會虧待我的。」

狄心蓮說：「慢着，」塞了塊銀子在他手中，才道：「只不過你今兒沒趕到吳店，明日北上棗陽，你在城門口找家客棧住下，等我們三日，三日若不來，你就回去吧。」

趕車的連聲答應，銀子在他手中只掂得一掂，就樂開了，趕着車，如飛去了。

原來是空車，陸羽一怔，道：「前輩呢？莫非……」

狄心蓮道：「師傅已去一個地方等我們了，你別問，跟我來。」

她仍然跟在大車後面，來到一個山崖下，道：「這裏脫身最好，陸哥哥，我們再來比賽比賽，這番你再也追不上我啦，可不許出聲。」

她一招手，已閃入崖下，那崖下樹木矮小，葛籐却如簾，陸羽緊跟在她身後，不但走了回頭，而且溜過對面山頭，只見那大車仍未穿過那條長峽谷，在樹木掩映中，若隱若現，不料狄心蓮陡然一縮身，不但縮到他懷裏，而且掩住他的咀。

敢情頭上有人，只聽有人說道：「不用跟了，前去是平林，再過去是吳店，咱們不如去棗陽等候，當眞是三十老娘，倒綳了孩兒，下料我們三個大人，倒被一個乳臭未乾的女娃娃耍了。」

連狄心蓮也是一怔，難道被他們識破了，說話的人是千手如來。

只聽媚娘切齒道：「這丫頭眞氣人，我眞恨……」

千手如來哈哈一聲笑，說：「但你越是恨她，却也越愛，將來你把她收服了，何愁不能傳你衣鉢，聖姑座下，有了這一雙玉女金童，那自是牡丹綠葉。」

雲中雁哼了一聲，道：「我可眞不明白，放着開府立宗那麼多大事要辦，却不去辦，倒爲了這麼兩個小娃娃，浪費時日，就算九宮劍法了得，殺了她，不就永除後患了麼。」

千手如來呵呵笑道：「你懂得甚麼，收服了那小子，也就是打下了大河南北的天下，雲中雁，我這麼說，你仍然不會明白的。」

雲中雁道：「啊啊，我我……我明白了，因爲奔雷手並非雲台十三門的掌門人，這個姓陸的小子才是眞正的掌門人，媚娘……不，聖姑，將來聖姑收服了這小子，這小子却執掌雲台十三門，而雲台門又領袖大河南北的武林，當眞……」

千手如來道：「現在你明白了呀，開府立宗之期雖已定下了時日，但並沒知會武林朋友，江湖同道，那時日可以推後，收服這小子如此重要，眞個是千載難逢之機，你不是不明白，現今他在走投無路之際，他大師兄奔雷手石開山，撤出武林帖，務要置他於死地。」

媚娘道：「他在我身邊，誰敢傷害他一根毫毛，那自是安如泰山。」

雲中雁連聲說道：「我明白，我明白了，若是咱們再協助他，從石開山手中奪回掌門之位，對媚娘你這位聖姑，那自是死心踏地，從此永作你不二之臣了，哈哈哈……」

那一聲哈哈，自是那句不二之臣，話中有話，聽得陸羽也臉上發熱。嗳喲！話又不是他說的，他也不是心甘情願作她的不二之臣，狄心蓮怎生不講理，在他臂上重重地擰了一下。

那是當然的，痛在臂上，可甜在心裏，當然不會叫出聲來。

那媚娘又豈有聽不出那話中之話，非但不以爲忤，反而輕聲蕩笑，說道：「我不瞞你們，我在江湖上行道了這麼多年，這還是我第一次遇到我眞正喜歡的人，千手如來，我可一再警告過你，你要是傷害他，他要是少了一根毫毛，你得賠上一隻胳膊。」

千手如來呵呵大笑，他說道：「只不過，你不怕你的玉女寂寞麼，我便不吃醋，那妞兒可也不是好惹的，你得想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兒。」

媚娘在哼哼連聲，說：「你尾巴一翹，我就知道你要撒尿，我早看出來了，你喜歡那妞兒是眞，在你眼中，那有甚麼九宮劍法，因爲你以爲沒人能在你那陰毒的暗器下逃得性命，別說了，那大車已去遠了。」

高處雖然可看遠，其實在林木掩映中，大車早已去得無影無踪了。

現在輪到陸羽在狄心蓮的臂上擰了一下，不，其實他是緊緊把她的胳膊抓住，像是生怕別人把她從他身邊搶了去。

「還不放手，」狄心蓮說：「人家已走了，我們得趕快動身。」

陸羽也發現了，那人已落下崖去，已落在大道上了，雖然適才幾乎和他們撞個正着，總算有驚無險，便是狄心蓮也暗叫了聲僥倖，不料無意中，竟解開了這個謎團，原來這媚娘之所以一直暗裏跟踪不捨，主要的是爲了陸羽。

「我早該想到了的。」狄心蓮怔怔地說：「那日待我們一分手，她就對你下手了，這賊女人竟把你老遠揹回去，可知她一心一意在你。」

陸羽道：「那日他們以爲我昏迷了，其實我清醒得很，我從他們的談話中，早知他們的用心了，心蓮妹妹，從今以後，誰也分散不了我們，待我把劍法練成了，你也把九宮心法練成，那時，我們誰也不怕。」

狄心蓮道：「你忘了杜娘子的話了，適才那賊女人怎麼說，當今天下，能逃過千手如來那陰毒暗器的，眞是屈指可數，待到你我都練成了劍法，仍然暗箭難防，仍敵不過他笑裏藏刀，而且，只怕三年五載也難是他的敵手，這不是長他人志氣，你見到過千手如來出過手沒有？沒有，乃是他不出手則已，出手對方不死也必傷，正因他不輕易出手，正因他笑面迎人，這才贏得如來的稱號，你因少在江湖上行走，故你不知，越是武功高手，提起這千手如來，也越是胆寒。」

那是眞的，陸羽從未對這個千手如來

存過戒心，你又怎能對一個笑臉相向的人心懷敵意呢？

狄心蓮的目光已移到遠處那峽谷的盡頭，道：「現在，我可以對你說了，因爲現在他們已不是跟隨在我們左近了，不怕被他們聽了去，那杜娘子已逕往桐柏山等候我們。」

陸羽道：「她不是……你師傅麼？」

狄心蓮道：「我已有師，如何能拜她爲師，但我一樣像師傅一般尊敬她的，我若不一口一聲師傅，而且還要叫得響亮，如何能瞞得那三人，你知道她去桐柏山等我做甚麼？便是傳我那一丈虹，你說得對了，若是配合上九宮生尅變化，那一丈虹威力必然倍增，更妙的是，不用增加長度，有三兩月的時日，必可運用自如了，尤其是對付那千手如來，也許更有妙用。」

陸羽正色道：「原來杜前輩是借地方傳你一丈虹，心蓮妹妹，別說杜前輩把家傳的武學傳給你了，即使你僅僅叫過她一聲師傅，也終生是師傅。」

狄心蓮道：「我不是已承認作她的記名弟子了麼，但也得我稟明師傅後，她老人家首肯了才行，別說了，快走呀。」

兩人一口氣奔到資山，日落時候，已到了隨陽，一路之上，見到人就遠遠躲開，但那是人烟稠密之區，道上行人絡繹不絕，是以捨了大道，餓了也是找個農家買些兒飲食果腹。

「那是隨陽了，我記得，不，我是猜想。」躺在那小山斜坡的草地上，狄心蓮指着前面那黑壓壓一片房屋說：「明日不用過午，我們就可到桐柏山了。」

可憐的，又多美麗的狄心蓮，洒滿了一身晚霞，張着小咀兒直喘氣，幾句話，已是幾番停頓，想想這半日走了多少路，走了百多里地，走的不是大路，而且是奔馳在田野山林中，不時還要繞道而行。

靠在她身邊樹上的陸羽也在喘氣，不過不像她的胸脯兒一樣，起得那麼高，眞是個傻哥兒，忘了人家是個大姑娘，一個聰明而又從小練功夫的姑娘，自然要早熟些，就像那熟透了的蜜桃。

怎生他忽然想起蜜桃？因爲他就是靠在桃樹上，眼前就垂下兩顆蜜桃在幌蕩，原來那是果林，也正是蜜桃成熟的時候。

雖然上氣不接下氣，但眼睛發亮的狄心蓮，不但又說了，而且發出了笑聲，笑聲斷斷續續，因而也更清脆了。

她眞愛笑，即使在亡命途中，她也能隨時隨刻都笑得出聲來，但陸羽不再皺眉了，不，耳邊响起她的笑聲的時候，他怎會皺得起眉頭來，却是她那快樂的笑聲，給了他的勇氣和鼓舞。

但她無端端的，爲甚麼笑啊？

「來啦，來啦。」狄心蓮說。

陸羽跳了起來，誰來了，若不是他立即想到媚娘和千手如來，他豈會跳起來。

狄心蓮早又是格格連聲，面對他了。

他沒抬頭，也沒回頭，但又見到了晃蕩的蜜桃，她一定偷了人家兩個蜜桃藏在懷裏，瞧不見，她順手摘兩顆蜜桃在懷裏，一些兒也不奇，因爲桃林中垂落下來的疊疊蜜桃，順手都可攀摘。

他只是跳了起來，但不驚惶，因爲只見那顫動的蜜桃，她非但沒起身，而且兀自在笑。

「我是在猜想。」狄心蓮說：「這時候啊，他們一定已等在城門口了，他們一定趕上大車，繞道趕在大車前頭，早早到了棗陽，等候在那城門口了。」

原來她不過是猜想，同一個時候，却不是此時此地，而是在百里外的棗陽，她想像力原是極其豐富的，倒把他嚇一跳。

不錯，他們說過的，不用跟隨在大車後了，逕去棗陽等候。

「但只見大車，不見我們啊，」坐到她身邊的陸羽說：「他們會不會生疑？」

「那鬼丫頭狡獪得很。」她變着嗓門兒，學着那媚娘的口吻說：「怕別人注意，一定分開來走，大家小心，休被她發現了，他兩個一定隨後便到，快躲起來。」

眞的，他們會是這樣的，陸羽想，他們不是要傷害我們，也不是把我們擒下，而且想……呸！

「於是，他們等啊，等啊。」狄心蓮夢幻樣的聲音說。遙望着天邊的晚霞：「是誰出馬呢？當然不會是雲中雁了，因爲那趕車的認得他，當然是千手如來，走去那車伕桌邊，說：『借光，搭個枱兒，車伕心中說：『那話兒來了，道：好說，請便。於是，千手如來笑了下來，於是，搭了枱，也搭上了訕，於是，幾杯酒落肚，話匣子打開了。」

陸羽道：「車伕就把你交待的話，對他說了。」

「讓我算一算看，」狄心蓮說：「必然等了一日，也不見動靜，等得不耐煩了，千手如來才去找車伕搭訕。」

陸羽道：「車伕就說：客人有事就擱了，隨後便來了，也許他們心知又上了你的當，不用說，恨得直罵鬼丫頭，沒法兒，只得等候。」

狄心蓮道：「當然要等候，等候我們，也等人回報，你忘了，那棗陽仍是武景隆哥兩個的地頭，千手如來和千面佛有勾結的，不用說，早在宜城的時候，已吩咐下去了，吩咐各地的嘍囉注意我們的行踪，一有消息，立即稟報，千手如來到了棗陽，不用說也立即知會了。」

陸羽說：「不怪你這一路行來，都避開路上的行人了，原來是這個緣故。」

狄心蓮說：「以往就怕他們失了我們的踪跡，現在自然不同了，我們得躲起來，他們在棗陽等啊，等啊，又等了一天，或者兩日，等到那空空的大車走了回頭，他們才知又上了我們的當，但晚了，我們早已到了桐柏山中。」

「等到他們再又尋到了我們的踪跡。」陸羽說：「那時候，你已把一丈虹練成了」。

「不，」狄心蓮說：「不應該等到我練成了一丈虹，那得多久，若然他們不見了我們，再又回去大洪山尋找呢？師傅和師姊豈不冒險了。我們在這一個月中，仍得不時現身出來，或東，或北，和他們捉上一兩月的迷藏。那時可要辛苦你了。」

陸羽道：「說得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能抽身，我去和他們捉上一兩月的迷藏。」

「不是一兩月，只要三兩次就够了，到時候，我自有安排，今晚說不得，我們

只能在這野地裏過夜了。」

北地春天來得遲，但仍然是個溫暖的夜晚，至少，躺在狄心蓮身邊的陸羽，感到溫暖。

他們摘下用蜜桃來充饑，夢中，他已見到那顫動的蜜桃。

只爲一丈虹　險把小命丧

太陽剛爬上山腰，密林篩落下來的日影照在他們身上，他們已在桐柏山中了。

他們午夜過後不久，就上了路，興奮的狄心蓮只不過小睡了片刻，就跳了起來，雖然才是新月一彎，但晴空萬里，連雲絮也沒有，是以撒落了滿坡清幽的月色，她笑啦，因爲熟睡中的陸羽，手中也握着兩個熟透的蜜桃。

「該上路了，趁路上無人。」

她拖起陸羽來就跑，路上無人，兩人把輕身功夫施展開來，不用兩個時辰，已到了桐柏山麓，這才坐下來緩一口氣。

陸羽說：「我曉得，你還是第一次來這桐柏山，偌大一座山，你怎麼找那前輩去。」

狄心蓮道：「不用我們去找，她自會找上我們，陸哥哥……」

她竟會欲言又止，這倒是第一遭兒，她會有甚麼話說，難於啓齒的？說啊。

狄心蓮指着右面那大石崗，說道：「今日晨早，山上仍是露鎖雲封，我們不是老遠就見到這大石崗麼？」

陸羽道：「是啊，這上下左右，都是密林，遠望活像是一片綠海，只有這大石崗寸草不生，自是老遠就可望到。」

狄心蓮說：「那麼，若是你要見我，到崗上坐地，我在山上，亦可老遠就見到你了。」

陸羽這才明白了，呆了半晌，原來狄心蓮要和他分手。

狄心蓮道：「陸哥哥，我們只是分隔在山上山下，日常仍可見面的，你知道的，那杜娘子……師傅不願讓人家見到她的眞面目，若是你無意中見到了，她便不眞殺死你，她也會惱的，是不是。」

不錯，那杜娘子眞這麼說過，想起那一晚，不由他不心寒，那麼長的一條紅綢，不料在她手中，竟有那麼大的威力，若是杜娘子存心傷害他，只要稍一用勁，那頭前的三個鈎刺，已深深刺入他體內，眞是不死也必重傷，任你多大的本領，也發揮不出來。

他如何不明白，狄心蓮若是傳了她這一丈虹，再配合上她本門的九宮生尅變化，對狄心蓮來說，武功何止倍增，想想看，短短一兩月中，武功倍增，怎麼不令她變了主意，他應該替她高興才對，何況乁日常可以見面。

當下點了點頭，說道：「我明白，我在山下等你。」

「還要辛苦你，」狄心蓮不覺又把陸羽手握在掌中，望着他的眼兒，瞬也不瞬，說道：「你忘了，昨兒夜裏我說了甚麼？陸哥哥，我眞不願讓你去冒險的，你太老實了，眞怕你會落入他們的手中。」

他記得了，要媚娘和千手如來等三人不會因爲失了他們的踪跡而回頭，他得不時現身，繼續把他們誘過河北！

陸羽把胸脯一挺，道：「我如何記不得，心蓮妹妹，你放心，我也要把他們騙得團團轉，你能够，我也能够的，我會加一倍小心。」

「你會能够的，我相信。」狄心蓮鼓勵道：「因爲你是在暗處，他們倒在明處了，何況你只是或北或西現現身，又不是去和他們面對面對敵。」

陸羽說：「我也要學你一樣，僱一輛大車！」

狄心蓮道：「可惜你身邊沒了我，車裏也沒師傅了，陸哥哥，我敎你一個法兒，你去騾馬店僱車，講明是四個人，不過車裏只乘坐兩人，你和他們討價還價。」

陸羽道：「他們漫天開價，我却落地還價，那生意自是作不成了，於是，我走遍了所有的騾馬店，於是，我不用眞僱車，所有的騾馬店都知道有這麼四個人，一個受傷殘廢的女人，兩個姑娘和一個小子，要雇車往北邊去，其實，不用眞雇車，噯喲！你爲甚麼又擰我？」

狄心蓮格格笑道：「原來你也不老實，我沒說出來的，你已想到了，不，走遍了所有騾馬店的時候，越往北邊走，人烟越稠密，鎭甸也越大，那騾馬店可就不祇三兩家，到了最後一家，你無可奈何，只得雇下了，吩咐那車夫駛去前面路口等待，自是三岔路口，人來人往最多的地方等候。」

「妙極了，」陸羽叫道：「那車夫左等右等，等上大半日也沒人影，自是滿口怨言，也許罵不絕口。」

狄心蓮格格笑道：「他罵得越是大聲越妙，因爲罵得人人皆知，好極了，這一來，我可就放心了，陸哥哥，原來你不是眞老實，你也壞。」

陸羽打了個响亮的哈哈，他，竟然打起哈哈來。令狄心蓮先是一怔，繼而瞅着他，抿着嘴，笑了起來，一個木訥的，害臊的少年，改變得ㄜ多快啊，他竟然會响亮地打起哈哈來。

陸羽說：「你也承認你太壞啦。」

狄心蓮放開了他的手，也放了心，跑了，說：「原來你眞壞，我不睬你啦。」

一個在前面跑，一個在後面追，太陽就從林隙中探出頭來了，敢情那桐柏山山雖深，林子也密，却不是太高，跑來追去，已到了半山。

驀聽一聲喝斷：「站住了，你這兩個長不大的娃娃。」

「師傅，師傅！」狄心蓮東張西望，叫道：「你在那裏啊？」

在那裏啊，那聲音似左，又似從右方傳來，密密的林木枝椏虬結成了個無邊無際的綠幕，籐蔓像垂絡纓一般，在晨風裏婆娑。

兩人都瞪大了眼睛，竟不知杜娘子在那裏，喜極的狄心蓮和陸羽交換了一瞥，只道這杜娘的一丈虹才奇妙厲害非常，敢情白日光天之下，亦能遁形。

那聲音又傳來了冷冷地說道：「不准抬頭望，要被你們知道我在那裏，你們可就沒命了，我說過，不准一個見到我眞面目的人活在世上。」

狄心蓮嘟起嘴來了，說：「你不講理

，我是你的徒弟啊！」

「連你也算上，」杜娘子說。他們終聽出來，原來杜娘子就在他們的頭頂。他們也明白了，這杜娘子若不是內功深厚，豈能揮舞那兩丈長的紅綢，發揮出那麼大的威力來，適才一定是她以氣功傳音。

狄心蓮道：「師傅，那你怎麼敎我武功啊？」

杜娘子的聲音道：「那自是面對面敎你，就像前天晚上一樣，現在，你們去備辦一些飲食用物來，這地方僾好，又空曠，又隱密，要知日光之下，我這紅綢出來，便如一團烈火，若不是也不叫做煉火了，老遠便可看到，這山中却時有樵子獵戶出沒。」

狄心蓮應了聲是，道：「那麼，師傅，你要晚上才敎我了。」

杜娘子道：「瞧你這孩子，急甚麼，要不是爲了把一丈虹傳授給你，我也不會來此了，且慢，你先把他安頓了，回來時只許你一人來此。」

狄心蓮道：「師傅放心，尋到你了，他有事要辦，你要留他也留不住的。」

兩人反身下得山來，狄心蓮給陸羽一包銀子，道：「陸哥哥小心，你把這銀子帶在身上，我知你只有幾兩散碎銀子，怕不够用的。」

却是陸羽戀戀不捨，道：「心蓮妹妹，兩日內，我必趕回來，我會守在那大石崗上。」

那狄心蓮一心一意要練一丈虹，只是一再叮囑陸羽小心，當下別過陸羽，她自是不敢在就近的鎭市露面，找到個大戶農家的莊園，買了一袋現成的食物，即刻回到山中，那知把山崖下那片空曠的林地找遍了，喚了何止數十聲，都不見杜娘子前來！

是了，杜娘子原是約定，天黑以後才來傳授她的功夫，心想，若不是她巳醜怪得失了人形，怎麼連徒兒也不讓見到她的眞面目。

沒法兒了，只有等候，她飽餐了一頓，索性睡一大覺，這幾日來何曾好好地睡過一覺，再說，太陽巳快落山了，山中便有樵子獵戶，也不會仍留在山中。

她躺在那如茵的草地上，睡熟了，那媚娘和千手如來在那裏？一定在百里地外找啊，找啊，啊呀，怎麼失了那鬼丫頭的踪跡？

脣邊掛着得意地甜甜笑，她就那麼放心睡着了，她夢見她已練成了一丈虹功夫，不，誰說一丈紅綢，施展開來不成煉火，她在夢中辦到了，因爲配合上九宮變化，因爲身法奇快變幻，一樣是畝許大的一團烈火，妙啊，紅綢前的鈎刺搭在千手如來的肩頭，她迅速轉換了兩個方位，只是那麼就勢一綳一兜，媚娘就跌了個仰面八叉，不用說，千手如來打出來的有形與無形的暗器，一半打了空，一半被紅綢抖落了，她再就勢那麼一頓，千手如來已被抛上了半空。

啊！呀！怎麼被抛上半空的竟是她自己，她驚醒了，敢情眞是被抛在空中，她蜷腿，掙扎，那裏掙扎得脫，她感到一陣劇痛，因爲一股奇大的力道，硬生生把她拉扯回來。

她的雙手被緊緊束縛住了，想想把她抛上半空，那力道有多大，這一硬生生被拉了回來，那束縛自然更緊了，緊得令她窒息，幾乎暈了過去。

她被重重抛落地上，痛得她眼前一黑，那口氣幾乎緩不過來，身子也癱軟了，好不容易才喘出一口氣來，可是她得咬緊牙關，才能忍得住那疼痛。

只聽有人冷冷的說道：「還不滾起來，原來你這麼嬌嫩。」

狄心蓮滿腔怒火，是杜娘子，月光如縷，從林隙中篩落下來，洒滿了一地，原來早巳天黑了，一彎新月，巳移近了中天，那麼，她這一覺，睡了不下三個時辰。

那麼，這倒是她的不是了，人家好心傳她奇門絕學，她却睡起了大覺來。

忍住渾身疼痛，狄心蓮爬起身來叫了聲師傅，說：「是我不好，不怪師傅你生氣，只因……我三日沒睡過覺了，回來尋你不着，我就……」

杜娘子現身出來了，山高，夜風更勁，吹得她的長髮更飄飛起來，但雖然有縷縷月光，也休想看得清楚她的面貌。

原來，在她面上還罩着一塊黑色的面紗。

杜娘子的聲音仍是那麼冷，長嘆了一聲，說道：「罷了，你去呀。」

狄心蓮本巳痛得渾身發軟，聞言心裏一跳，噗通一聲，跪下了，惶急道：「師傅，師傅，我認錯了，我……再也不……不……」

杜娘子手一揚，那紅綢又出了手，但不凌厲，狄心蓮明知躲不開，索性把眼一閉，不料杜娘子只是在她腰上一纏，把她提了起來，說道：「今而後，休再叫我師傅，你聽着了，非是我不願把這奇門絕學傳給你，我也沒生你的氣，却是我眞喜歡你聽明伶俐，但日間你走後，我巳想過了，想來想去，還是不傳你也罷，因爲傳了你，倒會害了你了，反倒會送了你的小命兒。」

狄心蓮怔住了，連痛也忘了，說：「那是……爲甚麼啊？」

杜娘子又嘆了口氣，眞的，看不出她有惱意，道：「適才我這紅綢出手的刹那，你巳斜首側身，分明是想躲的，爲何不躲。」

狄心蓮道：「師傅，雖然這是黑夜，你那紅綢出手，雖然不是一團煉火，但那一瞬間，我巳量度過了，因爲我巳明白了師父你這一丈虹的妙用，我若是騰身逃竄，你只要一揚腕一兜，就能在空中把我捲住，若是我滾地一滾，那時你橫跨一步，這麼一轉臉，紅綢貼地橫掃，眞個是倒趕千層浪，我休想逃得出你的手去。」

杜娘子一怔，道：「了不得，我還沒敎你，你巳明白這一丈虹的秘奧了，知道全憑腕力控制變化，若眞傳了你，那更了不得，將來……將來……」

狄心蓮道：「既然師傅你讚我聰明，這一丈虹的威力，不但奇大，也奇妙絕倫，師傅傳給我，豈不是就可助你報仇雪恨了，怎麼你倒改變了主意？」

杜娘子又長嘆了一聲，道：「正因你太聰明了，我又眞喜歡你，而你，爲何抛開了一切，跟我跑到了這桐柏山來，自是

因爲你對我這一丈虹信心百倍，滿以爲即刻學了，即刻就可派上用場，那時你就不怕那媚娘和千手如來了。」

「是啊！」狄心蓮道：「我們千里亡命，東躲西藏，就因爲被他們追趕得苦，門乁門不過他們，若是我練成了師傅你這煉火一丈虹，那時，就不怕他們了。」

「那時你的小命兒就完了。」杜娘子道：「我若不教你這門功夫，你們東藏西躲，也許還能逃出他們的手去，若是教了你，不用說，你信心百倍，你再不怕他們了，那可完了，因爲你非但不逃了，說不定因爲信心百倍，反倒去找上他們，那一來，必然也送掉你這小命兒了。」

「爲甚麼？」狄心蓮瞪圓了眼睛，問道：「師傅，你越說，我可越更糊塗。」

杜娘子道：「你想一想，昨日我怎生對你說來，我說：這一門功夫，從未在江湖上出現過，因爲這一門家傳武學，只有我祖父才練成功了，才練到把紅綢增長到兩丈以外，但我師祖雖然終於練成了，但已年老了，再沒凌雲壯志，也看破了世情，不想出江湖去爭强鬥勝了，而且告誡後人，不造極峯，不准施爲。」

「你說過，」心蓮道：「我怎會不記得，你說，若不能練到煉火的境界，一旦遇到功力比你高的，你縛不了對方，反而成了自縛手脚。」

杜娘子道：「既然你記得，當然也明白我爲你改變了主意，不再傳你了，因爲你學了這門功夫，你是不是這麼想：你的本門九宮劍法原已不弱，說甚麼武功也倍增了，你們原本已不十分害怕那追踪你們的人，否則你們也不一再愚弄對方了，只不過不敢正面對敵而已。」

狄心蓮道：「師傅，你才了不起，我們一些兒也瞞不過你。」

分明那杜娘子哼了半聲，說道：「那麼，你練了我這門功夫後，自然正面遇上，你們本可逃走的，也就不會逃了，是不是，却不知你既然自縛了手脚，你還能施展你的本門功夫麼，何況那追趕你們的三個對頭人，功力無不比你們高强，想一想，你想想，那時，豈不是學了我這一門功夫，反倒送了你的小命，我改變了主意，不傳你了，正是因爲我太喜歡你。」

狄心蓮道：「原來師傅你改變主意，是因爲替担我心，多謝師傅這麼關心我，師傅，我……也不瞞你。」

她是眞感動了，杜娘子的聲調豈僅不冷，而且那無可奈何的聲聲嘆氣，倒給她那聲調添了柔媚，只不過既然是出於關心，狄心蓮聽來便成了慈愛。

「師傅，」狄心蓮又道：「你說我本門，難道忘了我是九宮劍派門下。」

杜娘子道：「那又如何？我豈不知你是九宮門下。」

狄心蓮道：「師傅，你適才怎麼說呢？你說！你雖然未傳我一丈虹，我已明白這一門功夫的秘奧了。」

杜娘子道：「你不但明白這門功夫全靠腕力，而且兜掛掃捲，纏打鈎刺，你也已知道如何用力了，你所欠缺的，只是尚不知如何用力才能恰到好處，顯然你年紀輕輕，也練過幾年內家功夫，若是內家功力更精湛，那更是了不得了。將ㄑ……一定……」

狄心蓮道：「多謝師傅誇獎，師傅，我可不是……不是……我該怎麼說呢？總之，你把這門功夫傳授給我，我包管不會自縛手脚，而且初學乍練，便能發揮出這一丈虹的威力來，別人不能，我却辦得到，因爲我是九宮劍派門下，師傅你當然知道九宮劍法，若然不發揮出九宮生尅變化來，劍上的威力也就大減了，那劍上的威力，全在方位奇快的變化上產生，譬如說，一劍出手能在同一刹那間攻敵之兩面，甚至三面，豈不是一招無異兩招三招，一人無異兩人三人，因爲變化奇怏，對方攻擊你，便也自然落空了。」

那杜娘子雖然長髮掩面，內裏又有面紗，但顯然十分動容，對狄心蓮的話每一個字也沒放過。但狄心蓮話聲一落，她却嘆了口氣，說道：「九宮劍派，名震武林，你師祖那一代，更是領袖大江南北武林，我如何不知，且我更知道，你那門下弟子，亦非各個盡得眞傳，九宮秘奧心法，只傳掌門。」

黑暗中久了，狄心蓮漸漸看得清楚些了，雖仍看不出杜娘子的眞面目，但看得出她目中射出來的精芒，凝視自己，瞬也不瞬。

當眞九宮名門劍派當然也曾揚威大江南北，這杜娘子知道，那也不奇，奇的是竟知道有秘奧心法。

杜娘子又繼續說道：「我明白你的意思，當眞若然你傳了我的一丈虹，配合上你門中的九宮變化，便不自縛了，我是說你同時與兩三個敵人對敵，你擒住一個就不怕被對方餘下的人襲擊。」

狄心蓮得意地一揚眉兒，道：「豈僅不怕，師傅，你忘了我本是用劍的，九宮劍法因爲方位變化奇快，左手若不能用劍，威力也不能盡情發揮出來，是以，門下弟子入門之時，必先練左手劍，然後才是右手劍，待到左右手都能運用自如，同樣都能發揮出劍上的威力來，這才到了家，那麼，師傅，我左手仍可用劍，擒下對方一個，也不過縛住了一隻手，左手仍可對敵的，是不是。」

「是，不錯，」杜娘子也承認了。「但如怎會搖起頭來？搖得散髮飄飛得更高。

狄心蓮又道：「正因我的方位變化奇快，師傅，我也想過了，其實，對方便有多人，也不易擊中我，嘿！却是一丈虹的鈎刺……」

「且慢，」杜娘子道：「讓我替你說了呀，却因紅綢前面的鈎刺拿住了敵人，你手中的一丈虹也着力了，再因你走宮奇快，反而借到了力，那一來，你非但不是自縛，而是多縛一兩個敵人，若是你練到了煉火的境界，紅綢長達兩丈有餘，甚至你可以同時縛他三數個也辦得到。」

狄心蓮聽她說出了「走宮」一詞來，本是怔了怔，因爲她不是本門中人，怎生竟懂得走宮？但杜娘子把她心裏想的都說出來了，那正是她這兩日來越想越興奮，也越得意的，如何不喜，不禁色舞眉飛，道：「是啊，師傅，可不是麼，九宮劍派傳到我那師傅宮九娘手上，因爲她是一個女流，也不願出去江湖和人家爭强鬥狠，是以九宮門漸少人知了，不料師傅你竟曉

得這麼多。」

不料杜娘子長嘆了一聲，說道：「正因我對你那九宮劍派知道得多了，才說這一丈虹傳你不得，因爲走宮變化，你非首徒，不用說，你並未盡得九宮秘奧，也就是不盡知方位變化之妙，一但遇到兩個以上的敵人，現下你的對頭人，不就是有三個人在追踪你們麼，只要有毫釐差錯，可就反而害了你的小命了。」

狄心蓮喜極忘形，道：「師傅，原來說了半天，是爲了這個緣故，師傅，你一朝是師，終生是我師傅，已不是外人了，我也不怕告訴你，我雖然不是首徒，我那師傅宮九娘本來要把九宮心法秘奧傳給我的，我也推辭了……」

「甚麼……」杜娘子忽然跨前一步，**氣促地說道：「你……你怎會拒絕。」**

狄心蓮越更得意，道：「因爲本該傳長不傳幼的，更因爲……更因爲，師傅，我說了，你可別對人說，那日我那師傅宮九娘和媚娘那賊女人惡鬥，我在一旁，已默默記下了心法秘奧，要知那是本門中人，對外人來說，那自是奧妙難解，但本門中人，却不過三兩個變化的差異，便是踏入中宮那三兩個變化的些微差異，正所謂一竅通，百竅必盡通了，其實說穿了，一些兒也不奇，差異只在踏斗步宮，屈腿換劍，當然那腰力腿勁與轉側上，必須配合得不差毫釐，也才能發揮出劍法的神妙，就是說，那一瞬間，幻化出無數個人來，劍影也如山。」

「不錯！正是！不錯不錯！」杜娘子的聲音更急促了，而且直搓手，道：「當**眞得來全不費工夫，啊！啊……我……我**是說……」

狄心蓮一怔，道：「你說甚麼？」

「乖徒兒，」杜娘子道：「我是高興，也太興奮了，因爲……」

「因爲我可以把你那一丈虹發揮出更大的威力來，甚至初學乍練，不用達到煉火的境界，也能助你報仇雪恨了。」

杜娘子正：「說得是，說得是，不不，我仍然不能盡信你，雖然我知道你絕頂聰明，但說你未得傳授，便已盡得師門心法，我總有些兒不信，若然你是爲了要我傳你這門功夫，騙我……」

狄心蓮忙道：「是眞的，我沒騙你，你是師傅了，我不敢騙你。」

杜娘子道：「你說沒騙我，要我相信你，那也容易，你把九宮劍法從頭到尾，演一遍來我看看，是不是騙我的，你可要小心，我一瞧就知道。」

「好。」狄心蓮心急，脫口說道：「只是……不過……」

杜娘子道：「你是怕把你本門心法洩漏給外人了，哼，可見你沒把我當師傅，作外人看待了，我且問你一句，我知道你的出身來歷，你對我知道多少？我爲何對你門中的九宮劍法，知道得那麼多，現在，我對你說了呀，其實，我祖父一代，和你的九宮劍派，大有淵源，我從小就會演練過你們那九宮劍法，只不過涉獵不深罷了，你不信，我使兩招你瞧瞧，來，把你的劍給我。」

狄心蓮拔出劍來，遞給杜娘子，可不是她連使了五六招，竟然絲毫不差麼。

杜娘子收了招，把劍還給她，說道：「你現在可信了，你還怕我知道你那心法奧秘麼？」

狄心蓮心想：這心法可是我自己悟解出來的，並非師傅傳授，再說，也不過是一知半解，並未眞正盡得心法奧秘，何況這杜娘子的一丈虹，已達到了煉火的境界了，雖然沒見她在陽光施展，沒眞見到煉火威力，但她手中的紅綢，已近兩丈了。那晚一見面就綑綁了陸羽，今晚她被杜娘子抛上半空，絲毫掙扎不得，這煉火的威力有多大，人家豈會稀罕九宮心法。

那是眞的，九宮劍法再是有無窮威力，也要近身才能施展，而不待你近身，煉火已當頭罩下，令你逃無可逃，又何來威力可言，更不要說無窮了，若不是這個緣故，她豈會丢下了一切，一心一意要練這門功夫。

「當眞。」那雖是轉轉眼，刹那之間，狄心蓮想得不但多，而且想得遠：「若然杜娘子也練會了轉位走宮，明白了生尅變化，她那一丈虹自也威力大增，那時，一個對三個，還怕甚麼媚娘千手如來，還用費盡心機，東藏西躲麼？何況我雖領悟了奧秘，到底也還不是九宮心法。」

她作了個決斷，也不能說是違背了師門的規律。

狄心蓮肅容道：「師傅，我可把話說在前頭，我並未得到師傅的傳授，只是自個兒領悟的，若有差錯，休以爲我是在騙你。」

杜娘子不耐煩，道：「是不是騙我，我一看就知道，你瞞不過我，快練呀。」

狄心蓮練了，走宮轉位，劍隨身轉，

身隨劍走，只瞧得杜娘子目中的精芒更盛，點頭，連連點頭，說道：「好好，妙極啦，順逆反側，週而復始，互生互尅，妙啊！」

只聽拍的一聲，倒把狄心蓮嚇了一跳，忙不迭收劍，連滑兩步。

原來是杜娘子興奮得驀可裏一拍掌，便是脆生生，一聲爆响，聲音大得令狄心蓮嚇一跳。

杜娘子道：「不錯，正是這一招。」

狄心蓮道：「你！說甚麼？」

杜娘子道：「我，我說！妙極了，我把一丈虹傳你，不用達到煉火的境界，你已能用以對敵了，時候已不早跟我來。」

狄心蓮道：「你不是說這裏地方最好麼？我們那去啊？」

杜娘子道：「自是去傳你功夫，這裏這麼黑，你怎能看得到我如何運用腕力，快跟我來。」

當眞那麼薄如蟬翼，又那麼長的紅綢，之所以能發出那麼奇妙的威力，全賴手腕上使出來的巧勁，林中黑暗，如何看得清楚。

雖然只是一彎新月，但午夜時候，亦洒了滿山清輝，穿林，騰身上了陡坡，雖然只是一些矮樹叢，仍然不是空曠地方，現在，繞過山腰了。

桐柏山不但山巒疊翠，而且重重疊疊，山上一山，峯上更有峯，敢情轉過山腰，乃是一片雲海，那對面的山頭，成了雲海中的孤島，山上原無道路，不料這一面更是亂石嶙峋，陡峭之極。

狄心蓮霍地縮回脚來，不由倒抽了一口涼氣，皆因那脚下的石頭一着力，立鬆動了，那麼徑尺的石塊，登時滾落下去自也帶落沙石，若不是她的脚縮得快，幾乎也跌落下去。

不料她才定了定神，面上又登時變色，皆因遠遠地傳來轟隆隆的聲响不絕於耳，震得山谷雷鳴，而且迴蕩不絕於耳。

她知道，那是石塊墜落崖下，發出來的聲响，敢情雲海之中，她的跟前，是個數十百丈高的懸岩，從轟隆隆的聲响好半响才傳來，就可知其深了。若然她適才一脚踏上，隨着那石塊跌落下去，她那還有命在，皆因那岩壁上豈僅沒有樹木，倒更多懸空浮動的石塊，適才那滾落的石頭，就帶落了無數的石塊，雖然看不見，但從那轟隆隆的聲响不絕於耳就可知道了。

「師傅，啊！」狄心蓮怔住了。

杜娘子在她前頭帶路的，怎麼已不見了。

不料杜娘子的聲音却從身後傳來，說道：「我自在這裏，你叫甚麼。」

啊！她轉身得急了些，那脚下的石頭又浮動起來，忙不迭把背脊貼在崖壁上，她感到有生以來從未感到的驚恐，不是因爲脚下的石頭又浮動了，而是杜娘子的聲音原本已冷的，現在，入耳的聲音，更冷得怕人，怎生走在前頭的，忽然轉到了她的身後，那聲音還有些異樣，像是另一個人！

她轉過身來了，非得小心翼翼不可，顯然，這有甚麼不對勁，何況新月不明，脚下的石塊隨時會鬆落。

「師傅，」狄心蓮叫道：「你怎麼引我到這地方來啊？這地方如何能練功夫，咦！師傅，你你……」

那杜娘子一拋頭，把披散的長髮拋到腦後，她，竟揭起了面紗。說道：「鬼丫頭，你不是想見我的眞面目麼，現在，我成全你了，你且瞧瞧，我是誰！」

「你你！」狄心蓮大吃一驚，叫道：「怎麼會是……會是你！」

那長髮掩面的女子，那是甚麼杜娘子，原來竟是媚娘！這狡獪的賊女人，竟瞞了她一天兩夜，她竟然沒發覺出來，直到適才發覺她的聲音有異。

媚娘把頭髮挽成髻兒，更扯掉面紗，道：「不用瞧了，杜娘子是有一個，不過早在兩年前死了，死了也無人辨認得出來，因爲死時已不成人形，饒你精靈，可也上了我的當啦。」

「那麼，」狄心蓮說：「一開始，就眞是你。」

「沉着氣，」她在心裏對自己說，因爲媚娘堵住了她的退路，脚下又是浮動的石塊，面前是百丈懸崖。

「自然是我，」媚娘媚聲媚氣的說道：「你奇怪麼，若不是前晚在崗上崗下同時出現，怎會瞞得過你這鬼靈精，自然兩個都是假，崗上的杜娘子是假，下面也不是我，黑夜之中，星光之下，找一個人來假扮，那還不容易麼。」

「不不，」狄心蓮雖然面對着她，那雙眼珠兒却轉個不停說：「但那一丈虹可是假不了的，你那手中的丈八紅綢，你怎麼會？」

媚娘把手一揚，刺啦一聲响，登時星月無光，那丈八紅綢在她頭頂打了個盤旋，狄心蓮連移動也不敢，何況知道那紅綢的厲害，那敢動彈。但她尚未閉上眼睛，呼的一聲，丈八紅綢已倒捲了回去，整整齊齊落在她掌中，仍是那麼薄薄的一疊。

媚娘得意地，脆生生打了個哈哈，說道：「自是眞而又眞，若沒一兩件鎭山之寶，豈敢開府立宗，不留下點看家功夫，如何服衆，你這鬼丫頭雖然聰明絕頂，看來對我知道得太少了，天下武功，奇門絕技，我媚娘不懂不會的那是少之又少。」

哼！狄心蓮在心裏哼了一聲，有這一陣工夫，她已把那斜坡上的每一塊石頭都衡量過了，每一塊可以落脚的大些的石頭，踏上去不會浮動的。但她的目光向頭頂瞟，就不由她不心寒，因爲從下上望，沒有一塊石頭不是懸空的，莫不是稍一着力，就會滾落下面。

媚娘道：「這地方不錯呀，爲要收服你這個鬼丫頭，我費了好半天的工夫，才找到這個地方，你不用望了，適才我這丈八紅綢若是掃向你頭頂的崖壁，你這鬼丫頭早成爲肉泥了，一塊滾落的石頭，會帶多少塊浮石下墜，我這紅綢掃向崖壁，又能夠捲落多少塊來。」

狄心蓮閉上了眼睛，再也不敢向上望了，因爲媚娘說的句句是眞，她枉然自負聰明，怎生上這賊婆娘的當，而且相處了一日和兩個晚上，絲毫也沒發覺。

「讓你瞧清楚，我只要一舉手，就能令你粉身碎骨，」媚娘把手中那疊紅綢揚了揚，說道：「但我不會要你的命，我要殺你，你便有九條命，也早沒了，因爲我

眞喜歡你。」

「哼！」狄心蓮說：「你眞喜歡的，是九宮心法。」

媚娘道：「你說對了一半，我非得到你門中的九宮心法不可，我還告訴你，這兩日中，我對你說的，句句是眞，我是說這是手中的煉火一丈虹，那是眞的，若然煉不到煉火的境界，一旦遇上武功和你不相上下的高手，非但發揮不出威力來，反而成了自縛雙手，但要練到煉火的境界，談何容易，杜娘子的爺爺窮數十年之功，才能有成，饒是我一身集各家功夫於一身，辛苦練了數年，也不過才是丈八紅綢，再想增長一寸，那眞是難之又難。」

狄心蓮道：「原來眞有杜娘子，這一丈虹眞是她的家傳絕學。」

「而且眞是千手如來那個負義寡情漢的妻子，」媚娘說：「我說過，除了我假扮杜娘子之外，句句是眞，若不如此，豈能騙得過你這個聰明絕頂的鬼丫頭，我知道，只要露出一絲一毫的破綻，就騙不過你，可憐的杜娘子，她就是死於她這家傳的絕世武學。」

「自縛了雙手，」狄心蓮道：「豈不煉火自焚。」

「但這門功夫，一旦練成了，實是絕世無儔，天下無敵，你這麼聰明，當然也明白。」媚娘道：「你這鬼丫頭這麼精靈，若不是醉心於這曠世無儔的奇門功夫，你會輕易上我的當麼，就因爲你明白一旦煉成，就能無敵天下，這就使你利令智昏了。」

可不是麼，當眞這兩日中，媚娘豈會一些兒馬脚也沒露出來的，實是那晚一見媚娘出手就縛住了陸羽，若是她要存心傷害他，陸羽身上早添了三個窟窿，不死也必重傷了，如何不令她既驚駭又羨慕，現在想來，其實她若冷靜些，不這麼利令智昏，早發現破綻了，譬如說：既已收她爲徒，爲何仍不允她見到眞面目？尤其今晚在林中，當她練九宮劍法，演到那晚媚娘傷在她師傅中宮換位那一招時，媚娘興奮得大叫「就是這一招」，她雖然心中也曾一動，却仍不醒悟，這不是利令智昏是甚麼。

那媚娘怎生忽然幽幽地嘆了口氣？似是凝眸崖下的翻騰雲海，但她看得出，媚娘的冷眸是茫然的。

「利令智昏，利令智昏。」

誰在說啊？不，不是她，狄心蓮倒是反覆在心裏唸了兩遍，重覆說的，原來是

媚娘。

媚娘茫然的目光，轉向她來了，那慣見冷芒，竟然不見了。

媚娘又說了，道：「我那日本來可以像殺死杜娘子一樣，殺死你師傅宮九娘的，却爲何留下她的活命來？」

狄心蓮在心裏又哼了一聲：「還用說麼，你覬覦我門中的走宮換位心法，哼哼！這才眞是你利令智昏，只在這早晚，我師傅必教你作惡有惡報，報斷臂之仇。」

她自是在心裏說的，並未說出口來，這媚娘當眞要怎的對待她？那是眞的，這賊婆娘只要一舉手，她就會跌落百丈懸岩，碎骨粉身。

媚娘又在說了，道：「這數月中，其實，你們的一舉一動，何曾逃過我的眼底，我不過是欲擒先縱，迫你師傅把九宮心法傳授給你們姊妹。」

「原來你是假裝上了我的當，」狄心蓮說。

媚娘笑了，她竟然笑了，不是狄心蓮慣見的嬌笑，顯然是發自她心中，說道：「你這丫頭乳臭未乾，能有多少點道行，竟敢在我面前使狡獪，若不是假裝上了你的當，你這丫頭怎會上我的當。」

狄心蓮說道：「那麼，我是在班門弄斧。」

媚娘一口一聲丫頭，不再叫鬼丫頭了，難道親熱的稱呼，她會聽不出來，可不是媚娘的話聲不那麼冷了。

「但你仍然騙過了雲中雁，」媚娘道：「甚至千手如來也一再上你的當，都是因爲這緣故，我更喜歡你了。」

「我是眞喜歡你，」媚娘重覆地加强了語調說：「之所以你巳對我洩漏了九宮心法，我仍然不殺你，不料你小小年紀，竟然有這樣絕頂的聰明，初時用一丈虹來騙你上當，因爲當今世上，即使是千手如來，也不知道我從杜娘子得到了她這丈八紅綢，却是我知道：杜娘子的爺爺確實與你九宮門派有淵源，那麼，你若是曾聽你師傅提起過，你一見這紅綢，就會深信不疑了。」

狄心蓮仍是只在心裏哼了一聲，道：「那倒是眞的，因爲那一丈虹不但是家傳武學，而且從未在江湖中露過面，久巳失傳了，但我仍然懷疑，你得到杜娘子的丈八紅綢也罷了，怎生連手法也得到。」

媚娘得意地一笑，說道：「當今世上，可是以爲只有你這丫頭才聰明絕頂？既然你不過僅見到我出手兩次，便巳知道竅門在腕力上了，我和那杜娘子惡鬥了一日夜，豈會不能盡得那紅綢的秘奧。不，其實，我若要殺她，何用苦鬥一日夜，是我一見那一丈虹奇妙絕倫，練成了便可無敵天下，便存心要佔爲己有，於是……」

狄心蓮道：「於是，你就誘她把一丈虹一而再，再而三地盡情施展出來。」

媚娘得意地大笑，道：「可不是你這丫頭聰明麼，你可也知道，正是你這份聰明，救了你自己這條小命兒，我可不會秘技自珍，我說把這一丈虹收藏作爲看家本領，那是不假，但我也巳領悟到，這門功夫若不到家，面對高手，反倒成了自縛雙手，而且也只有在單打獨鬥，才能派得上用場。」

狄心蓮心下一陣跳，絕望之際，何異抓住了救命索，道：「你若得到了我門中的九宮心法，可就大是不同了，紅綢仍然是一丈虹，一樣也可達到煉火的境界，不用一寸長，一寸强，也能發揮出煉火的威力來。」

「而且一分功力，也才能添一寸長，」媚娘道：「但要增一分功力，得要多少時日，眞是練到老，那境界也難以達到，因爲練到老，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在內家功力登峯造極的。」

「學以致用，」狄心蓮道：「就算你練到老，達到煉火的境界，却沒有用處了，就像杜娘子的爺爺一樣，只能把這門功夫帶進棺材裏去，一點兒用處也沒有。那麼，你練來做甚麼。」

媚娘道：「乖徒兒，你說的，和我想的一模一樣，之所以我喜歡你，捨不得殺你。」

狄心蓮啐了一口，這是不能怪她口是心非的，因爲她不顧死，若然她眞啐出口來，可眞是找死了，說道：「所以，所以，那日你傷在我師傅的劍下，倒因傷得福了……」

「你該說是傷在九宮變化下，」媚娘道：「因爲九宮變化令同一把劍，陡然之間，增加了無窮威力。」

狄心蓮說道：「因此，你領悟到，若然把九宮變化運用到你手中的丈八紅綢上，一定也能增加無窮威力，而九宮變化，只要你得到九宮心法，短短時日你就練而有成，不似內家功力窮年累月，才能增得一分。所以，你把開府立宗的大事也擱下了，一心一意要得到九宮心法。」

「他們不理解，」媚娘道：「我是說那千手如來和雲中雁，他們壓根兒就不知道我不但得到了一丈虹，而且把紅綢巳增長到丈八了，當然不明白爲何我放下大事不辦，必要得到九宮心法，我知道的，他們奇怪，我巳集無數門派的功夫之長了，爲何還要貪得無厭。」

狄心蓮說：「那是眞的，我聽他們背地裏說過，陸哥哥更不止一次聽他們這樣疑問過。」

「乖乖，乖徒兒，」媚娘說：「我是眞……眞喜歡你，你不但像我年輕時一樣美貌，像我一樣聰明，好學不倦也像我，一旦見到一門强過我的功夫，就要千方百計得到手中，爲了要得到手，不惜……人家都罵我淫蕩，其實，其實……唉……」

狄心蓮竟沒像以往一樣，在心裏啐一口，啊呀！可別上她的當！竟然不覺得這媚娘下賤了，只不過是爲了得到一門强過她的武功，不擇手段而巳。

「其實，我下賤麼？」媚娘道：「我怎會去喜歡那些個糟老頭子，其實，我不知有多委屈，有多噁心，只因不如此，不能得到他們的武功秘奧，乖徒兒，你不是一見我施展一丈虹，就對我這門功夫着迷了麼，你這麼絕頂聰明，竟再而三地發覺不出我露出來的破綻，你着迷到了甚麼地步，就可想而知了，你不是因此改變了主意，跟我跑到這桐柏山來了麼？若然我是個男人，若然你不獻身就不能……」

「住咀！」狄心蓮道，突然間，臉兒熱得像火燒一樣，她當眞也會像她一樣麼

？不不，她才不會像這媚娘一樣下賤哩。

「好！」媚娘笑道：「但我並不是男人，你不用迷惑我，人家也不會罵你下賤，你只要作我的徒兒，我就把這一丈虹傳給你，不，是把這煉火傳給你，你瞧，你眞幸福得令我妬嫉，輕輕易易就把這門無敵天下的絕頂武功得到手中，只不過作我的徒兒。」

狄心蓮心中一懍，竟然被她三言兩語改變了，改變了對這媚娘的看法，竟認爲她是好學不擇手段，其實既非淫蕩，亦非下賤，即使她還沒從心裏佩服，至少也對這媚娘生出些同情來。

「住咀！」狄心蓮再又叫道：「誰是你的徒兒，你作夢，我還要告訴你，我即使不聽明，可也不蠢，你以爲我適才演練的，眞是九宮心法，你也巳得到我門中的心法了麼？你是作夢，別說我沒傳師門心法，就算領悟了些，適才也受了你的騙，那也不過是一點兒皮毛，你這下賤的賊女人眞是妄想，你佔奪了我們的家園，斷了我師傅一臂，我恨不得把你千刀萬剮，呸！誰作你這個下賤女人的徒兒。」

眞的，她心下恐慌起來，她竟然改變了對這個賊女人的觀感，幾乎被她打動了心，如何會不恐慌，因爲恐懼，竟然忘了懼怕，忘了身在險地，這媚娘只要一出手，她就會粉身碎骨，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一定是午夜過了，因爲新月之光更明亮，更皎潔了，但她雖然清楚看到媚娘的面色又越來越冷，目光的寒芒也越來越盛，爲了自責，爲了消除那心中的恐慌，她更是罵不絕口。

媚娘怎生被她這痛罵，却不言，也不動？

她罵不絕口，但心下那寒氣，却隨着媚娘目中的寒芒，有增無減。

「作夢，呸，你作夢！」狄心蓮一跺腳：「誰是你……你的徒兒，啊！啊！」

她竟忘了腳下的石頭是不能着力的，她竟然跺了一腳，幸是她驚覺得快，一旋身，把背脊貼在崖上，提起丹田一口氣，總算沒隨着那石塊滾落，早又是轟隆隆的聲響震撼山谷，那驚心動魄的響聲，久久不絕於耳。

媚娘開口了，再不是那麼冷厲的聲音，說道：「你這鬼丫頭，是眞想死了！」

「你作夢！」緩過那口氣來的狄心蓮叫道：「我寧願死，也不作你的徒兒，你這殺千刀的賊女人，你這下賤的……」

媚娘怎生向崖下望，隨着她的目光，狄心蓮見到了模糊的人影，那人躺在一塊半懸空的石塊上。

怎會有人躺在那裏啊？也不見動彈？

媚娘道：「你瞧瞧，那人是誰？」

狄心蓮正在心裏這麼問，聽媚娘恁地說，可明白了，她從那人被夜風揭起來的，飄呀飄的衣角，也看出些來了，是……嗳呀！陸哥哥！

是陸羽，眞是他，橫躺在那半懸空的石塊上，因爲他的衣角飄呀飄的，乍看更似搖搖欲墜。

「你你，你擒住了我陸哥哥！」

媚娘冷冷地說道：「你這鬼丫頭爲何回頭來，就不見了我，也找不到我，現在你該明白了。」

狄心蓮道：「原來我送走陸哥哥，我一轉背，你就擒住了他？」

「擒他，還不是容易麼？」媚娘道：「就像我一舉手，就擒下你來一樣，誰能逃得過我這手中的丈八紅綢，我巳不是第一遭兒擒住他，任你這鬼丫頭是個鬼靈精，你們一言一語，一舉一動，從未逃過我的耳目，亦不知道我是幾番對你們欲擒故縱，不，該說是巳擒下，又故意把你的放了。」

原來……狄心蓮深深吸了口寒氣，原來這賊女人，在她想像中，更要厲害得多，前些日子，她以爲作弄了這賊女人，原來却是人家作弄了她！

「你你……」狄心蓮道：「你要把他怎樣？」

「這正是我要問你的，」媚娘冷冷地說道：「你要我把他怎麼樣？你是要他生，還是要他死？嗳唷，嘖嘖，這麼個英俊的又多情的少年郎君，這麼年青，就早死了，那有多可惜，是不是啊？」

狄心蓮心裏一陣劇跳，臉上也一陣熱，既然她和陸羽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這賊女人的眼睛，那麼，這賊女人都瞧見了，那一次，又一次……

她，眞是個連情愛也不懂的天眞的小姑娘嗎？不，她是個情竇初開的大姑娘了，只不過最初的兩次，而且是一開始，就遇到危險，她非和陸羽擠在一起不可，而且是那麼緊緊地，把陸羽摟在懷中，危險令她不能避男女之嫌，那剎那間，不容她有絲毫的遲疑，她是那麼本能地，無可選擇，在那樣的時候，自然是無情愛可言的，但當那危機過去了，她沒有讓陸羽看到，她的臉兒總是紅那麼老大半天的。

却是這個緣故，一而再地和陸羽摟摟抱抱之後，是習慣成了自然的，當然不全是，但自然而然，那男女之嫌，在他們之間不存在了，也許，她越來越發覺到，他是那麼惇厚誠實，那麼英俊可愛，既然那個少女不懷春，危急又一開始消除了，他們之間的陌生，還有甚麼男女之嫌，她早巳不是個天眞的小姑娘，但却是個純潔的大姑娘，而情愛也是最的純潔的，因爲他們是兩情相悅，而且也只是發乎情。

她咬緊了牙關，一者她要提氣才能穩得住身子，也要抑制住那劇烈的心跳。

「是不是啊？」媚娘道：「我從未遇到過像他這麼可愛的少年郎，我眞……妬嫉你，而且他又多愛你啊，你不願意他這麼年青青就死了，是不是啊？」

這歹毒的，不要臉的賊女人，她不但在他們一分手後，就擒住了陸羽，而且這賊女人一定巳看出來了。知道她巳對陸羽有情，於是擒下他，拿他來要挾她，好個毒狠的賊女人！

不，不能讓這賊女人看到她目中憤怒的火焰，她眞感覺到目中在噴火。

「你們仍然是一雙兩好。」媚娘的聲調又柔媚了，「只要你拜我爲師，我一開府立宗，你二人就是我的一對玉女金童，也都是我的乖徒兒，那時，誰也拆散不了你們，任他是誰，也不敢動你陸哥哥的一根毫毛，那是當然的，將來你也仍是九宮劍派的掌門，而他，你親愛的陸哥哥，當然也執掌雲台十三門的門戶，那時候啊，

雲台門當然不再是有名無實，而是眞眞正正的十三門，由你這陸哥哥發揚光大了，不用說，九宮劍派也不再是沒沒無聞，而是轟轟烈烈，像你們的先代一樣，威鎭大江南北。」

「當眞妙極了。」狄心蓮的眼珠子在不停地轉，說：「當眞妙得很啊，陸哥哥威鎭大河南北，而我，威鎭大江南北，而我們，陸哥哥和我，却是你座下的玉女金童，於是你就威鎭天下了，四海五湖，天下各門各派的武林，盡皆朝拜在你的座下了。」

「而你們，」媚娘快樂的像夢囈樣的聲音，說道，「你們有情人，成了眷屬，享不盡的艷福，天下武林中人，誰也不敢在你們面前，抬起頭來，誰也不敢說半個不字。」

一陣刷刷的聲响陡然傳來，是狄心蓮提不起那口丹田氣麼？她脚下的碎石與浮泥，滾落了一大片，竟然也發出震撼山岳的轟然巨响，那聲威好不怕人。

狄心蓮啊呀一聲大叫，脚亂手也忙，總算那脚下的大石雖然更傾斜了，但並未滾落。

「眞嚇死我啦，」狄心蓮拍了拍胸脯兒，說：「那你爲何不放我過去，你一定點了陸哥哥的穴道，一定點了好久好久啦，可見你說得好聽，不是眞心。」

媚娘道：「你担心他，怕他被點穴道久了會受內傷麼，那還不容易，只要你點點頭，再像在山下時一樣，你眞心誠意，親親熱熱地叫我兩聲師傅，那是當然，你也不會白叫的，我答應過你，將來你也就是無敵天下的煉火的傳人，我這手中的丈八紅綢，當然就是你的啦。」

「我還告訴你，」媚娘把手揚了揚，繼續說道：「當眞我還忘了告訴你，你別小看了我手中這一疊紅綢，別瞧疊起來，只得這麼薄薄的一疊，但普通刀劍，休想能斷損分毫，原來野蠶生絲不算，還混和了金絲和髮絲，是以能剛也能柔，即使是吹毛立斷的寶刀寶劍，若不是綳得緊了，也休想割得斷它，編起來，可大不易，乖徒兒，叫啊，叫師傅，將來我就把這紅綢也傳給你。」

狄心蓮冷聲道：「你要我相信你是眞心的，那容易，你先把陸哥哥的穴道解開了。」

媚娘格格一聲蕩笑，說：「你念念不忘你這陸哥哥，怕他受傷啦，乖徒兒，我如何不成全你。」

怎生她那淫邪蕩笑之聲，成了乾笑了啦？

媚娘又說了，道：「你這鬼丫頭的一雙鬼眼兒亂轉，以爲月色不明，就瞞得了我麼？哈哈，即使讓你們逃出半里地去，我也能把你們手到擒回來，要取你們的小命，那眞是易如反掌，我話巳說盡了，是福是禍，要生還是要死，你這鬼丫頭自去決斷啦。」

噯呀一聲响，媚娘揚手飛出紅綢，狄心蓮倒抽了口涼氣，急叫道：「你你……你做甚麼……」

她目瞪口呆了，原來媚娘眞替陸羽解開穴道了，不用近身，而是揚手飛出紅綢，只見紅綢前端的兩鈎一刺，同時打中陸羽身上的三處大穴，那鈎刺何其尖銳，竟然未傷他分毫，却又解開了穴道，要知紅綢長丈八，若不是用勁妙到毫巔，豈能得解！

她先是爲陸羽驚嚇，明白了，仍然驚嚇。

原來她太小看了媚娘，這賊女人以往顯露出來的，顯然不過才是十之二三，武功顯然高不可測。

狄心蓮驚聲惶忽大叫道：「啊！呀！不好！」

是陸羽穴道一被解開，猛可裏撑起身來，他那裏知道，他身下的石塊半懸空，可把狄心蓮嚇壞，敢情狄心蓮一直是在假裝提氣才能站立。

其實一脚是踏在一傍的堅硬崖壁上，忙不迭霍地一騰身，抓住陸羽剛剛才伸出的胳膊，喝了聲：「起。」

因爲她其實脚踏在實地上，又蓄勢而發，端待陸羽穴道一解，即刻騰身而上，把他救了逃走。

她巳看清了崖勢，只要斜向右方，不足一丈之地，即可躲入一塊突出的大石之後，那時任她媚娘的丈八紅綢厲害，亦是鞭長莫及，嘿！

狄心蓮不但看準了地勢，而且也算計好了，救了陸羽，待陸羽的身子一離開那半懸空的大石，她巳同時向那石塊大力蹬去。

她不但借了力，那石塊也必然墜落了，當然媚娘這賊女人撲來，身子向大石上落來。

嘿嘿，那可妙極了，她必然會隨同那大石滾落下崖，必然也粉身碎骨，豈不是反倒永除了後患。

說時遲，狄心蓮抓住陸羽，身才騰起，驀地眼前一黑，她那知媚娘早知她打的甚麼主意了，並不上當，她這裏騰身，提起陸羽，却不料媚娘也同時騰身，巳竄上崖頭。丈八紅綢飛出，斜刺裏橫捲過來，恰迎個正着，向狄心蓮攔腰纏到！

其實是同一刹那，狄心蓮身子剛剛閃過那崖角，自不然也把陸羽一拋，這一來，兩人也在空中換了個身位，立即成了陸羽在前，她在後了，想想她有多大的勁力，多大的力道，不如此借勢，如何能提着陸羽，竄出一丈多遠不說，還得在空中拐一個彎。

這一切，原是她事前計算好，却沒算計到媚娘更厲害，幾乎是後發而先竄上了崖頭，居高臨下，飛出丈八紅綢，向他們身上捲來！

狄心蓮不過是脚尖點在崖壁上，不但身子懸空，手上還有一個陸羽，心裏顯然一慌，脚尖登時不着力了，媚娘的紅綢是撲空了，狄心蓮連同陸羽，也登時往下落去，却是媚娘大叫一聲：「啊呀！」

浮泥和那大大小小的石塊飛滾中，也傳來一聲啊呀！

是狄心蓮，但那震撼山谷的轟隆隆的聲响，迅速把那叫聲掩蓋了，一時間，恰似地覆天翻。

既然不是懸崖，却又有如壁陡，兩人滾落下去，也帶落了多少浮石和泥沙，落入那百丈的崖下，又如何不地動山搖，四山有如雷鳴！

那迴蕩不絕於耳的轟隆隆聲响，何時才停息了？

似是天長地久，待得冷月清輝之下，雲海又復滾滾翻翻，四山松濤之聲，又再入耳，那如痴又如呆的媚娘，才長嘆了一聲，那垂掛在崖邊的丈八紅綢，被淒厲的夜風吹拂得蜿蜒飄捲。

她是嚇呆了，也眞想哭一場，她後悔，但又多恨啊！

兩人這一落下崖去，又豈僅是粉身碎骨，必然連屍骨也不存在了，因爲兩人滾落下崖時，帶落了多少大大小小的石塊，因爲在白天，她早巳勘查清楚地勢了，那是一座新近風化的塌崖，是以無不泥鬆石浮。

那斷崖之高，百丈是沒有，却不下五六十丈高下，谷底自然也是滿佈嶙峋的亂石。

她恨，她悔，她也想哭。

她恨狄心蓮這個該死的不知好歹的鬼丫頭，死了活該。

她也眞後悔，若不是她即刻出手相逼，這兩人又怎會跌落下崖，豈會屍首也不存留。

雖然沒有眼淚，但她眞想痛哭一場，那麼個英俊可愛的少年，她從未眞正喜歡過一個人，武林中，江湖上，她有多少面首，多少相好啊，數也難數清的，但她從沒眞正喜歡過誰，一個也沒有。

而今，她遇到了，遇到她眞心善歡的人，但却死在她手中了，她是不要殺他的，若不是那鬼丫頭，該死的狄心蓮，他怎會死，死得屍首無存！

她想哭，是她咽咽哽哽，是她在嗚咽麼？不是，原來是夜風在哭泣。

本篇完，亡命江湖再現新章

留意故事之三「崑崙奴」

因爲山陰道上，又見儷影雙雙

周瑜利一尺戰三刀

麥海雲

舊日由廣東落鄉演戲的伶人，必須搭船，那一艘大船停在海邊，有時走上岸搭的戲棚演戲酬神，有時就在紅船的艇頭演戲，總之，落鄉的大老官俱是搭船而去的，那種船就稱做紅船，一來在船上必須有一兩個武功特別出色的人照料一切，二來有胆落鄉的伶人多數身上有些武功，尤其是文武生或小武，更加要手有上些斤両，否則，演戲的時候，衝入幾名惡漢，那就拱手稱臣，賺來的錢給他們隨意拿走，也不敢做聲，太過吃虧，有了這種顧忌，凡是落鄉演戲的紅船，必然有一個武林高手坐鎭，當時最有名氣的一個文武生叫周瑜利，此人英俊異常，但却非身段宏偉，穿上了長衫，只是一名書生的模樣，故此，他很容易就得到一些美女垂青，包括當地的名流太太，或名門淑女，他很喜歡演戲之後飄然而去，前往預先約定的地點幽會，殘夜將盡，然後一個人踏着細霧回到船上來。照理他是文武生，等閒之輩，不敢捋虎鬚，但因他在四鄉各處都有婦女垂青，難免獲罪於當地的惡霸，於是連續發生過幾次夜間截擊事件。

周瑜利的確技高人胆大，他從來不帶武器，在橫街窄巷，碰着有人截擊，便即施展他在戲台上面的武功，一邊閃一邊打，倘若對方赤手空拳，不是他的敵手，反之，對方帶着武器，正合他的意思，他隨意出擊，奪取了一把單刀，甚至一條鐵尺，就此反攻，殺出重圍，他曾經僅用一把鐵尺打贏七把刀，就此名震南番東順。

他奪取鐵尺施展的一招，只是蝴蝶掌，左右兩手互相擺動，對方的鐵尺兜頭打落，他的左手向上迎格，右手穿過對方手臂的另外一邊，兩手一齊發力，此人的右臂登時折斷，鐵尺也跌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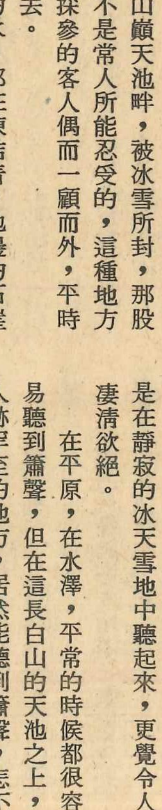
根本上鐵尺並非單刀，練過武功的人都能够捱一下，不會打傷，何況是周瑜利呢？他的左臂捱了一下鐵尺，沒有甚麼損傷，折斷了對方的右臂喜出望外，就此抓着跌下來的鐵尺，上下翻飛，一擋一插，或者轉身向後標出來，包圍他的人雖然有七把單刀，但却因爲人多勢衆，担心斬錯自己人，反而刀法沒有平時那麼凌厲，給他的鐵尺擋住單刀，隨手一拍，或當胸一插，擋刀的人就會受傷，狠狠而逃，初時他屈居下風，苦鬥一會，對方僅有三人，那時三把刀向他圍攻，更非敵手，末了，他施展武功，刀來不避，但却把鐵尺向刀口橫掃，那種震動力竟使握刀的人覺得整條右臂痳木，知道不是他的敵手，轉身飛奔，經此一戰，沒有人斗胆截擊了，僅憑赤手空拳奪取一條鐵尺，巳經不容易，何況用鐵尺打贏七把刀，更加困難，原來周瑜利曾經苦練雙鐧，那種鐧就是三國誌時期說的銅鐧，本來是圓的，長達四尺，每一條銅鐧重五六斤，他能够舞動如飛，故此，握着僅重兩三斤的鐵尺，更加輕而易舉，他能够在對方一刀劈落之際，即閃即打，僅用鐵尺向握刀之人右腕斬落，只是一招，巳把對方的單刀劈落，刀巳離手，此人就算沒有受傷，一定知難而退。

周瑜利曾經有一次用竹篙對抗十二個彪形大漢，各持花槍長棍，那時並非短兵器作戰，而是明刀明槍的用長兵器交手，由於竹篙本身脆弱，不堪一擊，他只能够閃擊衝刺，不能够把它看做長短棍似的型格，故此，這場苦鬥打了一個時辰，他然後殺退那些彪形大漢，事後他也覺得這一塲龍虎鬥不易取勝，回心一想，自己的桃色糾紛太多，很容易惹事生非，無端端的弄出一場大禍來，以後就不致輕舉妄動，勾引良家婦女，故此他活到晚年，仍非喪生於刀槍之下。

冰岩怪客

精選俠情倫理故事

醉仙樓主・文
盧　令・圖



荒山逢怪客

長白山巓天池畔，被冰雪所封，那股冷勁，並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這種地方，除去了採參的客人偶而一顧而外，平時很少有人去。

天池的水，都在凍結着，池邊的石崖，被落雪所封，日久也成了冰，變成了冰崖，冰崖猶如山崖，奇岩凸凹形狀怪異，有一處地方，更見奇突，冰崖下召，冰壁內陷，壁間尚有一個洞，約三丈方圓，兩丈高下，洞中坐着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

這個老人不但頭髮白了，而且連鬢眉也白了，眉毛兩端呈彎月形，長長的掛向兩頰，更奇的是他雙手指甲，每根指甲最少也有四五寸長短，穿一件黑色長衫，已經是破舊不堪。

洞中當然沒有冰雪，但也沒有床桌等用具，所有的僅是一堆乾草，將地面鋪得厚厚的，那個老人就坐在這乾草上，雙目垂簾，對外界的事情似乎早已置之度外。

這本來就是四九寒天，山上冷得幾乎連風都凍結了，雖然沒有風，可是那股寒氣，足以透入布絮，而使人冷不可當，這還是中午的時份，如果在半夜，那可就更不堪設想了。

這冰岩，這岩洞，這怪客，都在透着極端的神秘，這是造化如此，還是他自己願意這樣，這世界本來就很奇怪，而奇怪的事情總是發生在很奇怪的地方，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襯托出如此神秘的色彩。

你聽過簫聲嗎，那凄涼的簫聲，尤其是在靜寂的冰天雪地中聽起來，更覺令人凄清欲絕。

玄功報父仇

在平原，在水澤，平常的時候都很容易聽到簫聲，但在這長白山的天池之上，人跡罕至的地方，居然能聽到簫聲，怎不讓人稀奇，讓人有神秘感。

是誰聽到簫聲，在深山大澤，荒無人烟的地方，居然有人在吹簫，也居然有人在聽簫，這一吹一聽的兩個人，如果不是瘋子，必然是奇人異士，聽簫的人，當然是那冰岩石洞的老人，一個怪老人，但吹簫的呢，那又是什麼人？

怪老人雖然未睜開雙目，但已全神貫注在兩耳之中，他在從那音律中，去辨別來人的年紀，學識，以及更多的內涵。

他想，此音律緩而不急，流而不滯，表示吹簫之人，性情悠閒，衷氣流暢，定力也很深，音律柔而不蒼，低而不悲，表示吹簫之人年紀並不大，但極老於事故，音律和而不卑，清而不濁，表示吹簫之人雖能和於四方，而却有孤傲的內涵，且相貌堂堂，胸藏正氣，音律雖低而致遠，發微而聽著，表示吹簫之人，還是個武林人物，不但是個武林人物，而且武功還很高，音律軟而不弱，細而不沉，表示吹簫之人雖是個女子，却有丈夫之概。

這一個既年輕美麗又武功高强的女子，到底是誰？她不但有和善的性情，更有孤傲的胸襟，不但有極深的定力，更有悠閒的個性，她能一個跑到深山大澤之中來悠遊，孤簫自娛，當然不是一個很平凡的女子。

岩洞中的老人聽得入神之際，不自覺的站了起來，走向洞口，那簫聲忽高忽低，忽遠忽近，使人無可捉摸。

怪老人嘆道：「這個女人，可能是我生平所遇到的第一個女人。」

這第一個女人到底是代表什麼？還是第一個武功最高的女人，還是第一個最漂亮的女人？還是第一個定力最强的女人？這祇有怪老人自己知道。

雪仍在下着，滿天的雪花，在山風中飛舞着，天池的冰面上，又鋪上一層厚厚的雪。

簫聲停止了，在冰面上却現出一個身形苗條的少女，她踏着冰面上的雪花，在向岩洞口飛馳而來，那身形之快，也是怪老人生平僅見的一個，這還不奇，最奇的是她所經過之處，並未有留下一絲一毫的痕跡。

那少女穿着一身火紅的緊身棉衣，外面還罩着一件紅色的披風，那足下的布鞋，包頭的布巾，甚至連手中的簫管，沒有一件不是紅色的。那白色的雪花，飄落在她紅色的披風上，紅白相間，顯得更爲出色。

人生的際遇，本來是無常的，像怪老人一個人住在這深山大澤，冰天雪地的岩洞之中，已經是非人所能想像，但在這種地方，居然還能遇到別人，你能說這不是一種緣份嗎？

怪老人向着那少女說：「三十餘年來，這冰天雪地之中，妳是我所遇到的第一個人。」

紅衣少女停下身形說：「我可以進洞去坐坐麼？」

怪老人道：「天緣接引，理所當然，只是洞中不但寒凉澈骨，而且也很簡陋，姑娘祇能席地而坐了。」

紅衣少女嫣然一笑，這一笑笑得很美，也很端莊，她輕輕的移步進洞，雙腿交叉端坐乾草之上，說：「老人家，這冰天雪地的岩洞之中，你竟然呆了三十年？」

怪老人嘆道：「山中無甲子，寒晝不知年，因此老夫也無法計算是不是三十歲月，但有一件事情却記得很清楚。」

紅衣少女道：「什麼事？」

怪老人道：「老夫初入長白山，才祇三十年華，如今已是鬚眉皆白了。」

紅衣少女道：「老人家來此洞中是有所求？」

「沒有。」

「是有可取？」

「也沒有。」

「既無所求，亦無可取，老人家在這洞中一住就是三十餘年的歲月，眞令晚輩有些不敢相信。」

怪老人道：「世道興衰，若風雪之幻變，人生際遇，似海浪之奔騰，這人世間，本來就有很多事情使人難以理解的。」

紅衣少女噢了一聲。

怪老人道：「就拿姑娘來說吧，正是荳蔻之年，芳華如錦，而且有極高的定力，武功與智慧，按理說正是花花世界中的寵兒，誰會想到妳一個人在這四九寒冬，跑到這冰天雪地的長白山天池畔來，而且居然還在這裏遇上了老夫。」

紅衣少女道：「不錯，人世間事，本來是難以捉摸，只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不通，老人家怎知我有極高的武功定力與智慧呢？」

怪老人道：「我是從妳簫音中聽出來的。」

紅衣少女道：「在音律之中，能分辨出一個人的性情與作爲，必是精於此道中的高手，老人家想是一位世外高人了。」

怪老人道：「世外高人是談不上，不過對於音律之學，老夫略懂一二。」

紅衣少女道：「請老人家指點。」

怪老人道：「音有一音，二音，三音，四音，五音，六音，七音之分。」

紅衣少女道：「原來音律之學尚有如許分別，老人家能說得詳細一點麼？」

怪老人道：「一音就是元音，爲一切音律之祖，此乃諸音未發之前，含於元和之機，發而爲二，而成二音，體同太極，用化陰陽，陽在天而爲聲，陰在地而爲音，陰陽相感，互生於中，而成上中下三音，合爲天地人三才，陰陽各生陰陽，變爲四，分輕清重濁，是爲四相之音，合爲老陰少陽少陰老陽。」

紅衣少女道：「這五音想必是講商宮角徵羽了？」

怪老人道：「不錯！這五音商宮角徵羽發於五行水火木金土，土居五行之中，頂天之地，而有上下，共分爲六合之音，而六合之音，各有陰陽，此是黃鐘大呂等十二律之起源。」

紅衣少女道：「那七音呢？」

怪老人道：「七音源於七政，也就是水火木金土五星加上日月，也就是商宮角徵羽五音而外，再加上少徵少商，合而爲七，以象七政，此是音律演化之過程，但音本無形，必借有形之物而發，古人採音律之全，而製成各種樂器以和於天下。」

紅衣少女道：「音樂之發源，原來有這樣多的分化過程，那爲什麼從音律之中，又可以聽出人的一切呢？」

怪老人道：「這就是心靈的感應，因爲樂器雖能發聲，却不能自動發聲，必借人以發聲，而人爲萬物之靈，心靈持着，凡有一切喜怒哀樂之事，必然會透過音律，而發於表，這就是古人所講的誠於中而形於外的道理了。」

紅衣少女點頭道：「我懂了，老人家學養之高，當眞是無人能及。」

怪老人道：「寧靜可以致遠，故人可以通神，以人奏樂，樂亦可以通神，故輕音祭理天之神，清音祭氣天之神，重音祭地面之神，陽音祭九地之神，因此樂雖由一統而分，却各有所趣。」

紅衣少女點頭道：「老人家一席閒言，啓發了我先天靈智，當眞福緣不淺，不過晚輩尚有小小的請求。」

怪老人道：「妳說吧。」

紅衣少女又說道：「晚輩可否一聆雅韻。」

怪老人振聲大笑，接過紅衣少女手中的簫管，吹奏起來。

音韻由低而高，由弱而强，由微而著，由卑而亢，就如一匹健馬開始慢步村野之間，丘陵之地，漸漸的接近原野，接近

了草原，甚至接近了沙漠，馬蹄也由慢而快，快而更快，最後竟然狂馳在草原，狂奔向大漠，在那柔軟的黃沙之中，已經聽不到馬蹄聲了，但見黃沙漫空，一遍昏濛的。

紅衣少女的心氣本來是和平的，但自簫音一起，却隨着那聲音在昇華，最後竟然會拍拍的跳躍起來，她盡抑制着心情，然那股氣勢，猶如在萬頃烟波之中，巨浪飛騰怒潮澎湃，那排山倒海之勢，根本無法抑止，正緊急間，忽聽得啪地一聲大响，簫音頓止。

紅衣少女此時心境才稍為平下來，抬頭看去，見那怪老人正手把破簫，連道：「可惜！可惜！」

由於那怪老人的衷氣太足，因此當音律吹奏到高高無上之時，衷氣無法由音孔中完全洩出，以致簫管爆裂為兩片。

紅衣少女大吃一驚說：「老人家好強的內力。」

怪老人搖頭道：「只是可惜了姑娘的簫管。」

紅衣少女道：「這管簫雖然不錯，但今日能以此簫換來一聆高韻，也不算是損失了。」

怪老人道：「如果老朽猜得不錯，姑娘這管簫可能是玉屏簫吧？」

紅衣少女道：「老人家好眼力，這正是玉屏簫。」

怪老人道：「玉屏簫出產於玉屏縣，年出一對，不但是竹管的粗細大小，連節的長短都是一樣的，不知另一管落在何人之手？」

紅衣少女臉泛紅霞道：「在晚輩一個朋友手中。」

「是一個年輕瀟洒，博學多才的男子嗎？」

「嗯！」

「這個人不但文才好，武功也好，心地更好！」

「老人家怎地知道？」

「以姑娘的身份，若無這樣好的條件，妳當然不可能會與他成為朋友。」

紅衣少女嫣然一笑說：「他是我的大師哥。」

怪老人道：「只是可惜得很。」

紅衣少女微微一驚，目透幽光說：「有什麼可惜的？」

怪老人嘆道：「玉屏簫年產一對，出於玉屏縣，存則同存，亡則同亡，如今此簫一破，那另外一管簫，也可能不復存在了。」

紅衣少女急道：「此話當眞？」

「江湖上確是這樣傳說，但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所以老夫就不得不相信了。」

「那麼人呢？」

「姑娘如今安然無恙，想對方亦無問題，只是那管簫就很難說了。」

紅衣少女這才鬆了一口氣。

此時已經是暮色蒼茫，長白山天池，已被一遍暗淡的色彩籠罩着，但氣候却顯得更寒了，紅衣少女雖然內力充沛，但也有些經受不住，怪老人却安然無事，他目視洞外蒼茫的天色，輕輕一聲嘆息道：「日月運行，寒暑互移，人生旅途可長得很啊。」

紅衣少女道：「晚輩也有此同感。」

怪老人道：「這一次不知是什麼緣因將姑娘牽來了長白天池？」

紅衣少女道：「晚輩祇是興之所至，隨遇而安。」

怪老人說道：「姑娘正當綠黛年華，雖胸襟散淡，但絕非出世之人，此來必非無因。」

紅衣少女道：「這很重要麼？」

怪老人道：「人在江湖行，難離是非窩。」

紅衣少女道：「我原是偷得浮生半日閒，不想遇上老人家，却忘却歸期。」

怪老人道：「以姑娘的武功氣度學養而言，必是出自名門，不知老夫可否得而聞之。」

紅衣少女道：「晚輩姓丁原籍華陰，位近太華脚下。」

怪老人道：「華陰縣有一位了不起的大俠，江湖人稱一刀定大華的丁烽丁大俠，不知是姑娘什麼人？」

紅衣少女道：「不敢，正是先父。」

怪老人微微一驚道：「怎麼？丁大俠已經過世了？」

紅衣少女眼睛一紅道：「三年前死於仇家之手。」

怪老人說道：「那眞是好人不長壽了，不知找到了仇家沒有？」

「沒有。」

「那姑娘這次遠上長白，是尋訪仇跡來的了？」

「正是，只是尚無眉目。」

「長白山方圓數百里，若無詳細地址，的確是難以尋找。」

「不錯，只是晚輩有一句話，不知當不當問？」

「請說！」

「據聞長白天池住得位武林前輩，人稱冰岩怪客白長清，不知是不是前輩？」

怪老人嘆道：「那還是老夫數十年前在江湖行走之時所用，老夫自隱於長白以後，這個名字早已忘了。」

紅衣少女忽然雙膝跪地，叩了三個響頭才爬起來。

冰岩怪客道：「姑娘這是做什麼？」

紅衣少女說道：「聽先父說過，他生前曾有與前輩有過數面之雅，不知此話可眞。」

冰岩怪客道：「不錯，所以我才知道華陰有一個一刀定大華的丁烽。」

紅衣少女道：「如此說來，前輩應該是我的世伯了，我叫丁香，世伯稱我丁香就可以了。」

冰岩怪客白長清道：「當老夫隱跡之時，已發誓不惹武林是非，令尊之事，我祇能從傍策劃了。」

丁香道：「謝謝世伯。」

此際忽聽得一聲怪嘯，劃過長空，猶其是在深山夜靜中聽來，更令人恐怖得毛髮悚然。

冰岩怪客道：「這長白天池可很少有人來啊，今天是什麼日子。」

丁香道：「如果我猜得不錯，這個人是為我而來。」

「是妳的同路人？」

「不，是跟踪我來的。」

「妳怎知是跟踪妳來的。」

「因為這種聲音我聽到已經不止一次了。」

「嗯……」

「在青海，在陰山，在中條，在太行，在燕山，我都曾聽到這種聲音。」

「在這些日子來，妳一直在山區中打轉。」

「這幾年來，晚輩尋訪不到仇人的踪跡，因此才將目標轉向山區。」

「妳見過這個人麼？」

「但聞其聲，不見其人。」

冰岩怪客道：「這樣說來，這個人顯然是有為而來的了，只是有一件事情老夫想不明白。」

丁香道：「什麼事？」

冰岩怪客道：「此人一路跟踪你，在情理上判斷，他很可能是你殺父仇人。」

「我也曾這樣想過。」

「但果眞是妳的殺父仇人，他跟踪妳的目的，無非是想斬草除根，這一路上妳曾經過不少的深山大澤，他有很多向妳下手的機會，他為什麼不向妳下手呢？」

「這一點我也想過，很難了解其中道理。」

「那祇有一個可能了。」

「什麼可能？」

「那就是此人跟踪你的目的，不是為了斬草除根，而是在保護於你。」

「這會是誰呢？」

「一定是你爹生前的好友了。」

丁香皺眉苦思半晌才道：「先父生前好友，姪女大半都見過，而且這些人好像在畏懼着什麼，沒一個人敢出面尋仇。」

冰岩怪客嘆道：「你爹生前仗劍江湖，豪氣干雲，也曾做了不少有益人羣之事，只可惜連一個道義的朋友都沒交上。」

「所以晚輩才想不起此人是誰。」

「這也有一個可能。」

「什麼可能？」

「也許殺你爹之人，是一個龐大的江湖惡勢力，無人敢明顯的出面尋仇，這個人很可能是在暗中保護於妳。」

丁香幽幽一嘆，道：「世伯，姪女經此巨變，方寸早亂，不知如何是好，你說該怎辦？」

冰岩怪客沉思半晌道：「我有幾個問題，必需先要問妳一下。」

丁香道：「世伯請問。」

冰岩怪客道：「妳爹生前仗劍江湖，行俠仗義，難免會有得罪一些黑道人物，妳可知道妳爹有那些仇人？」

丁香道：「先父雖然行俠江湖，向以仁義為先，很少殺戮之事，是以姪女想不起有什麼仇人。」

「妳爹在娶妳娘時，又曾樹下了什麼情敵？」

「晚輩只知道一個人，據說此人在先父與娘未完婚之時，便已互相認識，直至我知事之時，他們還常常來往。」

「此人是誰？」

「子午鞭呼保義。」

「妳的武功是跟妳爹學的還是跟妳娘學的。」

「都有。」

「除此而有沒有投過別的師門？」

「沒有。」

冰岩老人停了一下又道：「妳聽那怪嘯之聲，像不像呼保義的聲音。」

丁香聞言一楞，半晌才道：「似是而非，因此晚輩不敢確定。」

冰岩老人道：「他一路跟踪於妳，而妳始終未能發現他的形影，可能此人武功在妳之上。」

丁香道：「姪女也是這樣想，是以一直不敢搜查他的踪跡。」

冰岩老人嘆道：「老夫自入此洞，數十年來，未出洞門一步，如今為了妳，不得不出洞走一走了，妳先在此坐一坐，我去去就來。」

語聲剛了，人已飛出洞外，此時夜靜中又傳來一聲怪嘯聲，尾音在長空中繚繞不絕。

丁香心想：這冰岩怪客白長清數十年前便已成名江湖，歸隱之後，又在此潛修秘練了三十餘年，其武功造詣，可想而知，如果來者是友，那當然無話可說，如果來者是敵，冰岩怪客一定能應付得了。

她不自覺的嫣然一笑，數年來這是她第一次的笑，自從她父親死了之後，母親又因練功而走火入魔，以致雙腿癱瘓，因此這報仇的責任，落在她一人的肩上，她父親生前好友雖多，但都是怕事之徒，不敢出面，因此這幾年來，她在孤獨無援的情形之下，走遍了名山大川，以及各處碼頭，查不到仇人的踪跡，這份痛苦那就不用提了，如今遇到了與她父親僅有數面之緣的冰岩怪客白長清，竟概然願意助她一臂之力，她總算在茫茫人海之中，抓着了一塊木板，雖然不知道能否借此以達到彼岸，但總算是有了倚靠，因此她怎能不笑呢。

此時已經是初更左右，天色已完全的暗了下來，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祇有冰冷的寒氣，冷得使人難以忍受，她盤膝而坐，運起了乾元罡氣，以抵制苦寒，久而久之，已進入了消魂忘我之境，全身充滿了一團陽和之氣，透過了四肢百骸，就這樣恍惚杳冥的過了一夜，再等睜眼時，已經是第二天的凌晨，太陽剛剛由東方升起，雖然看不到，但那萬道金霞，已經透過了雲層，反射上來，好美，好美。

她猛然想起昨夜白長清出洞之事，不知道結果情形如何，舉目看去，洞中竟然沒有白長清的人影，她微微一驚，難道發生了什麼意外，正傍徨間，見白長清提了一大包東西，已從外間走進。

丁香道：「伯伯，我好担心。」

冰岩怪客白長清一聲豪笑道：「妳是担心我不是來人的敵手？」

「那倒不是，我是說我沒見到伯伯，當然有些担心了。」

白長清道：「其實我昨夜已經回來了，看妳坐得正好，不願驚動於妳。」

「昨夜找到那人沒有？」

「找到了，只是老夫並沒有與他照過面。」

「不知是個什麼樣子的人？」

「一個年齡與老夫相彷的人，穿一件黑色長袍，長髮披肩，胸口還繡着一個骷髏頭。」

「黑骷髏焦無常。」

「不錯，原來妳也聽說過此人。」

「先父曾經說過，此人是當今黑道的惡煞，不知他一直跟踪於我，又是爲了什麼？」

「黑白兩道，水火難容，他跟踪妳當然不會有什麼好意了。」

「這樣說來，我們昨天所推測的又錯了。」

「正是。」

冰岩怪客嘆息一聲道：「江湖之上，詭異百出，現在我們第一件要辦的事，就是先查出這焦無常跟踪妳的目的。」

丁香道：「要調查這一件事又不是簡單的事，因爲對方祇有一個人，除非他自己說出來，否則很難。」

「不錯，不過妳也不必担心，這件事由我來調查。」

「那麼晚輩……」

「從今日開始，老夫要教你一種奇特的武功，因爲我已經推測到對方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那黑骷髏焦無常一直跟踪於妳，而未向妳下手原因，可能是受了別人的指使，能够指使焦無常爲他効命的這個人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一個焦無常姪女已經不是他的敵手了，假如後面還有厲害的人物，那麼這個仇可眞無法報了。」

「所以我要教妳一種奇特的武功，本來，這種功夫，至少也要有一年的時間，但妳的內功基礎很好，最遲有三月之期，便可完成，老夫在附近鎭上購了一些食物，山上氣寒，不會腐爛，妳可以慢慢的吃，渴了洞外有寒泉，飲之可增長內力。」

「伯伯這多少年來未出洞門一步，不知飲食些什麼？」

白長清一笑道：「我巳習會了服氣之法，是以不食人間烟火。」

「如何才能煉成服氣之法？」

「煉服氣之法，當然離不開一個氣字，氣在人身就是呼吸，開始從深呼吸下手，終則到靜呼吸與無呼吸爲止，但此功煉來不易，妳如果要學，待妳大仇報了之後，老夫自教妳。」

「謝謝伯伯，姪女尙有一件事情向伯伯請教。」

「什麼事？」

「我娘因急於煉功，以致走火入魔，雙腿癱瘓，不知可有辦法醫治？」

「妳娘住在甚麼地方？」

「姪女離家之時，我娘怕仇家尋覓，巳經搬到一個很隱秘的地方居住。」

「那就很好，妳娘的病症，可能是因煉功心急，而岔了氣，欲消此病，祇有導氣歸元一法，妳先安心煉功，妳娘的病，包在老夫身上也就是了。」

丁香又是一笑，白長清便告訴她行功方法，讓她獨自在洞中煉功，自己巳飛身出了石洞，此時太陽巳經升得很高，也驅走了部份寒氣，他便在洞口坐下，替丁香護法，定中歲月，恍息即過，不覺天色又巳黑了下來，那怪嘯之聲，又復傳來。

白長清心想：「以黑骷髏的武功，在黑道中乃是佼佼之流，如今竟然會受別人指使，那麼指使他這個人的武功，當眞是高深莫測了，他一路跟踪丁香，到底又是爲了什麼呢？這件事情如果不弄清楚，那報仇之事，將無從下手。」

他想到這裏，身形巳向嘯聲之處飛去，雖然是黑夜之中，由於他長年苦煉，巳視黑夜如白晝，當他翻過了一座山頭之時，見那焦無常正仰面向天，又發出一聲長嘯。

白長清心想：「他之所以在黑夜中連續長嘯，可能是在練一種功夫，我何不先弄弄清楚再說。」

於是他盤膝端坐，雙目緊視着焦無常的一舉一動，見他一聲長嘯之後，他繼以雙手分張上召，然後又俯身下視，復立直身形，再次長嘯，三聲之後，方盤膝端坐，凡是習上乘武學，皆離不開靜坐一法，雖然因門派方法有別，其內在的心神竚守以及氣機運化，行走筋絡各有不同，但在外形上，却是大同小異。

白長清心想：「未出我所料，這老怪物果然是在煉一種功夫，不知他這種功夫叫什麼名字？」

以白長清學識之淵博，武功之博雜，尙難以識透他所煉之武功，由此可見那黑骷髏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人物。

白長清並未因對方靜坐而離開，一直在端坐等候，差不多整整有一炷香的時間，方見那焦無常站了起來，他想，是時候了，身形平空昇起，如風飄電掣的一般，平平的落在黑骷髏焦無常的面前。

焦無常吃驚的後退了一步，冷冷一哼道：「是什麼人？」

白長清朗聲一笑，說道：「一個不速之客。」

焦無常道：「那可眞是巧得很，在這種地方居然還能遇到人。」

白長清道：「天地雖大，因緣難斷，該遇到的，總是會遇到。」

焦無常道：「你此來總不會是無的放矢呀？」

「向你打聽一個人。」

「什麼人？」

「一刀定太華丁烽的女兒，丁香。」

「你認識丁烽？」

「堂堂一代大俠，何人不知，那個不曉。」

「你與他有舊？」

「談不上。」

「那丁烽巳死於仇家之手，你找他女兒是不是爲了帮助她替父報仇？」

「你錯了，我找丁香的目的，也是想從她身上打探一件事情。」

「你又怎知老夫知道丁香的下落？」

冰岩怪客白長清一聲朗笑道：「你千里跟踪，鍥而不捨，若你不知道丁香的下落，又有什麼人知道。」

焦無常又說道：「你又怎知老夫跟踪她。」

「這你就不必問了，祇要你能告訴我那丁香的下落，我掉頭就走。」

「告訴你也不妨，不過老夫先要知道你找丁香是爲了什麼事？」

「可以，我找她的目的，是打聽她父親生前所留下的幾件寶物。」

「什麼寶物？」

「一瓶萬應解毒丹，此物原出於四川唐門，如今唐門巳門庭冷落，人物消損，

無人再能治配此丹，因此這一瓶丹藥，便成了稀世奇珍。」

「還有呢？」

「一柄牛耳尖刀，此刀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但却鋼火青純，斬金斷玉，這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東西，所以也是一件寶物。」

「還有麼？」

「最後一件是一件絲織的長衫，此長衫乃是天蠶絲織成，可避刀劍，是以也是一件寶物。」

黑骷髏焦無常怪笑道：「想不到你的消息倒很靈通，不過老夫奉勸你一句話，此事既有老夫在前，你就不必再追隨其後了。」

白長清心想：「自已猜測得果然沒有錯，這老怪物跟踪丁香的目的，果然是爲了這三件寶物。」於是又道：「你勸我不必追隨於後，你知道我是什麼人麼？」

焦無常道：「觀你的形態，氣度，談吐，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不過老夫還是要勸你，這件事你不必插手。」

「是因爲你有一身很了不起的武功是嗎？」

「也可以這麼說。」

「你既是武功很高，又爲什麼要受制於人？」

「你說老夫受制於誰？」

「我雖然不知道你受制於誰，但從你的作爲上，已經可以看出你背後仍有主使之人。」

焦無常冷哼道：「老夫倒想聽聽你的理由。」

白長清道：「你千里跟踪，假如眞是爲了那三件寶物，以你的武功，可能早巳下手逼問，你之所以遲遲不下手的原因，是不敢違反指使你的人的意旨。」

焦無常冷冷的道：「你說得也有道理，但若是老夫另有目的呢？」

白長清道：「你在黑道武林，非搶則刦，除此而外，我實在想不出你還有什麼目的。」

焦無常道：「聽你的語氣，觀你的態度，絕非黑道中人，不知你爲何又打上了這三件寶物的主意。」

白長清笑道：「正如你所說，也許我另有目的呢。」

焦無常道：「你在白道武林，却效黑道行爲，老夫想不出你會有什麼目的。」

白長清哈哈大笑起來。

焦無常又道：「白道中人也會搶刦，可見事物無定型，因此老夫即在黑道，又焉知不能做上一點好事出來。」

白長清說道：「你能够說得明白一點麼？」

焦無常道：「在敵我未明之前，恕老夫難以奉告，不過老夫有一句話却如骨刺喉，不吐不快。」

「請說！」

「不管怎麼說，你不能動丁香的一根毫毛。」

「爲什麼？」

「你不必知道原因，若你不聽老夫的勸告，這後果你是會想得到的。」

白長清道：「你之所以如此說，無非是仗着你一身武功，我正想秤秤你的斤兩，够不够條件講這句話。」

雙手齊揚，一連拍出三掌，掌風所至之處，聲勢驚人。

焦無常不閃不避，也跟着封出三掌，雙方勁力接觸，向四下散開，竟然將地面的沙石，震飛起好高，可是倆人却都在原地未動。

白長清大笑道：「不錯！不錯，失陪了。」身形一晃，巳消失於夜空之中。

白長清的身形剛消失之時，焦無常也隨之一聲尖嘯，也離開當地。

夜！仍是那樣的漆黑，沉靜，丁香在岩洞中默然端坐，靜中歲月如流，一丹下來，巳是五更左右，她感到腹中有些飢餓，起身取了些乾糧充飢，白長清巳經進入了洞中。

丁香道：「伯伯，那長嘯之人你見着了？」

白長清道：「見着了。」

丁香道：「打聽出他的來意？」

白長清道：「似敵似友，所以很難確定。」

丁香道：「敵友難分，那眞是防不勝防了。」

白長清道：「不過有一件事情巳可斷定。」

丁香道：「什麼事？」

白長清道：「他背後並無主使之人。」接着便將事情說了一遍。

丁香道：「照他的語氣上看來，此人似乎並無惡意。」

「不錯，老夫也曾這樣的想，只是他出身黑道，所以難下斷語，不過他曾說過一句話。」

「什麼話？」

「他說，壞人有時候也會做一件好事的。」

「不錯！照他跟踪的情形看來，的確沒有什麼惡意，只是我想不起來，他以什麼理由來保護我。」

「那祇有一個可能了。」

「什麼可能？」

「他受過你爹的恩惠，是爲了報恩而來。」

「黑道中人有幾個能將恩怨分得清楚的。」

「不然，人的稟性各異，黑道中也並非全是艮心昧盡之人。」

「那他可以明目張胆的出來帮助我，又爲什麼要躲躲藏藏的。」

「正如我們以前所說，對方勢力很大，所以他才不敢挑明了幹。」

此際洞外有人道：「不錯，但如今形勢不同了。」來人正是那黑骷髏焦無常。

白長清與丁香霍然起立，白長清道：「有什麼不同？」

焦無常道：「適才我巳聽聞你們的說話，知你對丁香姑娘純是一片善意，有了你這樣的好帮手，我尙有什麼可怕的。」

白長清道：「原來你早巳知道丁香在我這裏？」

焦無常道：「當然，同時我也知道你追問我有關丁香姑娘的下落，是在故弄玄虛，老夫在敵友難分的情形之下，是以無法將眞像告訴你。」

「現在你知道了，但你能不能說一說

你爲什麼要帮助丁香？」

「正如你所說的，爲了報恩。」

「報什麼恩？」

焦無常一聲輕嘆道：「這話說來已經是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我爲了一樁寶物，在黃山脚下，與武林四大凶煞火併。」

白長清道：「武林四大凶煞，你說的是張王李趙四人，此四人每一個人的武功，都不在你之下，你以一敵四，如何是他們的對手。」

「所以說在二十招後，老夫已落下風，幸好命不該絕，遇上了丁烽丁大俠，丁大俠一生耿直，最恨以多欺寡，所以才插手將四大凶煞打跑，那眞是一塲好戰，丁大俠以超絕的神功，以一敵四，尚能取得上風，眞是令人可敬可佩。」

「後來呢？」

「後來爲了答謝丁大俠的救命之恩，將奪回的寶物奉贈，那就是用天蠶絲織成的長衫。」

丁香道：「我爹爹一生行俠，從不受人之贈。」

焦無常道：「那是我跪地相求，他才免爲收下，沒想到那次別後，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了。」

丁香眼睛一紅，焦無常又道：「聽說令堂的武功也很高，這一次爲什麼沒有出來？」

「我娘因練功情急，走火入魔，雙腿難行。」

「會有這種事，不知道可有醫治之法呢？」

白長清道：「治是可治，只是我現在教丁香練功，無法分身，奈何！」

焦無常道：「如果以藥物治療，我可以代勞送藥，不知丁姑娘又信得過否。」

丁香道：「家母住處極爲隱秘，前輩如果送藥去，可千萬不能洩漏了地址。」

焦無常道：「這個我懂，白老哥可以配藥了。」

白長清立時到外面採藥，也不過一個時辰，已將藥配好，交給焦無常道：「丁香練功之期，尚有兩月左右，希望你能儘快讓丁夫人病好，在兩個月之內，同時趕來長白天池。」

丁香便將她娘的住址告訴他。

焦無常道：「待丁夫人病一好，我們立時趕來，那時我們又將多一份實力。」

雙手一拱，人已飛出洞外，此時天色已經大亮。

丁香道：「伯伯，你看那焦無常。」

白長清說道：「妳是怕他靠不住，是麼？」

「我是在担心。」

「不必担心了，他講的是實話，當年妳爹的確在武林四大凶煞的手中救過一個人，當時我並不知道就是他，如今看來，是不會假的了。」

丁香道：「但願如此！」於是又開始打坐練功。

白長清道：「練功之道，無論是何門何派何法，總在不急不徐，心如止水，運化自然，方能得個中三昧。」

丁香嗯了一聲。

白長清又道：「內忘其心，心無所心，外忘其情，情無所情，無心無情，生化自起，任其自生自化，始有不息之機，機運蓬勃，功力乃生，不獨武功可就，道基乃立，從此出入兩途，悠遊自在。」

丁香又嗯了一聲，白長清才一展身形，躍出洞外，已經是日上半天，金光四射了。

江湖之上，武林之中，無非是恩怨情仇四字，何止是武林，何止是江湖，茫茫整個的人世，無非如此，人與人相處，因愛而生情，因情而生仇，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更何況得助者而爲恩，受人欺者而成仇，而這些，又統括在一個情字裏面，情生於心，心幻於性，自始至終，又離不開一個爭字，因爲有了爭，才有了恩怨，因爲有了爭，才有了情仇。

人心之好爭，自古皆然，若人心不好爭，天下又那來的治亂興衰，天道好還，這亦是無可奈何之事。

山中歲月寂靜而易消磨，兩月之期，瞬息便至，但未見到那焦無常回來，丁香有些焦急，不由的說：「伯伯，你看？」

白長清道：「計算時日，也該回來了，就是晚，也晚不過一二日。」

丁香道：「我的功夫既已練成，何以不感到有一點效用？」

白長清一笑道：「我教妳這一步功夫，是以靜求動，妳知道宇宙迴旋，一切皆相對，動極而必靜，靜極而必動，這是必然之理，這三月來，仕妳看來，似未練成什麼特殊的武功，但由這三月的靜修，已使妳的一切功夫，都增加在一倍以上，不光是如此，就是妳在與敵人對招之時，那種心靈的沉穩，也比以前強得多了。」

丁香道：「果眞有這樣大的效力？」

白長清道：「妳要是不信，走出洞去試試便知道了。」

丁香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緩步走出洞外，但見月上中天，銀光如瀉，她一聲輕叱，向天池的對岸飛去，竟然感到身輕似燕，猶若御風，輕飄飄的落在對岸的山頭之上，不覺心下大喜，因爲若以她以前的輕功而論，恐怕連一半也飛不到，她身未稍停，一個墊步，又飛了回來，一身火紅的衣衫，猶如一隻火鶴，在淡月之下飛來飛去。

白長清哈哈大笑道：「怎麼樣，老夫沒有騙妳吧？」

丁香雙膝一跪，說道：「謝謝伯伯的成全。」

白長清道：「起來，起來，妳再試試其他的功夫看看。」

丁香將她本身原俱備的軟功，內力，甚至掌法，統統試驗一遍，果然是大有進步。

白長清又道：「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老夫教妳這一步功法，不可因稍有成就，而就此自滿，若能不斷，不獨可以由武入道，就是老夫的服氣之法，亦可不學而會。」

丁香道：「伯伯不但助我報仇，還教我練武修道，此恩此德，沒齒難忘。」

白長清道：「老夫祇是做其當做，爲其當爲，有何恩之可言，今後妳行道江湖，能本老夫之心去待人接物，那也便算是報了老夫的恩了。」

丁香跪下道：「姪女受教。」

白長清道：「起來。」

語聲剛了，忽聽得天池的西南面，傳來一陣喊殺之聲，聲音極爲慘烈，顯然是有人在那邊打鬥。

武林之中的打鬥，總是由緩而快，由徐而急，一開始便是這慘烈的打鬥，可以說少之又少，這有兩種可能，一個是雙方人手皆多，是以殺聲很高，一個是彼此武功皆高，是以喊聲乃大。

丁香一愕道：「這地方常常有武林中人來麼？」

白長清道：「老夫居此數十年，來此的武林人物，第一個是妳，第二個就是焦無常了。」

丁香道：「奇怪！那麼這喊殺之聲，又是什麼人所發呢？」

白長清道：「可能是焦無常回來了，我們去看看去。」

一拉丁香的手，向那喊殺之處飛去，丁香的輕功本來就不錯，再加上三月修練，更是快如電掣，寧是如此，但白長清始終帶着她一把，當眞是如御風而行，再等他們到達當地之時，殺聲已止，淡月下橫七豎八的躺着一地屍首。

這殺聲起得也快，止得也快，前後不過是一刻工夫，顯然這都是高手對招，各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迅速的解決了戰局。

丁香道：「伯伯，這是什麼回事？」

白長清道：「這是證明長白山來了厲害的人物，不知此人是誰？」

暗影中走出倆人來，其中一人叫道：「老哥哥，我是焦無常。」

丁香抬頭看去，見月下先後站着兩個人，一個是焦無常，另一個是黃衣中年婦人，體態苗條，背插長劍，她不由大喜，叫了一聲：「娘！」向黃衣中年婦人身邊跑去，原來此人正是那一刀定太華丁烽的夫人。

丁夫人一笑，拉着她的手向白長清道：「先夫在世時，也交了不少肝胆相照的朋友，祇可惜竟然沒有一個人敢出面爲他報仇，而先生與先夫僅有數面之雅，反而敢仗義出面報仇，而且還治了我的殘疾，教了香兒的武功，此恩此德，當眞是難以言報了。」

白長清道：「我輩中人，行道江湖，但求心之所安，夫人不必掛齒，倒是剛才是什麼回事？」

焦無常道：「當日我携藥材到夫人的居處，道明來意，夫人服藥後日有起色，不月而癒，所以我們才趕來長白山，沒有想到被敵人察覺，派來大批殺手，追趕我們，剛好在此相遇，所幸老夫新練成一種功夫，叫氣吞河嶽，情急之下，驟然施展，再加上丁夫人的長劍，所以很快就將他們消滅了。」

白長清道：「你每每在黑夜長嘯，就是爲了練這種功夫麼？來的又是一些什麼人？」

焦無常道：「正是，老夫這種功夫才練到八成，如果再假時一月，也就不怕那魔崽子了，這倒在地下的數十人中，有武林四大凶煞，張王李趙，有青海獨脚大盜，余仲熊。更奇的尚有少林寺的宏音和尚，武當的冷風道人，峨嵋的全一子。」

白長清道：「這些人個個武功高强，你能在一刻鐘內，將他們全部放倒，由此可見你練的氣吞河嶽，也相當霸道了。」

焦無常嘆道：「老夫又何嘗願意用此功夫殺人，這也是情非得已啊。」

白長清道：「當然！只是老夫奇怪，想那少林寺的宏音和尚，武當山的冷風道人，峨嵋派的全一子，這些都是名門大派的弟子，怎麼會與他們串通一氣？」

丁夫人道：「我倒聽到一個傳聞，據說對方這個組織龐大，所網羅的高手，各門各派的弟子都有。」

白長清說道：「照目前的情形看來，這個消息倒很有可能了，我們且回去再說呀。」

於是白長清與焦無常，丁夫人，丁香，一行四人，又回到那岩洞之中，都席地坐在乾草之上。

白長清道：「這樣也好，我們不必去尋訪仇踪，坐等他們尋上門來，也省出很多麻煩，待老夫先到山下購買乾糧上來，」語聲才了，人已飛出洞外。

丁夫人嘆道：「白大俠眞是古道熱腸，他有這樣高的武功，却情願住在這冰天雪地的岩洞之中，不履人世，這當眞是名副其實的冰岩怪客了。」

焦無常道：「原先我以爲自己很正常，現在看起來，不是他怪——而是我自己怪了。」

丁夫人道：「這話怎麼說？」

焦無常道：「白老哥雖然個性古怪，但待人處世，行其當行之事，爲其當爲之行，根本就不怪，倒是老夫一生行事乖戾，不近常理，是以應該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怪人才是。」

丁夫人道：「你說得也有道理。」

丁香道：「娘！你可曾聽到對方那個組織叫什麼名字？」

丁夫人道：「娘自妳出門尋仇之後，雖然隱居起來，可未放棄報仇的工作，因此派妳大師兄化裝暗中打聽，是以兩年來，我對敵人的動向，有個大概的了解，對方這個組織，尚未在江湖上公開露面，因此尚無法知道它叫什麼名字，但有一件事情已可以確定，對方這個組織並不龐大，人手也不多，但其中過半數都是武林中黑白兩道中成名一時的人物，因此報仇之事，就感到有些棘手了。」

丁香道：「據大師哥探聽到的消息，不知有那些江湖中成名的人物？」

丁夫人道：「這就很難說了，比如說像今夜來的那少林寺宏音和尚，武當山冷風道人，以及峨嵋派的全一子，這些人的來，都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丁香道：「你看這些人的武功都很高麼？」

丁夫人道：「今天若沒有焦大俠在傍，憑娘一人之力，絕非是他們的敵手。」

丁香向焦無常看了一眼，見他正在煉功，想是他對氣吞河嶽一功，尚未煉到巔峯，是以在加緊煉功。

這時月色也偏了，空氣也新鮮起來，想是天已經快亮了。

丁香取出乾糧，所剩已不多，給她娘一份，以後才道：「娘，大師哥沒有跟妳一起來麼？」

丁夫人吃些乾糧果腹，然後才道：「妳大師哥爲了打探敵人的動向，因此仍留在山下，不過我已告訴了他的去向，必要時他會找來的。」

丁香嘆道：「大師哥自小便無家可歸，被爹收來撫養成人，並教以武功，人又忠厚老誠，自爹去世以後，他那份心情，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丁夫人道：「妳大師哥對妳的一番心意，也是出自至情，何況他人品也不錯，待大仇報了之後，娘就準備……。」

丁香臉一紅笑道：「娘！現在不要談這些事。」

丁夫人笑了，她說：「這幾年來，我們的心情一直不能開朗，現在總算是我們母女又團聚了，因此我們不能不感謝妳白伯伯及焦大俠。」

丁香道：「白伯伯與焦大俠都是雪中送炭的人，他們不畏强權，爲我父仇挺身而出，這份恩惠將來如何報答。」

丁夫人道：「此事祇有等事了之後再說了。」

正說之間，忽聽洞外正西方向，又傳來了一陣喊殺之聲。

丁香一驚說：「是不是白伯伯下山購辦乾糧，與敵人遇上了？」

丁夫人道：「我們出去看看去。」

兩人同時以極快的身法，向喊殺之處飛奔過去，此時天已大亮，他們行未二里，果見有四五個武林人物在圍一人厮殺，那人穿一身破舊衣服，足踏草鞋，手中還拿着一枝青竹杖，竟然是一個中年的叫化子。

丁夫人道：「此人一定是丐帮中的弟子了，丐帮乃江湖上的名門大派，帮規極嚴，而帮中弟子，個個是忠義之士，不知怎地會到長白山來，又怎地會被這些人圍住厮殺。」

丁香道：「我們去助他一臂之力。」

丁夫人點點頭，丁香的簫管已被白長清吹裂，此時手中並無兵刃，隨手折了一根樹枝，與丁夫人同時躍入當場。

丁夫人武功卓絕，手起劍落，已砍翻了一人。

那中年叫化子大叫道：「來的可是丁夫人與丁姑娘，這幾個人都是武林敗類，一個也不能放過。」

丁夫人長劍急展，如飛花舞雪，又傷了兩人，剩下兩人見勢不可敵，返身便走，丁香後發先到，欄住了他們的去路，右手枯樹枝一震，發出一股强大的內力，將他們震倒在地。

丁香心中大喜，想不到三月的洞中歲月，竟然使她的武功內力，增加了一倍之多，她毫不停留，手中枯枝復震，已點中了兩人的死穴，此時敵方五人，已三死兩傷，傷者已無力逃走，在地面呻吟。

丁夫人道：「閣下可是丐帮子弟？」

那中年化子抱手一拱道：「正是！在下于先參見丁夫人與丁姑娘。」

丁香道：「于兄少禮，你怎知道我母女住在長白山上？」

于先道：「我是奉了紀大俠之命，差我送一個消息來，沒想到半途中竟給這些兔崽子綴上了。」

丁香道：「是大師哥，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于先道：「紀大俠就在山下敝帮分舵之中，與幫主在商量一件大事，是以無法分身。」

丁夫人道：「此地不是談話之所，請于兄弟隨我們回洞再說。」

丁香道：「娘！這兩個傷者？」

于先未等夫人答話，便走向兩個傷者身邊，分別在他們身上，搜出兩面腰牌，然後一掌一個，將他們擊斃，才與丁夫人與丁香，一齊又回到那石洞之中，此時那黑骷髏焦無常已經不在洞中，三人席地而坐，丁夫人道：「不知我那徒兒派于兄弟送什麼消息來？」

于先道：「紀大俠與敝帮爲了消滅一個邪惡組織，因此一直在互相過從，而這個兇惡組織也就是殺害丁大俠的兇手。」

丁夫人道：「這些我已有耳聞。」

于先又道：「如今這組織似已知道丁夫人來長白山，紀大俠要我來通知夫人，要特別小心。」

丁夫人道：「他們已經來過了，不過來的人，都已被我們完全消滅。」

于先道：「那就好了。」邊說問，搜出剛才搜取的兩面腰牌，一面是一隻紅色的手掌，一面是編制的號碼，他說：「赤手帮，也就是這個霸惡的帮會，他們準備消滅各大門派，進而獨霸武林，因此他們現在吸收不少名門大派的弟子，人數雖不多，但可全是名派中的精英！」

丁香道：「目前這赤手帮中大概有多少人？」

于先道：「據我們探得的消息，大概有一千多人，但眞正的一二流高手，也祇有百多人。」

丁夫人詢問道：「其他尚有什麼事沒有？」

于先道：「紀大俠祇讓我來通知這些，他說以後如有事再派人來通知。」

丁夫人道：「謝謝你冒險送訊，回去時可得多加小心。」

于先道：「小的會小心的。」身形一轉，已大步走出洞外，此刻，忽見那焦無常與白長清已雙雙進入洞中。白長清放下乾糧。

丁夫人見白長清與焦無常全身染滿了血漬，不由一楞說：「怎麼，你們又遇到敵人了。」

焦無常道：「妳們適才出洞之時，我便已跟隨在後，後來發覺對方人手不多，是以並未現身，轉向另一條路，見白老哥正與五六個賊人在搏殺。」

丁香道：「有這樣的事，怎地我們連一點聲音都未發覺。」

白長清道：「這是一場無聲的搏殺，因爲對方來的五個人都是頂尖高手，彼此絲毫不敢慌亂，所以妳們就聽不到喊殺之聲了。」

丁夫人道：「不知那幾個人？」

焦無常從身邊掏出五面金色腰牌，牌分兩面，一面是一隻紅色的手掌，另一面持有人的姓名與職位，丁夫人分別看那牌子上寫的是：

內三堂第一堂堂主，旋風劍客展憶冰

第二堂堂主，神掌言伯周

第三堂堂主，鐵腿連環張開泰

左護法金頭陀法明

右護法銀頭陀法清

丁夫人一楞道：「這幾個人可全是江湖上一時之選，可是有一點我想不明白，那金頭陀與銀頭陀是黑道中，被赤手帮網羅，還情有可原，只是那展憶冰，言伯周與張開泰三人，一向是聲望卓著的武林俠義之士，怎地也會被赤手帮網羅了去？」

焦無常道：「江湖上沽名釣譽之士盡多，他們加入了赤手帮也並非奇怪之事，倒是這五個人的武功，可全是別出一格，各有所長，因此這一仗打得的確是够殘烈的。」

白長清道：「不錯，若非焦老趕來，想憑我一人之力，的確很難將其除去。」

丁夫人道：「那內三堂堂主，與左右護法，可全是總舵中的重要人物，這一下那赤手帮可要大傷元氣了。」

白長清道：「不錯，江湖組織無論是那一帮會，總不外乎內外三堂，那護法的人數，是看帮中的人手來決定，一般說起來，左右護法是經常隨護在帮主身前，如以武功而言，這左右護法應該是帮中的頂尖高手才可勝任，其次才能數到內三堂，以下是外三堂。」

焦無常道：「不錯。」

白長清道：「如今那左右護法與內三堂堂主已全部解决，我想那赤手帮中的高手也不會太多了。」

丁香道：「這樣說來，我們報仇之事，便容易多了。」

丁夫人道：「只是，我還担心着一件事。」

焦無常道：「什麼事？」

丁夫人道：「我是担心打草驚蛇，萬一對方自知不敵，而作退一步打算，那時，我們要想報仇，可得要多費手脚了。」

白長清道：「丁夫人顧慮得是。」

丁香道：「不過有一點我們値得安慰的，我大師哥紀同已與丐帮聯手，共同對付敵人，因此無論對方有什麼變化，我們都會得到消息。」

焦無常道：「丐帮耳目遍天下，祇要有丐帮插手，他們就無所遁形了。」

白長清道：「丁姑娘這個消息從何處得來？」

丁香便將適才丐帮弟子冒險送訊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白長清向丁夫人一笑道：「能有丐帮插手，那一切就不用發愁了。」

丁夫人點點頭，白長清取出乾糧，讓每人吃了一些，自己也吃了一些，本來煉習服氣之人，是不進人間烟火，但服氣之法必需要在寂靜無爲的情況之下，方可施行，他爲了帮助丁香報仇，往返奔波，心情難安，是以也覺得腹中有些飢餓。

此時已近中午時分，白長清道：「如果我猜得不錯，那赤手帮如果不作退一步打算，他們必定會傍晚時分，調動大批人手，來與我們決一死戰。」

丁香道：「何以見得？」

白長清道：「那內三堂堂主，與左右護法，乃是他帮中的精英，如今全部戰死，他們豈肯甘休，所以我計算時間，最遲在傍晚時分，他們必定會來，是以在他們未來之前，我們必需好好養足精神，以準備迎接另一次的打鬥。」

焦無常道：「正是，現在我那氣呑河嶽一功，已經煉到九成，再差一成，必可登峯造極，我要先煉功了。」

講完就地閉目行功，丁香也繼續煉她未竟之功。

白長清道：「丁夫人因煉功走火入魔，不知煉的是什麼功夫。」

丁夫人道：「我煉的是先天無極氣功，此功本來失傳已久，先夫無意中在深山古洞之中，得到一本小册子，那就是煉先天無極氣功的方法，可惜因放置洞中年深日久，有些殘缺不全，是以未敢輕率去煉，一直放置在家中。」

白長清道：「後來又怎麼想起來要煉呢？」

丁夫人道：「自先夫過世以後，我意測到對方功力一定很强，所以才冒險煉習，沒想到却眞的出了叉子。」

白長清道：「原來是這樣子的，那本小册子不知可曾帶在身上？」

丁夫人回答道：「臨行忽忽，忘記帶來。」

白長清道：「那眞是可惜了，否則讓老夫看一下，也可能會解出其中的殘缺之處。」

丁夫人道：「白大俠煉過此功？」

白長清搖頭道：「沒有！不過萬事不離一理，祇要按理尋索，我想沒有解不開的奧妙。」

丁夫人道：「那册子雖未帶來，但那册中的記載，我還記得。」

白長清道：「如此甚好，夫人可將其語句，唸給老夫聽聽。」

丁夫人隨將册中所記載的，詳細唸了一遍。

白長清思考半晌，便逐句加以解釋與指點，更難得的是那殘缺的地方，他也能很有條理的將它連續起來，還說：「夫人照我所說的方法煉煉看，或許有效。」

丁夫人對那先天無極氣功，本來已煉到一半，此時經白長清一指點，遂即盤膝打坐，運氣煉功，祇感到全身氣機流暢，已往未通的關竅，也不過一炷香的時分，已經打通了一大半。

白長清見她煉得很順利，這才閉目養息，這樣足足有兩個時辰，各人才先後起身。

白長清向丁夫人一笑道：「現在怎麼樣？」

丁夫人道：「這一坐下來，已經完成百分之八十了。」

焦無常道：「恭喜夫人，如今我們復仇的力量又增强了。」

丁夫人說道：「這可全是白大俠所賜的。」

正說間，洞外有人叫道：「丁夫人在麼？」

丁香道：「什麼人？」

洞外人答道：「我是丐帮弟子于先，有事向夫人稟報。」

丁香道：「快請進來。」

于先進洞，先向焦無常及白長清見了禮，然後才道：「紀少俠派我送信來，敵人今夜子時，必然會大舉進犯，要夫人小心。」

丁夫人道：「謝謝你來通知，我知道了。」

于先道：「敝帮中也忙得很，如果夫人沒有回話，小的就此告辭了。」

丁夫人道：「于兄弟帶個信給小徒，要他放心便是了。」

于先應聲而退。

白長清道：「想不到他們竟然會在夜晚來攻，難道其中有什麼陰謀不成？」

焦無常道：「這長白山天池所在，乃在高山絕頂之上，而且又是白老哥久居之地，如果說他想在這天池附近做什麼埋伏，那是不可能的事，更何況時間倉促，也不允許他們這樣子做。」

白長清道：「那他們爲什麼一定要選擇夜晚來攻呢？」

焦無常道：「夜晚來攻，除去可利於隱蔽身形而外，似乎找不出其他理由。」

丁夫人道：「這天池附近的形勢，白大俠一定是熟悉的了。」

白長清道：「不錯！」

丁夫人道：「白大俠可否將天池附近的形勢說出來聽聽。」

白長清道：「當然可以，這天池北面這一片削壁，滑不留手，任何人也沒法從這面上來，東面山勢崎嶇，無路徑可尋，兩面更是天險重重，祇有西面，也就是我下山購物的那一條路，是長白天池唯一可行之徑。」

丁夫人道：「如果我們一人在此處守望，那敵人上山的動靜，必可以一目了然了。」

白長清道：「不錯！」

丁夫人道：「香兒，這裏都是長輩，這個任務也祇有妳最適合了。」

丁香應了一聲，如飛而去。

丁夫人又道：「現在我們可以安心休養，如果我猜得不錯，這一戰將是我們一生之中，最激烈的一戰了。」

焦無常點點頭，緩步走出洞外，天色又已暗了下來，他仰天發出一聲怪嘯，嘯聲隨着山勢的起伏，波伏不絕。

白長清道：「焦老的功力，比起前兩天來，果然又進步多了。」

丁夫人道：「焦老練的什麼功夫？」

白長清道：「氣吞河嶽。」

丁夫人道：「這個名字我尙是第一次聽到。」

白長清道：「練武之道，凡是進入上乘的，總離不開一個氣字，因此他這氣吞河嶽一功，與夫人所練的先天無極氣功，有異曲同功之妙。」

丁夫人道：「哦！」

白長清道：「這兩種功夫如果能配合起來使用，其威力增强，何止一倍。」

丁夫人道：「如何配合法？」

白長清道：「夫人所練的先天無極氣功屬於陽，而焦老的氣吞河嶽一功屬於陰，陰陽配合施爲，莫過於相應相乘，彼不失此，此不失彼。」

丁夫人道：「何謂彼不失此，此不失彼？」

白長清道：「陽施陰隱，陰長陽消，妙在配合得當。」

丁夫人道：「我懂了。」

白長清又道：「但這種配合方式，必需要遇到極高的對手，方可施爲。」

丁夫人道：「爲什麼？」

白長清道：「因爲這兩種功夫練成之後，天下已很少有人能敵，是以用不着配合，萬一遇到功力高强之人，一人不是對手的，方用這兩種功力配合，必然能尅敵致果。」

丁夫人道：「這是當然之事。」

白長清道：「目下離開子夜，尙有兩個多時辰，我們也可以運運氣了。」

丁夫人閉目打坐，仍練她的先天無極氣功，而白長清却在閉目養神，山中本來就很靜，在山中習靜的人，因不容易受到外界的打擾，進步得也很快，不到一炷香時分，丁夫人的全身，如一個大氣團，在氤氳澎湃，而白長清則在冥冥默默之中，而進入了無何有之鄉。

此際，忽聽得有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向岩洞中奔來，冰岩怪客白長清已被驚醒，來人已到了洞口。

白長清輕喝一聲：「什麼人？」

來人道：「在下是紀同，請問丁夫人可在洞中？」

丁夫人睜眼道：「是同兒麼，快進來見過白大俠。」一個二十上下的年輕人進入洞中，借着月色，向白長清拜了下去。

白長清雙手一抱，一股掌力，又硬硬生生的將他托了起來，說：「紀少俠少禮，請坐。」

丁夫人道：「你上山可曾遇香兒？」

紀同道：「遇着了，正守在路口。」

「你此來可有什麼消息？」

「那赤手帮已決定子夜上山，因此弟子恐怕山上人手不够，已與丐帮中兄弟商量好，由弟子先上山，丐帮調動人手，追隨赤手帮之後上山，一方面可以補助人手之不足，一方面更可以形成一個包圍形勢，準備將敵人一擧撲滅。」

白長清道：「很好！」

丁夫人道：「丐帮中兄弟，雖然個個是俠肝義胆，令人敬佩，但武功方面，不知如何？」

紀同道：「丐帮兄弟在武功方面，個個都可以算得上是武林中二流高手，猶其是他們那一套打狗棒法，神出鬼沒，何況這一次爲了撲滅赤手帮，總舵方面還派來了兩位護法，因此在實力方面，我想無大問題。」

丁夫人道：「那就好了，否則多增加丐帮的傷亡，實是於心難安。」

白長清道：「得道者多助，這樣一來，我們就不用怕了。」

正說之間，已聽到正西方傳來一遍殺聲，焦無常已由洞外走入說：「我們快去支援去。」於是四人向殺聲處奔去，走未多遠，果見丁香在攔着數十人厮殺，丁香手中已多了一柄長劍，想是奪自敵人手中，正以一套天罡劍法，力敵數十人，仍是遊刄有餘。

丁夫人道：「香兒的功夫的確比以前進步得多了。」

白長清道：「丁姑娘在我洞中習藝三月，各方面的功夫，都已比以前進步到一倍以上。」

丁夫人道：「哦！」

白長清道：「老夫敎她的是一種武道

合修的功夫，名曰上清玄法。」

丁夫人道：「上清玄法乃道門中肉身成聖的一種功法，妙在達於原始的知與能，難怪她武功進步如此迅速了。」

白長清道：「她身負父仇，面對强敵，因此老夫只有以此法助她一臂之力。」

丁夫人道：「香兒能得白大俠敎誨，那是她的福氣了。」

白長清道：「這是因緣。」

此際聽數聲慘叫，原來丁香以天罡劍法，連斬了四人，聲威一振，劍氣彌張，群賊一驚之際，立時又有五人傷在她的劍下。

天罡劍法，以三十六罡爲基礎，因三十六罡各有姓名武功及兵刃，以是三十六天罡劍法，就根據這三十六種形態造成，共三十六招，招招凌厲，式式驚人，丁香這套劍法，得自乃母丁夫人所傳，再加上她練成了上清玄法，功力更進，因此那些江湖中二流高手，擋者立斃。不過一刻工夫，已死去三十餘人，剩下十數人轉身便走，此際聽到有人一聲大喝：「回去！」

那大喝之人，身穿黑袍，面罩黑紗，手持日月雙輪，在他的身後，高高矮矮的站了數十人之多，此中有僧有道，有男有女，參差不一。

那十數人見了黑衣人，如見了閻王一般，一齊又返回與丁香格鬥，敗兵之將，何足言勇，因此不到十數招，已經全軍覆沒。

黑衣人冷冷的說道：「好一套天罡劍法。」

丁香道：「你大概就是赤手帮的帮主了。」

黑衣人：「不錯。」

丁香道：「你殺了家父，此仇必報，你可以通上名來了。」

黑衣人道：「等妳勝了老夫之後，自然會明白。」

丁夫人猛然醒悟，冷冷的道：「你不說我也知道。」

黑衣人冷笑道：「是麼？妳知道我是誰？」

丁夫人道：「你是子午鞭呼保義。」

黑衣人身形一震，說道：「妳既已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訴妳，我是爲了情，也就是爲了妳。」

丁夫人道：「殺夫之仇，誓死必報，香兒：上！」

丁香一擺長劍，向那黑衣人衝出，呼保義身後閃出三僧五道將丁香包圍起來。

焦無常一聲怪笑道：「丁姑娘請退下，這一陣讓給老夫了。」未等香兒答話，已施出氣吞河嶽一功，雙袖急展，平地風生，那八個人被撞得各退了七八步，哇地吐出一口鮮血，顯然都已負了很重的內傷，各自坐在地面。

此際丁香一舒長劍，向黑衣人刺出，呼保義的身後一連出來二十餘人，各執兵刄將丁香困了起來，紀同也出劍相助，頓時殺聲大起，呼保義身後尙有十多個老者，一齊向焦無常攻來。

白長清道：「如今對方的人手已全被絆住，祇剩下呼保義一人，夫人如果要報仇，正是時候。」

丁夫人隨手在腰間，抽出一柄軟劍，向呼保義逼去。

呼保義道：「妳眞的要報仇？」

丁夫人道：「殺夫之仇不能不報。」

呼保義道：「好！那我就成全妳了。」隨手丢掉日月雙輪，從腰間抽出他慣用的子午鞭。呼！地一鞭向丁夫人掃來，丁夫人擧劍相迎，兩人接手之間，便是數十招，此際一陣人聲，從山下踴來數百叫化子，雖是在淡月之下，仍是看得很清楚，原來是丐帮的人到了。

這些人一來，便加入戰圈，自古道能狠不及衆犬，好手但怕人多，因此不到一個時辰，呼保義所帶來的數十個武林高手，已死得一個不剩，就連先前受傷的十多個人也被殺了。

此際場中祇剩下呼保義一人與丁夫人對殺，丁香與紀同提劍加入。呼保義功力卓絕，力敵三人，毫無懼色。

白長清道：「丁夫人，可以用妳的先天無極氣功了。」

丁夫人恍然大悟，她想：「我怎麼會捨長取短呢。」收起軟劍，雙掌連發，將呼保義打退了五六步，剛好遇上焦無常，隨後一掌，呼保義被震，又退回到丁夫人的面前。

丁夫人雙掌再發又將他打退七八步。

焦無常又補了一掌，呼保義身形一斜，被丁香斜刺裏刺中一劍，接着紀同又在他背後補一劍，眼看呼保義是活不成了。

丁夫人雙手合十向空禱告道：「烽哥！你英靈不遠，爲妻的已爲你報仇了。」

白長清旋即答謝丐帮的援手之德，丐帮人走後，他們又回到石洞之中。

丁夫人道：「我有一句話不知當不當說。」

白長清道：「丁夫人有話請說。」

丁夫人道：「香兒乃是我膝下唯一女兒，多承焦大俠及白大俠帮她報了父仇，我意欲將她拜在兩位膝下做一義女，不知二位可允。」

焦無常哈哈大笑道：「我多年闖蕩江湖，孤身隻影，晚景凄涼，如今有了這麼一個漂亮乖巧的女兒，那有不願之理，就連白老哥，我也代他答允了。」

白長清也笑道：「好！好！從此我們三姓一家，找一個隱秘地方住下來，也好享享老福了。」

丁夫人又道：「尙有件事，我意將小女配於小徒紀同，不知兩位意下如何？」

白長清道：「那當然更好了，如今是三喜臨門，不過我們得找一個安靜的地方住下來，然後再替他們完婚。」

焦無常道：「目下倒有個好地方。」

白長清道：「什麼地方？」

焦無常道：「就在這長白天池之傍，我們撮土爲香，祭告天地，這才是別開生面的婚禮啊。」

丁香大喜，先拜了兩位義父，婚禮由白長清主持，洞房就是在那岩洞之中，原來這岩洞尙有內洞，當夜月色甚爲好，焦無常連夜下山買了些酒菜回來，以資慶祝，丁香完婚之後，五人合力將岩洞開大，便在長白山隱居下來，由丁夫人，白長清，焦無常三人合力，造就倆小武功，數年之後，丁香帶了三件寶物，與紀同行江湖，江湖上又出現了一對年青的俠侶。(完)



浪子奇行錄

馬雲·文
盧令·圖

情債血償（上）

神秘集會

這是一個化裝舞會。

舞會中播放的都是古典音樂，參加的男男女女，大部份化裝成古代名人和俠士，有中國古代的帝王，也有外國的英雄人物。

浪子畢基也參加了這個化裝舞會。

他化裝成羅賓漢。加上了眼罩之後，幾乎沒有人認得他。

畢基的性格本來就是如此放蕩不羈的，參加這一類私人性質的舞會，亦非第一次。

但這一次朋友們都耳語着說：舞會主人準備的餘慶節目旣神秘，又刺激。

畢基於是抱着好奇之心而來。

一陣幽香飄來，透進了這浪子的呼吸系統裏，令到他精神爲之一振！

是「巴黎五號」的清雅香味。

畢基回過頭來，昏暗燈光之下，一個艷麗絕色的女郎出現在他的背後。

她一身白色的晚禮服，雖然加上了一個眼罩，仍無法盡掩粉頰上那一份迷人的笑容。

「有興趣和我跳隻舞麼？」畢基伸出手來。

她沒有答話，只是嫣然一笑，就投入了畢基的懷抱中。

「小姐，請問貴姓？」畢基問。

「何必多問？」她邊跳舞邊回答：「反正過了今晚，你我都會忘記一切。」

「也許你會，但我不會。」

奇怪艷遇

「別自欺欺人，我們到這裏只爲了尋找刺激而來，所以大家都不願以本來面目見人。」

「一個人來嗎？」

「是的。」

「似乎令人難以置信。」

「什麼令人難以置信？」她側着頭反問。

「像你這麼漂亮的女郎，身邊怎麼會沒有一個英俊的男伴？」

「但，世事往往就是這麼樣，信不信由你。」

音樂停止了。

燈光乍然亮起，有個男子的聲音自擴音器中傳了過來：「親愛的嘉賓們，現在我要宣佈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我們今晚的特備節目開始了！」

跟着，一陣急劇的鼓聲，燈光也隨即熄滅。

全場頓然又陷於黑暗之中。

急促的鼓聲停止之際，緊接着是一下鑼鈸之聲。

然後，又是一道强光射向衆嘉賓們的頭頂。

正當人們四下裏張望——人們的視綫追隨住那道强光到處「追踪」。

强光最後停在音樂台之上，那兒站立了一個全裸模特兒，除了面上的黑色眼罩之外，身一無所有。

賓客們立即發出了一陣陣喝采之聲。

裸女雙手掩住私處，無限嬌羞地垂低了頭，儘管一把又長又黑的秀髮將半邊粉頰遮住，另一邊面孔還是泛着一片桃紅。

播音器又傳出了司儀的聲音：「這是今晚的一項獎品，等一會兒我會介紹我們遊戲的方法。當然，這是只限男賓參加的遊戲。」

「等一等！」一個女賓立刻提出了抗議：「爲什麼我們不可以參加？」

另一位女賓大聲質問：「這是什麼意思？這是男女平等的時代啊！」

司儀一邊叫大家冷靜，一邊解釋道：「女賓的遊戲，我們會另有安排。」

一陣陣議論紛紛的聲音，暫時停止下來。

司儀又說：「我們男仕們的遊戲現在開始……」

話猶未完，天花板上有些東西正緩緩地落下來，那是一塊膠板，將觀衆與台上的裸女分隔開。

一塊透明的膠板之上，繪畫了一名赤裸的女郎，大小與眞人相彷，彷彿後面那眞人裸女走到膠板上面去了似的。

司儀向各人解釋：只要誰能以假槍擊中膠板上的三處「要害」，「獎品」便是屬於他的，但只限今宵而已。

至於三處「要害」到底指什麼地方，男仕們自然心中有數。

那些假槍是孩子們玩具之一，「槍彈」則是一枝小木棒，木棒頂尖則附上了一個膠吸盆。當「槍彈」由假槍射出了之後，吸盆立即緊緊吸在膠板之上，本來屬於小孩子的玩意，却被搬到成年人的集會上面來，而且還充滿了色情和誘惑。

司儀又解釋道：「每位男仕都獲得發三枚子彈，大家輪流發射，由三位評判計分，爲公平起見，三位評判都是女仕。」

畢基這時才發覺那塊膠板之上所繪畫的裸女，還有三處地方分別畫上了圓圈，每一處，亦即每一組圓圈，分別一層層的，寫上了分數，就像一般射擊所用的「箭靶」一樣。

那眞人裸女仍然楚楚可憐地，躲在透明膠板的背後，男仕們仍然目灼灼地透過膠板，注視着那份他們心目中的「巨獎」獎品。

畢基心裏想：這份「獎品」，吸引的確是是够吸引了，只不過似乎太過不够人道吧。

尤其是當他看見膠板背後那女郎的半邊面上，連半點兒笑容也沒有，畢基因此更加感到有些不忍。

然而不忍又如何？放眼看看這私人化裝舞會之內的男仕，最少也有二十人以上，即使畢基不參加這一項別開生面的競逐，恐怕其他男人也會熱烈地參加。

男仕們自動排隊上陣，每人發射三枝附有吸盆的「槍彈」。

距離並不太遠，大約有一丈左右，那是玩具槍射程之內的範圍。

老實說，假如那是眞槍實彈的話，相信稍爲學過射擊的人都能命中目標，問題是，那是假槍，而且發射的「子彈」又是一枝小木棒加上軟膠吸盆的，能供瞄準的程度，也就大大地打了折扣。

因此，男仕們大都無法全部命中。

有些只命中一組的中心位置，能命中兩組紅心部位的已經不錯了。

三位女評判都是戴上眼罩的，但身材却是十分惹火。

參加射擊遊戲男仕們都不承認自己眼力不濟，有些人怪玩具槍失準，也有人埋怨那塊靶是透明的，以至令人眼花繚亂。

因爲透明膠板的背後還站立了一個赤條條的眞人裸女。眞人與膠板上的繪圖，重重疊疊的，總覺影响視綫。

那千嬌百媚的裸女儘管沒有移動，但射靶的人却無可避免地，透過膠板見到她的存在，稍一分心，就無法瞄準目標。

然而主持人並不理會這些投訴，因爲這只不過是遊戲性質，而且人人機會一樣，旣然無分彼此，也就機會平等。

絕大部份的男仕們都參加過這一項別開生面的射擊比賽。

即使畢基也參加過了。

他似乎是唯一的「幸運兒」，因爲至此爲止，就只有他一個人連續三槍均中紅心位置——那是得滿分的中心部位。

當三位女評判者先後核對過之後，塲內立刻响起了一陣喝采與鼓掌之聲——

但是，他還要等待，因爲後面還有來者，如果再有另一名男仕與畢基同分的話，他們不可能「同中同分」的，必須再決雌雄。

然而，由於落選的人太多，所以畢基也就順理成章地，備受注意。

「我眞羨慕你。」畢基身邊的女郎說：「看來你必然可以鰲頭獨佔！」

仍然是那個白衣女郎，仍然是那「巴黎五號」的清幽香味。

畢基一直以爲她早已另找舞伴去了，想不到她仍在他的左右。

畢基回轉身來，正待跟白衣女郎說話之際，昏暗中却見有些爲亮亮的東西晃動着。

光綫集中在透明膠靶子那邊，這兒却是賓客混集的地方，沒有燈光。

但是這兒的環境並不分黑暗，只是昏暗而已。

畢基發覺有人拔槍！

那並非假槍，手持假槍的一名男仕，正在那邊參加競賽。不可能兩個人同時參加這項射靶競賽的。

畢基立刻感到不妙，推開白衣女郎，就想衝過去制止他！

白衣女郎被他一推，突然發出了一聲驚叫。

人叢中立即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那男子顯然也警覺了，急忙向黑暗中逃去。

由於那人手中的一枝可能是眞槍，所以畢基在混亂中並沒有苦苦的追去。

他只是見到大門一度開啓，然後又急急關閉。

毫無疑問，那人逃走了。

有人在人叢中高聲發問：「發生了什麼事？」

也有人回答：「可能是扒手，這種場合，經常有人博亂！」

一小撮人正在議論紛紛中，那邊的射靶遊戲却又進入了高潮。

據說，有人連中兩組紅心，只要最後一槍也能命中目標的中央部位，便成爲今

夜這項別開生面遊戲的第二位幸運兒。

也就是說：畢基將遇上對手了。

白衣女郎對畢基道：「看來你不能安枕，我眞替你担心。」

畢基苦笑道：「如果你是那獎品我才担心。」

話未完，那邊已傳來一陣噓聲！

命中兩次紅心的人，無法通過第三關，他射不中第三箭。

不少人在爲他嘆息。

也有人在爲畢基喝采，因爲爲再也沒有人參加是項競賽。

畢基終於於以全中的滿分，獲得了那一份「巨獎」！

他在掌聲雷動中，接受主持人的「頒獎」，剎那間又引來一陣陣喝采之聲。

畢基充滿了憐香惜玉之意，將上衣脫下——那是羅賓漢裝束的一件咖啡色背心，把那裸女的身體罩住。

後，在主持人的指引下，他們進入了一間預備好的房間。

× × ×

「爲什麼你還不將衣服脫下來？」

「急什麼呢？」畢基對那赤裸着身體的女郎說：「我們反正有很多時間！」

「不，我不可能整夜陪伴着你。」那女郎楚楚可憐地說：「我還有……」

畢基彷彿聽出了她的心聲，即使她沒有繼續說下去。

畢基道：「你還有丈夫，是不？」

她含羞答答地，輕輕一點頭：「所以，我求你不要把時間再拖得太久，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了。」

「是的，時間的確已經不早了，」畢基道：「我想問你一些事。」

「我不會告訴你任何私事，你還是享受你應得的獎品吧。」

「告訴你，我爲人雖則放蕩不羈，却不會亂來的，現在就請你立刻穿上衣服，我送你回去。」

「你不要……」

「你很漂亮，我十分欣賞，只不過我不是那種色中餓鬼。」

「嗯……」

她粉頰通紅地，怔怔地瞪住畢基，半晌也說不出一句話。

畢基一邊替她找衣服，一邊說道：「既然你有丈夫，爲什麼還要跑到這種場合來？」

「你以爲是我自願的嗎？」

「難道會有人來强迫你？」

「我不願多說。」那女人又說：「你究竟怎麼樣？」

畢基反問：「你的衣服在那裏？」

「我未完成我的責任，他們不會讓我穿着衣服離開這裏的。」

「誰？你說的『他們』，究竟是指誰啊？」

「你這麼聰明，怎麼還要我畫蛇添足呢？」

「嗯——你似乎有難言之隱，好吧，那麼，我先去找這裏的主人談談。」

畢基說着就要走。

但給女郎一把拖住：「你這樣做，可能會害了我。」

「爲什麼？」畢基說：「我只是替你取回衣服。」

「你這麼快出去，他們會怪我不够合作。」

畢基舒了一口氣：「好吧，那麼，讓我們坐下來好好的談談。」

「先生，你貴姓？」女郎也在床上半臥半坐地，倚在枕上。

「畢基。」

「原來是情場上的浪子。」

「你也聽過我的名字？」

「是的，還聽過有關你許許多多的故事。」

「都是與女人有關的？」

女郎輕輕一笑，點了點頭。

畢基把一枝香烟遞了過去，她欣然接納，畢基替她扳燃了打火機。

「你似乎還未告訴我，到底你貴姓芳名？」

「如果我不告訴你，你一定認爲這樣太不公平了，是麼？那麼，你就稱我林太太好了。」

「你丈夫姓林？」

「是的，他姓林。」她噴出了一口烟霧。

「你似乎很愛你丈夫。」

「誰說的？」她斜睨畢基一眼，「如果我愛他，就决不會跑到這種地方來。」

「但我聽你剛才的口吻，好像有人用非法手段迫你似的。」

「算是迫，也可以說是自願。」

「這話是什麼意思？恕我理解力太低，我眞的想不明白。」

「我丈夫欠下了他們的錢。」

「你丈夫欠他們的錢，怎可以用這方式去償還呢？」

「我不愛他，却又無法可以擺脫他。」她深深嘆了口氣，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又說：「辦法算是我想出來的，除了可以爲他還債外，還可以讓我快樂一陣。但是，想不到你會嫌棄我！」

她嬌羞萬狀地，垂下頭去，將烟灰抖在床頭几上的烟灰缸之內。

畢基看見她那楚楚可憐的神態，說道：「我並非嫌棄你，只是心有不忍……」

畢基話猶未完，她突然將手中的烟蒂丟掉，伸出雙臂把畢基緊緊地擁抱着。

她情不自禁地吻他。

他感到她有如一團火——一團烈火。

× × ×

雲雨過後，却見梨花帶雨。

年紀不會超過三十歲的林太太，給浪子畢基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畢基從她的口中知道她的身世十分可憐，又知道她的原名叫莉莎。

她並不愛她丈夫，只是她丈夫畢竟也對她有過一點點的恩。

那是當她的家庭發生經濟困難時，她丈夫幫助他們一家人。

她終於以感恩圖報的心情，下嫁了林哲——她的丈夫。

林哲很狡猾，事前一點兒也沒有暴露過自己的缺點。

直至到莉莎與他結了婚之後，他的劣根性才一一暴露出來。

據莉莎說，他嗜賭如狂，也愛杯中物，經常在喝醉賭敗之後，將莉莎作爲發洩

的對象，因此莉莎常常慘受皮肉之苦。

另一方面，林哲又時常被人追債追到上門，莉莎感到萬二分苦惱。

她丈夫用經濟救活她一家，眼看現在他反而陷於經濟困境之中，她難免有些不忍。

債主想得好主意，竟然叫她來此客串「女奴」——做男仕們射擊的「獎品」。

畢基對她由憐而生愛。

她對畢基却由諸多戒備，以至變爲十分信任。

於是他們又悄悄約了後會之期。

房間之內，又一次陷於默默無言的環境裏……

× × ×

大客廳之內，仍然聚集了不少賓客。

女賓的餘興節目極之意淫。

一個個的籐圈，由女賓的手中擲出去，目標却是一名裸男身體上的一部份。

那男子的身體十分雄偉，他就是今夜女賓們的「獎品」。

到了最後，一名年約三十許的女賓以「三圈全中」而將「獎品」據爲己有。

至此，女仕們的遊戲也告一段落。

參加今夕化裝舞會的男男女女，總有四十多人。

然而，「獎品」只有兩個，似乎僧多粥少。

但是，主持人等到「兩件獎品」被「得主」帶離了現場之後，才宣佈今夕的狂歡節目。

一個大銀盆之內，放了二十張寫了號數的小紙卷，每一張寫了一個號碼——由「1」至到「20」。

另一個金盆之內，也同樣放了另一組由「1」至「20」的小紙卷。

男仕們紛紛聚集到銀盆四周去，抽取他們的「幸運號碼」。

女仕們則圍在金盆旁邊，伸手入盆內摸出一張小紙卷。

他們按照自己抽得的編號，互相配搭，然後一雙雙，一對對的，携手進入同一編號的小套房裏面去。

那些一間間的小套房，分佈於地下，二樓和三樓，全都在這一幢位於半山區的花園洋房之內，無須出門半步。

每一間小套房之內，除了浴室之外，還有一部彩色電視機。

電視機正在播映，但絕非電視台的節目，而是小電影，歐洲大陸的色情片。

此外每一間房的床頭几之上，都有一具內綫電話。躺在床上的男女，可以叫來酒菜或飲料。

總之這裏一切，只爲色情而設，務令每一個參加者都感到滿意。

然而這一種集會却不是公開的。

被「邀請」的人，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

總之主人看中你，就會給你一張印有地址和時間的入場券，你就是憑此券按圖索驥。

許多男仕都希望有此艷福，但是，要找到這種門路，實在並不容易。

至於那些女仕們又是什麼人？

有閨中怨婦，亦有歡場女兒，她們的眞正身份，也只有主人家才知得最清楚。

× × ×

在浪子畢基的生命中，有過許多女人，但從未有過一個像莉莎那麼令他夢寐難忘。

不管莉莎是什麼人，經過那一晚之後，他已留下無法忘懷的印象。

他們有約。

畢基本來約好莉莎在一間餐室會面，但現在已超過了他們事先約好的時間。

他們本來約好在下午二時半見面的，但現在已是三時半了。

畢基覺得有些不妙。

假如不是她表現得如此誠懇，假如不是她表現得如此楚楚可憐，她可能爽約了，因爲像昨夜那種「霧水情緣」，許多人都決不會認眞的。

畢基絕對不相信她是個輕易爽約的人，因爲這約會本來就是由她主動提出的。

她爲什麼不來？

畢基相信，她一定有個迫不得已的理由。

她發生了什麼事？

畢基在這裏已枯坐了一小時有多，他已被侍者用一種難以理解的目光注視了好幾次。

畢基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正想結賬離去。

一名侍者忽然手持一塊亮燈的小黑板，在通道之上走過來。

那黑板之上寫了畢基的姓名，意思是請「畢先生」去聽電話。

當然，在座的顧客之中，可能不祇一個姓畢的，可是，畢基看過前後左右了，沒有人出去。

他早就想到一定是找他的，於是他匆匆走到了餐室的櫃面去。

那兒有一位女收銀員，電話可能是她最先接聽的。

她正以奇異的目光瞪住畢基。

畢基沒有理會她。

他拿起了電話聽筒，是個女子的聲音：「你可是畢先生？」

「是的，你是誰？」畢基覺得她的聲音似曾相識，但肯定不會是莉莎。

莉莎的聲音，畢基認得，不但認得，而且還留下極之深刻的印象。

對方的急促的聲音說：「莉莎進了醫院，她叫我通知你。」

「那一間醫院？」畢基沒有問爲什麼？他怕對方匆匆忙忙的把電話掛斷。

那 子告訴他，莉莎是意外受傷，進了一間私家醫院，在二樓一間單人私家房內。

說完就匆匆掛斷了。

畢基在電話旁邊呆了好一陣。

他結了賬。

然後匆匆走到餐室門外，截了一輛街車離去。

× × ×

畢基原有的自用車，但因車子停得太遠。

香港不像其他大城市，可以停車的地方實在不多，即使你肯付錢，也隨時找不到停車位。

畢基担心莉莎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他來不及走到較遠的停車場去。

何況去到醫院之後，還要找停車位，太阻時間了，所以他寧可花錢截街車。

趕到醫院時，莉莎躺在病榻之上，半張開眼睛，瞪住畢基。

畢基緊握住她的手，深情地瞪住她問：「你怎會弄成這樣子？」

她有神無氣，面色十分蒼白。

額角有瘀痕，手上有傷，用繃帶包裹住。

她抱歉地說：「對不起，第一次約會我就爽約！唉！」

「誰把你弄成這樣子的？」畢基看見她的眼眶之內飽含着淚水，心裏更覺得難過。

「除了他，還有誰？」她索性閉上了眼睛，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

「你丈夫把你打成這樣子？」

「……」她沒有答話。只閉着雙眼，點點頭，淚水由眼角滲出來。

「爲什麼？」

「……」她還是沒有答話。

畢基追問道：「爲了我？爲了我們的約會？」

「你不必爲此內疚，因爲這巳經不是第一次了。」她哽咽着說。

「你有沒有報警？」

「報警？」她說，「沒有。」

「爲什麼你不報警？」

「我怕他殺死我。」

「像他這麼野蠻的人，應該讓法律來制裁他。如果你怕，讓我來爲你作主。」

「不！我不想多事。算了，以前我也確實報過警，警方只勸我們夫婦和解。他很會做人，總是嬉皮笑臉的，表面是個好好先生，否則我又怎麼會上當？直至嫁了給他之後，他才原形畢露。」

畢基站在床前，默默然好一陣。

莉莎睜開淚眼，示意畢基在床前一把椅子上坐下來。

畢基又想起昨天晚上的事，他並非回憶與莉莎如何纏綿的一幕，而是昏暗環境底下有人拔槍的情景。

那人究竟爲什麼要這樣做？

他可能想殺死莉莎？

當莉莎正在台上做射擊遊戲的活靶，雖然前面有一塊透明膠板，但膠板很薄，眞槍實彈絕對可以將它射穿。

但是，這件事畢基還沒有告訴莉莎。只是現在回憶起來，的確事出有因。

那槍手可能是她丈夫派來的。他要在混亂中將她殺死，通常這種秘密集會有事發生，主持人都不敢隨便報警。幕後主使者，可能就是利用這種矛盾。

當時要不是畢基及時發覺，相信莉莎早巳死於槍下了。

如果那幕後主使者是莉莎的丈夫，那麼，也太過殘忍了。

爲什麼他要殺死他的妻子？

畢基本來也不打算去理會人家這些家事。只是對莉莎，他似乎有了一份特殊的情感，他對她巳由同情而生愛。

關於莉莎的身世，畢基昨晚巳約略聽過了。

她是個值得同情的女人。最少畢基就有這種感覺。

像畢基這種人，他對女人很少這麼認眞，只因爲他是浪子的性格。但是不知怎的，他對莉莎却有一份眞摯的情感。

畢基正在胡思亂想之際，門外有人敲門。

「閣閣閣」，門板有人敲響了三下，也沒有等房間裏面的人答話，房門巳被推開。

進來的人手持一束鮮花。

那是一名送貨的年青人，穿的是牛仔褲和T恤。

他一進來就問：「請問這裏可是林太太的病房？」

「是的，什麼事？」畢基明知對方是送花來的，也循例問道。

「這些鮮花是一位林先生叫我送來的。」那年青花僮說。

畢基指指几上的花瓶：「請你小心放好它！」

然後，他替莉莎付了小賬給那花僮。

畢基取過花束上的咭片，瞥了一眼，向床上的莉莎道：「林哲是誰？」

「就是他！」莉莎說。

「你們是夫婦，爲什麼咭片上却以先生、小姐稱呼？」畢基出奇地問。

莉莎把咭片接過來，只見左上角打橫寫着：——

「莉莎小姐笑納。」

右下角則打橫寫着：——

「林哲致意。」

莉莎苦笑一下，道：「也許他巳同意結束我們之間的夫妻關係。」

畢基却道：「也許他良心發現，所以才會這麼樣客客氣氣。」

兩人相對苦笑！

莉莎情不自禁地，又伸手緊握住畢基的手，畢基却下意識地回頭張望。

那花僮早巳離開了這房間。

那一束花巳放在花瓶之內插好了。

花瓶就在病榻一旁的床頭几之上。

假如莉莎不是一個有夫之婦，畢基就不會如此諸多顧忌。

假如莉莎只是個未婚的女子，畢基甚至還會主動地去吻她！

但是，莉莎的身份很特殊，所以畢基的心情也特殊！

當他發覺那花僮巳離開了那間病房之後，他的視綫，也回到床頭几上面的花瓶去。

突然之間他感到有些不妙。

畢基本來就是一個十分機敏的人，何況現在他面對着的，又是一個特殊的女人呢。

他一邊用手帕掩鼻，一邊對床上的莉莎發出了警告！

莉莎也感到十分吃驚！

她模仿着畢基，用手帕掩鼻。

她看見畢基的快速的動作，將插好在花瓶上的鮮花，一手拔了出來，然後迅速走向窗前，往窗下大力扔去！

莉莎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問題一定出自那一束鮮花。

甚至畢基本人也不知道，他只知道鮮花之內有危機而巳。

他當時看見鮮花之內緩緩地升起了一陣陣輕烟——那些烟十分薄弱，若非眼力甚佳，或者小心觀看，很難發覺。

因爲烟霧是白色的，醫院病房的牆壁也是白色的。

醫院的範圍很廣闊。莉莎所住的是二樓一間單人房。

窗下是花園廣場。

畢基剛才就是把花束投入花園廣場的一個水池中去！

畢基以第一時間去處理這件事，無非担心它會突然之間發生爆炸。所以他不及細看，巳迅速採取行動！

但是，現在他俯視水池下面，花束仍在載浮載沉，根本未有爆炸！

可能是藥引弄濕了，也可能是另有原因，總之，畢基暫時可以放下了心頭一塊大石。

然而他並不因此而滿足，也不會因此而停止了他的動作。

他急步飛奔，像箭一樣衝出了病房的門外，再以跑步的速度，透過走廊，直落樓梯。

他連電梯也沒有乘，因爲他知道由這兒二樓落下，走路會比電梯還快！

有時電梯正在上升，假如一時不察匆匆闖了進去，他得到的效果就會相反。

畢基就是憑自己的經驗，捨電梯而衝落梯階下面去！

他記得那花僮穿的是一件紅色的T恤，所以，他一直注意有沒有穿紅色衣服的人。

但是，畢基由梯間一直衝出了醫院門外，都沒有見到穿紅色T恤的人。

走到了醫院門外，放眼四望，畢基感到眼前一亮，他終於發現了那個人！

一個穿紅色T恤的人，正騎着一輛機動脚踏車——香港人習慣了稱之爲「電單車」的，正向街上那邊疾馳而去！

畢基由醫院門前的石階衝向路邊，揮手正待截停一輛街車。

但是，那街車却用毛巾將收費錶蓋住——這是表示不載客。

後面沒有其他街車經過。即使有也未必有用，因爲當畢基再放眼望向前面時，那輛電單車巳經不知所終。

畢基無可奈何，正待轉身返回醫院裏去，突然之間，一輛車子飛也似的，也不知從何處駛出，總之來勢急如流星，直向住畢基這邊狂衝而至！

畢基急忙飛身躍起。

就當畢基的身子剛剛離開那兒馬路旁邊時，一度黑光有如閃電似的，掠過路旁，彷彿一陣狂風過境。

一輛黑色的車子顯有預謀，突然由附近的路旁衝了過來，假如畢基的動作稍遲半步，也會被撞至粉身碎骨。

由於事出突然，畢基事前半點兒也沒有準備，他能够及時避過大難，正是憑他的警覺性特別高所致，假如換上了別人，早巳死得不明不白。

所以，畢基儘管飛躍撲向醫院門前的石階上，仍然失去了重心，險些兒在石階上摔了一跤。

畢基半彎着身子往後張望，只見那輛黑色房車巳向街口急駛，由於距離太遠，畢基無法看得見那車子的編號。

就在這時候，有個人剛由醫院出來，他非常關心地伸手過來扶住畢基：「先生，你沒有事吧？剛才我看見你好像摔了一跤。」

那是一名中年男子，他的態度十分誠懇。

畢基拍拍雙手上的塵埃，苦笑道：「還好沒跌倒，只是一時不愼失去重心。」

「我還以爲你急於到醫院裏探視親人的病，所以才如此匆忙！」中年人也陪上了一個笑臉，「小心點啊！很容易跌到頭崩額裂的。」

「謝謝你。」畢基點點頭，感激地瞪了他一眼。

中年人拾級而下，走了！

×　　×　　×

畢基急於要知道這又是一項什麼詭計，所以他急不及待地，先到花園廣場去。

他沒有忘記那一束「問題鮮花」。

當畢基走到花園水池旁邊時，那束鮮花巳浮到了池邊來。

畢基只須俯首彎腰，就可以將那束鮮花拾了起來。

鮮花巳被池中的水浸得濕淋淋的。

畢基現在不再担心它會發生爆炸，因爲如果要爆炸的話，早就爆了。

畢基用心觀察，他終於發現了其中一些秘密——其中有一朶竟然會是塑膠製造的「鮮花」。看上去完全和鮮花一樣。

這朶塑膠花之內，隱藏了一些小巧的機關。花蕾內有個小巧的噴霧器，一經旋開，毒霧即由裏面散發出來，通常這是間諜和特務們所用的殺人武器之一。

儘管未經化驗，畢基也可以想像得到，當時那陣烟霧一定有毒。幸好他及時發覺，否則他和莉莎可能死得不明不白。

畢基想起病房中的莉莎，就不由自主地，抬頭往上望！

豈料不望猶自可，一望之下，大吃一驚！

除非他記錯了，否則那一個窗口應該是屬於莉莎病房的。

但是，那兒爲什麼聚集了這許多人，而且有些人正俯視下來，還有人口講指劃的，正把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到畢基的身上來。

畢基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正待離開花園，上樓回到莉莎的病房中去。想不到他還未離開水池旁邊，巳看見二名軍裝警員向他走過來。

兩個警員都在戒備中，好像担心畢基一旦要反抗，他們就拔槍。

畢基當然不會反抗，因爲他根本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　　×　　×

畢基被二名警員帶回到病房中來。

病房裏擠了不少人，有醫院裏的醫生和護士，也有軍裝警員和便衣警探。

病床巳被一幅活動屏風遮掩住，屏風後面有人影移動。

畢基本來巳經吃驚不小，現在更加害怕起來！

他担心莉莎巳遭不測，否則不會出現這種情形。

×　　×　　×

「你叫什麼名字？」一名探目問。

「我叫畢基。」

「你是艾小姐什麼人？」

「艾小姐？」畢基從來就不知道莉莎原來姓艾，所以他指指屏風後面：「你可是指那一位莉莎小姐？亦即林太太麼？」

「是的，你最好不要浪費我們的時間。」探目盯實畢基：「爲什麼你要謀殺艾莉莎？」

「你說什麼？」畢基吃驚地，睜大了雙眼：「你的意思是——她死了？」

「是的，有人見到你匆匆忙忙的由這兒奔跑出去，當護士小姐入來時，艾莉莎已陷入昏迷狀態，於是一邊召醫生來，一邊緊急報警。」

「坦白告訴你，我並沒有殺死她，我只是……」畢基正待解釋。

一名女護士由屏風後面繞過來，跟一名警官低語了幾句。

警官隨即揮手示意，叫各人退出病房外面去，這分明是醫生的主意。

醫生正在對艾莉莎展開急救。

× × ×

畢基實在想不明白，艾莉莎怎麼會被人殺害的？

警探並未將艾莉莎遇害的情形告訴他，只懷疑他就是兇手。

事實上當時任何人發覺這情景，也會以爲他就是兇手。

如果他不是殺人兇手，爲什麼他要匆匆地衝出了病房之外？

其實他當時只是爲了急於要追捕那個花僮，但却沒有人提過那花僮。

雖然畢基事後也有向警探加以解釋，但是，警探却不相信他的話。

警方人員替畢基加上手銬，要將他帶走。

他感到無可奈何，惟有要求警探將水池中撈起的一束鮮花也一併帶回去研究。

× × ×

事情似乎來得太過突然，令到畢基頓感手足無措。

他被關在警署的犯人覊留所之內。

他接受過查案警員的問話，但沒有人相信他的口供是眞的。

他無可奈何，惟有要求會見一位警司朋友——胡德警司。

胡德警司並非在這一間警署辦公的。

他花費了好一番唇舌，才可以說服對方用電話通知胡警司。

畢基還說出許多警界中的朋友的名字，例如雷智警官等。只有這樣才可以令對方相信他並非說謊。因爲現在他面對的這一班警方人員，個個都似乎有些陌生，甚至沒有人相信他就是浪子畢基。

× × ×

畢基被暫時拘押起來。

他默默地想，艾莉莎到底是什麼人她丈夫爲什麼要殺她？

毫無疑問，自始至終都有人跟她過不去，由昏暗中出現過的懷槍客，以至花僮，都極有可能是她丈夫派出的殺手。

也許，當畢基由病房追出去的時候，眞正的幕後人乘機向艾莉莎施毒手。

然則，那眞正的兇手極有可能就是艾莉莎的丈夫，畢基只不過是替死鬼而已。

畢基越想越感到不値！

他不期而然又想起了事發之前那一個神秘女人的電話。

他不知道那女人是誰。

他只聽得那聲音決不會是艾莉莎本人，只因爲他對她已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因此，他相信他絕對認得她的聲音。

由他被通知到醫院去，以至與莉莎在病房中單獨相處，可能一直都有人在默默地對他展開監視。只是他沒有發覺而已。

再由花僮送花來，以及在鮮花之中隱藏了殺機，幕後人顯然又是早有預謀。

雖道「事有湊巧」，但這件事似乎有着太多的「湊巧」。

當然，畢基絕對不會相信這是湊巧，所以他更加決心要找出答案來。

他要求見見他的朋友胡德警司，並非表示他要藉住警司的關係洗脫自己的罪嫌，只希望獲得一些方便，以及知道一些眞相而已。

胡德警司果然來了。

他雖則有點姍姍來遲，畢基依然感到十分高興。

「你又惹官非！」胡德警司半開玩笑地說，「而且又涉及一名有夫之婦！」

「你似乎什麼都知道了。」畢基道，「也好，省得我再向你解釋。」

「負責這件案的梁探目剛告訴我，他們只是根據醫院中人的口供，將你落案。實際上他們並無確實的證據。」

「這樣是否太過兒戲？」

「是的，我也認爲太過沒有根據。不過你也是的，爲什麼你會這樣……」胡德警司欲言又止。

「我怎麼樣？」

「我知道你有許多女朋友，何必搭上一個有夫之婦？」胡德警司道。

「我很難解釋，事實上那女子有許多困難，我正要協助她解決。」

「你安心等一會好嗎？」胡德警司道，「據我所知，他們仍在等候醫院方面的消息，如果那女子安然無事，你也可能被釋。」

「這是否過份？」畢基當知道了莉莎原來未死，他便呱呱大叫：「我要召見我的律師。」

胡德警司道：「你別太令我難做，只因爲你曾逃走，這才引起他們的疑心。」

「我幾時逃走過？」

「醫院中的職工都這樣對辦案人員說了。」

「我的天啊！」畢基叫嚷道，「當時我只是急於追捕那名花僮。」

「哦！就是送一束鮮花到病房去的人麼？」

「是的，我已將當時情形告知你的同事，但他們似乎以爲我胡扯！」

「不！他們正對那花束中的小機關展開研究。」胡德又說，「所以我叫你耐心一些等……」

豈料胡德警司話未說完。一名探目就由外面走了入來。

他正是辦理此案的梁探目。

梁探目對畢基的態度也變得有禮貌許多，畢基自然也明白這完全是胡德警司的功勞。另一方面，據說：艾莉莎已渡過了危險期。

梁探目要把畢基帶到醫院去，讓受襲者認人。

直至到了現在，畢基才知道艾莉莎當時受襲的情形。

原來當畢基由走廊急急奔落梯間時，曾一度引起當値護士的注意。

當時他們已想到有可能已經發生了一些事情，但又不知道畢基剛才由那一間房奔出。只好逐間逐間去查看。

終於他們查到了艾莉莎那一間。

他們發覺床上的艾莉莎陷於昏迷。於是立刻通知醫生。

另一方面有人致電「九九九」報警。

後來有人在窗口俯視，見到畢基出現於花園廣場下面，就立即轉告在場的警方人員。所以二名警員立刻拘捕畢基。

這情形與較早時警探告訴畢基的，又有少許不同之處，那就是値日護士只見畢基急奔落樓，並不知道他來自何處。

直到事後發覺他出現於花園下面，才憑衣着認出是他。於是通知到場調查的警方人員。

這點看來似乎無關重要，其實却極之重要！

畢基以他的偵探常識向胡德警司解釋：「企圖殺害艾莉莎的人，極有可能在我離開她的病房時入去，由於値日護士要逐房查看，因此躭誤了時間，兇手才有機會逃去！」

胡德警司對梁探目道：「你如果相信他的話，就和他回到醫院現場去吧！我雖然相信他是個好人，但有時他也會爲一個女人而意亂情迷的！」

胡德警司這種似開玩笑的語調，等於間接向比他低了幾級的梁探目示意。

梁探目當然心知肚明。

他對警司道：「胡警司，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會秉公辦理的。」

畢基於是重獲自由，他被帶到偵探室去。

× × ×

胡德警司的出現，令到偵探部的人對畢基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畢基在梁探目和一名探員的陪同下，沒有再扣上手銬，也沒有被當作犯人看待了。

梁探目還向他道歉。

毫無疑問，梁探目已賣了胡警司的賬，另一方面當然是因爲剛接到警方人員由醫院傳來的消息，艾莉莎已被救醒了。

× × ×

畢基爲了放下心頭一塊大石，第一次想起抽香烟。

許多人在緊張、煩躁時才吸烟，但畢基今天不知怎的，一直胡思亂想，從未想到要抽烟。

就當他探手口袋中取出香烟的時候，他登時呆了一呆。

原來他摸出來的烟包之中，還夾了一張字條。

字條是被人放進他口袋裏的，但却不知道什麼時候放了入去。直至他現在摸出烟包時才無意中發覺。

他感到萬分驚訝！

坐在一旁的梁探目已感覺得到畢基的神態有異，側過頭來望住他：「發生了什麼事？」

然而畢基並沒有回答他。

因爲畢基在閱讀那張字條。

字條上寫着：「除非你有兩條命，否則還是少管閒事吧！」

沒有稱呼，也沒有署名。

畢基想起了，是那個佯作好心，在醫院石階上扶起他的中年人，一定是他將字條放入他口袋去的。當時畢基差些兒絆倒在石階之上。

如果畢基的想法是對的，那麼，對方顯然一早就有了整套的計劃。

爲了表示自己的確是無辜的，畢基故意將字條交給梁探目看。

梁探目看過了字條，聽過了畢基的陳述之後，也覺得事有蹺蹊。

「會不會是艾莉莎的丈夫？」梁探目問道，「你有沒有見過林哲？」

「沒有，我從來未曾見過他。」畢基道：「但是，如果有機會讓我再見到那個中年人，我一定會認出他。」

「嗯——」梁探目沉吟道，「看來我們非找林哲談談不可。」

車子開到了醫院的停車場。梁探目和畢基匆匆走進了醫院的二樓去。

× × ×

林太太——艾莉莎醒了。

她已對醫生和警方人員交代當時的情形，那是當畢基追出去之後，隨即有個人闖入來。

那是一個中年人。

從莉莎的語調中可以聽得出，她當時的確十分害怕！

「我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他不是醫院裏面的人，於是我問他究竟是誰。」艾莉莎回憶着說，「他只警告我，切勿聲張，否則他會殺我！我正感到手足無措之際，他已撲到床前。當時我只彷彿看見他手中拿住一些東西，朝我手臂刺來，我感到一陣刺痛，然後一陣痲痹，以後的事，一無所覺。」

醫生告訴她，她曾被人注射了痲醉針藥。但藥性可能較重。

當時醫院方面還以爲她中毒，後來經過化驗，才知道只是痲醉針。

爲什麼會有人向她注射痲醉針？艾莉莎表示一無所知。

× × ×

畢基和梁探目都知道了艾莉莎遇襲的經過。

艾莉莎親自向警方交代，證明她見過的「中年人」絕不會是畢基。

但是，畢基聽了她的描述之後，反而相信「中年人」正是他在醫院門前石階見到的人；無論身形、衣着等等，都十分脗合。

× × ×

畢基的罪嫌洗脫了。

警方相信他是清白的，就是不明白「中年人」何故要向艾莉莎注射痲醉劑？

而且在此之前，還有花僮送來的一束「問題鮮花」，也是充滿了殺機的。

至於鮮花中隱藏的，極有可能是毒氣。可惜當時畢基担心那是一觸即發的炸彈，將它投入水池之中，現在警方想化驗也非常困難。

即使如此，那些鮮花仍交由警方小心化驗。現在只等結果。

× × ×

一名中年男子匆匆忙忙地趕到醫院裏來。

他要探望他的妻子。

當警探知道他要探望的人，就是艾莉莎之後，已忖測得到他可能是艾莉莎的丈夫。

「是的，我就是她丈夫林哲。」中年人對警探道，「我妻子現在怎麼樣了？」

「你怎麼知道她有事？」梁探目問。

「是醫院裏用電話通知我的。」林哲道，「我剛由外面回到家裏才知道了她在這兒出了事。」

「爲什麼你現在才趕來？」

「我不是說過了嗎？我由外面剛返家，家裏說醫院有電話找我。」

「林先生，我可以問你幾個問題嗎？」梁探目說。

「你是警探，如果你認爲有必要的，當然可以。」林哲表現得很大方。

林哲還沒有見到他的妻子艾莉莎，只是被警探在醫院的大堂內截住問話。

梁探目問他：「聽說你們夫婦之間的感情不大好，是嗎？」

「嗯——誰說的？」林哲立即表現得很不高興。

「因爲根據林太太的入院記錄，她是受傷入院的。她是否被人毆傷？」

「你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認爲不方便的，你可以不答我。但我不妨告訴你，你太太不但出了事，而且不斷有人企圖將她置於死地。」

「這也沒有什麼出奇！」林哲有些委屈，也有些生氣，「她太新潮，太年青，根本就不知世途險惡；她可能認識了一些壞朋友。」

「你對她入院的事，有什麼解釋？」

「她只告訴我，在街上摔了一跤，可能是跟朋友喝多了酒。」

梁探目回頭望望身邊的畢基。因爲他聽過畢基談及林太太「被丈夫虐待的情形」，現在聽林哲的話又不是那麼一回事。

畢基當然也聽到了。

他幾乎也在懷疑艾莉莎說謊，但看到艾莉莎却又不似一個會說謊的人。

然而林哲，樣子却顯得有點奸詐。不知是否由於艾莉莎的影响，畢基對這個人很不信任。

他問林哲：「你可是叫人送過一束鮮花來？」

「是的，我太太經常怪我對她不够體貼，所以我今天特意叫花店的人替我送了一束鮮花來。」林哲又說，「那是由於今天較早時我太忙，有些生意上的事，非我親自處理不可。既然不能趕快來醫院探望她，又怕她生氣，最好的方法只有致電花店代我送花致意了。」

畢基又問：「她是你妻子，爲什麼你還稱呼莉莎爲小姐？」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林哲道，「我只叫花店寫上『莉莎我妻』的上銜，並未叫他們寫什麼小姐。不過我只是在電話中吩咐他們，他們怎樣寫我自然無法知道了。」

梁探目想了想，道：「好吧！你可以進去看看你太太了。」

林哲於是登上二樓去。

梁探目對畢基道：「我要到花店去一次。」

畢基沒有去，他也上了二樓。

畢基無意窺秘，只是担心艾莉莎的安全而已。

他悄悄在病房門外偷窺房間裏的情形，看看艾莉莎有沒有再被人襲擊。

他發覺艾莉莎仰臥床上，雙眼瞪住了天花板，並未理會床邊的丈夫。

無論林哲說一些什麼，她都沒有理睬他。

林哲似乎在道歉，但艾莉莎却一言不發地，僵臥在床上。

畢基離遠望過去，彷彿發覺她滿腹愁鬱，却又無力相助。

畢基忽然看見林哲伸手探向他的口袋裏，他警覺地衝了入去！

林哲回過頭來，出奇地瞪住畢基：「爲什麼你進來不敲門？」

「對不起！」畢基發覺他掏出來的，只是一方手帕而已。

艾莉莎却情深欵欵地望住畢基；儘管她一言不發，也足以令畢基心醉。

林哲鑑貌辨色，彷彿也想像得到他們之間的感情和關係。

他生氣地對畢基說：「你到底是什麼人？」

畢基却反問道：「那你以爲我是什麼人？」

「我一直以爲你是警探。」

「我還沒有資格做警探。」

「然則你以爲你有資格做我妻子的情人嗎？嘿！」

林哲含恨地回頭盯了他妻子一眼，再生氣地望望畢基。

然後，他頭也不回地走了！

畢基望住他的背影消失，也望住房門在搖動！

艾莉莎在床上輕輕嘆息着，一言不發地瞪住天花板。

畢基走到床前：「對不起，我只是担心你可能再受到傷害，否則我也不會揀這個時候闖進來。」

「你以爲我怪你要在這時候闖進來嗎？」艾莉莎道，「我應該感激你才對。因爲我和他，根本也沒有什麼好說。」

「他跟你說什麼？」

「我根本也不知道他說些什麼，因爲他的一套，我早已聽得厭倦了，從來就沒有一句中聽的。」

「你以爲那個想害你的人，是不是他派來的？」畢基問。

「除了他，還有誰？」

「他爲什麼要這樣對你？」

「你應該問問他，爲什麼問我呢？」艾莉莎輕輕嘆了一口氣：「你們男人都是具有征服慾的，自私的。他恨我對他不貞。但是，他却不了解我；我根本沒有愛過他！」

「你該正式告訴他，你要離開他。」

「結果就換來這種對待。」艾莉莎又悄悄淌下了淚水。

「你想不想把實情告訴警方？」

「我不會！」

「爲什麼？」

「何必呢？也許我不應該讓你知得太多，因爲這到底是我自己的事，根本就沒有誰可以帮得了我。」她又嘆氣！

「是他虐待你，還是你自己不小心跌傷的？」

「連你也會這樣問我。」艾莉莎苦笑一下，「我已想到了，他已不是頭一次向人這樣解釋。他能言善辯，所以親友們只相信他。我自從認識了你之後，一直以爲你是個有辦法的人，想不到……」

她哽着咽喉，說不下去。

畢基有些內疚。他說：「然則，你希望我怎樣帮你？」

「希望？」她本來把流着眼淚的雙目閉上了，但一聲苦笑之後，又瞪住天花板：「我根本就是一個沒有希望的人；如果你能眞眞正正的帮我，最好替我弄一瓶安眠藥來！」

「你何必如此？」畢基道，「死決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最少是唯一的辦法。與其痛苦地生存在這世界上，倒不如痛快地死去！」

「你有沒有提出過跟他分開？」

「你以爲我會留戀這種婚姻生活嗎？」艾莉莎忽然又側過頭來。淚眼汪汪地瞪住坐在床邊的畢基，緊緊握住他的手，「我以爲認識了你，是我一生最大的希望，想不到反而害了你！」

「你好好地休息吧！你並未害過我。」畢基替她抹去臉頰上的眼淚，「待你養好了傷，我們再想辦法好嗎？」

「辦法？還有什麼辦法？」

「辦法一定是有的，別再爲此煩惱了，睡吧；我還有點事情要做，回頭再來看你！」

他情深欵欵地爲她蓋好被，然後又輕輕吻了她！

她閉上了眼睛，彷彿要集中精神去享受這甜蜜的一刻。

他很喜歡這女人，只可惜她是個有夫之婦。不過這只是以前的想法。

畢基本來不想惹她，因爲在他的周圍有着許許多多的，各式各樣的女性。

他要找一個女人的話，實在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是經此一役之後，畢基變得十分固執；他一定要找出答案來。

因此，他離開了病房之後，也趕到花店去。

× × ×

梁探目正在花店裏調查。

他面對着的，是一名花店裏的年青送貨員。他叫阿占。

梁探目曾晤過花店的老闆，證明有個熟客曾來電話，叫他送一束鮮花到醫院去，當時花店老闆就派阿占去送貨。

阿占也承認了。

「花是由你送去的？」梁探目盯實阿占。

阿占知道對方是一名警探，有些害怕。但是他仍然僵呆地點點頭。

梁探目又問：「你用什麼交通工具送貨？」

「單車。」阿占說。

「電單車？」

「不！脚踏的。」

「你自己有沒有電單車？」

「沒有。」

「那麼，你會不會借用朋友的？」

「嗯——」阿占呆了一呆，還是搖頭道：「不會。因爲，我沒有電單車駛駕執照。」

「那麼，你顯然在說謊。」梁探目面色一沉，「你再不說實話，我惟有帶你回警署裏去！」

「我……我怎會說謊？」

花店老闆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香港警方人員一般都很忙，如果沒有特別的事情，他們又怎麼會找到這兒？

「你還有一個機會。」梁探目盯實阿占。

老闆一直不敢插嘴，只是在旁觀看。

「我再問你一次，你送花到醫院去，那一間病房的編號是多少？樓下，二樓還是三樓？」

「嗯——」阿占又呆住了。

梁探目很生氣，一手揪住了他的衣襟：「你這小子眞不知好歹，在我面前居然敢胡扯！」

花店老闆嚇得忙了手脚，因爲至今爲止，他仍然不知道究竟阿占怎麼會送花送出了毛病來。

畢基就在這時候匆匆趕來。

梁探目看見畢基就說：「你來得正好。你在醫院見到的渾蛋可是他？」

畢基朝阿占瞥了一眼，毫不考慮地搖頭。「不是他！」

梁探目一點也不會感到意外，他是個有經驗的警探。他早已看出了這個阿占說謊，所以他剛才這麼生氣。

梁探目瞪住阿占問：「你現在肯講眞話了嗎？告訴你，你已犯上了謀殺的罪嫌了。」

阿占嚇得面色變白。

他抖聲道：「剛才我的確說謊，那束花，我並未親自送往醫院。」

「那麼，你交給了誰？」梁探目道。

「我只送到醫院門前，就有人問我：『你這些花可是送給一位莉莎小姐的？』我答是，於是他叫我把花交給他，因爲這是他打電話來訂的，又給了五元小賬給我。」阿占說。

梁探目道：「那麼，剛才爲什麼你不說出實情？」

阿占望望老闆：「我怕老闆說我偷懶，所以死也說是我自己送入醫院去的。」

畢基似乎想到了這 怎麼一回事。他問阿占：「你可認得那人？」

「我不認識他，只知他當時穿一件紅色T恤，很年青。」阿占道。

「如果你再見到他，當然認得他，是不？」畢基很溫和地對阿占說。

「是的。」阿占眨着眼。

「好吧！有機會我們再請你帮忙！」畢基對梁探目示意道，「我們走吧，把他帶回去也沒有用。這件事一開始已擺明是個陰謀。」

梁探目想想也是道理。那花束中的小機關分明是那神秘青年安置的。

畢基又對花店老闆解釋；阿占還年青，他並非偷懶，只是被人利用了，還不知道。

（未完）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

一身是胆

（二）

獨孤紅·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勝記車行」護送一位姓趙的顧客，在經過「龍打滾兒」時不見了並在「老哈河」撈起姓趙的屍首，使勝家各兄弟大傷腦筋，一向以來勝記車行幹這保鑣生意，從沒失過手，這回却出了意外，勝家各兄弟正在商量此事之際，縣裏的偵緝隊秦隊長找上門來了，秦隊長詢問勝雄，一位軍警聯合執法處姓趙的幹員，坐上勝記車行的車到十里蓮花湖執行秘密任務，是否已送到地頭，這一說把勝家幾兄弟都嚇呆了，此人目前已躺在棺材裏。秦隊長不由分說抓住勝雄，到柴房去看屍。

烟花紅粉女　豈是皆爲財

姓趙的當初有這麼個巧安排，如今却臥屍在這口棺材裏，難道說這是冥冥中的定數。

大爺勝雄帶着秦隊長等進了柴房，秦隊長冲帶來的兩個人一呶嘴，那兩個馬上退到幾步以外，兩隻右手還緊按在腰上。

跑了這麼多年的江湖道，大爺勝雄這還不明白，當即道：「老六，老七過來伸把手。」

六爺勝龍、七爺勝騏雙雙上前，各伸一隻手扣着棺木蓋猛然掀了開來。

秦隊長急忙探頭過去，他是個吃公事飯，幹偵緝隊的，缺胳膊少腿，血肉糢糊，什麼樣的沒見過，可是這當兒，他看得機伶一顫，倒抽冷氣，巧妙的把目光避開：「沒錯，是我的頂頭上司。」

六爺勝龍冷冷說：「秦隊長，到底是吃公事飯的，你招子比我們靈，不見臉就能認得出頂頭上司。」

秦隊長冷笑一聲道：「你們這個當家主事的大哥已經承認了，是不是？再說，這金懷錶就是我頂頭上司的表記。」

說着，另一隻手伸進棺材去就扯那條黃澄澄，明晃晃的金錶鍊。

錶鍊是拉出來了，可是那頭兒沒錶。

七位爺看得剛一怔。

秦隊長臉上變色大叫：「姓勝的，你們的禍闖得不小，担當也大了。」

大爺勝雄道：「老五，當初你看見那個金殼錶了嗎？」

五爺勝奎連猶豫都沒有猶豫就點了頭：「我見過，臨上車的時候，趙爺還掏來看了一下時刻。」

秦隊長冷笑道：「勝家到底還有老實人兒，沒人想訛詐你們的。」

二爺勝飛道：「別說是一隻金殼懷錶，就是座金山，既是從勝家人手裏丟的，自有勝家人照價賠償。」

秦隊長冷冷一笑：「你話說得够輕巧，你們可知道，這隻金殼懷錶裏頭，藏的還有什麼。」

大爺勝雄忙道：「怎麼說，秦隊長，那隻金殼懷錶裏，另藏的有東西？」

「不錯，另有東西，你花多少錢也買

不到的東西，機密情報！」

勝家七位爺一怔，大驚，大爺勝雄手腕一翻，不但輕易脫出了秦隊長的掌握，反而抓住了秦隊長的胳膊：「機密情報？秦隊長，你可別開玩笑。」

「開玩笑？」秦隊長驚急狂笑：「我可沒這麼好興緻，軍警聯合執法處給我的指示是這麼說的，你們要是不信，跟我上軍警聯合執法處問去。」

盡管大爺勝雄江湖上的經驗歷練兩够，可是，碰上這種事，一時也沒能說出話來。

七爺勝騏年歲輕，可是反應快，道：「秦隊長，幹我們這一行的規矩，這規矩也是早年開鏢局的傳下來的，我們只賠明面兒上看得見的，另有夾層，我們不知道的，就是再貴重，我們也不負責。」

秦隊長於是急了，砰然一聲拍了棺材：「他媽的，少跟我來這一套，你們是你們的規矩，我是我的規矩，我的頂頭上司坐你們的車，不但把命丟了，還把比命還重要的機密情報丟了，我怎麼知道不是你們幹的，照我的規矩，我就要把你們統統抓到隊裏去。」

一頓話鋒揮了手：「來人，給我統統帶走。」

那兩個還相當快，手一揚，兩把駁殼鎗已對準了勝家七位爺。

飛、威、武、奎、龍、騏六位臉色大變，就要有所行動。

大爺勝雄明白，這種事沾不得，既經沾上了要是來硬的，鬧的事，闖的禍只有更大，平常作威作福的「北洋」這一帮人，不敢明目張胆拿他「勝記車行」這股江湖勢力怎麼樣，可是如今他們抓住了把柄，是「軍警聯合執法處」派出幾十桿鎗來，就能抄了他「勝記車行」，所以他只有抬手攔住了六個兄弟，向着秦隊長低了聲，下了氣：「秦隊長，首先別帶人，有話好說——」

秦隊長一瞪眼道：「說，還有什麼好說的，我的規矩就是這樣。」

「秦隊長，我這個兄弟年輕幾歲，不會說話，您別見怪，咱們一向沒交往，不認識，可是您應該知道『勝記車行』跑的是江湖道，江湖道一向最忌沾這種事，老實說，您也應該信得過，要是早知道那位趙爺的身份，我們寧可不做這筆生意，趙爺的被害，我們該担當，可是機密情報，我們的確事先一點也不知道，您抬高貴手，勝家人全記住您的好處。」

聽完了這番話之後，秦隊長氣消了三分。

其實他心裏都明白，眞弄毛了勝家這幾位，就憑他這三個人，兩把駁殼鎗，絕走不出「勝記車行」，還能不趕緊見風轉舵。

他的臉色好看了些，是說話，也不是頭上綳青筋，暴吼嚷嚷了：「你這幾句話，還算是讓人聽得進的人話，我信得過江湖道上的你們這一家，可是我也是個在人手底下的，可是奉命行事，我不爲難你們，你們也別讓我爲難，好歹總得讓我交個差，好在人是坐你們的車出的事，你們也自認該有担當，那咱們這樣，彼此都讓一步，那趟車是押誰的，我帶走誰往處裏交差，這總行了吧？」

他說的是理，裏面兒也都顧了，這幾位江湖上跑的漢子，自然聽得進，也應該聽得進。

五爺勝奎毫不猶豫，一步跨了出來。

「押車的是我，帶我走就是。」

秦隊長剛要偏頭示意兩個手下帶人。

大爺勝雄抬手一攔：「不，秦隊長，要帶帶我。」

「大哥！」

大爺勝雄瞪眼道：「帶你走，你倒會躲心靜，你出的紕漏闖的禍，想往誰肩上放，讓誰給你挑，你去追查兇手把東西找回來，龍潭虎穴你自己闖，刀山油鍋你自己走一趟！」

五爺勝奎臉上閃過了一陣抽搐，低下頭沒說話。

大爺勝雄轉向秦隊長：「秦隊長，咱們走吧。」

「這——」

秦隊長有點猶豫。

大爺勝雄兩道細長眉毛往上一揚，道：「秦隊長，在家，我是勝家的老大，對外，我是『勝記車行』的掌櫃，萬事一肩担，天經地義，只要有一個勝家人在你們手裏，你還怕什麼？」

秦隊長點了頭：「好吧！」

他一偏頭，兩個手下一步跨到，一個用鎗比着，一個探腰掏手銬，卡地一聲銬住了大爺勝雄雙腕，快捷而熟練。

六位爺忍不住都同時叫了一聲：「大哥。」

大爺勝雄道：「不要緊，就當換個地方住些時日，等老五找到了人，追回了東西，你們再帶着人跟東西上省城接我去，車行從今天起上板兒關門兒，等我回來以後再挑個好日子開張。」

轉身往外走了。

秦隊長道：「諸位，丟的究竟是件什麼情報，我不清楚，可是話是從我嘴裏說出來的，我希望六位聽到這兒爲止，別給我招災惹禍，咱們彼此都好過。」

他跟了出去。

六位爺跟出了柴房，從跨院送出了大雄勝爺，這是大爺勝雄的意思，也是秦隊長的意願，爲的是免前院的那些弟兄有什麼輕舉妄動。

六位爺帶着凝重的臉色，誰也沒一句話說的回到了後院，大奶奶臉上沒一點表情的站在院子裏。

六位爺一怔，急忙走過去：「大嫂，大哥——」

大奶奶平靜地道：「我知道，應該他去。」

「大嫂。」

五爺勝奎曲一膝跪了下去。

大奶奶伸手扶起了五爺：「五兄弟這是幹什麼，勝家有勝家的威望實力，諒他們還不敢拿你大哥怎麼樣，咱們盡情找出兇手，追回東西把他接出來就是了。」

「大嫂，我這就出去，找不出兇手，追不回東西，我去換大哥出來。」

五爺勝奎曲一膝點地，站起身扭頭走了。

誰都想叫，誰都想攔，可是誰也沒叫，誰也沒攔，只怔怔地

站在那兒，看着奎五爺出了院門。

還是二爺勝飛說了話。「大嫂，要不要稟告爹一聲。」

「不必，」大奶奶話說得斬釘截鐵：「咱們的上一代，刀頭舐血，窮山惡水，走遍天下沒出過事兒，咱們這一代手上出了事兒，咱們自己了，咱們對勝家的金字招牌要有個交待！」

這話剛說完，忽聽一聲女子哭聲傳了過來。

大奶奶，五位爺忙循聲看。

東北角廊簷底下，站着位穿素白褂兒，碎紅花兒的大姑娘，正掩着臉痛哭。

大奶奶，五位爺一怔，都叫出了聲：

「小妹！」

剛叫出聲，太姑娘身子一晃，眼看要倒。

「小妹！」

五位爺比箭還快，一個起落，兩丈多遠近一起竄到，十隻手同時扶住大姑娘。

大姑娘兩眼閉着，臉比紙還白。

這會兒她沒掩臉，只見她一頭秀髮黑亮黑亮，梳得沒一根跳絲兒，一排齊整的劉海兒下，是緊閉的兩眼，煞白的臉，但是緊閉的兩眼，煞白的臉，無損她的天香國色，絕代的風華，她美，她的美只有一個人可以比，那就是在「十里蓮花湖，四海老店」茶館兒裏，喬妝打扮的那位。

不過，這位比那位稍嫌瘦弱了些。

要是那位是朵牡丹，這位就該是一朵雪裏寒梅。

× × ×

天還沒亮，五匹快馬馳出了「勝記車行」的跨院。

馬，是五匹神駿的健騎。

人，是飛、威、武、龍，騏五位。

這五位，各一身俐落打扮，腰裏卻鼓鼓的。

看他們縱馬疾馳的方向，是往西，往「老信河」一帶，似乎是奔向西霸天的地盤兒。

× × ×

天邊兒剛泛起魚肚色，縣城的城門開了。

這時候的縣城城門，就像水閘似的，剛開，城外要進城的，城裏要出城的，洶湧流水似的，裏頭的往外湧，外頭的往裏湧，交錯而過。

要出城的，不外是行旅客商，趕着一早天兒涼快，路上至少能舒服一陣，人、車、馬要多擠有多擠。

要進城的，都是些鄉下的苦哈哈趕早市、挑挑兒、推車，賣什麼的都有。

瞧這情形，還能不擠。

盡管看城的扯着喉嚨，嗓子都喊啞了，還是你爭我奪，爭先恐後，唯恐進不來、出不去似的。

瞧這情形，還能沒有撞一塊兒的。

這倆就是，一進一出，撞了個滿懷。

進城的，穿一身粗布衣褲，不怎麼合身，可是挺乾淨，天兒還沒亮呢，頭上扣頂毡帽，壓得低低的，再加上低着個頭往裏走，根本瞧不見他的臉。

出城的，一頂呢帽歪戴，穿的挺不賴，可是人眞瘦，瘦得像根兒竹竿兒，一身的頭骨，讓他撞一下，恐怕還眞疼。

聽！

「哎！」

進城的那位就叫了一聲。

出城的這位連忙賠不是，這時候，這地方還有誰計較，就是想計較，後頭的也不答應，連推帶擠就把你擠走了。

好不容易，出城的那位出了城，在路邊兒一攤手，手裏托個黃澄澄的一塊，赫然是隻金錶。

他一咧咀，笑了：「早起的鳥兒有蟲吃，行了，够抽幾天的了。」

抬頭吸一口新鮮空氣，邁太步飛快走了。

敢情是個鴉片鬼，老烟鎗，瞧他瘦的可不眞是個鴉片鬼。

進城的那位進了城，蹩着一肚子氣咒罵：「這要是鬼門關，你們擠不擠，倒霉，偏等這時候。」

嘴裏邊罵，兩手往身上邊撣，生似怕人家身上的虱子跳到他身上來。

突然，他不撣了，手停了，緊接着，原來的撣變成了摸，兩隻手上下左右，在胸前、腰裏飛快亂摸。

壞了，恐怕不是虱子就是跳蚤。

摸着摸着不摸了，猛抬頭，看見他的臉了，四十來歲年紀，挺白淨，胖胖的臉上還有着兩撇小鬍子，可惜的是鼻樑過高，鼻子鈎了些，這當兒，他臉煞白，兩眼裏的光亮吓人，看着城門口那一堆堆，切齒咬牙一句：「狗養的！」突然發了瘋似的撲了過去。

剛才拚了命的往裏擠，好不容易擠了進來，如今又拚了命的往外擠，顯然他是想盡快的擠出去，可是那有那麼容易！

× × ×

天邊的魚肚色更白了，沿魚肚色的地方，有了一大片亮兒。

五里鋪的人起得早。

是得早起，進城的剛過，過鴨羣似的吵了一陣，出城的馬上就到了，各店各舖就這一陣生意好，還能不早起，你不看，各店各舖的門兒都開了。

只有一家還緊關着門兒，這一家在個胡同裏，門口布旗兒挑得老高，斗大的一個「當」字，是家「當舖」。

幹的是這一行，吃的是這碗飯，是不用早起，貪早上這一陣涼快，睡得正舒舒服服。

睡得正舒服，不起不走，不要緊，有人叫你。

鴉片鬼似的瘦漢子不知道從那兒來的，一溜烟似的出現在門口，一捋袖子，露出乾柴棒兒似的、滿是青筋的胳膊，握着都是骨頭，麵沒發酵饅頭似的瘦小拳頭就擂了門，嘴裏還直嚷嚷：「起來了，起來了！買賣上門兒了！」

就這麼連擂帶嚷嚷了一陣，裏頭有了動靜，响起個滿是不高興的煩躁話聲：「誰呀。」

鴉片鬼似的瘦漢子叫道：「掌櫃的，送寶童子來了。」

許是舊識故交，裏頭的馬上叫了起來，可沒什麼不高興了：「哎喲，是你呀，我的爹，你晚會兒再來行不行？」

「不行，我急錢用，叫爺爺都不行，反正你老婆也不會跟人跑了，今兒早上少

摟一會兒有什麼打緊，快，快，一大早上門買賣往外推，今你一天兒都不順當。」

裏頭的許是怕聽這一句，轉眼工夫之後，門兒開了，又是個鴉片鬼似的瘦漢子，披着衣裳眼還沒睜開呢。

外頭這位滋牙一笑，一頭鑽進了門兒去。

× × ×

天大亮了，有點兒熱了，「十里蓮花湖」開始熱起來了。

「四海老店」的茶館兒裏，都上了七成座兒了。

座兒上的，盡是些五行八作按頭生意買賣的，另外就是些玩鳥兒的，百靈、鶵鷄兒、畫眉應有盡有，光畫眉就有十幾籠，坐在一堆，茶沒怎麼喝，唾沫可像天花亂墜，聽吧，除了鳥叫，就是誰的籠子講究，誰的鳥好，這個說他的畫眉是「蓄雛子」，那個說他的是去年的「原毛」，這個說他的籠鈎是鍍了金的，那個說他的鳥食罐子是景德窰燒出來的精品。

滿座亂哄哄，蛤蟆吵坑似的。

只有一個，是低頭喝茶、悶聲不响的那個混混兒。

不知道那個眼尖的先看見了，然後你傳他，他傳你，剎那間，大夥兒都靜下了，連幾十籠鳥都不叫了，整個茶館裏就是掉根針都能聽得見。

百來道目光齊集一點。

門口，那兒站着一個，赫然是勝家的人奎五爺。

只這麼一夜工夫，五爺勝奎憔悴了不少，兩眼佈滿了血絲，逼人的英氣沒了，人也似乎虛弱了不少。

大夥兒靜了下來，大夥兒看着，而五爺勝奎生似沒看見這些人，邁步往一副空着的座頭走了過去。

最先定過神來的，是茶館兒的夥計，他三脚併成兩步奔了過去，哈腰陪笑幾句，然後又像一陣風，一壺好茶，幾樣食點都送到了面前。

五爺勝奎話沒說一聲，眼皮沒抬一下，臉上不帶一點表情，等夥計退開，他伸出手剛要去端茶杯。

混混兒突然冷冷地說了話：「霉氣，一大早就有哭喪臉，死的是外頭的，又不是家裏的，眞沒出息。」

這句話，話聲不高，可是在這掉根針都能聽見的當兒，自然滿座茶客都聽見了，誰都知道勝記車行的事兒，個個都吓得臉上變了色。

五爺勝奎那兒剛一怔。

混混兒推杯而起，沒看五爺勝奎一眼，轉身往外走了。

五爺勝奎扭頭轉臉，瞪着混混兒，眼光吓人，可是就是坐着沒動。

混混兒腦袋後頭沒長眼，自是不知道，可是他走到門口的時候，突然停了下來，伸手從懷裏摸出個金殼懷錶，按開蓋兒看了一眼，自言自語說了句：「沾上了血腥，走得也不準了。」

五爺勝奎猛可裏站了起來。

混混兒全然不知道，把錶往懷裏一揣，轉身出了門。

五爺勝奎一個身子像射箭似的彈了出去。

噗地一聲，滿座茶客站了起來，等大夥爭先恐後到門口一看，混混兒跟五爺勝奎都不見了。

只有五爺勝奎看見混混兒了，他一出茶館兒，佈滿血絲的兩眼就緊緊地盯上了混混兒，連眨都不肯眨一下。

他沒讓混混兒離開他的視綫，他看得清清楚楚，混混兒飛快地邁着兩條腿往西跑。

五爺勝奎在後頭緊追，他的一身功夫，在勝家兒弟裏，算得上是頭一個，不只在勝家兒弟裏數得着，在這大江南北也照樣數得着，不然憑什麼押車走南闖北，

可是，雖然勝奎沒讓混混兒距離他的視綫，却也始終沒辦法再拉近一點距離。

勝奎幾次想拔鎗打，以勝奎的鎗法，就是個制錢兒也十拿十穩，何況是個活生生的大人，可是，這種距離不行，偏偏這種距離不是駁壳鎗的有效射程。

不知道跑了多久。

不知道跑了多遠。

前頭的混混兒突然停了下來，而且找塊石頭挪身坐下了。

勝奎看得一怔，脚下可沒有停頓一下，這會兒再動噴子，就不是勝家人做得出來的了！他猛提一口氣，加快跑到了混混兒面前兩丈處。

五爺有自信，這種距離，不管動什麼，對方絕對再也脫不了身。

可是等他停下來定睛一看，他又一怔，剛才一直沒留意，也沒心情顧別的，這會兒才發現，停身的這個地兒，竟然是「老哈河」兒邊那個「鬧口」附近。

就在勝奎一怔的當兒，混混兒歪着腦袋翻了翻眼，哈哈地說了話：「朋友，怎麼檔子事兒，我是借你的還是欠你的。」

勝奎一定神，冷笑。「別管我爲什麼追，先問你自己爲什麼跑。」

「喝，」混混兒一仰頭：「新鮮，我這是練腿，每天早上都來這麼一趟，怎麼？犯法呀，朋友，弄清楚，這會兒不是前清了，是民國，北洋那一夥兒盡管不是東西，可也不能禁人早起練腿呀。」

勝奎冷笑道：「朋友，少來這一套，光棍兒眼裏揉不進砂子，你剛才亮的那隻金殼懷錶——」

「唉，」混混兒嘆口氣，打斷了勝奎的話，「到底年頭兒不好，大白天光天化日之下，都能碰上截道兒剪綹的，行，我這個混混兒渾身上下只這麼個値錢玩藝兒，有本事你就過來伸手吧。」

「朋友，是漢子敢做敢當，你這樣不怕太小家子氣麼，剛才在四海老店茶館兒裏那幾句話，如今你又把我帶到了老哈河這鬧口來，不能說朋友你不是有心人！」

混混兒哈哈一笑站了起來，站起來沉了臉，一張臉比冰還冷。「勝家當眞沒有糊塗人，寧可下三濫說我是不好種不該在你勝家人眼裏落個小家子氣，姓勝的，豎起你的耳朵聽清楚了，人是我做的，東西是我拿的，如假包換，絕錯不了。」

「行了，朋友，」勝奎吁了一口氣，「我勝奎這一夜總算沒白熬，空着肚子的這一趟也總算沒白跑，只是，朋友，勝奎眼裏，認不得朋友你，勝奎忘情也大，記不得在那年那月那一縣，在那條路上得罪

過朋友你。」

「你當然不知道，那年那月那一天，你還穿開襠褲呢。」

勝奎聳了眉，「朋友，你——」

「別動火，那時候我也穿開襠褲。」

勝奎捺下了那口氣，「朋友，勝奎沒心情，也沒工夫跟你逗閑篇兒。」

混混兒臉色又一沉：「那我就說正經的，回去問問你勝家老一輩的，十八年前在黃河渡口，有個江湖朋友，一條腿廢在勝家人的手裏，還記得不記得了？」

勝奎明白了。「敢情這段樑子結在咱們的上一輩子？朋友你既然把話擺明了，那就好辦，有道是：『父債子還』，勝家不是賴債的家門兒，勝奎兄弟七個，也沒一個是賴債的人，朋友你爽爽快快開出來，勝家七兄弟，無論那一個，連本帶利，還你這筆欠了十八年的老賬。」

「我是要開出來，只是不忙。」

「不忙？」

「十八年都等了，不在乎多等這一會兒。」

「朋友，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你還等什麼？」

「等幾位好朋友到齊了再說。」

勝奎臉色一變，隨即倏然而笑，笑得相當爽朗。「原來朋友約還了幾位助拳的好朋友，勝奎有這個耐性，兩年前在十里坡，單槍匹馬對廿幾個勝奎都對過，渾身上下，不掛彩，不見紅，一直好好兒的活如今。」

混混兒冷冷一笑。「姓勝的，你弄錯了，你這是以小人心度君子之腹，我等的好朋友不是我的朋友，是你的親兄弟。」

勝奎一怔：「你怎麼說，你……」

「不用說，放亮招子看。」

混混兒抬手一指。

勝奎看見了噴烟似的遠高近俯的塵頭，塵頭起處，五匹快馬，旋風閃電似的往「老哈河」這邊馳來。

勝奎怔住了。對方怎麼知道他五個兄弟會在這時趕往這兒來。

「老五！」

傳過來二爺勝飛一聲吆喝，隨着這聲吆喝，五人五騎帶着勁風，捲着黃塵馳到，五匹健馬長嘶聲中踢蹄而起，打個旋兒一起停住，釘在地上似的。

好俊的騎術。

連混混兒這種一等一的高手，都不由暗暗點頭。

五位爺撩衣翻身下馬，馬停在丈餘外，可是五位爺脚着地的時候，人已到了勝奎身邊。

勝飛頭一個急急開口：「老五，你怎麼在這兒，這裏是……」

「勝家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的好朋友——」

勝奎把話一口氣說了。

五位爺臉上變了色，十道帶着驚恐的銳利目光，轉投緊盯在混混兒臉上。

勝飛道：「朋友，明人不做暗事，沒讓我們兄弟在霧裏摸索，不管怎麼說，勝家感激。」

「好說。」

勝威說：「朋友你是爲自己。」

「我一向獨來獨往，別人的債我不管，欠我的，由我一個人討還。」

勝奎道：「我們兄弟到齊了，朋友你開出來。」

混混兒冷冷一笑：「我是要你們聽着，是要你們都知道，這十八年來的最後一天，我吃齋禮佛，誓不殺生，所以我手頭從不沾血腥，人是我，東西在我身上，有本事，就抓我到手，拿回東西，要不然，你勝家七兄弟就等着一個個挨北洋狗腿子的鎗子兒。」

六位爺臉色大變。

「朋友够狠。」

「恐怕難如朋友你的意。」

「不必。」

嘴裏說着這句話，人突然竄了起來，半空裏一個鷂子翻身，直像從空中俯衝而下的急鷹，頭下脚上，直向「老哈河」裏掠去，不但矯捷，不但快，還有一份美。

勝家幾兄弟自出道以來，沒有見過這麼矯捷，這麼快的身手，他們幾兄弟也是一等一的身手，不約而同，一個動作，六隻手齊撩衣裳，六把駁壳鎗是响一聲，砰，六顆槍子兒飛了出去。

可是，矯若遊龍似的混混兒已一頭潛進了老哈河，聲音不大，甚至水花不濺，只見河面上打起個漩渦，人就沒了影兒。

勝家六位爺怔住了。

幾兄弟鎗快鎗準，勝家快鎗例不虛發，從沒失過手，落過空，而今兒個，不但六顆鎗子兒全白費了，甚至連混混兒的一片衣角也沒挨着。

而且，那只不過是個混混兒。

四爺勝武首先定過了神，突然大叫，發了瘋似的，向着老哈河不住的開鎗。

另幾位爺跟着定了神，二爺一個箭步過去，劈手奪過了四爺的駁壳鎗，沉喝道：「老四，你瘋了。」

四爺似沒聽見，拾起邊岸的石頭，又一陣猛扔。

另幾位爺沒再阻攔沒再動，個個神情凝重的望着四爺。

也許是發洩過了。

也許是精疲力竭了。

四爺扔了一陣石頭之後，停了下來，轉眼望衆兄弟，威猛的臉上閃過陣陣抽搐。「勝家快鎗，勝家神鎗，屁，二哥，連個混混兒，咱們都讓他沒掉一根汗毛跑了，從今後咱們還怎麼再走大江南北。」

三爺勝威道：「栽觔斗丟人的，不只你一個。」

不錯，還有五個呢。

二爺勝飛道：「他不會是個混混兒，絕不會是。」

另幾位聽得一怔。

連四爺都一怔。

二爺霍地轉臉問五爺。「老五，他姓什麼，叫什麼？」

五爺勝奎道：「不知道，還沒來得及問。」

三爺勝威道：「不怕不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他把樑子擺明了，十八年前，黃河渡口，他的先人，一條腿廢在老爺子手裏。」

二爺道：「不用去問老爺子，也不能問，早年的事我知道一點兒，大哥知道得更清楚，我跟大哥從沒聽老爺子提過黃河渡口的事兒，勝家鏢局的車馬，也從沒到過黃河渡口。」

另幾位爺爲之訝異。

五爺道：「可是他明明說——」

二爺道：「那就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了。」

七爺突然道：「以我看，這件事恐怕假不了。」

六爺道：「怎麼知道？」

「他的身手是咱們親眼看見的，憑這種身手，找上咱們勝記車行，還用編什麼理由嗎？」

這倒是。

五爺勝奎道：「是他，絕錯不了，只有他這種身手，才能從龍打滾兒上我押的車，弄走那個姓趙的。」

二爺勝飛道：「原來茫無頭緒，現在路是一條，既然都沒錯，由現在起，咱們全力找他就行了，只是——」

二爺臉上浮現起一片隱憂：「照他這種身手，咱們要想捉到他把他拿下，恐怕要化費一番手脚。」

另外幾位爺都看清楚，剛才混混兒的身手很機警，是大夥兒親眼看見的，除非六位爺聯手，出奇制勝，否則單憑一兩個，恐怕是對付不下來。

五爺的心裏最急最難受，事由他起，禍由他生，大爺勝雄現在押在省城軍警聯合執法處，能救命的只有兇手跟那個金壳懷錶，他原以爲只找到人，就能手到擒來，而如今——

他低下了頭，臉色鐵青怕人。

二爺冷冷道：「老五，一母同胞親兄弟，就是一母同胞親兄弟，兄弟之間是不分什麼的，紕漏既然出了，就得去面對它，勝家只有鐵丈夫，沒有軟漢子，憑咱們哥兒幾個的功夫，憑咱們這六個人，我不信對付不了他一個。」

三爺勝威道：「好的是他如今跑是跑了，可是他不會遠離。」

五爺猛抬頭。

三爺接着道：「他把話已經擺明了，要手不沾血，看看咱們兄弟幾個挨鎗子兒，既有這麼個好用心，他又怎麼捨得遠離呢？」

五爺眼裏閃起了怕人的奇光。

二爺道：「不要在這兒耗了，他既能借水遁，就定能有一身好水性，咱們沒法知道他會在哪兒出水上岸，沿河往下去找吧。」

有了二爺這句話，兄弟六個翻身上馬，六人五騎，絕塵馳去。

這老哈河岸，又恢復了寧靜。

至少老哈河這閘口一帶，是又恢復了寧靜。

不過，這份寧靜短暫了些。

勝家幾兄弟人馬不見了，塵頭也落下去了。

老哈河這閘口岸邊，又奔到了一個人，他是憑兩條腿奔來的，跑得很急、很快，跑得這段路，也不會太近，可是他硬是氣不湧出，面不改色。

這個人，就是那白胖小鬍子，那個進縣城時候，懷裏的金錶讓人摸了去的那一位。

他到了老哈河邊，抬眼略一掃視，白胖的臉上立即騰起兇狠煞氣，原來挺白淨，福福泰泰個人，刹時像變了個人。「看樣子我來遲了一步，狗養的，你壞我大事，只讓我找到你，我不扒你皮，抽你筋，我就不姓趙。」

他也姓趙！

剛說完這句話，他像聽見了什麼，霍地轉臉後望，然後閃身轉進了岸邊的矮樹林子裏，有點胖歸有點胖，動起來却快得像脫兎。

他剛藏好身，來處遠遠地起了塵頭，來得相當快，轉眼工夫，三騎快馬，一前二後馳到岸邊。

前頭馬上，是個戴呢帽的瘦高個兒，一張馬臉，左眉上還豎着一條刀痕，挽韁的一雙手，特別大，既黑又瘦。

後頭兩匹馬上，也是兩個戴呢帽，短打俐落裝扮的中等身材漢子。

只聽那刀痕馬臉漢子道：「來遲了一步，走，找勝家兄弟去。」

三人三騎抖韁磕馬，絕塵馳去。

白胖小鬍子從矮樹裏閃身出來，一臉的陰鷙，眼望那三人之去處。「派他出來了，我不能不承認他是個對手！」

兩眼裏突然閃過奇光，飛奔而去，走的是三人三騎馳去方向。

× × ×

「十里蓮花湖」的靠西邊兒。

一條街，幾條小胡同。

這塊地兒，是在「十里蓮花湖」，可是它自成一區。

所謂自成一區，就是說「十里蓮花湖」的好人家，絕不跟這兒的人來往，連挨近都不挨近。

當家主事的男人往這兒跑，讓老婆知道，胆大的跟老婆吵上一架，胆小的，一進門兒先倒霉的是耳朵，接着是頭臉，最後是兩個膝蓋。

是人家的子弟往這兒跑，回去非被打斷兩條腿不可。

這兒，是「十里蓮花湖」的土窰子所在地，也就是「十里蓮花湖」的風化區，有個挺好聽還挺雅的名字，叫「藕棒兒胡同」。

許是這兒的粉頭，個個嫩得像「藕棒兒」。

天下的「風化區」，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不管上燈以後是怎麼燈紅酒綠，絲竹盈耳，不管怎麼喧嚷，怎麼熱鬧，大白天，一定是清清靜靜，冷冷清清。

只因爲走馬章台尋樂子，十九都在華燈初上之後，大白天，現着大太陽，沒有情調兒不够味兒。

還有一點就是，上燈以後天兒黑，不容易讓熟人瞧出來。

可也有大白天逛窰子的，尋樂子的，而且是大晌午裏。

你不瞧瞧冷冷清清的藕棒兒胡同裏走來個人兒，穿得還算體面，只是歪戴着帽子，敞着半個胸，一雙袖口捲得老高。

這位，他邊走邊自個兒樂個不停：「嘿，幸虧我早把東西脫手，可眞沒想到那玩藝會招大災，惹大禍，那幾個弟兄誰惹得起？不管是不是一碼事兒，早脫了手人安樂，如今怎麼也找不上我了，不賴！」

嘴裏帶笑嘀咕着，人已到了兩扇窄窄

的紅門兒前。

那兩扇窄窄的紅門兒，半掩着。門口兩條長板櫈上，一邊縮着個賣花生的老頭兒，正張嘴兒，一邊歪着個流裏流氣的小伙子，口角的「哈拉子」垂得老長一條條。

自個兒樂的那位，到了板櫈邊兒，順手給了小伙子一巴掌：「你倒會找地兒養精神啊，客人上門兒了。」

小伙子猛翻身站起，眼還沒睜呢，扯着喉嚨大叫：「金鎗不倒。」

自個兒樂的那位，兜頭又給小伙子一下：「娘的，三句不離本行，大爺我用不着那個。」

這會兒小伙子吵醒了，挨了兩下了，還能不醒，睜眼一怔，舉袖一擦嘴邊黏黏的「哈拉子」，一把揪住了那位。「我當是誰呢，跟誰充爺字號兒的？耗子，借我的錢不還，你還敢——」

敢情這位有個這麼好的渾號，耗子，他沒等小伙子說完話，手就往小伙子手裏塞了一下。

小伙子一怔，翻手，大花花的一塊大銀，他忙吹口氣，放耳朵邊上就聽，然後直着眼在瞧耗子。

「瞧什麼，」耗子一翻眼，「不認識人了，這叫什麼朋友？才一塊大銀，見了面揪着就要，揪破了我的行頭，你賠得起嗎？」

耗子抬手揮開了小伙子的手。

小伙子楞楞的問：「那兒來的！」

「你說那兒來的，放心，找不到你身上就是了。」

他轉身要進門！

小伙子一把拉住了他：「如今腰裏有了。」

「腰裏沒有找上這兒來？就算那個老鴇子發了善心，不把我轟出來，你小子也饒不了我。」

他又要進去。

小伙子拉住他不放：「你急個什麼勁兒——」

「小子，欠債還錢，一塊大銀可是已經抓在你手裏了。」

「你弄錯了，耗子，告訴你，班子裏來了個姑娘聽說是北京八大胡同的。」

耗子兩眼一亮：「眞的？」

「什麼交情，我能騙你？進去瞧瞧就知道了，帶包這個，準保今兒個這一回，她日日夜夜想你，往後保不定來一回還貼你幾個呢，省得你到處亂伸手了。」

小伙子從兜兒裏摸出個小紙包，往耗子手裏一塞，把耗子推進那兩扇窄紅門。

耗子一進門兒，咳嗽一聲，拉拉衣裳，抬頭挺胸邁大步往裏走。

剛到院子裏。

「站住。」

一聲吆喊傳了過來。

耗子還眞聽話，馬上站住了。

東邊長廊有扇門兒開了，從裏頭走出個手拿芭蕉扇的胖娘們兒，一把年紀了，還點紅抹朱搽一臉的怪粉，領口敞着，鈕子不扣，露出一大片肉，白是够白，可是粗了些，肥了些。

她沒往前走，出門就靠在走廊簷兒下的柱子上，拿斜眼珠往這邊兒瞧瞧耗子。

「我裏頭養的有貓，準備的還有籠子、夾子，你溜不進去的。」

耗子一咧嘴。「不用費那麼大心，有你一個就够了，其實，就算我溜進去有什麼用？您不開口，我也是白抬着頭來這一趟呀。」

他語意雙關，話裏有話。

可惱了胖娘們兒了，既粗又短的兩道眉往上一豎，臉拉了下來：「死耗子，你胆上長了毛了，敢佔我便宜。」

她擰着身子，混身哆嗦的衝了過來。

耗子沒在意，一隻手伸進兜兒裏，弄出些叮噹響。一邊嬉皮笑臉的說：「妳弄錯了，我胆上可沒長毛。」

這句話說完，胖娘們兒到了跟前，扇交左手，揚右手就要揪。

突然，她聽見耗子兜兒裏忽然那叮叮噹噹響，微一怔，胖臉上馬上有了笑意，要揪人的手，也變成了那麼輕輕一拍，道：「耗子，我可就喜歡你這有胆子、有骨氣的——」

耗子一咧嘴。「大姐，別笑，留神您臉上的粉。」

眞的，再笑就能剝落下來一片。

胖娘們兒嬌媚無限的斜瞪一眼：「去你的——」

耗子差點兒沒把今兒早上吃的豆漿、燒餅、油條嘔了出來可是他還是忍下去。

「許久沒瞧見你這死鬼了，今兒個是什麼風啊？」

耗子擠了擠他那雙耗子眼，道：「今兒個呀，今兒個是『綉球風』！」

胖娘兒們臉色變了一下，可是馬上又是一副咬牙切齒的假生氣臉色，兩手往水桶似的腰上一叉：「耗子，你要是敢再沒正經，做大姐的我可就眞不饒你了。」

她是誰的大姐？她是耗子兜兒裏那些大洋的大姐。

耗子擠眉弄眼的一笑，然後把張臉湊近了那張糊滿了一層厚粉的胖臉：「大姐，耗子我說的可是實話，要是不癢癢，我怎麼會往您這兒跑呢。」

「去你的，」胖娘們兒那既粗又圓，胡蘿蔔似的手指頭，在耗子額上戳了一下，含嗔道：「就知道你沒事兒從不登三寶殿，跟我來吧，我給你找個能解癢的。」

她轉過身，扭動着水桶腰，就要走。

耗子一把拉住了她。陪上了滿臉笑：「大姐，妳要給我找那一個？」

「那一個？除了想你，盼你，恨煞了你的你那個老相好，小情人兒，還會有誰呀。」

耗子一搖頭：「大姐，整天抱着棵白菜啃，也會倒胃口吧。」

胖娘們兒一怔：「怎麼？你——」

「大姐，如果我兜兒裏裝的滿滿的，身份地位不同了，妳總不會拿雜麵窩窩頭，蘿蔔乾兒，招待我這個客人吧。」

胖娘們兒翻着母狗眼瞧了瞧耗子。「喝，你耗子發了橫財了，燒得慌是不是？你想要什麼樣的？」

耗子湊過臉來，壓低了嗓門兒。「聽說有個北京八大胡同新來的——」

胖娘們兒猛一怔。「哎喲，耗子，你好大的胃口——」

耗子的手從兜兒裏摸了一下，然後塞

進了胖娘兒們的手：「先孝敬大姐，過後還有重謝。」

胖娘兒臉上的驚容沒了：「耗子，不是大姐我不帮你這個忙，我吃的是這碗飯，賺的是大洋，財神爺上門兒，我還能閉着眼往外推，何況耗子你又是熟客自己人兒，可是你不知道，人家這位是『北京八大胡同』的紅姑娘，不但身份不同，規矩也多——」

耗子財大氣粗，手一拍兜兒：「大姐，您放心，今兒個耗子我有的是。」

「有也沒用，沒聽我說嗎？人家規矩多，就算你搬座金山來，人家看不上眼，不接就是不接。」

「嗨，眞有紅牌兒的氣勢啊，耗子我就不信這個邪。」

「你不信，昨兒晚上，有個敗家子兒開出了五百塊的銀票，人家正眼也沒看一下。」

「這倒是稀罕，不過不要緊，大姐您給我試試看，保不定姑娘就瞧我順眼，心裏一高興，還貼我幾個呢！」

胖娘們兒一句「你做夢，就憑你這副德性」，沒好意思說出口，她雖只認錢，還眞不能答應耗子，她遲疑一下。「不行耗子，我——」

胖娘兒們一個勁兒的拒絕。

耗子一個勁兒的哀求。

但是胖娘兒們不是眞正的狠心人，她剛要點頭，就在這當兒，西邊兒廊簷兒底下，走來位姑娘。

耗子登時看在了眼。

這位姑娘，年可廿上下，人長得既白又嫩，墨綠色小褂兒，墨綠色的八幅裙，就連脚上那雙襯飾工絕的綉花鞋，都是墨綠色的。

姑娘她眞會穿衣裳，那麼一身白嫩肌膚，配上這麼一身裙褂兒，更顯得她白嫩得像羊脂，說欺雪賽霜都嫌差了點兒。

一頭烏油油的秀髮，梳得沒一根跳絲兒，那烏油油的一根大辮子，就在細纖圓潤的腰肢後時隱時現，瓜子臉，配上杏眼、桃腮，柳葉兒眉，要多俊就有多俊，要多美就有多美。

這麼一位姑娘，不怪耗子看直了眼，只要是個男人，瞧一眼沒有不靈魂兒出竅的。

胖娘們兒偷偷的拿手指頭直戳耗子腰眼兒：「瞧見麼？這個就是。」

耗子是瞧見了，可是人家姑娘根本就沒往這邊瞟一眼，就過去了。

許是耗子靈魂眞出了竅，腰眼兒上直挨那胡蘿蔔似的手指頭戳，他居然一點也不覺得。

直到姑娘走得沒了影兒，他才靈魂歸竅定過了神，猛一把拉胖娘們兒，話聲却帶着抖：「大姐，這個妞兒是……」

敢情胖娘們兒剛才說的話，他一個字兒也沒聽見。

胖娘們兒道：「我剛不是跟你說了嗎，就是她呀。」

「啊，」耗子失聲叫了起來，「這麼說，剛才那妞兒就是——難怪，究竟是『北京八大胡同』的紅牌兒，不一樣就是不一樣，這種樣兒的，我耗子自出娘胎還沒見過，這種樣兒的，要是能——叫我死我都情願，大姐，妳快給我——」

「給你什麼呀，不行，不行，人家剛才過去，正眼兒也沒往這邊兒瞧一下，我不敢去碰這個釘子，老實說，這主兒我得罪不起。」

「不，大姐，無論如何你要帮我這個忙，我給妳跪下了！」

耗子懇求什麼似的，兩腿一彎，直跪下了。

胖娘們兒一怔，她也是打出娘胎沒見過這種陣仗，立時慌了手脚：「啊，啊，耗子，你，你這是——」

突然——

「大姐，你們這是幹什麼呀？」

清脆的京片子，要多輕柔有多輕柔，要多好聽有多好聽。

胖娘們兒馬上轉了臉。

耗子跟垂死的人喝了玉液瓊漿似的，立時精神大振，急急抬眼。

巧了，剛才那位，不知道什麼時候又走了過來，這會兒正站在西邊兒廊簷下。

「啊。」

耗子喉嚨裏發出這麼一聲，刹時喉嚨像被揑住了，又沒了聲，直着眼，張着嘴，一動不動，敢情他又失魂兒了。

胖娘們兒忙掙脫耗子的手，混身哆嗦着奔向西邊廊簷，到了跟前她指着耗子低低說了一陣。

姑娘馬上把一對清澈目光投向耗子，看了一眼，半句話沒說，擰身走了。

胖娘們兒又哆嗦着奔向耗子跟前：「你可看見了，不是我這個做大姐的不帮你的忙，人家杦本就不願意——」

她話還沒說完。

耗子身子猛起一陣哆嗦，兩眼往上一翻，歪身就倒。

胖娘們兒大驚，連忙扶住了耗子，一眼看見耗子的褲腿，近大腿根兒處濕了一大片。

胖娘們兒刹時明白了，這她是老經驗，伸手在耗子大腿上猛一擰。

耗子喉嚨裏「哈」的一聲，一口氣吁了出來，眼一閉，昏過去了。

「啊！」胖娘們兒在耗子臉上啐了一口：「沒出息的窩囊廢，下流胚，還沒怎麼樣，你就『脫』了，要是眞那個什麼，你不死在人家床上才怪。」

× × ×

「十里蓮花湖」，四海老店的茶館門口，馳來了五匹快馬，五匹馬，鞍上六個人，是勝家他們六兄弟。

到了茶館兒門口，六兄弟翻身下馬，把馬匹往拴馬樁上一拴，六兄弟快步進了茶館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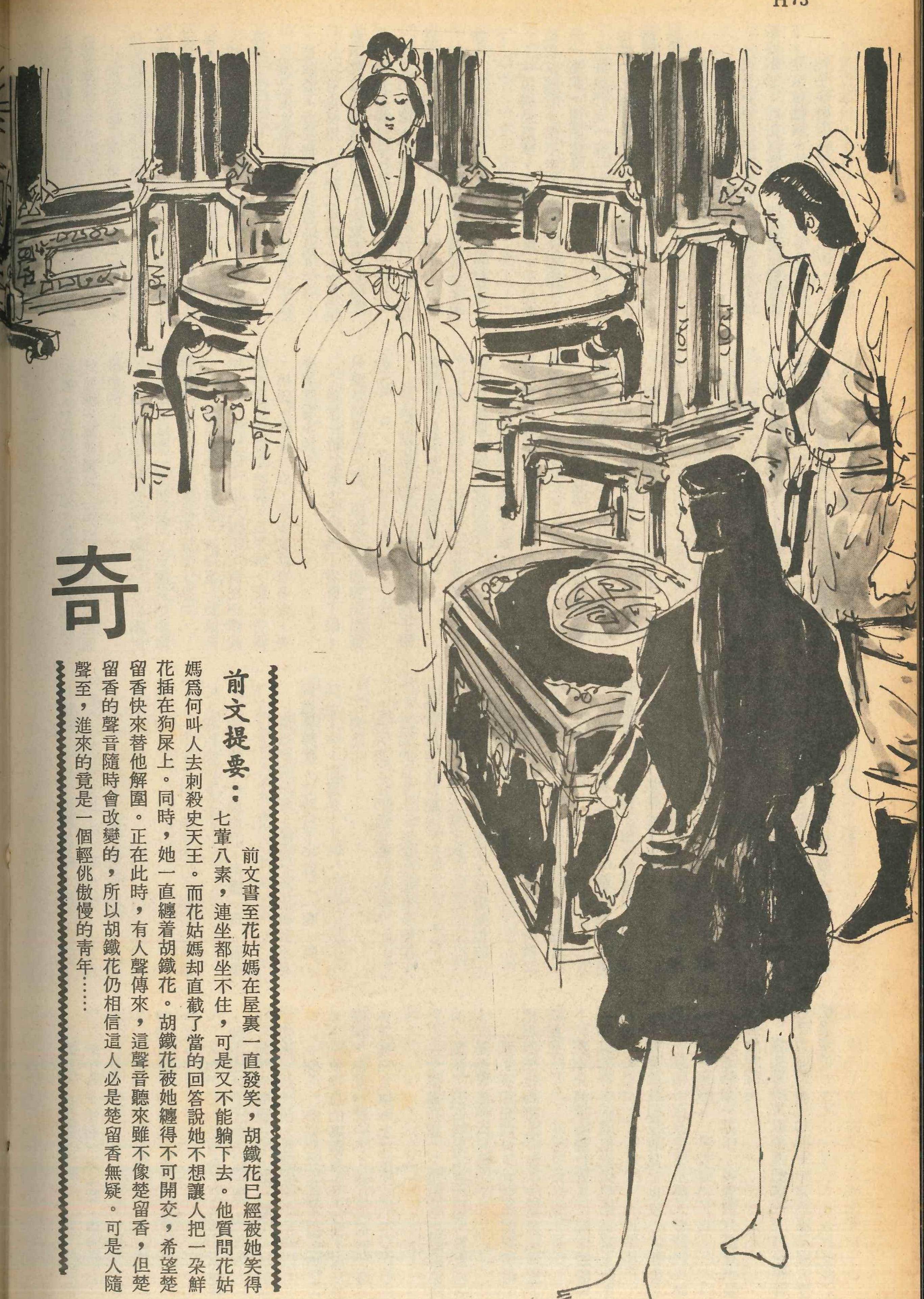
茶館兒裏原有幾位客人，剛才的情形談論到如今，一見他們六兄弟進來，起身全躲了。

六兄弟生似沒看見，也沒心情理會那麼多，圍着一張桌往下一坐，夥計畏畏縮縮地走了過來。

二爺勝飛一擺手。「我們什麼都不要，坐會兒就走。」

做生意的那歡迎這種客人，可是夥計巴不得他們有這句話，一連答應三聲，連忙退走了。

（未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花姑媽在屋裏一直發笑，胡鐵花已經被她笑得七葷八素，連坐都坐不住，可是又不能躺下去。他質問花姑媽爲何叫人去刺殺史天王。而花姑媽却直截了當的回答說她不想讓人把一朶鮮花插在狗屎上。同時，她一直纏着胡鐵花。胡鐵花被她纏得不可開交，希望楚留香快來替他解圍。正在此時，有人聲傳來，這聲音聽來雖不像楚留香，但楚留香的聲音隨時會改變的，所以胡鐵花仍相信這人必是楚留香無疑。可是人隨聲至，進來的竟是一個輕佻傲慢的青年……

楚留香新傳

玉劍傳奇

古龍·文
培新·圖

競價爭購　神秘木箱

花姑媽也在嘆氣：「該來的時候你不來，不該來的時候你反而來了。」她搖着頭苦笑：「你這一輩子難道就不能爲別人做一次好事？」

「我現在就是在做好事。」這個人笑道：「我相信這裏一定有人會感激我的。」

胡鐵花直着眼睛瞪着他，忽然跳了起來。

「不對，這個人不是楚留香，絕不是。」

「誰說他是楚留香？他本來就不是。」花姑媽說：「如果他是楚留香，我就是楊貴妃了。」

「他是誰？」

「我姓薛。」薛穿心說：「閣下雖然不認得我，我却早已久仰胡大俠的大名了。」

「你認得我？」

「胡大俠光明磊落，豪氣干雲，江湖中誰不知道？」薛穿心又現出了他的微笑：「胡大俠的酒量之好，也是天下聞名的，所以我才特地趕來陪胡大俠喝兩杯。」

胡鐵花忽然覺得這個人並沒有剛才看起來那麼討人厭了，甚至已經有一點點可愛的樣子。

「你找人喝酒的時候，總是帶着這麼樣一口大箱子？」胡鐵花還是忍不住問：「箱子裏裝的是什麼？是吃的還是喝的？」

「如果一定要吃，加點醬油作料燉一燉，免強也可以吃得下去。」

「能不能用來下酒？好不好吃？」

「那就要看情形了。」薛穿心說：「看你是不是喜歡吃人？」

胡鐵花又嚇了一跳：「箱子裏裝着的是一個人？」他問薛穿心：「是死人，還是活人？」

「暫時還沒有完全死，可是也不能算是活的。」薛穿心說：「最多也只不過能算是半死不活而已。」

「你爲什麼要把他裝在箱子裏？」

「因爲我找不到別的東西能把這麼大的一個人裝下去。」

×　×　×

胡鐵花又在摸鼻子了，摸了半天鼻子，忽然歪着嘴笑了起來。

「我知道這裏的廚房裏有一口特大號的鍋子，我們就把這個人拿去燉來下酒，好不好？」

薛穿心也笑了，笑得比胡鐵花更邪氣：「如果你知道箱子裏這個人是誰，你大概就不會說這種話了。」

第九章

（一）不好玩的玩笑

胡鐵花當然不是眞的想吃人。

他唯一能夠吃得下去的一種人，就是那種用麥芽糖揑出來的小糖人。

他只不過時常喜歡開開別人的玩笑而已，尤其是在那個人說出了一句很絕的話之後，他一定也要想出一句很絕的話來對答一下，否則他晚上連覺都睡不着。

可是現在這個人說的這句話裏，竟彷彿別有含意，胡鐵花如果不問淸楚，也是一樣睡不着的。「箱子裏這個人是誰？難道是個我認得的人？」

「你們不但認得，而且很熟。」薛穿心說：「不但很熟，而且是好朋友。」

他說得好像眞有其事，胡鐵花更不能不問。「我的朋友不少，你說的是誰？」

「誰是你最好的朋友？」

「當然是楚留香。」

「那麼我說的這個人就是楚留香。」

× × ×

胡鐵花怔住。「你是不是說，箱子裏這個人就是楚留香？是不是說楚留香已經被你裝在這口箱子裏了？」

薛穿心嘆了口氣：「我本來想殺了他的，又覺得有點不忍，要是放了他，又覺得有點不甘心，所以只有把他裝在箱子裏帶回去，如果有人想用他來下酒也沒關係，無論是淸燉還是紅燒我都贊成。」

胡鐵花瞪着他，用一雙比牛眼還大的眼睛瞄着他，忽然大笑。

「有趣有趣，你這個人眞他媽的有趣極了。」他大笑道：「我實在想不到世上居然還有人吹牛的本事比我還大。」

薛穿心也笑了。「吹牛能吹得讓人相信，的確不是件容易事。」



「只可惜你這次的牛皮吹得實在太大了一點。」胡鐵花說：「楚留香會被你裝在一口箱子裏？哈哈哈，這種事有誰會相信？」

薛穿心又嘆了口氣：「我也知道這種事絕對沒有人會相信。」

胡鐵花忽然扳起了臉。

「可是你既然知道楚留香是我的好朋友，怎麼能這樣子開他的玩笑？」他沉着臉說：「你在我面前開這種玩笑，實在一點都不好玩。」

「你說得對。」薛穿心承認：「這種玩笑的確不好玩。」

「你們兩個人都不好玩。」花姑媽也扳起了臉：「如果你們還不趕快陪我喝酒，我就把你們兩個全都用掃把趕走。」

× × ×

被人用掃把趕走也是很不好玩的，所以大家開始喝酒。

只可惜酒已不多，夜却已深。

花姑媽搖了搖酒罎，嘆了口氣。

「看樣子我們每個人最多只能再喝三杯了！」她嘆着氣道：「喝完了這三杯，我們就各奔前程，找地方睡覺去吧，難得淸醒一天，也蠻不錯的。」

「錯了錯了，簡直大錯而特錯，」胡鐵花拍着桌子！「喝到這種時候就不喝了，那簡直比殺頭還要命。」

「我也知道這種滋味很不好受，可是現在這種時候還在什麼地方能找到酒？」

「當然有地方。」

「還有什麼地方？誰能找得到？」

「我。」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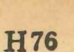
遇到這一類的事，胡鐵花一向是當仁不讓的。

事實也如此，如果這個世界上只剩下最後一罎酒了，能找到這罎酒的人一定就是他。

花姑媽又哈哈的笑了。

「要是你眞的能找到酒回來，我就承認你是天下最孝順的乖兒子。」





× × ×

乖兒子不能做，酒却是一定要喝的。

所以胡鐵花走了，走得比後面有人拿着一把刀要砍他的時候還快。

他的人影溜失在黑暗中時，花姑媽臉上的笑容也已消失，瞪着薛穿心問：「這口箱子裏裝着的究竟是什麼？」

薛穿心根本不理她，就好像根本沒聽見她說的這句話，反而問了她一個現在根本已經不應該再問的問題：

「你說，我剛才開的那個玩笑，好不好玩？」

「不好玩。」

「我也覺得不好玩，胡鐵花也跟我們一樣，」薛穿心說：「可是還有一個人一定比我們覺得更不好玩。」

「這個人是誰？」

「楚留香，」薛穿心說：「覺得這個玩笑最不好玩的一個人就是楚留香。」

「爲什麼？」

「因爲箱子裏的人就是他。」

花姑媽看着薛穿心，就好像這個人忽然長出了十八個腦袋三十六隻角一樣。

「你眞的把楚留香裝在這口箱子裏面了？」

「大概是眞的。」

「你爲什麼要做這種事？」

「因爲他好像知道了一些他不該知道的事，」薛穿心說：「而且他好像還跟焦林有點關係。」

花姑媽的臉色立刻變了，壓低聲音問：「這件事他究竟知道了多少？」

「我不知道，可是我不敢冒險。我不能讓這件事毀在他手裏。」

「那麼你準備怎麼辦？」

「我準備把他帶回去，關起來，等到這件事過去之後再說。」

「你能把他關多久？你能保證他不會逃出去？」花姑媽說：「連蒼蠅都飛不出去的地方他都能出得去，只要他還活着，誰有把握能關得住他？」

「你的意思呢？」

「要關住他只有一個法子，」花姑媽說：「只有死人是永遠逃不走的。」

「你要我殺了他？」

「一不做，二不休，你反正已經這麼樣做了，爲什麼不做得更澈底些？」

薛穿心看着她，嘆息搖頭苦笑。

「天下最毒婦人心，這句話說得眞是一點也不錯。只可惜我做不到。」

花姑媽冷笑：「你做不到，難道你是個好人？」



「我不是好人，我這個人又陰險又奸詐，而且心狠手辣，反臉無情，」薛穿心傲然說：「可是這種事我還做不出。」

「爲什麼？」

「你知不知道他是怎麼會落在我手裏的？」薛穿心說：「他是爲了要救我，才中了我的計，如果他要殺我，我恐怕早就死在他手裏，他既然沒有殺我，我怎麼能殺他？我薛穿心雖然陰險毒辣，却不是這種卑鄙無恥的小人。」

花姑媽嘆了口氣。

（二）出價最高的人

「好，我承認你是個有原則的人，是條男子漢，幸好我不是。」花姑媽說：「你做不出這種事，我做得出。」

「我保證你也做不出。」薛穿心冷冷的說：「因爲我絕不會讓你做的。」

「如果我一定要做，你能怎麼樣？」

「我也不能怎麼樣。」薛穿心臉上又露出溫柔的微笑：「我能對你怎麼樣？」

他微笑着又道：「我最多也不過能砍斷你一雙手而已。只要你去碰一碰那口箱子，我就會把你這雙又白又嫩的小手輕輕的砍下來，裝在一個很漂亮的匣子裏，帶回去做紀念。」

花姑媽的臉色已經發白，瞪着他看了半天，居然又甜甜的笑了起來。

「你放心，我不會去動這口箱子的，楚留香是什麼樣的人，怎麼會被你裝進一口箱子裏，」她吃吃的笑着道：「箱子裏的人也許只不過是個被你騙得暈了頭的小



姑娘而已。」

薛穿心突然一拍巴掌。

「這下子你才說對了，箱子裏也許根本就沒有人，也許只不過是一堆破磚頭而已，連一文都不值。」他笑得像是條狐狸：「可是箱子裏也說不定眞的有個楚留香。」他盯着花姑媽，笑眼裏閃着光：「你想不想知道箱子裏究竟是什麼？」

「想。」

「那麼你就不妨出個價錢把這口箱子買下來。」薛穿心說：「那時不管你要把這口箱子怎麼樣，都不關我的事了。」

花姑媽也在盯着他，盯着他那雙狡狐般的笑眼：「你要我出多少？」

「十萬兩。」薛穿心說：「我知道你身上現在最少也有十萬兩。」

花姑媽嚇了一跳。「十萬兩，你叫我花十萬兩買一口箱子？」

「可是箱子裏如果眞的有個楚留香，十萬兩並不算貴。」

「如果箱子裏只不過是堆破磚頭呢？」花姑媽說：「你要我怎麼回去對杜先生交賬？」

薛穿心笑得更愉快：「那就是你家的事了，跟我也沒有半點關係。」

花姑媽又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也學他一拍巴掌：「好，我買了，我就出十萬兩。」

× × ×

可是這筆交易還沒有談成，因爲薛穿心還沒有受下她那張銀票時，院子裏忽然有個人大聲說：

「我出十一萬。」

櫻子姑娘居然沒有死。

居然又出現了，穿着一身繡着櫻花的衣裳出現了，看來居然比沒有穿衣裳的時候更美一點。

花姑媽對女人一向是沒有對男人那麼客氣的。尤其是對比她年青比她好看的女人。

所以她連看都不去看一眼，只問薛穿心：「這個東洋女人是從那裏來的？」



「東洋女人當然是從東洋來的。」

「她算什麼東西？」

「她不能算什麼東西，她只能算是個女人，跟你一樣的女人。」薛穿心在笑：「而且好像還比你大方一點。」

「她只比我多出一萬兩，你就把箱子賣給她？」

「一萬兩銀子也是銀子，可以買好多好多東西的。有時候甚至可以買好多個女人，」薛穿心說：「有時候甚至還可以買好多個男人。」

櫻子銀鈴般笑了。

誰也不知道她是用什麼方法從薛穿心手裏逃走的，可是一個練過十七年忍術的美麗女人，不管要從什麼樣的男人手裏逃走都不是件困難的事。

何況薛穿心的目標並不是她。

花姑媽終於轉過臉，瞪着她：「你爲什麼要花十一萬兩銀子買一口箱子？」

櫻子也不理她，只問薛穿心。「薛公子，我可不可以說老實話，這位老太太聽了會不會生氣？」

「她不會生氣的，」薛穿心忍住笑：「老太太怎麼會生小孩子的氣？」

「那麼就請薛公子告訴她，我肯出十一萬兩買這口箱子，有三點原因。」

「那三點？」

「第一，因爲我有錢，第二，因爲我高興，第三，因爲她管不着。」

薛穿心大笑。

外面也有個人在大笑，笑的聲音比他還大。胡鐵花已經提着兩罈酒回來了，而且還好像已經在外面偷聽了很久。

他是個酒鬼，却不是那種除了喝酒之外什麼事都不管的酒鬼。

如果他是那種酒鬼，現在他早已變成了鬼。

「現在我總算明白了，這口箱子裏很可能眞的有個楚留香，也可能什麼都沒有，所以要買這口箱子的人，就得賭一賭自己的運氣了。」胡鐵花笑道：「誰的賭性大，誰出的價最高，這口箱子就是誰的，



只不過花了十多萬兩銀子後，買回來的如果是口空箱子，那就冤死了。」

「你呢？」薛穿心問他，「你是不是也想賭一賭？」

「我碰巧不但是個酒鬼，同時也是個賭鬼。」

「現在已經有人出十一萬了，你出多少？」

「我當然要多出一點。」胡鐵花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我出二十萬。」



「二十萬？」薛穿心打量着他，「你身上有二十萬兩銀子？」

「我沒有，我連一兩銀子都沒有，我只有這兩罈酒。」胡鐵花居然面不改色：「可是在這種時候，一罈酒作價十萬兩已經算便宜的了，如果到了那個鷄不飛狗不跳連兔子都不撒尿的大沙漠裏，你就算花一百萬兩，也休想買到這麼一罈酒。」

「有理。」

花姑媽居然還沒有被氣死，反而笑得更甜。「如果有人不答應，我就替你出這二十萬兩。」

櫻子眼珠子轉了轉，居然也同意：「現在已經這麼晚了，一罈酒作價十萬兩也是應該的。」她很溫柔的說：「薛公子，我們就把它算做二十萬好不好？」

「好，」薛穿心微笑：「你說好就好吧。」

「還能不能再多算一點？」

「大概不能了。」

櫻子的聲音更溫柔：「如果我馬上就可以拿出銀子來，是不是還可以再多出一點呢？」

「當然可以，」薛穿心笑得實在愉快極了：「不管你出多少，我都絕不會反對的。」

「那麼我出三十萬兩好不好？」

「好，好極了，」薛穿心大笑：「簡直好得不得了。」

× × ×

銀子是要立刻拿出來的，沒有銀子，銀票也可以，當然要十足兌現，到處都有信用的銀票。

花姑媽看看胡鐵花，胡鐵花看看花姑媽，兩個人都拿不出來。

就算他們心裏已經另有打算，也只有看着薛穿心把這口箱子賣給別人。

可是這筆交易沒有談成，因爲櫻子還不是出價最高的人，還有人出的價錢比她更高，高得多。

「不行，三十萬兩還不行。」

他們忽然聽見一個人說：「要買楚留



香，三十萬兩怎麼够？就算三百萬兩也不够的。」

大家還沒有聽出他的聲音是從什麼地方發出來的，他們要買的這口箱子却忽然被打開來了。被從箱子裏面打開的。

一個人慢慢吞吞的從箱子裏站了起來，用他自己的一根手指摸着自己的鼻子，慢慢吞吞的說：

「我出三千萬兩。」

（三）請君入箱

薛穿心絕不是那種時常會將喜怒之色表現在臉上的人，甚至有人說他就算眼看着他的老婆掉進河裏去，臉上也不會有一點表情。

可是現在他臉上的表情却好像有人用一把刀將他的耳朵割了下來。而且還要他自己吃下去。

楚留香明明已經中了從他嘴裏含着的一根吹管中噴出來的迷香，而且是被他親手點住了三處穴道，在三天之內，應該是動也動不了的。

他對他用的那種獨門迷香和他的點穴手法一向都很有信心。

可是現在楚留香居然從箱子裏站起來了，就好像一個人剛洗過澡從浴池裏站起來，顯得又乾淨，又精神，又愉快，而且清醒無比。

那種要花三百多兩銀子才能配成半錢的迷藥，和他苦練了十七八年的點穴手法，用在楚留香身上居然連一點用都沒有。

（未完）

捨生取義感人故事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鬼魅江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高小紅轉回漁舍見不着金不換，便要往「幽靈門」總壇尋找，忽聽一女子悲呼聲，遂向前探尋，原來是「幽靈門」主林如雪的一位女婢白苧在一隻舟中，林如雪因中了胡小莊的奇毒而垂危在舟中，兩方交談之後，高小紅方知幽靈門中發生慘變，並立時取了解毒靈藥給林如雪服下，白苧又與高小紅商定密策……高小紅女扮男裝到幽靈門，拜見葉延林，並道出原委，葉延林驚愕萬分，他們商定在尋得金不換，蕭三，宇文狂等人訊息之後，再行議計……

一曲還珠吟　萬斛痴情淚

尹宇清呆了……呆得在俊目中閃爍淚光……

高小紅也有點感動，有點憐惜，但却無詞可慰！

場面，相當凄切，也有點僵！

幸而，只在刹那之間，僵局便被打破了！

打破僵局的，不是心存憐惜，無法安慰對方的高小紅，也不是目含淚光，心如刀割的「龍游劍客」尹宇清。

是一陣發自第三人的步履聲息……

這步履聲息，極爲輕微，輕微得足令尋常人無法聽出。

但高小紅與尹宇清，名列二十高手，自非尋常，又在默然凄迷，未發片語的極度靜寂之中，遂於對方行至十丈左右處，便聽出了這步履聲息！

尹宇清霍然注目，朗聲喝問道：「是誰？」

經他一問，步履聲加速加重地，從樹叢之後，走出一個年約三十六七的瘦削漢子！

這漢子一身黑衣，手中捧着一個尺許方圓的朱漆圓盒。

雖是尹宇清向他發話喝問，這漢子却不理「龍游劍客」，只向高小紅把手中朱漆圓盒，舉了一舉，陪笑說道：「在下姓任，名抱，是『幽靈門』知客執事，奉了我家葉延林香主之命，來此向高姑娘送一件秘密重要之物！」

他邊自發話，邊自走向高小紅，似欲捧盒遞過。

高小紅看看這任抱的走路姿態，秀眉微蹙，似陷沉思。

就在任抱走得距離高小紅僅約三步之時，高小紅突然喝道：「站住！」

任抱應聲站住，高小紅却以絕妙輕功「千里戶庭身法」，足下一滑，退後了七八尺遠！

尹宇清詫道：「高姑娘爲何如此？這任抱難道不是眞名，他想要甚花樣？」

高小紅目注任抱，冷笑答道：「任抱

二字，倒是一點不假，但尹兄倘若揭去他所戴人皮面具，大概還可看見一塊足可令今世武林中人，無不爲之驚心動魄的可怖紅斑！」

尹宇清先是一怔，旋即會過意來，目注任抱叱道：「你就是兩手血腥，一身惡孽，被江湖善良人士，視如魔鬼的『紅斑人豹』鮑南山？」

這自稱「任抱」之人，果然正是「紅斑人豹」鮑南山，他哈哈一笑，目注高小紅道：「高姑娘好厲害的眼力，但我化裝易容之術，自信相當高明，怎會被你瞧出蹊蹺，識破我本來身份？」

高小紅冷然道：「有四大破綻……」

鮑南山放下那隻朱漆圓盒，一抱雙拳，含笑說道：「請教請教……」

高小紅道：「第一，你不該自稱任抱，這兩個字兒，容易使我聯想起『人豹』諧音！」

鮑南山點頭道：「這是我的疏忽，人在匆忙之間，每易顧慮不到！」

高小紅又道：「第二，我對你走路姿態，覺得有點熟悉，想起正是你獨門『豹影潛形』步法，而身負如此輕功之人，也不應只是一名『幽靈門』的知客執事。」

鮑南山撫掌道：「高明，高明，高姑娘心細如髮……」

高小紅道：「第三，葉延林與我曾有約定，若遞訊息，必係親來，決不會以一對我陌生人物，担當重大任務！」

鮑南山道：「這一點我沒加考慮，倒的確是露了破綻……第四點呢？」

高小紅道：「第四點是你來得太快，我向葉延林所囑托的事兒，不可能這快便有答覆，假如他回轉『幽靈門』總壇之後，立即遇上我欲尋找之人，則趕來尋我之人，更不應該是你！」

鮑南山一陣狂笑，向高小紅雙翹姆指讚道：「高姑娘能在變生頃刻的刹那之間，分析得如此頭頭是道，着實令人佩服，你既如此聰明，可猜得出我所送來的這個朱漆圓盒中，盛的是何物件？」

高小紅搖手道：「顯而易見，不必猜了。」

鮑南山一怔道：「顯而易見，此話怎講？」

高小紅道：「你們是極爲兇殘狠辣之人，既知葉延林忠於林如雪，要和你暨胡小莊，姜天雄等作對，那裏還肯容他活命？這隻圓盒，必係送來對我得意示威之物，從它形狀判斷，其中所盛貯的，多半是葉延林的項上人頭！」

鮑南山長嘆一聲，舉掌遙擊，地上的朱漆圓盒，「拍」的一响，裂爲數塊，盒中果然滾出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尹宇清看得失聲道：「高姑娘，料敵如見，事事不虛，我眞服了你！」

鮑南山也以一種佩服眼色，看着高小紅道：「高姑娘，你這位聰明絕頂的『鐵胆龍女』，對於今夜之事，可還有其他聯想？」

高小紅道：「有，思路一通，樣樣不難，我聯想到前因後果！」

鮑南山哈哈一笑道：「鮑南山今夜，幸遇高人，索性一併請教。」

高小紅道：「前因是洩密之故，必在『嘉賓酒樓』，酒樓主持人，多半是你和胡小莊，姜天雄等心腹，而那雅座之中，可能還設有潛聽設備！」

鮑南山點頭道：「不錯，這是前因，後果又復如何？」

高小紅冷笑道：「葉延林既已喪命，你們怎肯不斬草除根，對林如雪，白苧姑娘等，輕易放手，故而，你這位心計極狡，手段極毒的『紅斑人豹』，決不會單人獨自，來此涉險，可能身後有人，湖上有舟，剛才的擊碎圓盒之舉，也可能便是發動暗號……」

語音至此頓住，側顧尹宇清，正色說道：「尹兄，這樁事是我與鮑南山，胡小莊等，所結仇隙，與你絲毫無關，我已對你吟過了『還君明珠』，你……你也該走了！」

尹宇清俊目閃光，仰天一笑道：「我不會走，我有兩大理由！」

高小紅方對他看了一眼，尹宇清已揚眉朗聲說道：「閨卿還珠吟，亦慰寂寞情，我不能獲得高小紅的心，却願意爲高小紅而死！」

高小紅聽得心中微酸，皺眉說道：「何必？……」

尹宇清朗然又道：「第二，江湖中向有『可遇天鷹，莫逢人豹，寧對狼嗥，不聽狐笑』之諺，可見得『紅斑人豹』鮑南山，與『玉面飛狐』胡小莊，是多麼心狠手黑之輩，今夜，我既巧參機密，定被視爲眼中之釘，肉中之刺，你要我走，他們肯放我走麼？」

鮑南山狂笑道：「這位朋友倒也有點聰明，你確實是走不得了！」

話完，舉手一揮，一片火光，倏然亮起，照得湖岸通明，果然未出高小紅所料，除了後面的太湖湖水之外，已被鮑南山所帶來的人手，從三面圍住！

尹宇清憤然叱道：「鮑南山，你休要狂妄逞強，想傷高姑娘的毫髮，先得過了我這一關！」

鮑南山以輕蔑神色，略瞟尹宇清，說道：「閣下這位痴情種子，報個字號如何？讓鮑南山看看是甚麼樣的人王豪傑，竟敢攬事上身，出頭擋橫？」

尹宇清道：「我叫尹宇清，你這隻兇惡人豹，聽說過麼？」

鮑南山想不到這對高小紅片面相思，並顯然已碰了釘子之人，也有這高身份，微感愕然問道：「尊駕就是列名爲『寰中十劍』之一的『龍游劍客』？……」

尹宇清挑眉道：「不錯，尹宇清對於苦參獨到的一套『龍游劍法』，頗爲敝帚自珍，鮑朋友賜教我幾招高明手法……」

一面說話，一面探手肩頭，「嗆啷」一聲，長劍業已出鞘。

鮑南山却不慌不忙地，搖手笑道：「尹大俠，今夜既得幸遇，少不了要討教討教你的『龍游劍法』高招，但時光還長得很，我要先向高姑娘再交代幾句話兒！」

高小紅道：「有話快說！」

鮑南山狂笑道：「魚游釜內，鳥在籠中，我若要你們性命，只消收網加火便可，何須過份心急？我今夜是被高姑娘把心事件件猜透，有點不大服氣，也想來猜猜高姑娘的心事！」

高小紅皺眉道：「我有甚心事？」

鮑南山不等她往下再說，便嘿嘿獰笑接道：「高姑娘由於我在『鮑家祠』中，暗設埋伏，傷了你的心上人『江湖敗子』金不換，對我這隻『紅斑人豹』早已恨入骨髓，一見面就該想食我之肉，剝我之皮，和我拚個死活，那裏應該一點兩點三點四點的和我推理論事？……」

高小紅「哦」了一聲道：「你居然認爲我適才的推理猜心之舉，還含有別的用意？」

鮑南山笑道：「當然有，你是在拖延時間，想使駕舟將護林如雪的白苧丫頭，發現岸上生變，而可悄然脫身，駛得遠一點！」

高小紅見心意被他猜中，怒哼一聲道：「好狡猾的東西，可惜你現在明白，已然太晚……」

鮑南山頗爲得意地，搖頭笑道：「一點不晚，我在你好整以暇地，分條析理之際，業已猜透你的心思，不過是將計就計，故裝胡塗，務期一勞永逸而已！」

高小紅說道：「你又有甚麼惡毒的安排？」

鮑南山苦笑道：「我既知林如雪未死，被白苧藏在舟中，便已派出三撥船隻，在湖上各方搜索，如今正在等待，以決定你的命運！」

高小紅不解地道：「哦？決定我的命運？……」

鮑南山不等她往下再問，便接口說道：「湖上若是失手，我便生擒『鐵胆龍女』，以你作爲香餌，還有希望使金不換，林如雪等再投羅網！湖上若是得手，我便要死的高小紅，以求永絕後患！」

高小紅銀牙一挫，道：「這樣說來，『玉面飛狐』胡小莊與『八臂哪吒』姜天雄，都在湖上？」

鮑南山搖頭笑道：「胡小莊在總壇養傷，湖上只有白苧丫頭，和一個束手待斃的林如雪，由姜副門主，率領三撥好手，無數火器，足夠打發的了！」

尹宇清聽得「哼」的一聲冷笑！

鮑南山斜睨一眼道：「尹大俠笑些甚麼？」

尹宇清道：「我笑你不知天高地厚，信口亂發狂言，高姑娘的命運，只可由蒼天決定，那裏能由你這萬惡人豹左右。」

語音甫落，寒光疾閃，一式「龍游滄海」，已向鮑南山分心刺到！

這位「龍游劍客」因從四外人影火光，看出敵勢太衆，自己與高小紅，再強也只有兩人，遂想擒賊先擒王地，把「紅斑人豹」鮑南山，出其不意一劍制住！

但武林中既把鮑南山列爲「二十高手」之一，又有「寧遇天鷹，莫逢人豹」之諺，則這隻「紅斑人豹」，除了心計狡毒外，自亦有相當高明的一身功力！

何況，尹宇清痴情太甚，擺出一副甘爲高小紅而死的拚命護花神色，又復拔劍在手，鮑南山自然暗中留意，早有戒心！

故而，尹宇清的劍尖距離對方胸前尚有尺許，鮑南山右手黑衣大袖疾翻，從袖中現出一隻戴在手上，用百煉「風磨銅絲」鑄製的「紅斑豹爪」向刺來劍身，飛快抓去！

他這「紅斑豹爪」雖藏在袖內，但「風磨銅」袖，却一直戴到肘部，不畏任何寶刀砍削，爪掌的掌心掌背密佈點點紅斑，看去相當懾人，而爪尖却係「寒鐵」，無堅不摧，端的是件攻守皆宜，極具威力的獨門兵刄！

挫腕頓勢，劍走輕靈，一式「盤龍掃壑」寒光如海地，疾掃鮑南山腿膝部位！

這種發劍手法，使鮑南山不能再倚仗「紅斑豹爪」之力，伸手去抓！鮑南山不是後退躲劍，就是躍高避勢！

而尹宇清準備施展自己最得意的「小諸天奪魂七式」，乘鮑南山或躍或退之間，與他拚命一搏，速定勝負，才是解決這敵衆我寡不利局面的最好策略！

不出尹宇清所料，鮑南山上躍避勢。

但也出於尹宇清所料，鮑南山却躍得太高！尹宇清以爲鮑南山最多躍起六尺，便足可避過自己那招凝勁橫掃他腿膝部位的「盤龍掃壑」！

故而，他下一招是準備施展「小諸天奪魂七劍」中一式「仰點星辰」，聚足內力，一劍震出八九朶劍花，飛刺鮑南山全身凌空的各大要穴！策略雖定，未付實施，原因在於串出意料！

十倍，整整十倍，尹宇清以爲鮑南山躍空六尺，鮑南山却躍空六丈！

高度變更太多，所以定的攻擊部位，自然也完全成空，尹宇清是武林高手，不肯胡亂出招，遂暫不發劍，靜看鮑南山如何躍得這高，是想要些甚麼花樣？

走獸之中，若比輕功，在迅捷輕靈方面，大概要以「豹」稱最！

而「紅斑人豹」鮑南山的一躍六丈，在人類中也可稱得上是絕頂輕功！

鮑南山身形筆直，宛如長箭穿雲般，一拔便是六丈！但，去勢一盡，立即屈腰俯身，掉頭往下飛撲！

拔時，全身筆直，撲時，兩臂平伸！

右手，仍然是戴着那隻彷彿沾有無數點點血痕的「紅斑豹爪」！

左手，則握着一根長約三尺，但却帶着個尺許圓圈的墨黑皮索。

高小紅一見，秀眉微蹙，失聲叫道：「尹兄小心，鮑南山左手中，那根看來不甚起眼的黑色皮索，名叫『九孔封神』，內中藏有九種奇毒之物，厲害無比……」

鮑南山在空中，桀桀厲笑地，接口說道：「高姑娘不必提醒他了，鮑南山的『九孔封神』，只一出袖，對方便如被姜子牙封神般，必歸刦數，從無倖免之人……咦……」

他說到「從無倖免之人」之際，人到三丈高空，正欲揮動「九孔封神」和「紅斑豹爪」，向尹宇清發出殺手！

但左右手才一晃動，便「咦」了一聲，不單絕招未發，並在半空中，吸氣變式，把身形斜落出丈許以外！

高小紅深知鮑南山手下從不留人，此舉必是發生了甚麼足以影響他心情的重大事件？

她不肯把背部整個交給敵人，只微一側身，順着鮑南山的目光，向後看去。

只見湖上極遠極遠的水雲深處，一連飛射起八九道火龍似的紅光，其中並雜有三團一閃即逝的白色火焰！

高小紅因敵愾同仇，必須彼此照顧，遂搶前幾步，與尹宇清並肩而立，目注那剛剛身形落地的鮑南山，冷然問道：「鮑南山，你所等待的訊號來了，那八九道龍形紅光，和一閃即逝的三團白焰，代表了甚麼意思？」

鮑南山牙關一挫，怒聲叱道：「好刁毒的丫頭們，那一葉小舟上，不僅只有身帶傷毒，尙未完全祛解的林如雪，和白苧丫環，居然還藏了絕世高手，看來倒是老夫與『八臂哪吒』姜天雄，上了你們的惡當！」

高小紅七竅玲瓏，一點就透，聞言「哦」了一聲，嬌笑說道：「哦！我明白了，那八九道火龍似的紅光，大概是表示敵勢太強，三團一閃即逝的白色火焰，則是你們的『幽靈好手』之中，有三人已歸刦數？……」

就在高小紅發話之間，又有三四團白色火焰，在遠方湖水上一閃而逝，其中並有一團火焰，光呈銀白，似乎與衆不同。

鮑南山厲嘯一聲，向圈住三面的火光人影叫道：「曹香主速報總壇，就說敵勢太強，副門主並已負傷，請門主親乘『飛龍霹靂舟』，火速馳援！」

他的話完不久，暗影中有一串鈴聲，破空飛去，顯然是以飛鴿傳訊。

尹宇清冷笑道：「這等奇襲之下，居然還帶了信鴿，鮑南山老賊着實狡猾，顧慮得面面俱到！」

高小紅悄聲道：「尹兄對他左手中那根皮索，務須特別小心，索中滿貯毒汁，圈上有九個方向不同小孔，可從各種角度，飛射傷人，倘若近身施爲，端的難防得緊……」

她悄然低語之際，鮑南山又已緩步走來，獰笑叫道：「高姑娘不必再想出甚花樣了，你的命運業已決定，少時必被生擒，你能不能放漂亮一些，告訴鮑某，在湖上埋伏的，是不是『龍鍾酒魅』蕭三，和『江湖敗子』金不換？」

高小紅搖頭道：「無可奉告！」

這四個字兒，是老實話，高小紅委實猜想不出是甚麼高明人物，適逢其會，救助了孤立無援的白苧，和傷毒未醒的林如雪，並使「幽靈門」圍攻羣凶，喪命不少，就連功力頗高的副門主姜天雄，也告負傷！

但鮑南山却不信她竟不知情，雙目一瞪，厲聲喝道：「敬酒不吃，要吃罰酒，好，等擒住你們後，那怕你不事事照實直說！」

說完，舉手一揮，瞋目叫道：「上，『幽靈堂』副堂主，隨我進攻，其餘的用暗靑子不斷招呼，對方只有兩人，男的不妨格殺，女的要留活口！」

他這命令一發，兩條矯捷人影，立即縱出，一個身材瘦削的六十上下老者，手使吳鈎劍，另外一個虎背熊腰壯漢，則手中持着一對份量相當沉重的鋸齒鬼頭刀。

使吳鈎劍的老者，便是「幽靈堂」堂主，「鬼叟」韓丹，一身藝業，相當高明，在「幽靈門」，乃僅次於胡小莊、鮑南山、姜天雄的拔萃高手！

那使鋸齒鬼頭刀的副堂主，名叫「五虎斷門」彭大壽，臂力過人，刀法極爲猛厲，是個不怕死的狠辣脚色！

鮑南山見他們兩人出場，便獰笑說道：「韓堂主，你與彭副堂主，先纏住『鐵胆龍女』高小紅，等我把這位『龍游劍客』尹宇清，送進枉死城後，再合力生擒高姑娘，押往總壇，尙有大用！」

韓丹與彭大壽方應諾一聲，眼前已佈滿了森森劍影！

這片森森劍影，是尹宇清一招「龍雨騰天」所化，他一面挺劍發招，一面冷笑說道：「鮑南山休發狂言，一根『九孔封神』皮索，和一隻『紅斑豹爪』，尙未看在尹宇清的眼中，我們兩人，還不一定是誰進『枉死城』呢？」

在他挺劍同時，高小紅知難善了，「天河鈎叟」所遺贈的「陰沉寶竹」釣竿，和竿上「天蠶寶絲」，也已倏然出手！

這一來，五位江湖豪雄，頓時戰作兩堆！

高小紅本身藝業，已臻當世一流，再加上新服「金綫鯉王」腦血，內力陡增，「天河三釣」的招式，更神妙異常，故雖以一對二，仍能佔着上風，但若想擺脫韓丹那柄變化玄奇的吳鈎劍，和彭大壽悍不畏死的鋸齒雙刀，却也不是在短時間內，能够辦到！

「龍游劍客」尹宇清對「紅斑人豹」鮑南山，却情勢相當凶危！

以內力修爲，招式變化而言，這兩位同屬「二十高手」的當代豪雄，倒是銖兩悉稱，難分軒輊！

但兵刃方面，尹宇清業已吃虧！

他手中之劍，只是一柄鋼質尙佳的尋常兵刄，劍上既未淬毒，又非吹毛折鐵的神物利器。

鮑南山的右手「紅斑豹爪」，已是不畏砍削，專門鎖拿搶奪刀劍，極具威力，左手的「九孔封神」兵索，更藏有九種奇毒之物，必須時刻注意，嚴加防範！

高小紅心細如髮，一聽鮑南山要獨鬥尹宇清，便知這「紅斑人豹」，已起毒心，準備暗下辣手。

她對尹宇清雖無情愛，却也感激這龍游劍客，千里追隨，並願爲自己賣命之義，頗想設法保存，不讓他慘遭刦數！

而目前保護尹宇清的唯一辦法，便是趕緊擺脫韓丹、彭大壽的羈絆，與尹宇清聯手拒敵！

表面上，她只把一根「陰沉寶竹」釣絲，展盡精微，暗中却把「雪刄紅娘」卓紫絹贈送自己的那柄威力絕世，無堅不摧的「朱紋雪刄」，準備停當！

「天河三釣」招術，雖然精妙却多屬拒敵防身，缺乏凌厲攻勢！

韓丹、彭大壽受命絆住高小紅，對於她使用陰柔兵刄之事自然正中下懷，一攻便收，一沾即退，用的完全是纏鬥方式！

這種打法，加上對方所用又是「天蠶釣絲」，那等軟性兵刄，慢說韓丹、彭大壽均有第二流頂的一身武學，即令修爲再弱上一些，也足以產生對高小紅相當的羈絆作用！

但鬥未三招，高小紅一式「急流收綫」，竿端「天蠶絲」突然似有靈性，倒捲而回，收入她的玉掌之中。

「鬼叟」韓丹見狀，高聲叫道：「彭

副堂主小心，這丫頭突收釣綫，定想近身搶攻，她那根釣竿，似是『陰沉寶竹』所製，不畏刀劍砍削！」

彭大壽笑道：

「堂主不必多慮，她敢硬拚更好，『陰沉寶竹』縱然不畏刀劍，這丫頭根本是女流之輩，我不信她連臂力方面，也能勝得過我彭大壽去。」

這倒不是彭大壽亂發狂言，他那柄「鋸齒鬼頭刀」，已達三十二斤，加上重數百斤的臂力猛揮，即令「陰沉寶竹」釣竿，不被砍斷，但那一震之威，也將足使高小紅脫手撒竿，甚至虎口迸裂！

就在「鬼叟」韓丹與「五虎斷門」彭大壽的互相答話之間，高小紅果以一式「玉女投梭」，右手挺着四尺左右的「陰沉寶竹」釣竿，欺身硬搶中宮，向韓丹分心猛刺！

韓丹見狀，正合心意，手中吳鈎劍，一貼釣竿竿身，似欲向外推竿，但在劍黏竿身之際，却突然翻腕一轉！

因爲他用的是吳鈎劍，劍上有鈎，最厲害的就是可以鎖拿對方兵刃！

他和彭大壽，乃是「幽靈堂」的正副堂主，心意當然相通，配合也頗巧妙，韓丹的吳鈎劍，剛剛鎖在陰沉寶竹的釣竿，彭大壽的鋸齒鬼頭刀，巳帶着攝魂的勁風，從左側向高小紅猛劈而至！

高小紅一抽陰沉寶竹釣竿，未能抽動，好似情急無奈地，以左手在腰間一探一揮！

一條銀雪色，彷彿微帶朱痕的帶狀之物，陡地腰間飛起，向彭大壽猛劈而落，匹鍊似的刀光迎去。

彭大壽以爲勝在頃刻，口發輕薄狂笑說道：「丫頭，你居然急得解褲帶了，少時恐怕連褲子都……」

語意，雖極輕薄之語，却未說完。

因爲那銀雪色，微帶朱痕狀之物，雖出腰間，不是「褲帶」，是「雪刃紅娘」卓紫絹仗以成名，並威震武林，爲當世中幾件有數寶刃之一的「朱紋雪刃」！

高小紅也是「寰中十劍」之一，精的本是劍法，陰沉寶竹釣竿，並非原有兵刃，她最拿手的看家絕學，便叫「反手追魂降龍三劍」！

如今，這就是三絕招中的第一招「反手追魂」！

彭大壽也是該死，不想想高小紅名列二十高手，是何等人物，所以陰沉竹釣竿，怎麼可能會被韓丹的吳鈎劍，輕輕一搭便告鎖住？

他見銀雪帶光，自腰間飛起，竟以爲對方情急之下，解下褲帶，遂一面訕笑輕薄，一面以鬼頭刀隨手一撩！

兩股兵刃，才一接觸，「嗆啷」脆響起處，重達三十二斤的鋸齒鬼頭刀，業告攔腰而折，斷了一半！

照理說，彭大壽應該大吃一驚，急忙躲避！

但他却絲毫不驚，也根本不避！

這不是彭大壽這殺人不眨眼的江洋巨寇，胆量大得出奇，或有甚不畏寶刃的護身妙術！

而是他根本來不及驚，也越發來不及避！

「反手追魂」，既是高小紅生平絕學的煞手三招之一，其快速程度，委實疾逾電掣！

「嗆啷」聲響才起，彭大壽的斗大頭顱，已隨同他的半截鬼頭刀，一齊飛上半天！

高小紅兩手不閑，在左手揮發「朱紋雪刃」之際，右手却猛推陰沉竹釣竿！

她右手釣竿，是用了眞力，「鬼叟」韓丹的「吳鈎劍」雖未出手，人也蹌踉出四五步去。

高小紅震退韓丹之擧，是不讓他救援彭大壽，而在彭大壽噴血飛頭之後，「朱紋雪刃」再度化爲一道銀雪飛虹，向身形蹌踉，步下未穩的韓丹，跟踪電掣捲去。

韓丹亡魂俱冒，一式救命絕招，但失身份的「懶驢打滾」，就地滾出了八九尺遠！

其實這八九尺遠，也不過緩死鬼叟，在他身法巳亂之下，絕難逃得過高小紅的再度揮刃！

但高小紅沒有追他，只在地下拾起了「陰沉寶竹」釣竿。

這不是高小紅有甚好生之德，而是她聞知鮑南山功力既高，兵刃更狠，想保全尹宇清，急於和這位「龍游劍客」會合一處，彼此有個照應！

天下事，往往難得盡如人意……

高小紅剛剛左手一揮，右手疾伸，從地下檢回自己故意出手的陰沉釣竿，耳中業巳聽得尹宇清突發出一聲慘哼！

這位「龍游劍客」也是「寰中十劍」之一，列名二十高手，怎會敗得這麼快？

原因在於功力方面，倒是互相伯仲，尹宇清縱然稍弱，却也弱不太多，鮑南山想穩居勝面，至少也得在五百招外，但兵刃方面，却屬「紅斑人豹」佔了太大的便宜！

尹宇清越是看關定式，防守嚴密，注意他毒辣兵刃，鮑南山便越有施展機會！

因他「九孔封神」皮索之中，便有一孔藏的是「無相迷神毒粉」！

既稱「無相」自然無色，無臭！

換句話說，動手未交數合，鮑南山利用尹宇清穩紮穩打，緊守慢攻機會，巳在這「龍游劍客」的身外四週，佈滿無形毒粉！

尹宇清不能不呼吸，一呼一吸之間，業巳暗中奇毒！

鮑南山全神注意，等待機會，他發現尹宇清運劍之間，陡然稍稍一滯，便知毒力生效！

搶步進身，「紅斑豹爪」擧處，抓向尹宇清的心窩！

尹宇清發出一聲冷笑，招化「蟄龍出洞」！

這是他「龍游劍法」中一招絕學，不單足可防身，並變化玄妙，專門敗中取勝，就勢傷敵！

但，心有餘而力不足……

尹宇清突覺手腕發軟，起劍稍慢！

功力相當的對手過招，那裏禁得起這稍稍一慢，就這起劍略緩的刹那間，鮑南山的「紅斑豹爪」巳然遞到胸前！

尹宇清知道刦數難逃，要閃也閃不開，索性微一側身，把左肩頭交給對方，右

手反撩腰後，用了式除非拚命，不宜輕用的「背水沉舟」，將右手中的青鋼長劍，從背後腋下，向鮑南山脫手甩出！

鮑南山一來巳知尹宇清所中無形毒粉的毒力巳發，二來對自己這招「隱霧探爪」的威力變化，深具信心，認定對方於毒力發作，身法稍滯的情況之下，絕對閃避不開！

然而，他對尹宇清側身以左肩迎爪之擧，並未疑及其他，只認爲是這「龍游劍客」在無可奈何之下的避重就輕擧措！

鮑南山暗中冷笑，自己「紅斑豹爪」的五枚爪尖，均淬奇毒，只要一絲見血，便告性命難逃，抓中任何部位，也是一樣，那裏有甚麼心窩肩頭的輕重之別？

尹宇清先後共中兩種奇毒，便是銅澆羅漢，鐵鑄金剛，也決無絲毫倖理！

得意之下，「紅斑豹爪」疾落！

豹爪一落，尹宇清肩骨立碎！

但鮑南山一向老奸巨滑，算無遺策，如今却偏偏忘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之理！

換句話說，這也叫勝棋不顧家，鮑南山作夢也想不到，會從尹宇清的左腋之下，飛射出一柄青鋼長劍！

得意忘形，張口狂笑……

一聲「哈！」才打出半個，陡覺丹田一涼，冷森森的劍尖，業巳透膚入肉！

丹田，屬於人身要害，鮑南山理當應劍畢命，死在尹宇清的前面！

但這「紅斑人豹」却想係惡貫尚未滿盈，居然逃過一刦！

問題在於尹宇清中毒在前，甩劍雖準，招術也妙，但勁頭方面，却弱了太多！

加上鮑南山一身修爲，在當世武林中，名列前十名之內，着實相當深厚，丹田才冷，內勁巳聚，來劍的力道又不够强，遂僅入肉寸許，便被鮑南山的奇强內勁，逼震斷却，「嗆啷」墜地，只賸下盈寸劍尖，尚留在那武林凶人的丹田皮肉之內！

寸許深淺劍傷，要不了鮑南山的性命，但劍尖猶在肉中，那滋味也不好受！

鮑南山厲嘯，抖起「九孔封神」皮索，套住人巳昏迷的尹宇清右半身，便想把這位「龍游劍客」來個分屍洩憤！

這時，高小紅剛剛刀劈彭大壽，逼退韓丹，伸手從地上檢起故意推以震劍的「陰沉寶竹」釣竿！

等她來救，自然不及，但就在鮑南山的「九孔封神」皮索，剛套中尹宇清右半身之際，湖面上一聲清叱，遠遠傳來，喝的是：

「鮑南山，替我住手！」

鮑南山一怔注目，只見湖面上一隻巨舟，疾駛而至，十來丈的距離，竟轉眼就到岸邊。

這隻巨舟，可以看得出原本華麗異常，但經人把華麗裝設一一除去。但那種懾人氣派，却仍然存在！

艙門上，方橫書着三個大字，「懺情宮」。

艙門垂有珠簾，簾內椅上，坐的是位身穿白色緇衣之人，由於適才叱聲清脆，聽出是位妙齡女尼，但因珠簾掩隔，看不出對方面貌。

鮑南山伸手起出深陷丹田間的劍尖，並敷上傷藥，然後冷然說道：「『懺情宮』在武林是何宗派，未見經傳，憑甚麼對我鮑南山發施號令？」

巨舟簾內脆語又道：「憑的這個！」

隨着語音，兩名青衣使女，把一名綑綁得結結實實的英俊漢子，推出艙門，赫然正是「幽靈門」的副門主「八臂哪吒」姜天雄！

鮑南山一見姜天雄竟會落入對方掌握，不禁大爲驚愕。

珠簾內那位身着白色緇衣的妙齡女尼又道：「放了你所傷之人，並給他獨門解毒藥物，我用姜天雄和你交換！」

這時，尹宇清人早暈死，鮑南山爲了伸手自療傷勢，巳讓他倒在地上。

對方所提出的交換語音方落，鮑南山巳應聲答道：「辦不到！」

這「辦不到」的答覆，不單大出高小紅暨巨舟上的妙齡女尼意外，也使身受人制，被綁得像隻粽子，滿面氣惱慚愧的姜天雄，聽得爲之一怔。

巨舟上的妙齡女尼尚未發話，高小紅便「哦」了一聲說道：「哦，我明白了，你這貪刁陰損的『紅斑人豹』，是想霸佔『幽靈門』，遂巴不得姜天雄被我們就此除去！」

鮑南山確有此心，但當着四外「幽靈門」下之人，怎好承認？立即搖頭說道：

「高小紅，你休得挑撥離間，我所說『辦不到』之意，是無法答允你們所提條件，因鮑南山有個習慣，身邊幾乎無物不毒，但却從來不帶半粒解藥在身，等我去到鎭市中，配齊藥物，這位『龍游劍客』尹宇清早就骨肉皆化，成爲一灘血水的了！」

高小紅因知鮑南山確有這等習慣，隨把秀眉一挑，朗聲道：「好，我相信你就是，只放人不給藥吧，好在尹宇清身爲當代劍客，正人俠士，他的一具屍體，或一塊血肉，都比姜天雄那等萬惡狗賊的一條性命，來得値錢！」

姜天雄平素相當心高氣傲，又身爲「幽靈門」的副門主，如今竟被高小紅如此當衆輕視，眞差點兒氣得暈了過去！

高小紅既巳這等說法，鮑南山怎能再拒絕以尹宇清交換姜天雄之議，只好冷然說道：「既然如此，你們便放回姜副門主，並把這業巳必死的尹宇清抬去。」

高小紅才一回身，目注舟上，那珠簾內的緇衣女尼，巳朗聲喝道：「小玉，小珠，把那叛上弒長，陷害師姊的萬惡賊子姜天雄，丢下我這『伏波舟』去！」

那名叫小玉，小珠的青衣使女，應聲便把姜天雄凌空擲下。

當着睽睽衆目，鮑南山只得搶步縱身，把姜天雄接在手中，並立即爲他揑斷繩索。

這時，高小紅巳不嫌汚穢地，親自把左肩巳碎，全身是血，人巳昏迷不醒的尹宇清，從地上抱起，向那艘名叫「伏波」的巨舟，緩緩走去。

就在此時，一隻信鴿，帶着脆響鈴聲，垂天飛降。

鮑南山解下鴿足傳書，看了一眼，向高小紅喝道：「高姑娘慢走，你能不能代表金不換等人，約一個時地，大家作個了斷？」

（未完）



魔宮異寶

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應王泉之邀，要到筆山偷取一隻「玉兔」，經過了各方面的偵查之後，司馬洛就和貝絲，張國忠一起做這項工作，在一個黑沉沉的夜晚，他們知悉筆山上別墅主人司徒先生外出之際，開始進行偷取「玉兔」的活動，貝絲和司馬洛由溝渠裏慢慢爬上去，這工作是艱巨的，爬到還差一節渠道，司馬洛自己爬上去，由貝絲在下面作接應，司馬洛機警地避過了別墅中嚴密的防盜設備，正向那窗口爬近……

和死神搏鬥

那根黑綫雖然是很幼的，但是却異常堅韌，因為它是特種的尼龍纖維再加上合金纖維而製成的。它的韌度可以支持好幾個像司馬洛這麼高大的人的重量，因此司馬洛拉着它向上爬，也全無墜斷之慮。

自然，這也是飛賊的工具之一種。普通人是不容易得到這種工具的。

司馬洛就是這樣沿着黑綫爬到了那窗口之外。

現在的司馬洛，也是已經戴上了一副黑色的眼罩，好像駕駛摩托車的車手那種防風眼罩。

不過，現在這副眼罩的作用則並非防風，而是用以增加視綫的清楚程度的。

通過這副眼罩，周圍的景物果然是清楚得多了，黑夜也是沒有那麼黑了。因為玻璃眼罩上的那二片玻璃是一種特殊的濾色玻璃，能把光綫放大，使視綫轉為清楚。那作用跟放大鏡差不多，不過不是把景物放大，而是把光綫放大，透過眼罩旁邊裝着的一隻電子儀器，就可以發揮這種作用了。於是漆黑也祇是變成昏暗而已。

賺意外橫財

通過這副眼罩，司馬洛果然就可以看到那些分佈在窗外的幼幼的電綫。那些無疑是通防盜警鐘的電綫了。假如觸到它，在某處的警鐘一定就會大响起來的。

這又是一種障碍。

在司馬洛倒也不太意外，他早就預料這個地方是充滿了障碍的，假如他看不到障碍的話，那他才是担心呢。

司馬洛從袋裏取出一隻小鉗子。他必須把這些電綫的分佈綫路改變一下，然後才能進去。

他就吊在那窗外，小心地觀察着，好一會，才把鉗子伸出去。這也不會是一件簡單的工作，假如他不是對防盜系統有着十分豐富的知識的話，他也不敢亂動的。一動錯了，就大禍臨頭了。他的鉗子一動，其中一條幼綫就給他輕輕地拑斷了。

這條電綫是沒有觸覺的，它的作用祇是担任輸送電流吧了，因此司馬洛把它拑斷了，也是不會觸响警鈴的。而且，由於沒有電流的供應，就連原來裝在那裏的一隻防盜鈴也失效了。

司馬洛才一脚踏在窗沿上。果然沒有發生什麼。

這就是要有特殊的知識才能做到的事情，假如他沒有把那根電綫拑斷了的話，他是難越雷池半步的。

跟着，他就是把窗門弄開，而爬進窗內。本來，其實祇要在窗口裝上鐵枝，使人無法進入，那就比防盜警鐘更加可靠。

但是，那些有錢建築別墅的人的看法却是不同的。他們都不喜歡窗口有鐵枝。有了鐵枝，別人雖爬不進來，但是自己却也不能够伸頭出去觀賞風景，於是這就會造成一種監獄的印象。那麼，建築一座別墅的享受意義就失去了。

特別是司徒先生這樣的人，對於近似監獄的東西，亦是有所忌諱的。

這樣的人一生最怕就是進了監獄，自己進過監獄，亦害怕在最後一段時間會是在監獄之內渡過。總之鐵枝裝在窗口就是不好。

既然沒有鐵枝，司馬洛便輕而易舉開了窗子，爬進了窗內那間房裏。那是一間書房，裏面的佈置既簡單而又雅潔的，令人很舒服。司馬洛一踏在那地毡上就舒了一口氣。

司馬洛的舒服，則當然又是另有原因了。

那是因為他已經進入了戶內。

進入了戶內，他就可以放心得多了，由於屋內就不會有什麼陷阱的，防盜的設備，必然是全部都是在屋外。假如屋內也到處都是機關陷阱的話，那麼，住在屋內的人豈不是每一分鐘都要寢食不安了嗎？

這屋子的主人一定不會作這種虐待自己的設備的。

司馬洛出了那間書房，熟練地沿着一條走廊而行。

他雖然沒有到過這屋裏，但是他研究過圖則，已經記熟在心裏了。可以說他對這裏面的形勢眞是瞭如指掌的。

他的照片，再加上了王泉的提供，雖然是沒有來過，亦一樣不會迷路。到目前為止　王泉所供應的情報都是沒有錯誤。

也許王泉是不會向他作錯誤的指引吧？不論王泉的居心何在，他無論如何，也是眞的希望把那件東西拿到手的。

司馬洛沿着走廊走了一段路之後，到了轉彎的地方，就忽然停下來了。前面那段走廊是沒有那麼容易通行的。通過他那副特殊的眼罩，他可以看到這走廊的兩壁有許多肉眼所看不到的射綫射出來，交叉又交叉地分佈在地板上。假如他走進走廊一步，觸着了這些射綫，警鐘就會大鳴起來了。

這是紅外綫防盜網。

就在這走廊的盡頭便有一度庫門。就像銀行的銀庫似的那種庫門。司馬洛要拿的東西，也就是在這度庫門的裏面。能不能打開這庫門這是另一個問題。

首先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司馬洛能不能想辦法通過這個紅外綫光網而不觸動警鈴。但司馬洛却並不太担心。

透過那副特殊的眼罩，看看那些紅外綫，司馬洛不禁露出一個輕蔑的微笑。

這裏的主人也是一個太自負一點的人了。他以為祇要裝紅外射綫就够，他以為任何人都不會發現這些紅外綫的存在，或者，即使知道的話，也無法看清楚。但現在司馬洛是既知道又看得清楚的。他看得出這個紅外綫光網有一個很大的破綻，那就是太疏了。

假如一個人就這樣站着走過去，自然難免會觸到那紅外綫了。但是假如是打橫着……那是有可能通過的。

當然，一個人是不可能打橫着在空中飛過去的，但是假如是伏在地上……

司馬洛蹲在那走廊的口頭，凝神地觀察了一番，就已經有了一個概念了。他馬上向地上一伏，然後，就像一條蛇似的，他開始在地上爬行。

他的身子一直緊貼着地面的。

那些光綫的分佈果然是並非完全周密的，還留有不少空位，可以讓他鑽過去。實在這些紅外綫的分佈之所以不太密，乃是因為設計的人認為普通的人是不會看到它們的。假如不是有特殊的視覺設備，的確是不容易看到。看不到就會直走過去了。

然而，那些分佈，却也並不是為了讓一個人能够鑽過去而留下空隙的，所以司馬洛鑽過去時也還是要很小心。有時，他還需要伸手去把腿子搬動，使它以一個平時不可能的角度扭曲着，然後才移動身子過去遷就。

就這樣一點一點地，相當艱苦地，他通過那光網，向走廊盡頭那度庫門逼近。

在起先那一段路是比較難走的，到了後來的一段，光網是較為疏落了。自然，這光網是不需要有太大的面積的，一個人不可能觸到第一條紅外綫也不觸動警鈴，而要到達最後一條才觸到的。

最後，到了庫門前面那一段，則根本已經沒有了那些紅外綫了。

這可能就是屋中唯一的陷阱了。也許屋中人是奉命不准走近這庫門的，而這些紅外綫就是為了保證不會有人接近這光幕而設的。

司馬洛呼出一口氣，終於站了起來，伸着懶腰。

他既然爬得進來，當然也爬得出去，因此他根本就不必担心出去的問題了。

一些閃光使司馬洛回過頭去。通過走廊，離開走廊進口稍遠的地方有一隻窗子的。通過這窗子可以看到窗外的天空。那閃光就是由一次强烈的閃電所造成的，引起司馬洛注意的是由於這閃電特別强烈。跟着閃電而來的就是一聲震耳的雷响。

司馬洛一時呆住了。這是不同的行雷閃電，這是表示大雨也接近了。

事實也用不着他猜了，馬上，大雨就傾盆而下了。

電光繼續閃動，刺耳的雷聲又一連串地响。

沒有錯，現在外面果然是正在下着傾盆大雨，那雨太極了，就像是從天上把水倒下來似的。所謂天有不測之風雲，就是這個意思。現在的雨，跟剛才那些毛毛雨是剛好相反了。

這雨的威脅性是很嚴重的，這表示那些渠道現在已經水滿了，司馬洛不能够用上來的辦法下去了。尤其是最後那一段渠道。

司馬洛呆在那裏好一陣，才終於轉身，去弄那度庫門。反正暫時是出不去的了，偷固然是出不去，就是不偷，也是一樣不能出去的了，他就不如動手做他來做的事情了。

也許，到他完事了的時候，雨就會下完了。

於是，司馬洛就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度庫門的鎖上。

外面，貝絲却是比司馬洛焦急得多了。她拿出了無綫電來，焦急地與張國忠通話。

她說：「你得救他！他給困在上面了！你得救他！」貝絲急得簡直要哭出來似的。

司馬洛的安全，對她是最爲重要的，拿不拿得到那隻玉兔還是閒事，人沒有了，那就有什麼都沒有用處了。

張國忠的想法實在也是差不多，他並不願意失去一位朋友的生命，即使讓他得到了玉兔，也是不值得的。不過他也不想對貝絲提這些了。

「別心急吧，」張國忠安慰道，「這雨大概不會下很久的！」

「你說什麼？」貝絲叫着問，現在她也一身都濕淋淋的，而那大雨的雨聲使她不一定聽得清楚張國忠在講什麼。

「我說這雨不會下很久的！」張國忠提高聲音道。

「我知道！」貝絲頹喪地說。

毛毛雨會很持久，傾盆大雨則通常祇是洒一陣就完了。不過，她却是另有想法。她正凝視着那渠洞的洞口外面。那裏雨水正在滾滾而出。

她在想，用不着太久的。當司馬洛鑽進這渠洞之內，雖然鑽的時候沒有雨，但是鑽了一半時雨才下來，也够把司馬洛淹死了。

祇要下兩分鐘的雨，就可以取去司馬洛的生命。祇要兩分鐘——不合時的兩分鐘，那就一切都完了。

張國忠說：「貝絲，你還好吧？」

「我還好，」貝絲淒苦地說，「我祇是在爲司馬洛担心！你得另找一條路給他走！不能够走舊路了！」

女人在激動起來的時候，就是不大講道理。

「假如有別的路，我也不會叫他走現在這條路了！」張國忠苦惱地說，「而且就是有，也通知不到他的，是不是？」

「唉！」貝絲六神無主地嘆氣。

「別那麼沮喪吧，貝絲，」張國忠說，「你不是一向都對他很有信心的嗎？他自己也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他是會想辦法的！」

在屋子裏面，司馬洛却一點也不慌張。他正在鎮靜地工作着，在弄那度庫門，研究着它的結構。

司馬洛發覺，這並不是一度很難打開的庫門，不過，要打開它，却是需要一點時間的。祇希望他有這時間。

司馬洛那隻八寶袋裏有開保險庫的工具的。他事先已經查出了這座保險箱乃是屬於哪一類，因此他帶來了正好配合的工具。這情報除了由王泉供給之外，也由張國忠供給。王泉不很懂這些，他祇是把保險箱的牌子及庫門的模樣形容出來，但張國忠所供應的資料則是詳細得多了。張國忠找到了這座保險裝購時的記錄，保險箱一裝好了之後，大致上就是那個樣子的了，很難再加以改裝的。

司馬洛鎮靜地在那庫門的前面動起手來。他預算他在這裏是要花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的。好在這裏祇是關防嚴密吧了，並沒有守衞人員在巡邏。他是有充份時間的。祇要不拖到天亮，大家都起床就行了。

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在這保險箱的門上鑽開一個洞。這不是一座新式的保險箱，不是應用號碼鎖的，要把它弄開，就要用比較硬的方法了。

司馬洛倒希望它是用號碼鎖的，因爲假如是號碼鎖的話，他還可以用擴音器去聽聲辨音，而了解裏面的齒輪組織。他甚至有一副電子解碼器，可以把開鎖的號碼測出來。但是這些現代化的設備，在這副比較老式的保險庫的上面都用不着了。

司馬洛現在用的是一隻手鑽。那鑽咀乃是用一種非常堅硬的合金製成的，雖然是保險箱那麼硬的鋼，也捱不住這鑽咀的硬，所以司馬洛很快就鑽出了一個洞來。

這個洞，使司馬洛與鎖內的機件有了接觸的通路，他就把一支鋼針伸進這洞裏，探索撩撥，進一步了解裏面那些齒輪的結構。以便把鎖挑開。

外面雷聲又在大響了，把耳朶震得一時痲木起來。在雷聲過去了之後，耳朶就很難聽到比較細微的聲音。

司馬洛望望外面的天空，不禁露出一個詭惑的微笑。現在，他有了一個省時間的方法了。

他從那隻布袋裏取出了一些狀塑膠的東西來，小心地塞進那個小洞裏，這些就是塑膠炸藥，開保險箱的辦法之中最省時間的一種。把裏面的機鈕一炸壞，庫門就可以打開了。

本來在這個環境裏是不適宜用炸藥的，但是外面雷聲響得那麼厲害，情形又不同了，祇要爆炸聲與雷聲同時響起來，就不受注意。事實上那些僕人與守衞距離這保險箱所在的地方也很遠，即使是一聲單獨的爆炸也可能當作是雷響而混過了的。

外面，貝絲正在焦急的時候，雨忽然停了。

大雨就是這樣的。一停就很快完全停掉，一滴也沒有，祇有那渠口仍然有剩餘的水冲出來。

「謝謝天！」貝絲嘆了一口氣，抬頭望向屋子那邊，喃喃着說：「你得馬上出來了！」

但是她却無法與司馬洛聯絡。

司馬洛身上當然是有無綫電通話器的，但她却不敢應用去騷擾他，因爲她不知道什麼時候方便發出聲音。

比如說，司馬洛可能此時正在一間沒有聽見雷聲的房間裏，在一個睡着了的人身邊工作着，那麼任何突然的細微聲音，亦會把這個人驚醒過來了。

她却不知道，司馬洛現在不但不害怕會有聲音響，而且還是正在製造出更大的聲音來。

這時司馬洛終於已經把炸藥裝好了，便就在保險箱的旁邊，在離開炸藥最遠的

一個角落蹲下來，等着。有保險箱的一角落保護着他，他是相當安全的。自然，最安全的做法還是通過那紅外光網，爬到走廊的外面去。但暫時，他却是不可能如此做的，因此他祇好躲到離開保險箱門最遠的那個角落。

炸藥是向前後爆炸，而不是向旁邊爆炸的，因此，他在旁邊大概是不會被殃及的。

司馬洛對炸藥的估計相當準確，而且這是他自己所擕帶的炸藥，假如沒有相當把握和知識的人，就不會把炸藥携在身邊了，不然可能在還沒有機會用之前就已經先把自己炸死了。

現在，司馬洛正在等着的就是閃電！閃電之後，跟着就是雷響，雷響的時候也是他引爆的時候了。這事做起來也不如想像之中那麼困難的，因爲雷響通常不是一下，而是一連串，或者起碼都兩聲。即使祇有一聲，亦是有廻響，所以在時間的方面，司馬洛是頗有廻旋的餘地的。

窗外，電光終於又閃動了，然後雷聲來了，而司馬洛亦就在此時按動了引爆管那隻電掣。

「轟隆！」爆炸聲和雷聲差不多同時響起來的。保險箱的門震了一震，好像整個地面也震了一震，一陣白烟向外直噴。

雷聲過去了，白烟也消散了。那爆炸聲是聽不到了，唯一的危險祇是下面的人可能會感覺到那震動。不過，震動既是在雷響之中發生，他們大概也會把震動歸咎於那雷響了。

司馬洛做法雖然大胆，實在也是因爲他很明白這種地方的人的心理。就是因爲這裏有許多自動化的防盜設備，守衞的人就不會如何提高警覺。根本不相信有人能够潛進來。而且，每一分鐘都提心吊胆的話，那就根本連睡覺也睡不着了。這不同戰塲上的守衞。那些守衞知道敵人隨時都會來，就不敢鬆懈下來了。而相反地，這裏的守衞則是根本不相信有人來。

司馬洛緊張地蹲在那裏等着，等了一會，沒有什麼異動。窗外，電光又在閃了，然後雷聲又響起來，響得很劇烈，很刺耳。假如剛才任何人有任何懷疑的話，現在這懷疑也是一掃而空了。

司馬洛走回保險箱的前面，把掣扭動，那隻圓形的鍵盤給他扭了二下，門就開了。司馬洛拉開了庫門，看見裏面是分開一格一格的，仍然個別有鎖鎖着。不過這些鎖則是簡單得多了，不會成爲什麼問題的。

於是司馬洛閃進庫內，又動起手來。

與此同時，在下面那山坡上，貝絲又在開始担心了。

因爲，這時雨雖已停了，看來却似乎是不會停很久的，她可以看見遠遠，天又是一片灰濛濛的，像天上伸下來一度巨大的灰簾。那灰簾就是大雨。這表示一塲大雨是正在從那邊逼近過來了。

「司馬洛，快一點！」她祈禱般地自言自語着，「司馬洛，快一點！」

那屋的窗口仍沒有出現司馬洛的影子。司馬洛仍然是在保險箱的前面忙着，現在催他快，似乎是多餘一點了。

司馬洛現在是正在打量着那些一格一格，推測着他所要的東西會在什麼地方。他必須先用邏輯和經驗的。那一格的大小，那一格的位置，都是影响的因素。

他的經驗會使他知道最重要的東西會是放在什麼地方，雖不中也不遠。

他終於選定了其中一格，這一次不是用炸藥了，他祇是用一根幼幼的鋼絲，插進那匙孔之內。略一扭動。

「格！」的一聲响，那隻鎖便開了。是一隻鋼的抽屜，裏面是空的，什麼都沒有，除了一隻玉兎之外。

他終於看到這東西的眞面目了。

那隻玉兎是用一隻玻璃箱裝着，端端正正地放在那隻大抽屜的中間。司馬洛小心地把玻璃箱的蓋子掀開來，那隻玉兎便到了他的手中。

在手電筒的光下，他細細地驗看着它。一塊大如足球的玉。

如果這東西是假的話，那假得也實在太好了。當然，檢驗一塊玉的眞假，是需要很充足的光綫才行的，在暗光之下，假很易亂眞。

此外，當然還有那隻木頭的座子。

司馬洛又從他那隻八寶布袋裏取出了一塊海綿迅速地把玉兎連同那隻座，包裹了起來。

在這塊海綿之內，玉兎是相當安全的。有這海綿保護着，即使萬一這隻玉兎受到了相當大的震動，也是不容易破裂的。海綿因爲是彈性很强又軟的，所以帶來也很容易，不佔什麼地方。

然後，司馬洛就動身離開那度庫門。用來時同樣的方法。那隻包裹着海綿的玉兎先行。

由於那海綿的摺口處已用膠布貼上了，所以海綿包得很穩，不會彈開的。

司馬洛首先把海綿推到自己會爬到的地方，然後把身子也拖過去。就這樣，小心地，一點一點地，他爬出了那座紅外綫網之外。幾經艱苦，總算沒有觸到那些紅外綫。雖然爬的距離是那麼短，也實在是很辛苦。他寧可去爬那些水渠了。

他携着玉兎到達了窗口。

天上又閃電頻頻，雷聲大响。然後，大雨就沛然而下了。那度雨簾也剛好在這個時候到達。

司馬洛恨恨地看着天空，咒罵起來。天眞是專門與人爲難的。人的智力雖然發達，却還是每天都要受着天氣的左右，人的一切都得看天氣去進行。

不過，司馬洛知道，不論天氣好壞，他都是不適宜留在這屋裏的了，因此他携着那玉兎走到窗前，跨出了窗外，又沿着那條幼幼的黑色繩子爬下去。

無論如何，先離開這屋子再算了。

電光在亂閃，雷聲狂响，而大雨好像瘋了似的直洒下來。司馬洛馬上就混身都濕淋了。這跟那毛毛細雨不同，毛毛細雨在身上洒了很久，也是未至於使人身上滴水的。

冒着大雨，他到了地面。那大雨仍在下着。他就把那條黑繩棄掉了，離開窗下，跑進花園的樹林之中，回到那個渠口。

留下那條黑繩子沒有什麼關係，反正保險箱是已經炸破了，他是瞞不了什麼人的。

司馬洛在那渠洞的旁邊停了下來，低頭看那浸滿着的積水。雨在下，這裏是去水渠，園中各處的水自然就是湧到這裏來，從這裏出去了。

但他的人怎樣去？他非要有一套潛水設備不能够鑽過這個渠洞的，因爲這眞的像是潛進海底一樣，事實上，這可能是比潛進海底更困難。潛進海底，他還可以游泳，但是鑽進這洞裏。他却是連動的空位也沒有的。

司馬洛拿起他上來留下來的那條繩子。那條繩子是縛在渠口那鐵格上的，所以大雨的雨水也冲它不走。

司馬洛拿起繩子，太力扯了二下，作爲暗號。

下面的貝絲馬上就有了感應。司馬洛胸前的無綫電也馬上就發出聲音來了。那是貝絲的聲音。貝絲說：「司馬洛，你現在還不能下來的呀！」

「我知道的，」司馬洛說，「不要緊，我們可以等的。」

「這雨！就像不會停了！」貝絲就像要哭出來似的。

「很快就會停的，」司馬洛說，「天亮之前就會停了！」

他這不是在肯定，他也祇是在期望而已。

再遠得多的地方，張國忠在車中正鎮定地望着。他是外表鎮定而心裏焦急。他正在爲他這一生最大的計劃而焦急。而這雨也更大大地增加了他的焦急感。

忽然，他身邊的另一副無綫電响起了「必必」的召喚聲。他拿起來了一隻耳塞，插進耳朵裏，聽着，表情就改變了。改變得很快。他的臉上大汗亦在開始橫流。

他聽了好一會之後，又轉對原來那隻無綫電，與貝絲通話。他說道：「我現在必須跟司馬洛講幾句話，可以跟他聯絡到嗎？」

「他已經出來了，」貝絲的聲音也充滿了焦躁地回答道，「但是他現在不能够下來！你跟他講好了！」

於是張國忠把無綫電扭到三個人都可以互相通話的波段。他說：「司馬洛，司馬洛，你聽得到我說話嗎？」

「我聽得見的，」司馬洛回答說：他的聲音在雨中是不大清晰的，「有什麼事嗎？」

「有點不對了，」張國忠緊張地說，「這是很意外的轉變。那位司徒先生，他回來了！現在他已經在途中了。他還有幾分鐘就要到達。我有人在機場守候着，以防萬一。他沒有理由這樣回來，但是他回來了！」

這個消息，對於司馬洛及貝絲來說，果然有如一個晴天霹靂。雖然天是早在下着霹靂了。司馬洛的第一反應就是抬頭望望天。天仍然是那麼黑得凝重，那雨似乎沒有一點停下來的趨勢。

「司馬洛，」張國忠說，「你必須設法出來。他隨時會回到來的。他一回來之後，必然馬上會發覺失竊。假如你給他捉住，他很可能會把你當場槍斃的！他就是這麼兇的一個人！」

這一點司馬洛是知道的，也用不着張國忠提醒他了。但是，有什麼辦法呢？那個洞是積滿了水的，他在雨停之前不可能爬出去。

「司馬洛，」貝絲那焦急的聲音，又接入來，「我們現在怎麼辦好呢？他回來時一定會把你殺掉的！」

「我們等吧！」司馬洛強作鎮定說。

他試把下半身伸進那個渠洞裏。由於他的身體塞着，水就在他的周圍滿起來。

「貝絲，」他說，「假如我把繩子縛回腳上你把我拖出來呢？你够氣力嗎？」

「不，」貝絲哀鳴地說道，「你不能這樣做的！」

「爲勢所逼的時候就非這樣做不可了！」司馬洛說。

「不，我不幹！」貝絲堅持道，「這會使你淹死的！」

「我爬進來的時候是花了多少時間？」司馬洛尋思着問，「十五分鐘是嗎？但進來時我是慢慢爬的，假如你快速地把我拖出去的話——」

「不行！」貝絲抗議道，「你會給淹死的！你不能這樣做！」

司馬洛却像是完全沒有聽見她說話似的，仍然在自言自語着：「我進來時花了十五分鐘時間，但我是爬進來的，爬得很慢。假如把我拖出去，再加上水流的帮助，可能快十倍，那即是說祇需要不到兩分鐘的時間。」

「不行！」貝絲痛苦地叫道。

他自己也是在遲疑着。這祇是計算而已，實行起來的話，所用的却未必就是這個時間，而且，一個人要忍着呼吸兩分鐘，這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差不多是到了忍耐的極限了。

時間一秒一分地過去，很寶貴的時間。司徒先生所乘的車子，則是輕而易擧地吞食這些時間。那是一部巨型的黑色汽車，有着最優良的性能，就是在雨中，亦是可以開得相當快的。他的車子終於回到家了。這部巨型的黑色汽車開進了屋子的園中。從他蹲着的地方，司馬洛也可以看到那部車子駛進來，他知道他已經沒有時間了。雨還是在下着。

「貝絲！」他低聲叫道：「他已經回來了！」

「那怎麼辦？」貝絲哭着說。

「用我的方法，」司馬洛說，「當我下命令時，你就要把我拉出去，知道嗎？拚命拉出去！」

「不行！」貝絲說，「這樣做是不行的！」

「你別多事！」司馬洛叫道，「這是唯一的辦法，非做不可，你想不做也不行的，難道你想我在這裏給他們捉住嗎？」

女人的弱點在這樣的時候就是畢露出來了，雖然貝絲是一個特別的女人，但還是一樣有那種弱點，就是在重要的時刻不能够把感情與理智分得够清楚。她說：「假如繩子斷掉呢？假如拉不動呢？」

「不會斷的，」司馬洛說，「這繩子爬山也墜不斷，把一個人拉下來又怎會斷呢？而且這渠道裏面又很滑，不會拉不動的！」

「司馬洛，我不幹！」貝絲嗚咽着說道。

她是一個女人，這又是女人的特有反

應。一個女人最害怕這種事情，不敢想像一個人受困在一條窄窄，暗暗的渠道裏，而渠道又是滿了水的時候，會發生一些什麼。她更不能想像她所愛戴的司馬洛如此受困。

「我寧可淹死，也不想給槍斃！」司馬洛叫，，「我們現在不能够罷手，因爲已經太遲了！」

這樣說着的時候，忽然之間，整間屋子的燈光都亮了起來，大放光明，而且警鈴大响。

「他們發現了，」司馬洛叫道：「他們出來了！拉吧！」

他向渠洞裏鑽得更深，祇剩頭部露出在水面，那隻無綫電通話器也要擧出了水面，不然貝絲就聽不到他的聲音了。

他看見有二個守衞從屋中衝出來。

「媽的，拉呀！」司馬洛叫道，「這是一個命令！他們出來找了，他們很快就要找到我的！」

司馬洛深深地盡力吸入一口氣，忍在胸中，希望貝絲能够及時恢復理智而聽他的命令。

假如時間配合不好，他沒有吸好氣就拉下去，那他就不能支持那麼久了，貝絲的痲煩實在令他頭痛。

「好吧，」貝絲終於說，「你吸好空氣！」

「很好，」司馬洛高興地說，「給我兩秒鐘！」

他再一次把肺內的空氣換上了新鮮的，然後忍着。忽然，脚下的繩子就拉動，把他拉下了水底。

顯然，在這千鈞一髮之間，貝絲也是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司馬洛留在上面，必死無疑，連屍體都不可能得回的，既然是這樣，那就非要賭博一下不可。

司馬洛這個人是很周到的，他也想到他逃走了，也不能够讓對方知道他是循哪一條路逃的，所以他在沉下去的時候，已經拿住了那隻遮住渠口的鐵格，而當他給一拉下去，他就以最快速的動作把鐵格放回原處。即使他不能够放得完全端正，但在黑夜與及風雨之中，對方暫時也是不容易察覺出來的。

他的人不見了，渠口那裏，就沒有留下什麼明顯的綫索了。

那些守衞現在是空羣而出了，在花園的範圍之內搜索，因此那個渠口，也是他們會經過的地方。一個守衞在很接近司馬洛的地方跑過，電筒光掃過來，司馬洛在水中的頭頂也給照出來了，但是他並沒有看見因爲他並不是向那渠口之中張望的。

他走到樹林那邊去，電筒的光在樹林之中照射着，照不出什麼來，那大雨使他混身都濕透了很不好受。他不斷地在喃喃咒罵着。假如竊賊給捉住了的話，要過他這一關，也是很不好受的。由於樹林中並沒有找到什麼，他便又折回來了。

這一次，他似乎看到了什麼。因爲電筒光照到了司馬洛的臉，臉不像渠洞那樣深色，因此是有反光的，不過大雨使他的視綫大受影响，他不能肯定他眞是看到了什麼，祇是懷疑他是看到了一些東西。

「唏！」他叫着，便匆匆上前來。

司馬洛就在此時給拉了下去。

拉下去時發出的那奇異的「咚」一聲，這個守衞也是隱隱聽見了，但當他到達渠口時，他却看不見什麼，那隻保護渠口的鐵格已給司馬洛在沉下去時順手給蓋回了。

那個守衞皺起了眉頭看看那渠口。

雨水正從那渠口內滿出來。這其實就是渠內有人躲着的明證了，因爲司馬洛的身體把渠道塞住了，使雨水不及排出，所以才會滿出來的。但是這個守衞却不敢相信這個可能性。一個活人怎可能躲在這樣狹的渠內呢？他並不知道這裏的寬度是可以容許一個人通過的。而且，這樣做也是必定淹死無疑了。

他搖搖頭，根本不願意考慮這個可能性。他搖着頭走開到別處去巡察了。

但司馬洛的確是正在那渠內的。

在那渠道之內，司馬洛正在倒退着出去，兩手緊緊握着那個用海綿包裹住了的球。他大概寧可損失一隻手，也不願意損失這個球，因爲他就是爲了這個球而進來的。花了許多工夫，許多努力，都是爲了這個球。空着手出去的話，那豈不是笑話了？

在下面，貝絲也是拉得很用力，就像要把他的腿子也給拉斷似的。加上水流的帮助，他出去得很快。他緊抱着那隻球，忍着一口氣，讓貝絲拉着他，完全無法分辨時間和方向，他祇是能够盡力不讓那水浸入他的肺內。

接着，那拉動也忽然停止了。脚上鬆了下來。

司馬洛驚得心臟也要裂開了。

怎麼了？是繩子斷了嗎？假如是繩子斷了，那他是不可能有機會活着出去了。他起碼要爬十分鐘才能够爬出去。世界上沒有人能够忍着一口氣十分鐘之久的。

跟着繩子又恢復拉動了。

其實並不是繩子斷了，祇不過是貝絲太過匆忙，脚下一滑而仆倒吧了！

這一點點的時間損失，亦是使貝絲的心臟也要爆炸開來似的。她不顧一切地拚命拉。

在花園內，那些守衞們仍然在搜索着，而司徒先生已經站在窗前了。頭上仍然戴着一頂帽子。臉遮在帽子的陰影裏，看不清楚他的面貌。似乎，他是一個不習慣以眞面目示人的人。即使在自己的家裏，他也是寧可把自己的臉收藏在陰影之中。

現在，司徒先生正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看見司馬洛離開了之後留下來的那條黑綫。

「他一定還在花園中的！」他吼叫道，聲音是洪亮而刺耳的，似乎那倒水般的大雨的聲音亦不能把他的聲綫減弱。

「他不可能逃出去的！」

那些守衞的看法是與司徒先生大致相同的。他們也是不相信可能有人越得過花園的圍牆而逃出去，因爲那裏的防盜設備是那麼嚴密。

他們沒有想到，這個人既然有辦法進來，當然也有辦法逃出去了。

司徒先生則是認爲這個人還沒有機會逃出去。司徒先生現在還是可以嗅到爆炸之後留下來的烟味，而那烟味還是很濃的

，應該是剛剛才發生了的事情，那個人還沒有時間逃出去，應該是還躲在屋中，或者是還躲在園中的某一個地方。

但是他們還找不到什麼人。

而在下面，貝絲則仍然正在拚命地拉繩子。其實她拉了還不到兩分鐘，成績是比預算的好得多了，但是她却像巳經拉了一百年一千年。對於一個心急的人來說，時間就是過得太慢，或者過得太快的。假如她希望一件事情發生，時間就過得太慢了；假如她希望一件事情暫時不要發生，那時間却又是過得太快的。

跟着，司馬洛就出來了。給她拉了出來，亦是給那大水冲了出來。司馬洛出來之後，渠中的水流沒有了阻塞，便突然又猛起來了，猛冲出來。

司馬洛伏在那裏一動也不動。貝絲沒有時間注意到他的空着手的，她祇注意到他是伏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跟着，他那隻球也給冲出來了。

貝絲也沒有去管那隻球，而祇是急急地把司馬洛拉轉身。

「司馬洛！司馬洛！」她叫着把司馬洛的頭托起來，使他的臉離開水中。兩個濕淋淋的人在大雨中擁抱在一起。

他們暫時是安全的。

即使是屋裏的人也不容易到達這裏，他們必須扳過一段簡直不可能扳爬的斜坡才能到達這裏。不過，最重要的問題還是，他們並沒有猜到司馬洛和貝絲是在這邊的。

司馬洛慢慢張開了眼睛。他並沒有死掉。他祇是暫時暈了過去吧了。他的呼吸窒了一窒，因爲他對自己的能力估計得太高了一點——那一口氣他忍不住那麼久。

貝絲長長地吁出了一口氣。

「那玉兎！」司馬洛忽然醒起來了，他來拿的那件東西巳不在手中了，便連忙一躍而起。而這時貝絲也注意到了。那隻球巳經給渠口的大水冲走了。

事實上，那隻球巳經給大水冲到了接近懸崖的邊緣，就要滾下去了。它是有相當重的，所以雖然在大水冲迭之下，也祇是慢慢地滾動着。不過，它是終於會給冲得滾下懸崖，或者給那大水帶着，滾進水渠裏的。

不錯它的外面是包裹着海綿，但這却並不是十足的保險。

這海綿並不是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能够保險的。假如墮下一百幾十呎的高度，那麼這塊海綿也是保護不住包裹在它的裏面的玉兎了。而且，即使能保不破，又找得回來嗎？這個地方是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讓他們找的，而且他們亦不能够很明顯地找，否則就可能遭遇到像張義那樣的命運了。所以司馬洛就是那麼急。

「我的天！」司馬洛叫着，跑前兩步，便像一支火箭似的飛身一撲撲出去。

他這一撲也是僅可及時。

那隻球還差不到十呎就要滾下懸崖，而司馬洛把它抱住了，好像一位足球守門員撲救了一個險球的心也是差不多的。

「噢！」貝絲也放心地嘆了一口氣。直到現在，貝絲是也有空去爲那隻球担心了。

「我們得動身離開了！」司馬洛說。

在園內，那些守衛們仍在搜索。既然深信竊賊是還在園內，他們就必須找遍每一個可能的地方，斷定沒有人了，才會懷疑到外面的。

花園是那麼大，屋子又是那麼大，要找遍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司馬洛與貝絲在下面是仍然可以從容地逃走的。

他們現在巳經到達了另一個渠口，就是他們上來時那條大渠的渠口。在大雨中，看着雨水像飛瀑一樣奔騰而下，進入漆黑之中。

「我們下去吧。」司馬洛說。

「這麼大的水——」

「這水並沒有淹滿水渠，」司馬洛說，「也暫時不會滿的，我們祇要把繩子拉緊一點——」

他把一隻三叉鈎子在渠口搭好，自己首先欺身而入。

水就冲着他的身子，在周圍溜走着，全身都差不多浸沒了，祇有肩以上仍在空氣中。但這是阻不了他的呼吸的。祇要有空位就行了。

「我們倒沒有想到應該帶一些潛水的用具來。」貝絲說道。

「我們現在在爬山吧了，」司馬洛說，「誰會想到海呢？現在來吧！趁早！」

貝絲也是沒有選擇的，她祇好跟着司馬洛下去。而一進入水流之中，她就差點給冲走了，因水流是那麼急，而她在心理上的準備並不够。不過司馬洛則是有準備的。貝絲一滑，他便攬住她的腰，把她扶住了。

「扳緊一點！」司馬洛叫道。

貝絲緊緊地扳着，說：「行了，行了，司馬洛，我可以了，你放心吧！」

那隻防水的電筒向前路照照，水就像正在投向一個無底深淵，使他們觸目驚心，不看還好一點。但他們不能够完全沒有光綫的。

那隻用海綿裹着的玉兎現在巳經安全地在司馬洛的背囊中了。兩個人就在那急激的水流中慢慢地向下面爬。

他們沿着那條近乎垂直的渠道向下滑。本來，照道理而言，向下總是比較向上容易得多了，但實在却並非如此。在這裏面，那水流並不是帮他們的忙，而是加重他們的負担，假如他們讓水流把他們冲下去的話，他們可能要跌得斷體折骨了。因此，他們是還要抵抗着那水流把他們向下面冲去的力量。那重量是難抵的。他們爬下去，比爬上來的時候更加辛苦，就像肩上是負着一副千斤重担。

那渠道之內，水流的廻聲響得震耳欲聾，他們進去了之後，就不可能再談什麼了。在水的冲擊之下，他們的電筒也是不大有用，祇看得見電筒的光在什麼地方，那光却照不出什麼來。

好不容易，他們爬完了那渠道，到了下一個渠口，又出到了一塊比較平坦的山崖上。司馬洛把繩子一拉，把那三叉鈎子也拉回來了。他是另有一條繩子作這用途的，他把繩子一拉，三叉鈎子便脫離了勾着的地方，跌下來了。

司馬洛嘆一口氣，坐了下來，檢點一下他們帶來的用具。

什麼都沒有失去。

他們現在差不多是等於泡在水中，因爲雨是下得那麼大，他們沒有可能不把水吸進口鼻裏的。但至少，他們可以坐定。

「唉！司馬洛，」貝絲哀鳴地說，「我不能再下去了。我沒有氣力了！」

司馬洛微笑：「貝絲，我們不必下去了，我們就這樣等着雨停就行！」

「但是……但是……」貝絲說，「假如他們追來……」

「不用怕，」司馬洛搖搖頭，「即使是最聰明的人，也要天亮之後才能猜出我們是從這一條路進出的，在這樣的天氣裏，他們連看都看不清楚，更不能够肯定什麼了。而且，即使他們知道我們是走這一條路了，他們又怎能下來捉我們呢？以我們的身手和我們的設備都爬得那樣辛苦了，難道他們就這樣滾下來？」司馬洛得意地吃吃笑着。

「噢！」貝絲恍然地鬆了一口氣。她忽然想到，自己的担心，也實在是太過多餘了，太過女性化了。女人在這種場合總是比較多存着弱者心理的，總是把敵人估計太高。事實上，在目前的情形之下，除非司徒先生是神仙，否則也很難追到這下面來。

「他很可能根本不知道有水渠通到這裏，」司馬洛得意地哈哈笑着，「假如我沒有猜錯，他現在一定正在懷疑他自己的人。他一定懷疑是他自己的人在作弊了。因爲他確信沒有外人能够進出他這座住宅的。」

「對了，」貝絲也點着頭，「在這種情形下，他一定會懷疑他自己的人了！」

跟着，貝絲又側頭看着司馬洛，詫異也帶着羨慕地說：「司馬洛，你怎能一點都不害怕呢？一點都不害怕！你剛剛還是從鬼門關裏逃出來的。你知道嗎？你很可能會在那裏面淹死的！」

司馬洛對她微笑：「怎會呢？貝絲，我對你有信心呀！」

貝絲羞赧地低下頭：「你在跟我開玩笑！」

「貝絲！」司馬洛溫和地說，「有一件事，你是眞要跟我學習的，那就是我的樂觀。人的生死是有定數的，註定生就是生，註定死就是死，祇要你肯努力，祇要你是盡了你的力量，你就是死了也不可惜了！」

貝絲呶着咀唇瞪着他：「你咀巴說說是容易的，但你別忘記，我是個女人！」

「嗯，」司馬洛嘆一口氣，「女人，女人根本就是不該幹這一門子的玩意的，還拿來作爲職業呢！」

這時，他們忽然聽見身邊那隻小型無綫電發出「嗚嗚」的聲音。

「對了，」司馬洛笑起來，「我們差點忘記了我們的張國忠老先生了，」他把無綫電扭開了，對裏面說：「怎樣了？有什麼新消息嗎？」

「司馬洛？」張國忠像難以置信似的，「你就是司馬洛？」

「當然了，」司馬洛諷刺地說，「難道你以爲貝絲會有這麼富於男性魅力的聲音嗎？」

「噢，司馬洛，你是怎樣逃出來的？」張國忠驚喜若狂地大叫道：「你怎麼可能——」

「我就是逃出來了，」司馬洛輕描淡寫地說，「我們闖上了九重天，又逃出來了。」

「你有沒有——？」張國忠馬上就關心起他們的目的物來了。就是那隻玉兎。

「當然有了，」司馬洛點着頭，「玉兎巳經到了我的手中，假如沒有這東西的話，我是不會走的！」

張國忠更加舒了一口氣。「那麼，我們是成功了！」

「是的，」司馬洛說，「假如我們能安全下來的話！」

「什麼意思？」張國忠焦急地叫道：「你能上去，怎麼會不能下來呢？」

司馬洛嘆一口氣：「張老先生，你安然坐在車中，連身子也沒有濕過，這樣講話是容易的，你知道我們經歷了多少艱辛嗎？」

「告訴我，司馬洛，告訴我詳細情形吧，」張國忠急逼地說，「別當我是一個老糊糢，我的骨頭雖然風濕，但我的頭腦是仍然存在的！」

「他說得很對，」貝絲在旁邊參加意見。

「好吧。」司馬洛同意。他就把他們的驚險經歷告訴了張國忠。

「唔，」張國忠點着頭，「唔，那麼，司馬洛，你遠等什麼呢？還不回到下面來？」

「我們現在正是在等雨停！」司馬洛說。

「這你就錯了。」張國忠說，「好在你對我講，因爲你應該馬上下來。你以爲雨停水就會停嗎？不，司馬洛，這水祇會愈來愈大。雨停了之後，水還是要從山泥裏滲出來的，等得愈久，滲出來的水就愈多。假如你還不下來，你就沒機會了！」

「唔，」司馬洛轉向貝絲，「他說得對，他說得完全對了，我們快走吧！」

貝絲也點點頭。兩個男人都說是對的，這件事情也應該是對的了。

這時的司馬洛巳經把那隻玉兎放進了那隻布袋裏，掛在頸間，而不必捧在手中，這樣那隻玉兎的安全性就大爲提高了。

佈們又再度起程。也是與剛才一樣，司馬洛把一隻三叉鈎子在渠口搭穩，便沿繩而下。佈先行，貝絲跟在後面。小心地，他們又進入了黑暗中。

那水果然還是冲得那麼急的。貝絲苦着臉叫道：「我的天！我恐怕要支持不住了！」

「我在帮着你，」司馬洛扶着她的腰說：「不要緊的，你放心好了！」

他們艱苦地向下爬。不但貝絲，現在就是連司馬洛也感到有點吃不消了。但是正如張國忠所說，他們是非要爬下去不可的，不然，一會兒，那水流可能就會更急了。

那段水渠是比較短的，他們很快就爬完了，並沒有什麼意外發生。他們出了渠口，到了一塊平坦的岩石上，坐了下來。

貝絲喘着氣，吐着咀巴內的水。她吞了很多水，可見水果然是巳經漲了。

「司馬洛，」她嗚咽着說，「我支持

不住了，假如再下去，我要——我要失手了！」

「我們休息十分鐘吧！」司馬洛說。

這時他抬頭看看天，才發覺原來雨已經完全停了。但是，正如張國忠所說，渠內的水流並沒有因此而減少。

司馬洛在身上摸着摸着，摸出了一包香烟，取出一根來，用打火機點上了，問貝絲道：「你要不要也抽一根？」

貝絲祇是瞪目看着他，難以置信。「司馬洛！」她說，「我還以爲你全身都已經濕了，你怎麼還能點上一根香烟呢？」

「打火機是不怕水濕的呀。」司馬洛說。

「我是指你的香烟。」貝絲說。

「哦，我有一隻膠袋。」司馬洛微笑着說。

「原來如此，」貝絲說，「你的準備眞了不起！」

他們十分鐘之後又起程了，這一次貝絲果然不行了。她的手一鬆，就竟然完全脫離了那根繩子，隨水打滾。幸而，他們所在的是一段並不太斜的渠道。司馬洛馬上也放了繩子，讓身子隨水而滾，並且還手脚並用地游着，所以不久就追上了。他把貝絲拉着，跟她一起在水中打滾着，後來就停住了，因司馬洛巳經把繩子拉住。

他們的頭冒出了水面，大家都狂喘着氣。

司馬洛扶着貝絲，拉着貝絲，慢慢地沿着渠道流動。他雖外表上裝出强壯而若無其事的樣子，但實在他也是累得快要支持不住了，他祇是不能够在貝絲的面前表露對出來，這於士氣是大有影響的。假如他在貝絲的面前也表示無能爲力，那她就會更加張慌失措。

貝絲靠在他的身上，和他一起慢慢地走完了那段渠道，從渠口出來，又到了山崖上。這一次，連司馬洛也要躺下來喘氣了。

「司馬洛，」貝絲嬌喘着問道，「我們還有多少路走！」

「不多，」司馬洛報以苦笑，「還有六七段渠道吧了！」

貝絲搖着頭：「我不幹了！我不能——我幹不來！我會跌死或者淹死的！」

的確，在那渠道內，假如一失足，讓水帶着下去，撞在堅硬的岩石上，那就完蛋了！

「不要緊，」司馬洛安慰地輕拍一下她的手臂，「我有另外一個辦法！」

他的另外一個辦法就是用繩子縛住貝絲的腰，先放她下去，他在上面緊緊地拉着繩子。如此，貝絲就不必太用力了，她祇要能够站得穩，就可以下去了。

司馬洛把繩子拉得很緊。慢慢地，很小心地把貝絲放下去。終於，手中的繩子鬆下來了。司馬洛等着。繩子又拉緊了。這一次是一連拉了幾下。這就是貝絲的訊號，表示她巳經安全到達了。司馬洛鬆了一口氣。他自己也再在繩子上換上一隻三叉鈎子，搭好了然後自己也沿繩爬下去。

他很快就到達了下面。而貝絲巳經在下面等着他。

「這個辦法很好呀！」貝絲說。

司馬洛就祇能够苦笑。這個辦法對於貝絲是好的，但對於他自己却實在不太好。本來爬下去巳經够吃力的了，加上要負担貝絲的重量，他就更加吃力了。

「讓我們休息一下吧。」司馬洛微笑，「讓張國忠担心一下也是好的，他祇是坐在那裏不做事太舒服了！」

「你這個人眞缺德！」貝絲撒嬌地責問。司馬洛祇是吃吃笑着。他並沒有告訴她，他的眞正目的實在不是要教張國忠担心，而是他需要休息。他實在非休息不可了，不然，他會就這樣滾下去的。

「行了沒有？」貝絲幾分鐘之後又問他。

「行了，」司馬洛說，「我們走吧！」司馬洛說着站起來。他實在還是需要休息的，不過時間不容許了。

「這一次用不着你了！」貝絲使他大爲放心地說，「讓我自己來吧！」

司馬洛讓她自己來。仍然是他先行，而她在後面跟着，接應着他的保護。好在這是一段相當平坦的渠道，除了水滿到喉嚨之外，並沒有其他的危險。

「假如有一段水管是完全滿了水的話，那豈不是很好？」貝絲在下一次休息時說。

「別說這不祥的話！」司馬洛責備地說。他也不敢肯定沒有滿水的水管，因爲他們本來並不是計劃在雨中行事的。不過，運氣總算保持，並沒有滿了水的水管。

他們一段一段，順利地下去。終於，他們也出現在山脚下了。張國忠看着他們從水管裏滾出來，就像兩個人球似的。張國忠舒了一口氣，丟下望遠鏡，軟倒在那裏。那放心的感覺使他像飲下了烈酒。

當司馬洛和貝絲回到車子來的時候，他還是那個樣子。貝絲焦急地搖着他：「唏，張老伯，你沒事吧？」

張國忠的眼睛張開來，嘆一口氣道：「我很好，我祇是在爲你們高興，假如你們兩個有什麼不測——」他忽然流下了眼淚。

「別傻吧，」司馬洛笑道，「我們不會有什麼不測的，我司馬洛這個人別的不敢誇口，就是運氣實在好，我是不容易失敗的。」他從袋裏把那隻膠球取出來遞上，說道：「連城之寶在此！」

張國忠以發抖着的手接過來。

「這——這就是——」張國忠顫着聲音說，「我的夢想，我的夢想實現——」

「是的，」司馬洛點點頭，「你的夢想實現了。現在，把它打開來，看看滿意不！」

張國忠拿着那隻包裹着乳膠的球，手仍在顫着。他並沒有把它打開。他祇是忽然之間向後面一躺，靠在那裏，好像睡着了似的。

「唏，張老伯！」貝絲搖着他，「你怎麼了？」

張國忠的手一鬆，那隻球便掉落下來，司馬洛敏捷地一手接住了。

「他怎麼了？」他也奇怪地看着張國忠。

張國忠祇是軟軟地躺在那裏，眼睛還是閉上了的。

「他暈過去了！」司馬洛說。

「我的天！他怎會這樣的呢？」貝絲

問。

「他太高興了！」司馬洛說，「他的心臟——我希望他的心臟沒有什麼事！」他解開張國忠的衣鈕，替張國忠檢驗着，一面又問道：「我們有藥油嗎，貝絲？」

「有，」貝絲從車中找出來了一瓶藥油。這一點倒是可以倚靠一個女人的。這些東西，在需要的時候，一個女人總拿得出來。

司馬洛接過藥油，替張國忠擦上。張國忠開始發出軟弱的呻吟。司馬洛說：「我們還是快點回家吧！」

於是司馬洛開車，貝絲就在後座看護着張國忠。張國忠沒有醒過來，祇是在那裏發出軟弱的呻吟。司馬洛嘆息着：「他太老了，身體到底是不行的。」

「他——會死嗎？」

「他——不會死的。」司馬洛說，「祇要我們早些讓他見醫生！」

車子沿着濕滑的公路前進。不久，大雨又落下來了。不過這一次的大雨對他們是沒有多大影响的。他們巳經不是在渠內了。

一小時之後，他們巳經回到了家中。張國忠就躺在司馬洛的床上，醫生替他診治。

醫生後來告訴司馬洛和貝絲，張國忠是沒有大碍的。他祇是心臟不大强壯，如此而巳。不過，他却沒有把張國忠弄醒。他只是替張國忠注射了一針。可能是鎭靜劑之類吧。

「他需要睡一覺，」醫生說，「他似乎是工作過勞，他最近很多工作做嗎？」

「唔——呃——是的，」司馬洛點着頭，含糊地說，「他最近的確是担心大一點！」

醫生聳聳肩：「別再讓他担心了！他這個年紀是不適宜的！」醫生把藥箱收拾好，便走了。

司馬洛與貝絲面面相覷，貝絲說：「還是要等！」

「他又不是普通的睡着，」司馬洛說，「我們是不方便搖醒他的，不過，我們也不一定要等他醒過來，讓我們把這件連城之寶打開來看看吧。當然要等他醒過來的時候才能够作任何決定，不過，先欣賞一下是不要緊的。」

「很好。」貝絲說。她實在也是心急起來了。

司馬洛把那隻球取出來，打開了，便露出了那隻玉兔來。現在司馬洛也才是第一次在眞正良好的燈光之下看到這隻玉兔，而這東西的美麗使他嘆一口氣。

「眞美麗，」貝絲說道，「這是眞的嗎？」

「當然不是眞的，」司馬洛說，「張國忠也說過不是了，不過却眞是假得似模似樣呢！」

貝絲也輕輕地用手摸着：「眞美麗，不是看慣了的，眞會給騙倒了。」

「但是照張國忠所講，」司馬洛說，「眞正美麗的地方却是在這隻座子。」司馬洛把那隻座子遞起來，欣賞着：「唔，假如裏面有一張秘密菲林之類，我們可就要等張國忠醒過來時才能找出來了！」

貝絲笑起來，道：「王泉花了這許多錢買來了這塊沒用的玻璃，他會有什麼感想呢？」

司馬洛吃吃笑：「他很可能殺死我們了！假如他不顧全他的富翁面子的話。」

貝絲還是在哈哈笑着：「一百萬買一塊玻璃！」

司馬洛擧着那隻玻璃玉兔，嘆一口氣：「雖然這東西是不值什麼錢的，不過却並不是得來全不費工夫，是不是？我們的努力，也不祇值這個價錢了。」

「當然不祇了，」貝絲說，「我們兩個人的性命，才眞是無價之寶呢！」

就在這個時候，電話却响起來了。貝絲走過去拿起聽筒說：「喂？」然後她的臉色變了，她說：「等一等！」手掩着話筒，轉向司馬洛低聲說：「這是王泉打來的，怎麼辦好？」

司馬洛聳聳肩：「怕什麼呢？他出了錢，我們也應該交貨了，而且愈早就愈好，不然，不愼打破了這東西，我們怎樣交代呢？」他拿過聽筒來，說：「喂？」

那果邊然是王泉的聲音。王泉說：「是你嗎，司馬洛？」

「是的。」司馬洛說。

「噢，」王泉舒了一口氣，「我一整晚在找你，但你不在家，眞急死我了！」

「爲什麼這樣急找我呢？」司馬洛微笑着問。

「是關於司徒先生那件事，」王泉說道，「他今天晚上忽然回來了。我正想告訴你，叫你不要動身。好在下大雨，你也不會——」

「遲一點了，」司馬洛說，「我巳經動了身了。」

「那麼——那麼——」王泉驚訝地。

「假如換了是別人，早巳經死了，」司馬洛說，「不過我却仍然活着，而且也把東西拿了出來了。」

「噢！」王泉太爲興奮地深吸了一口氣，「你拿到了？什麼時候可交給我？」

「假如你現在急着要的話，現在交給你也可以的，」司馬洛說，「我不想負責太久！」

「我也不想讓你拖得太久，」王泉說，「唔——讓我看，我們找一個地方會面吧！」

「你到我家來？」司馬洛問。

「不，」王泉沉吟着，「這不大好，我不想讓人家看見我出現在你家——我們還是找一個地方見面吧。對了，是就上次那裏吧。我的車子撞在水中的那溪邊，我在那裏會你。你把東西帶來吧！」

「現在？」司馬洛問。

「是的，現在，」王泉說，「半個鐘頭可以到達了吧？」

「差不多了，」司馬洛說，「我有一部開得很快的車子，我不會遲到的！」

司馬洛帶着那隻玉兔出門，而把座子留下來了。他是另外用一隻盒子把玉兔裝好了，並且在裏面塞滿了那些海綿作爲墊料。

貝絲在他出門之時問道：「你不等張老伯醒過來了嗎？」

「用不着了吧？」司馬洛說，「我現在又並不是在做什麼與原定計劃不符的事情。假如我們明明拿到了玉兔而不交給王

泉，王泉就會很疑心，而且很反感了！」

於是司馬洛帶走了那隻玉兔，而在他走了之後半小時，張國忠就踉蹌地從房裏出來了。

貝絲嚇了一跳，連忙把他扶住，說：「張老伯，你需要休息，醫生說——」

「那東西呢？」張國忠問道，「讓我看——」

他看見了那隻座子就放在小几上，便連忙把它抓起來，在燈下小心地檢驗了一番。「就是這個嗎？」他問貝絲。

「是的，」貝絲說道，「沒有別一個了。」

張國忠檢驗着那隻座子，皺着眉頭。貝絲有點懷疑，道：「有什麼不對嗎，張老伯？」

張國忠的手指在那隻座子上找尋着，似乎想找出一個暗掣來之類，但是沒有找到。他疑惑地說：「這不像是我們要找的東西呀！」

「你在開玩笑嗎？」貝絲說。

「我不知道，」張國忠說，「希望我沒有弄錯吧。現在，請你給我拿一隻鎚子來。」

「但醫生說你需要休息——」

「假如不攪好這件事，休息也沒有用的，」張國忠固執地說。

貝絲也祇好拿來了一隻鎚子來給他，然後又問道：「你要把這個東西整個敲碎嗎？」

「不要緊的，」張國忠說，「非林是軟的東西，不會碎掉的，假如這裏面有非林的話。」

他拿起鎚子來，動手把那隻座子敲碎了。

×　×　×

另一方面，司馬洛的車子已經到達了那處河岸了。

那裏就是他與王泉相約見面的地方。王泉就在那裏等着他，人就站在那稀疏的樹林中間，那部黑色的大汽車就停在旁邊，司馬洛伸手到儀器板下面去摸索，摸到他放置在那裏的一把手槍仍在原位，才安心一點。他緩緩地把車駛近，到了王泉的身邊，停下來。

王泉祇是一個人在那裏等着他。車子一停，王泉便打開車門上來，坐在司馬洛的身邊。「東西呢？」王泉問。

司馬洛從後座把那隻盒子拿了過來，交給王泉，王泉打開來，看看盒子裏，嘆一口氣，似乎萬分放心的。他說：「我終於得回它！」

司馬洛冷冷地看着他，覺得這傢伙倒也假裝得眞似模似樣的。

「不過，」王泉又說，「司馬洛，到現在你大概已經知道這不是一塊眞玉，而是一塊玻璃了。因此我覺得我欠你一個解釋！」他把盒蓋蓋回了。司馬洛怔怔地看着他，奇怪他怎麼不去找尋那隻座子，而王泉則繼續說下去：「我起初對你說謊，那是因爲，假如我告訴你這是一塊玻璃，你就未必肯去偷了。假如說這是一塊玉，你就會認爲這是一件重要得多的工作。甚至，想得卑鄙一點，你可能打算到手之後加以獨佔。但假如你是這樣打算的話，當你發現祇是一塊玻璃時，你還是會還給我的！」

「唔，」司馬洛點點頭，「你是眞的欠我許多解釋了。譬如，既然是一隻假的玉兔，你爲什麼又要出這樣高的價錢把它買回來呢？」

「是這樣的，」王泉說，「這隻玉兔有一個最有價值的地方，那就是雕工極其精巧。」他說着把盒子掀開，取出玉兔，似乎第一次發現那隻座子不在裏面，「噢，你沒有把座子拿來，不過不要緊，我可以另外弄一隻的。現在你看看吧，司馬洛，這東西並不是倒模鑄成的，雖然是玻璃，也是用雕工雕成的。再雕一隻一模一樣的，就很不容易了。我的女兒認得這隻玉兔，假如有一點點地方不像，她也會認得的。而且，這裏，」王泉用手指出，「這裏有一處因爲時間長久而發黃的地方，還有些裂紋，這些都是假不來的，我不能夠另外製造一隻假的。」

「唔，」司馬洛點着頭，「我知道不關我事，不過我的好奇心還是想得到滿足。我就是要問問，司徒先生方面，既然這是一塊不值錢的玻璃，爲什麼他會買下來呢？」

王泉低下頭來，嘆一口氣：「你錯了，司馬洛，這並不是一件不值錢的東西，祇是不值我所出的那個價錢吧了。這隻玻璃玉兔除了彫刻藝術價值之外，還有古董價值。照我估計，它時值大約超過五萬元，拿到古董店也可以賣到這個價錢。司徒先生出七萬元把它買下來了。司徒先生是一個懂得欣賞藝術的人。」

司馬洛怔怔地看着王泉，不知道應該相信他好還是不相信他好。王泉說得那麼誠懇，那麼頭頭是道的，似乎不像是在說謊。然而，他的故事却與張國忠所說的不符。張國忠說王泉要的只是那隻座子，但現在看來，王泉要的似乎並不是那個。

「你還有什麼問題嗎？」王泉問道。

「你的女兒還好吧？」司馬洛問。

「不大好，」王泉黯然地低着頭，「但是有了這東西——」他拍拍手中那隻玻璃兔，「她的機會是高得多了。現在，司馬洛，假如沒有別的問題的話，我們就分手吧。多謝你的幫忙！」他向司馬洛伸出右手。

司馬洛和他握了手。

「謝謝你，」王泉又對司馬洛重申他的謝意。「假如沒有你，這件事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

司馬洛聳聳肩，有點驕傲地：「你選人選得對了。我希望我們以後還有合作的機會。」

「以後還有合作的機會？」王泉抱歉地微笑着，「很對不起，司馬洛先生，我却是不希望以後還會有合作的。你知道，我不是常常要偷東西的。」

「噢，對不起，」司馬洛諷刺地說，「我忘了。你是一位正當商人。你是做正當生意的，全部生意都是正正當當的！」

王泉也是明顯地感到尷尬。他一言不發地下了車，攜着那隻玉兔回到他的車子去，把車開走了。司馬洛看着他的遠車子去，才開車回家。心中當然還是充滿了懷疑的。

當他回到家裏的時候，張國忠已經把那隻座子打得粉碎了。貝絲苦着臉向他報告：「非林並不在這裏。」

「那眞有趣了，」司馬洛說，「張國忠，會不會是你的情報錯誤呢？」

「我的情報沒有錯誤，」張國忠固執地說，「不會錯的，絕對不會錯的！」他痛苦地靠在沙發上喘着氣。

「但是非林的確不在。」司馬洛說。

「我看你需要休息，」貝絲扶着張國忠，「來吧，到房裏躺一躺吧。你得爲你的心臟着想。」

張國忠沒有抗議，讓貝絲把他扶進去。後來，貝絲出來，關上了房門。司馬洛正坐在沙發上抽着烟斗。

「你看怎樣呢？」貝絲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聳聳肩，「我沒有什麼看法。」

「這是什麼意思？」貝絲問。

「這根本不關我的事，」司馬洛說，「我替王泉做了工作，收了錢，我的事情是完了。沒有非林，讓張國忠自己去担心吧。」

「你——」貝絲吶吶着說，「你不能這樣的。」

司馬洛抬起眼睛看着她：「我不能怎樣？」

「那個可憐的老人，」貝絲說，「你不能夠就這樣不理他的呀！」

「那不是一個可憐的老人，」司馬洛說，「那是個比我更高的高手。而且，在幾個鐘頭之前，你却不是那麼同情他的。你還因爲他逼我出動而想把他殺掉呢！」

「但現在他是一個病人。」貝絲說。

「你以爲他不會動腦筋嗎？」司馬洛說，「我敢打賭現在他的腦子正動得比一副電腦還快。你以爲他眞是在休息嗎？」

「但是你也得爲他想一想的！」貝絲說。

「別吵着我好不好？」司馬洛不耐煩地揮着手，「我正在想，不過我正在想着的却是另外一些事情！」

貝絲祇好退後。她却還是忍不住口。她說：「你要不要喝一點什麼呢，司馬洛？咖啡？」

司馬洛微笑：「這才是我愛聽的那種話。」

貝絲跑進廚房裏燒咖啡去了。當她捧着咖啡出來的時候，張國忠也出來了。他也是剛剛從房間裏出來的。

「要不要來一杯咖啡？」司馬洛微笑着問他。

「不！」張國忠吼道：「給我一杯酒！你上次那種巴黎佳釀！」

「但——但——」貝絲吶吶着。

「給他吧，」司馬洛冷靜地說，「醫生的話不一定要聽足的，一個喝慣了酒的假如沒有酒喝，情況反而會更壞。祇要不喝得太多，那就沒有關係了。」

貝絲沒有辦法，祇好去給張國忠斟來了一杯酒。張國忠感激地呷着，說：「現在，把情形詳細告訴我一次吧，司馬洛。詳細地再說一次。一定有一個地方出了錯。那非林是不會無緣無故地失踪的。」

司馬洛呷着咖啡，用咖啡提神，又把經過情形對張國忠講了一遍，講得很詳細，每一細節都不遺漏，而張國忠也很留心地聽着，吞咽着他的每一個字眼。

當司馬洛說完了之後，張國忠就沉默下來了，祇是沉默着，在那裏沉思着。

「我在想，」司馬洛說，「玉兔和那隻座子都是收藏在那保險箱裏的，而保險箱又是在那紅外光網的後面，假如不是十分重要的東西，也不會收藏在那裏了，對不對？還有什比麼那非林更重要的？玉兔本身不值那許多錢，司徒先生那座屋子裏，相信隨便一件古玩都比它更值錢的。所以證明非林一定是在玉兔的身上。」

「但並不是在那隻座子裏，」張國忠說，「因此就是在玉兔的身上了。司馬洛，你不該這麼快就交給王泉的！」

「但那玉兔的身子並沒有可以藏東西的地方，」司馬洛說，「我是看過的。」

「一定有，」張國忠固執地說，「非林一定是在這隻玉兔或者這隻座子上的。既然不在座子上，那就一定是在玉兔的身上了。」

「但你說你的情報不會錯誤的，」司馬洛也不肯負這個責任。

「一定是有一個地方弄錯了，」張國忠撫着下頷。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司馬洛說，「那隻玉兔的身上並沒有可以收藏非林的地方。我看過的。我很小心地看過。」

張國忠搔着後腦，很不耐煩地呷了一大口酒。「你給王泉這隻沒有座子的玉兔，而王泉就毫無抗議地收下來了嗎？」

「是的，」司馬洛說道，「他似乎並沒有對我說謊，他眞的是不志在那隻座子的。」

「也許，」張國忠恨恨地咬着下唇，「他知道非林不是在那隻座子裏的！」

「你自己去想清楚吧，」司馬洛說，「我根本不知道非林這件事情，我幫不了你什麼的。」

「你可以幫的，」張國忠說道，「我正在想，你何不去把那隻玉兔偷回來看看呢？」

司馬洛笑了起來：「你一定是在開玩笑！」

「要是不讓我親眼看過，我不會服氣的！」張國忠說，「我不會服氣的！」

「我不幹，」司馬洛搖着頭。

「你一定要得把它拿回來！」張國忠怒吼道。

「你另外找人去好了，」司馬洛冷冷地說，「王泉的家又不是九重天，到王泉的家裏去偷一件東西並不那麼難！」

「難道你不想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嗎？」張國忠說，「難道你不想查出眞相嗎？」

「我認爲眞相就是你的情報錯誤，」司馬洛說，「非林根本與這隻玉兔無關。」

「那麼，」張國忠又辯道：「你認爲他又是爲什麼把玉兔鎖在保險箱裏面？」

「我不知道，」司馬洛聳聳肩，「這也不干我事！」

「司馬洛，」張國忠跺着脚，「司馬洛，你怎麼變成這樣了？」

「這樣吧，」司馬洛說，「你再用你的綫路把這件事查清楚一點吧，我也需要想一想，讓我們想一夜吧！」

「張老伯！」貝絲好奇地說，「我還沒有機會問，那張菲林究竟有一些什麼內容，會這樣重要呢？」

「那菲林片上有一些密碼，」張國忠說，「這些密碼組成一份名單，這份名單公開的話，可以使世界上好些大富翁倒台的！」

「那麼——」貝絲吶吶着說。

「不過這些都是爲富不仁的富翁，」張國忠說，「他們之所以在名單上，那是因爲他們都做過一件不名譽的生意。菲林上不單有名單，而且有證據，這就是爲什麼菲林會值這許多錢了，明白嗎？」

「噢？」司馬洛笑起來，「會不會王泉的名字也是在上面呢？」

「這就很難講了。」張國忠說。

「你的調查要用電話抑或是要親身去的呢？」司馬洛問。

「我看我得親身去一次了。」張國忠說。

「那麼我們明天晚上再見吧。」司馬洛說。

張國忠走了之後，司馬洛還是坐在那裏，喝着咖啡，尋思着。

「你不出去了嗎？」貝絲問。

「出去？」司馬洛苦笑，「還要出去？今天我們做的工作難道還不够多嗎？我和你都是差點死了好幾次了！」

「那麼，你也應該去睡了，」貝絲溫柔地勸他，簡直像是一位賢妻似的。

司馬洛點頭。「你先去睡吧。我還要想清楚這件事情，因爲，好像有些地方不對！」他用力搓着自己的頸子。

「有什麼地方不對？」貝絲問。

司馬洛沒好氣看着她：「我就是還沒有想到，假如我能告訴你，我就是已經想到了。你還是先去睡吧！」

貝絲進去了之後，司馬洛還是留在廳中動着腦筋。他其實對這件事情並不是完全漠不關心的。他也很感興趣，他沒有理由不感興趣的。但是，他的腦筋却似乎不大服從指揮了，因爲他也着實是太累了。後來，他就靠在那張椅子上，睡着了。他也支持不下去了。

第二天晚上，張國忠的回音來了。他是親自來的。他的調查已經有了眉目了。他坐下來，用不着開口，貝絲就已經替他斟來了酒。「張老伯，」貝絲奉勸道，「你也該爲你的心臟着想一下了。你不能够這樣勞碌的。」

張國忠連睬都不睬她。

「你得把那玉兔偷回來！」張國忠對司馬洛說，「菲林的確在玉兔的身上！」

「憑什麼證明呢？」司馬洛問。

「司徒先生現在已經懸了暗紅，」張國忠說，「他要找的是那隻玉兔，而不是那隻座子。這就是證明了！」

司馬洛站了起來，在室中來回踱着。

「司徒先生可知道是誰進他的屋子嗎？」

「當然不知道，」張國忠說，「假如他知道，你現在還能活着嗎？暗殺是他的首本好戲！」

「那麼，」司馬洛說，「似乎王泉的情報來源是比你高明得多了！」

張國忠恨恨地咬着牙。「司馬洛，無論如何你得把那隻玉兔找回來！」

司馬洛說，「我已經交給了王泉，怎能再去偷回來呢？要是菲林眞在玉兔之中，要是王泉是眞爲了菲林的，那再去偷也是太遲了！」

「你也得試一試的，」張國忠說，「你清楚，司馬洛，王泉給了你錢，你也交了貨給他，你們的交易已經完成了。你再去偷，那又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

「對了，」貝絲說，「也許王泉所講的故事是眞的，假如他要那玉兔眞是爲了救他的女兒，假如菲林眞是在玉兔之內，那也還不太遲的！」

「但是，」司馬洛說，「假如是這樣，我們把玉兔偷回來，那豈不是害了王泉的女兒了嗎？」

張國忠忽然狡猾地微笑：「原來你是很講良心的！」

司馬洛聳聳肩，在廳中踱來踱去。接着他猛然跳起來，叫道：「我明白了！」

貝絲和張國忠都緊張地看着他。貝絲問道：「明白什麼？」

「是的，」司馬洛點着頭，「我猜菲林是眞的在那隻玉兔的身上。那菲林有多大？」

「我已經對你講過了，」張國忠說，「那菲林祇有姆指的指甲那麼大！」

「那麼，」司馬洛說，「菲林果然就是在玉兔的裏面了。」

「你憑什麼忽然那樣肯定呢？」貝絲問。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到那玉兔的時候，我一摸就知道是玻璃的，」司馬洛說，「玻璃的東西通常都是倒模製造的，因此總有一個縫口可以摸到。」

「你就是到了一個縫口嗎？」貝絲問道。

「是的，」司馬洛繼續解釋，「但是後來，我把玉兔交給王泉的時候，王泉却告訴我，那是一件精工藝術品，是用人工雕成的，那即是說不會有倒模的縫口了。爲什麼我却摸到縫口呢？我一直覺得有一個不對的地方，也就是這個地方了！」

大家都沉默下來。司馬洛沒有繼續說下去，他們也明白司馬洛的意思了，但司馬洛還是說下去：「那個縫口就是收藏菲林的地方了。司徒先生在那玉兔的腹部鋸了一條小小的縫口，把菲林藏進去，這是不難的——」

「對了，」張國忠說，「祇有姆指指甲那麼大的一張微粒菲林。」

「然後他用同顏色的蠟之類的東西把那縫口再封起來，」司馬洛說，「但封口還是不會完全無痕的，這就是我摸到的那個縫口了。」

「那麼你還等什麼呢？」張國忠說，「快起程吧！」

小時之後，司馬洛便又出動了，身上已經換上了夜行衣，駕駛着他那部跑車，駛近王泉那座住宅。

他在林中把車子停了下來，拿出望遠鏡，向屋子的方向瞭望。屋子裏的二樓一隻窗口有光。他看出那是思梨的房間。

司馬洛在那裏張望了好一會，才推開車門下車，脚步輕輕的，沒入了黑暗中，今天雖然已沒有下雨，天氣却還是未曾好轉。天上密雲遍佈，月光透不下來，所以

大地是一片黑暗。司馬洛用不着蛇行鼠伏了，他祇是一下子就沒入了黑暗之中。

他似乎就此失踪了。但後來，他又忽然出現在王泉的天台上。他又在天台的雨簷邊緣上倒掛着，向王思梨的房間裏張望着。現在他的所見，差不多可以證明王泉的故事並不是假的了。因爲此時，房間裏的王思梨正在捧着那隻玉兔在凝視着，就像是抱着一件稀世之寶，或者一位最親愛的人。

司馬洛奇怪這玉兔實在能否治療王思梨的病。王思梨以前不是常常夢囈般地叫着丹尼的名字嗎？要是不給她那個丹尼，她是決不會完全痊癒過來的。不過，這是王泉自己的事了。司馬洛管不了這許多。司馬洛從懷中摸出了一顆小小的膠囊藥丸來，用指甲戳破了之後，就向窗內一丟。

那顆藥丸就落在王思梨的脚邊。

王思梨一點也沒有感覺，那顆藥丸就在她的脚邊冒烟，冒出來的是一種無色無臭的烟，而王思梨嗅到了那烟，就軟軟地在床上倒下來了。只是在床上倒下來，慢慢地閉上了眼睛，睡着了。

司馬洛一個倒縱，便翻進了窗內，簡直像武俠小說裏的俠士一樣。他在地毡上拾起了王思梨丟下的那隻玉兔，拿近眼前，小心地檢驗一下。果然是有一條小小的縫，並不是倒模造成的縫口，現在近看一看，就看得到了。

司馬洛從身上，出一把小刀，在那條縫上刮一刮，那眞是蠟，用蠟封上了之後就磨平了，磨得很平，因此外表看上去是不容易看出來的。現在，司馬洛的刀尖一刮，那蠟便脫下來了。

那蠟果然是遮住了一條用人工造成的縫，那縫裏有小小的一片黑色的東西。就是那張菲林了！司馬洛的心興奮地一陣大跳，他小心地把玉兔轉側，那小片菲林便滑了出來，落在他的掌心。司馬洛鬆了一口氣，忽然像放下了一塊心頭大石。這一小片菲林證明了許多事情，證明了王泉託他做這件工作是沒有詭詐的，王泉要的東西，的確祇是這隻玉兔而已，那麼，司徒先生把菲林藏在玉兔裏面，那不過祇是一種巧合了。

司馬洛微笑，從床頭上拿起一隻火柴匣，把那片菲林放進了火柴匣內。

這時門外響起了脚步聲，跟着就有鎖匙插入門鎖，門一扭就開了。司馬洛是根本沒有時間逃出窗外的。

進來的人就是王泉與他那個老僕人。他們進來時祇是看見王思梨斜斜躺在床上睡着，而那隻玉兔就棄在她脚下地毡上。

王泉露出一個開心的微笑，轉對老僕人說：「我老早就說過應該是這樣做了。把她再送進醫院並沒有用處。她已經好久沒有自己睡着過了。你看，這一次，用不着我們給她吃藥她也睡得那麼熟，而且又用不着縛起來。」

這解釋了爲什麼司馬洛對上一次來時屋中是空無一人了。上一次，她是給送進了醫院。現在她又給從醫院接回來了。

「嗯，」老僕人點着頭，「看來我們還是別打擾她的好。」他是捧着一盤水進來的，現在又捧着這盤水轉身出來了。王泉與他一起出去，再鎖了門。

床底下的司馬洛忍不住微笑。實在，王思梨並不是自己睡着，而是給他那顆藥丸弄暈的。

「能治得好她，就是再出一千萬我也願意！」司馬洛隱約還聽見王泉的聲音在門外說。

司馬洛搖搖頭嘆一口氣。他也是眞希望王思梨能够給治好的。不過這一件事，他實在無能爲力，這並不是他的本領範圍之內的事情，他是幹不來的。他祇希望王思梨這一睡着，就使她對她自己也有了信心，這之後她也能够睡着了。她到底是一個可憐的孩子。

司馬洛也不再浪費時間了，他馬上就從床底下鑽出來，走到窗口，跨出窗外，一翻身已到了屋頂上——就像武俠小說中的武俠那樣。

浮雲又掩住了月光，司馬洛被黑暗吞沒了。跟着，幾分鐘後，司馬洛已經出現在這間屋子的樹林邊登上了他的車子，發動馬達，把車子開走了，沿着公路飛馳。他已經完成了這個任務。

當司馬洛回到家的時候，貝絲和張國忠都還是正在等着他，還是很緊張的。

「拿到了沒有？」張國忠問。

司馬洛拿出那隻火柴匣，然後又從那火柴匣中拿出那張菲林來讓他看看。張國忠嘆了一口氣，在沙發上一靠。貝絲馬上撲前，搖着他：「張老伯，你——」

她眞怕張國忠又會心臟病發。

張國忠的眼睛又張開來：「當然好，我不會在這個時間死掉的，現在，即使閻王親自來拉我，我也不肯去。」

司馬洛把火柴盒也交給他：「這東西你小心放好，假如失掉了，我也沒有辦法再找回來了。」

張國忠把菲林舉起，對着燈看着。

「看什麼？」司馬洛笑起來，「這是縮了幾十小倍的微粒菲林。你的眼睛沒有那麼好吧？」

張國忠嘆一口氣，把菲林收回那隻火柴匣裏。

「那麼，」貝絲說，「王泉那個故事，也不是假的了？」

「不是，」司馬洛搖着頭，「幸而不是，否則我又要花一番工夫去解謎了！」他也在沙發上坐下來，懶洋洋地向後一靠，閉上了眼睛。

貝絲轉向張國忠：「你又打算怎樣處置這張菲林呢，張老伯？」

「當然是賣掉，」張國忠說，「情報局出很高價要買這張菲林，榜上有名的富翁們也肯出高價。司徒先生正在考慮賣給誰，現在我替他決定了。還是賣給前者好了！」

「司徒先生一定會氣得要死！」貝絲說。

「讓他氣吧，」張國忠說，「也不是一生頭一次受氣，菲林在他的手中，對世界一點好處都沒有的！」他頓一頓，「你們那一份錢，收到了之後我就送來。」

「慢來吧。」司馬洛說。

張國忠走了之後，貝絲看着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幹什麼呢？」

司馬洛微笑着道：「當然是好好地睡一覺！」

（完）

俠情中篇故事

英雄槍下美人血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風流八義發現海飄的行踪，由於海星堡懸紅二十萬兩銀子尋找她，他們想撈這筆賞錢，便即追踪。海飄主僕投宿於芳竹小館，晚餐時，她要了三十隻鷄蛋，並在蛋売外撒上毒粉。在她們進食之際，風流八義已跟踪而至。由於上官八與小紅娘發生衝突，海飄加以援手，隨手拿一隻鷄蛋擲向上官八右臉，其臉中蛋即變綠色，上官八大怒，正想拔刀殺死海飄，却反被皇甫老大先發制人，置他於死地，上官八斃命後，其後風流六義始悟皇甫老大的用心，原來是志在賞銀。這時藍四已備好轎子、馬車，便上前請海飄主僕分別上轎、登車，弄得海飄主僕五人都莫名其妙，藍四終於說明要送她們回海星堡……

彼此相殘殺　無非為領賞

（六）

海星堡本是海飄的家。

她已離開了自己的家大半年，現在似乎應該是鳥倦知還的時候！

遺憾的是，她還沒有倦。

而且，她覺得自己的生命剛剛開始燦爛的光芒，她就算是一隻鳥，也絕不會飛回老巢，而是應該飛到更遠，更遼闊的地方上！

而且，就算她要回去，也絕不會乘坐這些人的轎子、車子。

她的手已又摸到那些鷄蛋上。

她本來就是一個淘氣的姑娘，而這種對付淫賊的手法，她在十二歲的時候，就從陶大媽那裏學到。

現在正是她大顯身手的時候！

當然，若在大半年前，憑她的武功，絕不容易能够把這些古怪的鷄蛋擲在別人的臉上。

但現在，她的武功可說是突飛猛進，腕勁和拋擲的手法都比以前强勝不知多少倍，所以，上官八根本就無法能够加以閃避。

然而，風流八義餘下來的七人都已提高了警覺，海飄能否用這些鷄蛋一一擲在他們的臉上，也是頗有疑問的事。

但她的第一隻鷄蛋還沒有擲出，就已聽到一個人冷笑的聲音，在芳竹小館門外响起。

「這種小玩意只能對付小無賴、小流氓，但他們全是罪惡滔天的匪類，就算是一劍殺一個，也未免太便宜了他們，最少他們是不應該死得這樣痛快的。」

這人的聲音並不响亮，但說話的速度，不徐不急，除了聾子之外，每個人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這裏沒有聾子。

他的說話每個人都聽得很清楚。

風流八義餘下的七人全都臉色一變。

皇甫老大忽然大喝：

「是誰？滾出來！」

他的手裏還握着上官八的刀，上官八腰間流出來的血還浸在冰冷的刀鋒上。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一條雪白的人影飛掠而過，皇甫老大手中的刀也同時突然從中折斷。

突來白衣人

（一）

染滿血腥的刀尖，已落在一個白衣人的右手上。

他的身材瘦長，臉龐也和他的身材一樣，瘦瘦長長的，但却很有點書卷氣息。

假如他的左手不是握着一把長劍，而且一出手就把皇甫老大手中的長刀折斷的話，別人很難看得出他居然會是個武林高手，只會以為他是個斯斯文文的讀書人。

他的劍雖然在劍鞘之內，但隱隱精光湧現，似乎連劍鞘也無法掩蓋這把劍的凌厲殺氣。

皇甫老大一怔。他的弟兄也都一怔。

他們眼看很快就可以把二十萬兩銀子弄到了手，但這白衣人的突然出現，却使到他們的信心受到挫折！

上官八的長刀，雖然並非削鐵如泥寶物，但却也是百煉精鋼，經名匠精心鑄製而成，但這白衣人一出現，居然赤手空拳就把刀鋒折斷下來！

而且這把刀還是在皇甫老大的手中。

沒有人認識這個白衣人。

沒有人知道他是何方神聖。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

就是他的武功，一定在風流八義任何一個人之上。

× × ×

風流八義並不是很有「義氣」的人。

風流八義更不是很有「勇氣」的人。

若是換了平時，他們極可能來一個「鳥獸散」，寧願日後再想一個十全十美的辦法，給予敵人一個狠狠的報復。

他們「十全十美」的辦法，也就是極陰險、極惡毒的辦法。

但現在，他們絕不能退讓。

因為他們一退讓，這二十萬兩銀子，就得眼睜睜地落在這個白衣人的手上。

這白衣人顯然也是希望得到些懸賞。

海飄本身就是一個寶藏，一個價值二十萬兩的大寶藏！這種寶藏，許多人一輩子都不可能碰上一次，這一次既然讓他們碰上了，又豈能輕輕的放棄？

頭可斷，血可流！

但寶藏却萬萬不可丟！

（二）

十三隻野獸般的眼睛，全都集中在白衣人的身上。

皇甫老大畢竟是風流八義之首，雖然心中又驚又怒，但很快就已恢復了鎮定。

「這位朋友，未知高姓大名？」

「閣下之意，在下已很明白，不必說了。」

皇甫老大冷冷一笑：「尊駕連我們為你立碑的好意也拒絕，未免不智。」

白衣人淡淡道：「不是不智，而是根本不必，因為在下還不想死。」

皇甫老大乾咳兩下，沉聲道：「生死之事，恐怕未必能由尊駕自主。」

白衣人嘆了口氣，道：「在下當然會死，每個人都難免會去會見閻王，但在下就算要死，也絕不會死在你們的手裏！」

藍四突然冷笑。

「你以為你的身份是沒有人知道？」

白衣人目光暴閃。

藍四目不轉睛的盯着白衣人的劍，冷冷道：「雖然我從來都沒有見過你這個人，但……」

「但」字才出口，他的說話已接不下去！

× × ×

藍四這人的外貌雖然看來也和他的兄弟一樣平平無奇，但他却有一種很特別的本事。

這種本事就是「憑劍認人」。

雖然他從來都沒有見過海飄，但却憑着一把飛星劍認出了她就是海三爺的寶貝女兒！

到了現在，他顯然也已認出了白衣人手中的是一把怎樣的劍。

但他還沒有把劍和人的名字說出，一道劍光已飛刺入他的咽喉！

這一劍有多快？有多準？

藍四看不出。

他的兄弟也看不出。

除了用「極快極準」這四個簡單的字句之外，恐怕天下間已沒有別的字句能再給予這一劍更恰切的形容。

這一劍也許根本不能算是甚麼劍法。

它實在太簡單，彷彿完全不懂武功的人也可以隨隨便便的就發出這一劍！

但實際上的情況當然並不如此。

皇甫老大也是用劍的人，他自十歲開始練劍，對江湖上各門各派的劍法都有很深刻的認識。

但這一劍却簡直使他看得呆了。

× × ×

藍四還沒有倒下，左眼豹的豹尾鞭已套住了白衣人的頸子。

左眼豹目中殺機大露，他那粗壯的右腕已抽緊。

他相信這條豹尾鞭必定可以把白衣人活活勒死。

他對自已有信心。

他對豹尾鞭更是信心十足。

這兩年以來，已有不少高手忽然間被他的鞭子纏住，活活勒死。

「鞭長莫及」這四個字，左眼豹覺得自己永遠都用不着。

現在，他的豹尾鞭豈非已套住了白衣人的頸子？

白衣人的性命彷彿已在他的指掌之間了……

（三）

左眼豹一鞭就已把白衣人的頸子套住，剎那間，他和他的兄弟都有一種興奮的感覺。

藍四雖然死了，但並不是一件很重要事，風流八義本來就並不怎樣講義氣的。

他們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先把白衣人殺掉，然後把海小姐送回海星堡。

但皇甫老大却看得很透切，他的兄弟都很興奮，他却立刻向左眼豹提出了一聲急促的警告——

「小心——」

左眼豹沒有把這兩個字聽進耳朵裏。

就算他聽見，他也會覺得這兩個字只適用於在白衣人的身上。

但「小心」二字猶未落下，他的豹尾

鞭忽然就斷了。

左眼豹的身子「呼」一聲後退，但一道寒光却緊隨不捨。

又是白衣人的劍！

雖然豹尾鞭的另一截仍然套住了白衣人的頸子，但這鞭子已無法對他構成任何的威脅。

極具威脅的還是白衣人的劍。

皇甫老大吸了口氣，暗嘆左眼豹實在太愚蠢。

白衣人的頸子給他套住，本來就是一種誘敵之計，但左眼豹却懵然不知，還以爲勝算在握，可以一舉手就把對方置諸死地。

但他錯了，而且錯得太厲害。

劍風呼嘯，尖銳地，如魚入水地插進了左眼豹的咽喉。

（四）

一個看來斯斯文文，很像個讀書人的劍客，一出手就把風流八義除掉兩個，這份身手實在驚人。

但皇甫老大仍然不肯認栽。

雖然他的兄弟已先後倒了下去，但他仍然要親自試一試。

他甘於冒險，完全是基於一個因素。

二十萬兩的懸賞。

就算風流八義只剩下他自己一個，他都絕不會傷心。

而且，他本來一早就已打算，一定要獨吞這二十萬兩。

他覺得自己漸漸老了，「風流」二字，已是萬萬談不上，他現在最重視的，就是金錢，爲了這二十萬兩的懸賞，他可以毀掉任何人。

倘非如此，剛才他也不會毫不考慮地，就把上官八殺於刀下。

就在白衣人一劍刺殺左眼豹的時候，皇甫老大的劍也已揚起。

（五）

皇甫老大畢竟是風流八義之首，他苦練數十年的劍法也絕對不是白練的。

他一步跨出，就已在白衣人的背上攻出了十二劍。

他的面色很凝重。

這十二劍他若能把白衣人擊傷，那麼他最少還有一半的希望。

但他並未如願以償。

白衣人的劍迅速回招，狠擊在皇甫老大的劍上。

皇甫老大的臉龐肌肉突然收縮，他的目光也在刹那間瞇成一綫。

他知道這是一場苦戰。

既是苦戰，也是險戰。

他的一雙手在冒冷汗，背上的衣衫也已濕透。

雖然他攻出的十二劍極具威力，但白衣人却輕描淡寫的就完全化解，而且還來一個急劇的反擊。

× × ×

以劍法而論，皇甫老大當非弱者。

但此刻他却很瞭解，自己的劍法也許很有成就，但無論如何還不是白衣人的對手。

人貴自知。

皇甫老大頗有自知之明。

既然劍法上打不過人家，那就只好用暗器。

皇甫老大的暗器功夫，就在這一刻間表露無遺。

十八點寒光，忽然閃電般向白衣人的身上罩去。

叮叮叮！一連串金鐵交擊之聲，十八點寒光盡被白衣人的長劍擊飛。

皇甫老大仍然有暗器在手，他的左手已扣着三枝見血封喉的毒鏢。

但他的毒鏢根本就沒有出手的機會，因爲白衣人的劍又已到了。

咯！一聲異響，皇甫老大的雙手同時鬆軟，劍與暗器一起跌落在地上。

他的目光變得像是野獸，像是怒獅。只可惜無論他是野獸也好，怒獅也好，他的目光都是充滿絕望的。

他在怒嘶。

他的咽喉血如泉水狂湧不止，終於也倒了下去。

鐵手大盜

（一）

風流八義風流的年代已成爲過去。對他們來說，今天可算是一個極倒霉的日子。

他們一心以爲鴻鵠將至，却不知道死神會在今夜把他們一網打盡。

這個劍法奇高，身份神秘的白衣人，就是他們的死神。

白衣人的劍法清脆玲瓏，他殺人的手段也是爽快而直接。

風流八義竟然沒有一個能活着離開芳竹小館。

× × ×

芳竹小館的老闆、掌櫃、小二全都牙關打戰，那年老體衰的掌櫃甚至被嚇得昏倒過去。

他們都是善良的百姓，以掌櫃先生來說，他活了六十多歲，連宰雞殺鴨的事那遠而敬之，對於殺人這種事，當然足以把他嚇個半死。

幸好他還沒有死。

白衣人對這件事，似是感到相當的抱歉。

他把一張一千兩的銀票，交在老闆的手上，作爲賠償。

但老闆拒絕了。

白衣人不說甚麼，又再拿出另一張銀票。

這一張銀票竟然是五千兩。

但老闆依然拒絕。

他嘆了口氣，對白衣人道：「這不是錢的問題，就算你把天下間所有的金子銀子搬進來，我們都不會接受。」

小二們人人點頭。

老闆揮了揮手：「我們只想安安份份的工作，你們江湖人的事，我們一點都不懂。」

他的確不懂。

他只知道他的客棧已被血腥所汚染，這件事永遠都會在芳竹小館裏留下一重可怕的陰影。

老闆的目光忽然變得很冷酷，他對白衣人下逐客令：「你走！」

白衣人毫不猶豫就回答：「我走。」

他說走就走。

他一去不回頭，而且很快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二）

知足者，貧亦樂。

這個老闆是個很容易滿足的人，他安份守己，對於不義之財，絕不苟取。

他拒絕了一千兩，繼而連五千兩的橫財也拒諸門外，可謂難得。

但假如數目是二十萬兩呢？

他會不會以同樣的手法一手拒絕？

× × ×

——「就算你把天下間所有的金子銀子搬進來，我們都不會接受。」

這是芳竹小館老闆的一句漂亮話。

他的人並不漂亮，但說話却比最漂亮的孔雀開屏時還更漂亮百倍。

世間上並非沒有視錢財如糞土，面對鉅利誘惑而毫不動心的人，但他却絕非其中之一。

他可以拒絕一千兩。

他也可以拒絕五千兩。

但他絕不可能拒絕二十萬兩的誘惑。

而且，當他知道海星堡主海三爺的女兒來到了芳竹小館之後，他已訂下了一個很不錯的計劃，大可以把海小姐平平安安的送回家去。

所以，對於區區幾千兩的數目，他又怎會在乎呢？

× × ×

芳竹小館已成爲血腥汚染之地。

她們就算肚子再餓，也已沒有胃口在這裏繼續用膳。

她們空着肚子，分別住在青竹、墨竹兩間房子。

花枕兒和小紅娘住在青竹房。

而海飄、蔗糖、不懶則在墨竹房內休息。

就在她們快要睡覺的時候，外面忽然響起了一陣低沉的慘呼聲。

花枕兒和不懶都打開了窗戶去看個究竟。

只見那老闆捧着小腹，臉色蒼白如雪，一巍一巔的走了過去。

他的小腹插着一把刀，傷口仍然不停的在流血。

「救……救命……」

他一面走，一面在呼叫。

花枕兒和不懶互望一眼，突然雙雙衝了出去。

原來在老闆的背後，忽然又出現了兩個黑衣劍手，繼續向老闆追殺。

她們要阻止這兩個劍手行兇。

老闆的神態很痛苦，突然噗的一聲跪了下來。

花枕兒以一敵二，對抗兩個黑衣劍手，不懶却去扶着老闆。

「振作一點，你會沒事的……」

老闆喘着氣，扯住了不懶的衣袖：「我……不行……了……妳們快走……」

不懶沒有走。

花枕兒更不走，一直藏在她袖中的兩枝短劍已亮出，跟這兩個黑衣劍手厮拚得甚是激烈。

不懶略懂醫術，她要替老闆療傷。

但老闆忽然嚥氣，沒有了呼吸，硬挺挺的變成了一個死人。

不懶怔住了。

這是個好人，好人怎麼總是死得那麼快？

但就在不懶黯然之際，老闆已出手點住了她的七個穴道。

這個老闆並不是個好人。

所以，他也沒有死，而且他的「受傷」，本來就是偽裝出來的。

花枕兒總算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這老闆和那兩個黑衣劍手，原來就是同一路上的人。

這是一個陷阱。

他們的目的，顯然也是要刼走海飄，把她送回海星堡。

雖然他們把海飄送回海星堡，也並不算是一件大奸、大惡的事，但花枕兒却惱恨他們的手法太卑劣，比起風流八義還可惡。

不懶也是點穴能手，而且對靈活多變的巧妙招數素有研究，那知老闆一出手，她就變成了一隻呆鴨。

由此可見，這個老闆的武功倒也非同小可。

但花枕兒却認爲對方全憑欺詐手段才能制服不懶，所以當老闆向她欺身冒進的時候，她並未有半點的緊張。

她以爲自己一定可以把老闆的襲擊完全化解。

然而，她這個念頭是錯了。

老闆的出手，這比她想像中快得多。

倘若花枕兒不是被兩個黑衣劍手苦纏的話，她還有機會可以閃避開老闆的襲擊，但現在的情況，她是以一對三，自然更是大大的吃虧。

花枕兒的短劍還未來得及招架，老闆又已把她背後靈台穴點住。

老闆微微一笑。

他的笑容是很愉快的，因爲他已制服了其中兩人。

在他想像中，要對付其餘三個妞兒，應該不是甚麼難事。

老闆本身固然是個高手，與他一起進行這件事的黑衣劍手，也絕非庸碌之輩。

黑衣劍手並不只有兩個，而是總共五個。

其餘三人，現在已分別把海飄、蔗糖和小紅娘纏住。

他們的劍法很不錯，居然一出手就把蔗糖和小紅娘逼退數尺。

花枕兒怒得牙癢癢的，但却無法移動身子，只能破口大罵。

她的人肥肥胖胖，罵人的時候嗓子也很嘹亮，但終究還是個女孩子，罵人的說話並不怎麼兇，更加沒有半句汚言穢語。

她罵了好一會，居然有人鼓掌笑道：「這位姑娘罵人的聲音眞好聽，可惜就是無法可施，再罵三天也是毫無結果。」

花枕兒果然不罵了。

這人是友是敵，目前還是很難分得清楚，但剛才他力斃風流八義，倒是令她有點好感。

雖然風流八義說他也是冀圖把海飄送回海星堡領賞，但在他還沒有動手的時候，誰也不能知道他是否眞的有此居心。

他就是那個身裁瘦長，臉龐也瘦瘦長長的白衣人。

他又回來了。

他只是靜靜的站在一旁，看着海飄等人力抗强敵。

（三）

看見白衣人悠閒的神態，花枕兒恨不得立刻走過去，在他的鼻子上，重重打兩拳。

白衣人的鼻子沒有開罪她，但他不去帮助海飄，却像看戲似的站在哪裏，花枕兒實在很生氣。

可惜她就算氣死了也沒有用。

雖然花枕兒現在可以開口罵他，但她却知道這是於事無補的，而且白衣人又不是她們的朋友，她憑甚麼去罵人？

花枕兒知道自己沒有資格罵人，所以她不罵。

她雖然沒有罵人，但心裏却反而想揍人，這實在是很荒謬的事。

女孩子腦袋裏想的東西，往往的確很荒謬，無論她是胖女孩抑是瘦女孩，都一樣。

所以，跟女人談論道理，往往都是多餘的。

但男人往往喜歡跟女人談論道理，就算明知很難談得攏也要談。

這是男人的樂趣，也是男人的悲哀。

你若是一個男人，相信你一定會明白這兩句說話的意思。

× × ×

看見白衣人捲土重來，老闆的臉色很不好看。

他本來打算帮助那些黑衣劍手的，但白衣人突然出現，他却不能不加以提防。

海飄是一個價值二十萬兩的大寶藏，倘若自己一番心血，結果却把自己打回來的江山雙手送給別人，豈非寃枉極了！

老闆沉着臉，冷冷的對白衣人道：「這一淌渾水，你還是要插上一脚。」

白衣人忽然長長嘆息一聲，緩緩道：「昔年憑一雙鐵掌，三十六路截魂指名噪關中的鐵手大盜顏二爺，想不到居然在這裏落地生根，成爲一間小客棧的老闆。」

老闆一凜。「原來你一早就已看破了我的來歷。」

白衣人搖搖頭，道：「不是一早就已看破，而是剛剛看出來的。」

顏二爺吸了口氣，呆立不動。

白衣人盯着他，接着說道：「昔才你對付胖小姐的點穴手法，極爲高明，當世能與尊駕相比的點穴高手，絕不會超過十萬個。」

花枕兒罵人的說話罵不出口，揍人又行動不得。

但這時候却給白衣人最後一句說話的最後三個字逗得笑了起來。

白衣人的說話，可說是一直都很「抬捧」顏二爺。

他說顏二爺的點穴手法「極爲高明」的時候，顏二爺臉上，猶出現洋洋自得之色。

但白衣人最後一句說話的最後三個字，却使他爲之七竅生烟。

假若白衣人說：「當世能與尊駕相比的點穴高手，絕不會超過十個。」那自然是由始至終都把顏二爺抬捧到上半天。

但妙就妙在他在「絕不會超過十個」這幾個字之中，加上了一個萬字！

一字之差，其意義非但相距極遠，而且恰恰相反。

顏二爺本是關中强盜，若不是給天下七大名捕之一的沈紅陽逼得無路可逃，他也不會來到這種地方來，開設這間芳竹小館。

他在這裏巳超過十年。

這十年來，他一直隱姓埋名，誰都不知道，這間小小客棧的老闆，原來竟然就是鐵手大盜顏洪滔！

（四）

顏洪滔本是一個强盜寨的第二把交椅人物。

但他很快就把寨主宰掉，代替了他的地位。

顏洪滔雖然在江湖中消失了踪跡，但却仍然有人冒認他的名號犯案。

顏洪滔並不在乎，就是江湖上同時出現了八百個顏二爺，他都只會一笑置之。

因爲越多人冒充顏洪滔，沈紅陽的痲煩也就越多。

江湖上的盜賊，往往喜歡冒充別人，尤其是冒充那些名氣响鐺鐺的大强盜。

他們覺得這種方法可以嚇破別的人胆，增强自己的聲威，下手犯案的時候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當然，他們在顏洪滔的眼中看來，是既可笑，又可憐的。

但他沒有怪責他們，反而感謝他們，使自己更容易逃避沈紅陽的追捕。

可是，他現在的身份，還是給人認出來了。

對於這個白衣人，他是恨之切骨。無論如何，這個人絕對不能輕輕放走！

× × ×

白衣人沒有走。

他仍然是背負雙手，神態悠閒的站立着，直到顏洪滔無聲無息一掌拍過來的時候，他仍然是無動於中，只是向花枕兒微微一笑。雖然他的臉孔瘦長，身材也是高高瘦瘦，但他這一笑居然令花枕兒芳心一跳，臉上微紅。

花枕兒閉上眼睛不再看他。

就在她剛剛閉上眼睛的時候，一聲慘呼巳在她的耳邊响起。

神秘莫測的白衣人

（一）

昔年憑一雙鐵掌，三十六路截魂指名噪關中的鐵手大盜顏二爺，就在這一刹那間把他最精妙的招式全部施展。

他發出了三招。

第一招是掌，左掌。

第二招是指，右手的中指。

第三招是指掌迸發，左掌化爲穿心指，右手化指爲掌，直取白衣人丹田要害。

他發招的手法剛柔並重，剛猛時力可開山，陰柔處更有一種令人無法抗拒的巨大潛力，簡直可以把人活活逼死。

但白衣人身形飄忽，顏二爺指掌威力雖然驚人，却完全無法沾到對方分毫。

顏二爺連發三招，只不過是刹那間的事。

但就在這刹那間，他巳驚駭的魂飛魄散。

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這種身法，對方簡直就是一具幽靈，而不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活人。

他的第四招武功又待發出。

但白衣人的劍巳刺在他的咽喉上。

× × ×

顏洪滔縱橫關中多年，沒有死在關中，却在芳竹小館中死在白衣人的劍下。

閃電般的一劍，使他連自己怎樣死亡都不知道。

（二）

樹倒猢猻散，顏洪滔死在白衣人劍下之後，那幾個黑衣劍手立刻作鳥獸散。

他們並非無名小卒，也非胆小之輩。

但連顏二爺都不是白衣人的敵手，他們又豈敢冒險？

前車可鑑，他們可不是剛剛出道的初生之犢，太沒有把握的事，他們絕不會幹的。

白花花的銀子雖然可愛，但畢竟還是性命更寶貴一些。

白衣人兩番出手相助，但却未必就可以說明他是個好人。

也許他的目的是和風流八義，芳竹小館老闆一樣，要把海飄送回海星堡，領取懸賞。

但白衣人却絕無動手擄刼海飄之意。

反而上前把花枕兒和不懶兩人的穴道解開。

不懶痴痴的望着他，看了半天才道：「你好像不是一個壞人。」

她這句說話看來很天眞，稚氣十足，但要回答她這句說話，却實在不容易。

白衣人沒有回答。

他走到海飄面前，道：「海堡主很想念妳。」

海飄看着他，緩緩道：「我知道。」

白衣人道：「妳不打算回去？」

海飄道：「你想帶我回去？」

白衣人道：「不想。」

海飄道：「難道你不知道我值多少銀子？」

白衣人道：「知道。」

海飄眨了眨眼睛：「二十萬兩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白衣人淡淡道：「雖然不少，但海小姐又豈能與臭銅相提並論，那未免是太侮辱佳人了。」

小紅娘忽然挺起了胸膛，瞪大了眼睛，嬌叱道：「你想打甚麼主意？」

白衣人悠悠一笑。

他盯着小紅娘，道：「妳以爲我會打甚麼主意？難道妳認爲我是個淫賊？」

小紅娘冷冷一笑：「男人嘛，本來就沒有一個是好東西。」

白衣人微笑道：「別的男人是不是好東西我可不知道，但我自己確不是好東西，這倒是不必姑娘提醒的。」

小紅娘「哼」的一聲：「閣下倒有自知之明。」

海飄笑了笑：「妳也未免太頑皮了，怎可以隨便就得罪別人？」

花枕兒接口道：「小紅娘的嘴巴，一向都比多事的小母鷄誰還多事。」

小紅娘差點沒跳了起來：「妳敢說我是隻小母鷄？」

花枕兒笑道：「不是小母鷄，是小孔雀，小鳳凰，這大概可以了罷？」

小紅娘瞪着大眼睛笑道：「這倒還差不多。」

白衣人淡淡道：「幾位姑娘在一起，倒是挺熱鬧的，就只是武功差了一點。」

蔗糖忍不住說道：「尊駕的說話，也未免太過份了。難道你以爲我們沒有你相助，就會給風流八義等人抓了去不成？」

白衣人長長的吸了了口氣，道：「妳們之中，誰的武功最高。」

小紅娘立刻說：「當然是海小姐。」

白衣人悠悠然道：「這是實話？」

小紅娘道：「當然是實話。」

白衣人道：「巳然海小姐武功最高，她又是用劍的，她的劍法必然有極高深的造詣。」

小紅娘道：「這個自然。」

白衣人道：「她若能接得在下三劍，在下甘願把眼睛挖了出來。」

花枕兒立刻冷笑道：「海小姐爲甚麼要接你三劍？你把眼睛挖掉，對我們又有甚麼好處？」

白衣人冷冷道：「妳們幾個小女孩，太不懂事了，妳們以爲憑自己的武功，就可以在江湖上行俠仗義，實在是不知天高地厚。」

他的說話忽然變得很不客氣。

海飄嘆了口氣，道：「你一定要試一試我的武功？」

白衣人冷冷道：「妳不敢？」

海飄緩緩地把飛星劍亮出。

這就是她的答覆。

（三）

每個人都感覺到一股森寒的劍氣巳在海飄和白衣人四週籠罩着。

白衣人的眼睛發出了光。

他慢慢的說出了兩個字：

「好劍！」

海飄手中的飛星劍固然是好劍，白衣人手中的劍亦然。

高手論劍，比的並不是劍，而是劍鋒上所發出的威力。

但劍鋒上威力强大的一方，也並不是必勝的一方。

決定雙方勝負的，往往只是一劍。

而這一劍，也就是決定勝負的一劍。

白衣人的眼睛，開始漸漸蒙上了一層霧。

他的人和他的劍彷彿也巳在霧中。

× × ×

今夜無霧。

白衣人並不是在霧中，而是在一股白烟之中。

他的身體竟然冒出了薄薄的輕烟，他臉上和手臂上的膚色，也漸漸變得一片嫣紅。

海飄芳心微微一震。

她從來都沒有見過這種怪事。

就在這個時候，白衣人巳向她刺出了第一劍。

× × ×

這是很平凡的一劍。

這一劍沒有巧妙的招式，也沒有令人驚異的速度，就像是一個初學劍的人，漫不經心地，隨隨便便就揮出了一劍。

這一劍不難化解。

但海飄的感覺却是這一劍簡直已變成了一座山，簡直可以把任何人，任何事物一下子就壓跨下去。

只有懂得劍的人，才會明白這一劍，幾乎已接近劍法中最高深的境界。

海飄以前也許不懂得劍。

但現在她已懂。

地獄裏的師傅，在短短在半年之內，把她變成一個劍道上的高手。

這似乎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絕大多數武林人物窮半生之力，仍然達不到她目前這種境界，但她却只花費了大半載時光，就已成爲劍學上頂尖高手。

在大半年前，憑她的劍法，絕對無法接得下白衣人這一劍。

但現在白衣人這一劍，雖然已達到天下間所有的劍法最精華的地步，但海飄居然很從容地就把它接下。

海飄的劍法，看來甚至比白衣人的招式更平凡，但其實却是精深博大，有如無邊無際的大海，白衣人的劍雖然像座山，但却未能把海飄壓跨，反而被海飄的劍吸了下去。

白衣人劍勢依然，但臉色却已不禁有點青了。

他的第二劍又再發出。

他這一劍勢若雷電，臉上的神態亦漸漸變得沉重起來。

一陣寒光急閃，白衣人的劍突然被一股陰柔之力吸了過去。

「嗤」，一聲異響，白衣人的劍被牽引到半空，接着一飛冲天。

海飄的劍，居然把白衣人的劍震脫用手。

小紅娘一聲歡呼。

白衣人的劍雖然被震飛，但他的身子也立刻像隻鳶子般飛了起來。

衣袂獵獵作响，人劍在半空中再度合而爲一。

劍已化爲人，人已化爲劍，人劍又彷彿已化爲天外飛虹，自空中從高而下，飛擊海飄。

絕少人能避開這一劍。

更絕少人能化解這一劍。

但海飄竟似已變成了劍的精靈，絕少人能避開，絕少人能化解的一劍，當它到了海飄身上的時候，忽然就消失了一切的力量。

白衣人的劍，本是削鐵如泥的寶劍。

白衣人的劍法，本是無堅不摧，每戰必勝的劍法。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人和劍都同時嚐試到失敗的滋味。

劍忽折斷。

白衣人的身子同時暴退八尺，他的臉色變得比浸霉了的猪肉還難看。

他沒有忘記自己的諾言。

——海飄能接得住他三劍，他甘願把眼睛挖了出來。

現在，並不是海飄接不住他三劍，而是他接不住海飄三劍。

這種事實在太丟臉，他也實在有眼無珠。

他突然左手雙指迸伸，就向自己的兩隻眼珠子上挖去。

（四）

白衣人遵守自己許下的諾言，自毀雙目，眞不愧是個言出必行的男子漢、犬丈夫。

花枕兒的臉煞白，她不忍看。

小紅娘呆住。蔗糖、不懶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唯一能挽救這一雙眼睛的人，只有海飄。

海飄沒有坐視不理！

× × ×

這白衣人雖然來歷神秘莫測，但他一直都在帮助自己，那是有目共睹的事。

雖然，他對自己的劍法很自負，但却並不能算是太大的罪過。

她不能讓這個白衣人變成一個瞎子。

白衣人出手極快，但海飄却比他更快一步。

白衣人的左腕突然被海飄的手扣住，而海飄的手居然像是鐵鉗子般，令白衣人的左手無法移動分毫。

白衣人臉色慘白，嘶聲叫道：「放開妳的手！」

海飄看着他，嚷道：「這種小事你不必耿耿於懷，你若是變成瞎子，我這一輩子都會不快樂。」

白衣人的手在顫抖。

「大丈夫豈可言而無信，海小姐再不放手，在下寧可自盡。」

海飄的喉頭彷彿打了個結，半晌還說不出一句話來。

白衣人目光如刀，冷冷說道：「妳放手。」

海飄怎能放手？

她不放，她絕不能讓這個男人爲了一句說話而變成瞎子。

白衣人吸了口氣，右手半截斷劍突然向自己的小腹上狠狠刺去。海飄的另一隻手閃電伸出，重重擊向白衣人的右腕。

「鐺！」白衣人的半截長劍被擊落。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白衣人左肘間竟然射出了一枚藍汪汪的鋼針。

嚓！

雙方的距離實在太接近，而且海飄絕未曾料到對方竟會在這個時候有此一着。

海飄雖然身手靈活，反應敏捷，但還是未能把這一枚鋼針避開。鋼針已插進了她的右肩，入肉幾達兩寸。

潛花劍客

（一）

藍汪汪的鋼針，閃動着一種令人心悸的光芒。刹那間，海飄的臉龐淌滿汗珠。

白衣人笑了，他的笑容很冰冷，冰冷無情。

他退開兩丈，遠離海飄。

海飄又驚又怒：「你好卑鄙！」

白衣人點點頭，道：「這一點不必妳提醒，就連我都覺得自己實在很卑鄙，很無恥，根本就不像個人。」

蔗糖、花枕兒已雙雙撲出，向白衣人展開攻擊。

海飄却大聲叱喝道：「妳們都給我住手！」

蔗糖的臉色也和海飄的臉色同樣蒼白，花枕兒的臉龐却是一片赤紅。

她很憤怒，甚至比海飄更憤怒。

她狠狠的盯着白衣人，咬牙道：「我看錯了你！」

白衣人乾笑着：「妳把我看成是一個怎樣的人？難道妳一直都以爲我是個正人君子？」

花枕兒實在忍不住這口氣，又待衝撲上去。

海飄又制止她：「妳不能胡來！」

花枕兒怒道：「不殺此人，我將死不瞑目。」

海飄道：「妳若現在動手，立刻死無葬身之地！」

花枕兒一呆。

白衣人淡淡笑道：「還是海小姐看得透切，她的武功，比妳們四人加起來還强十倍，連她也着了我的道兒，妳們又焉能把在下擊敗？」

花枕兒氣得連頸子都粗了：「最少我們應該試一試。」

突聽一人冷冷道：「妳們絕對不能試，妳們若死了，誰來照料海小姐？」

白衣人的眼睛一亮。

每個人的眼睛都同時一亮。

他們都看見了一個女人。

那是一個臉龐雪白，美麗脫俗，全身上下一塵不染的絕色麗人。

白衣人臉色驟變。

「是妳？……」

「不錯，是我。」

白衣人突然掉頭就走。

絕色麗人冷冷的說道：「你現在可以走，但總有一天你跑不掉的。」

白衣人是否聽到她的說話，沒有人知道。

他已遠離芳竹小館，消失在黑暗之中了。

（二）

白衣人走了。

他的出現很神秘，他的逃走更神秘。

這個絕色麗人究竟有甚麼法力，可以把這個白衣人嚇跑？

× × ×

海飄是北武林第一大美人。

但這個突然出現的女人，她的姿色居然不在海飄之下。

就連海飄都不能否認，她是一個很美麗，很能吸引別人的女人。

她不但能吸引男人的目光，就連女人都會被她所吸引。

能够令海飄都覺得很美麗的女人，世間上恐怕還找不出幾個。

海飄雖然從來都沒有見過她，但她却已猜出了她是誰。

「妳姓白？」

絕色麗人點頭：「妳知道我就是白盈盈？」

海飄嘆了口氣：「妳若不是白盈盈，誰會是白盈盈？」

她這句說話好像很簡單，又好像一點也不簡單。

但她知道白盈盈一定聽得懂。

白盈盈明白她的意思，她畢竟也是個女人，而女人總是很容易明白女人的說話的。

白盈盈伸出手，輕輕的把那枚鋼針拔出來。

海飄皺眉道：「針上有毒。」

白盈盈道：「我知道。」

「妳不怕？」

「我不怕。」

「妳認識這種毒針？」

「當然，」白盈盈微笑着：「這種毒針，我的身上最少還有十來把。」

她一面說，一面取出了一瓶藥粉，塗在海飄右肩的傷口上。

突聽蔗糖道：「這位白姑娘倘若能把海小姐的針毒解除，我們都很感激。」

不懶却冷冷接道：「妳若在玩弄花樣，我們决不饒妳！」

海飄嘆息一聲：「妳們不必多疑。」

白盈盈沒有爲自己辯護。

她把兩顆碧綠色的藥丸送給海飄，道：「這兩顆藥丸在十二時辰之後服下，針毒自然解除。」

海飄把藥丸接下，忽然問道：「他是誰？」

她問的是那個白衣人的來歷。

白盈盈輕輕咳嗽兩聲，道：「他是我的師兄。」

海飄道：「這人並不光明磊落。」

白盈盈嘆了口氣，道：「他若是光明磊落之輩，也不會給先父逐出門牆外。」

海飄道：「令尊是……」

白盈盈回答得很爽快：「白聖山。」

海飄動容道：「是鐵鯨門的總門主白聖山？」

白盈盈點點頭。

海飄輕輕嘆了口氣，緩緩道：「鐵鯨門雖然已在江湖上消聲匿跡，但我也聽過不少有關鐵鯨門的故事。」

白盈盈道：「妳現在大概已知道那白衣人的身份？」

海飄道：「假如我沒有猜錯的話，他就是潛花劍客香飛雨。」

白盈盈嘆道：「不錯，他就是潛花劍客香飛雨，剛才他對付妳所使用的劍法，也正是潛花三絕劍，九九八十一式中的精髓。」

海飄嘆道：「他是存心要取我的性命的。」

白盈盈道：「他要殺的人，從來都沒有人能逃得過他的毒手。」

海飄苦笑道：「剛才他豈非已經得手了嗎？」

白盈盈沉吟着，道：「這兩天以來，我們一直都在注意着他的行動。」

「你們？是不是指鐵鯨門？」

白盈盈搖頭。

「鐵鯨門已解散，除非先父復活，否則鐵鯨門絕不會再在江湖上出現。」

白聖山已死，死人又怎能復活？

所以鐵鯨門已沒有重現江湖的機會。

白盈盈微微一笑，道：「我們是飛龍帮。」

「飛龍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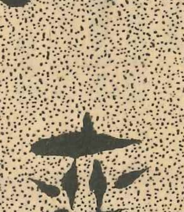
「不錯，是飛龍帮。」

（未完）

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峨嵋派弟子管中流奉師命將九轉金丹送上武當山，交與該派掌門靑松。九轉金丹乃療傷聖藥，靑松服食之後，便吩咐首徒白石暫代掌門之職，即閉關療傷。就在靑松閉關後不久，警鐘長鳴，竟然有人闖山。赤松聞警，首先率衆下山攔截，於解劍岩前與闖山者相遇，原來是無敵門的公孫弘與獨孤鳳兩人前來尋釁，由是即起衝突，雙方一經交手，赤松便感不支。此時，白石率衆趕到，質問對方，公孫弘聲言要武當派交出管中流，方肯罷休。管中流應聲而出，承認曾殺害無敵門十三舵的人。公孫弘要他自己了斷，管中流自不會答應，雙方即要動武，但爲白石所阻……

智挽滔天劫　勇救闖山人

「是要向武當派要人！」公孫弘一伸手。

「誰？」白石有些兒詫異。

「管中流！」

白石更詫異，管中流與六安七寶即時從一旁樹木叢中走出。「是誰要找我！」

公孫弘目光一轉。「果然就是你。」

獨孤鳳接道：「哦！你就是那個管中流了？」

「不錯。」管中流淡然一笑。「有何指教？」

「我問你，為什麼要殺我們無敵門十三舵的人？」

「這件事的始末，兩位應該淸楚。」

管中流冷冷的仰首向天。

獨孤鳳回望公孫弘。「師兄……」

管中流沉聲道：「我只是要你們無敵門十三舵的人血債血償。」

獨孤鳳冷「哼」一聲。「趕盡殺絕，你的手段亦未免太絕了。」

「除惡務盡！」

「這筆賬，無敵門一定要與你算淸楚。」公孫弘日月輪怒指管中流。

「一人做事一人當，你們少給武當派麻煩。」管中流冷傲之極。

公孫弘上下打量了管中流一眼。「好，看在你也是一條漢子，你自己了斷！」

管中流大笑。「憑你們，想動我？」

公孫弘獨孤鳳怒形於色。

管中流接道：「待我將你們都一齊抓起來，再找獨孤無敵問罪。」

「大胆！」獨孤鳳雙刀一分，一躍上前。

白石一伸手。「且慢！」轉向管中流。「閣下是武當派的貴客，現在仍然在武當山上，這件事應該由武當派解決！」

目光再轉向獨孤鳳公孫弘，白石面色語聲同時一沉：「兩位擅闖武當，可是欺負武當派沒有人。」

獨孤鳳一聲冷笑。「靑松重傷在家父手下，現在仍然未痊癒，武當派還有什麼人？」

「還有我們。」白石語聲更沉。

「你們？」公孫弘大笑：「誰將你們放在眼內？」

衆弟子勃然大怒，白石卻毫不動容，冷靜的回過頭來，吩咐：「設劍陣。」七個中年道士應聲掠出，分立七星方位。

公孫弘目光一掃：「七星劍陣，早就想領教了。」

「上次掌門師兄有令下來，是你走運。」赤松插口，老氣橫秋。

公孫弘在笑。

赤松笑接道：「你兩個闖得出這七星劍陣，人，交給你們。」

公孫弘目光一寒。「你作得了主？」

白石皺眉：「師叔……」

赤松一拍心胸。「七星劍陣，所向無敵，怕什麼？答應他們！」

公孫弘轉望向獨孤鳳，獨孤鳳冷冷的說道：「好，我們就闖武當派這個七星劍陣。」

赤松追問：「如果闖不過又怎樣？」

獨孤鳳一沉聲：「任憑處置。」

公孫弘壓低嗓子：「師妹，不能夠輕視他們。」

獨孤鳳面露不屑之色：「這七個道人有何了不起。」雙刀一分，疾劈了幾刀！

七個中年道士身形避走，「嗆啷」聲响，七劍出鞘。

寒光閃處，七劍已然將獨孤鳳公孫弘二人圍困在當中。

七劍那刹那彷彿化成千百劍，寒光閃鑠，奪人眼目。

公孫弘嘶聲暴喝，日月輪一轉，當先迎上去，「颼颼颼」一陣急响。

輪光如飛雪，與劍光交擊，「錚錚」聲不絕。

日月輪原是奇門兵器，封鎖刀劍，本來就易如反掌，可是這一陣交擊，卻一劍也沒有被輪齒鎖住。

七個道士輪流接下了公孫弘的雙輪疾擊，再接下獨孤鳳的雙刀。

刀輪一停下，七劍亦停下，到刀輪一動，七劍亦疾變。

獨孤鳳公孫弘刀輪齊展，連衝幾次，仍然困在劍網之中。

兩人的身形陡合，獨孤鳳奇怪問道：「怎會這樣的，眼前分明是一人，刹那卻有七支劍刺來。」

公孫弘忙道：「這個七星劍陣乃是武當派鎭山之寶，若是隨便就可以衝出，又怎會那麼有名。」

「我可不相信這個陣能够困得住我們，」獨孤鳳目光凌厲，「師兄，我們分前後奮力衝殺出去。」

公孫弘點頭。

兩人再相望一眼，身形霍地一齊展開，疾往前激殺。

日月輪滾轉，鴛鴦刀飛舞，「叮噹」聲暴响！

光影閃動，無數道閃動的銀綫交織在一起，突然一散。

公孫弘獨孤鳳竟然被迫回原位，七個道士身形迅速一轉，齊齊誦一聲：「無量壽佛，善哉！」

獨孤鳳悶哼，公孫弘面色鐵靑。

七個中年道士，身形再展開，七劍作龍吟。

劍氣蕭索。

×　×　×

密室中，爐烟氤氳，氣氛却是異常靜寂。

九轉金丹的藥力已化開，靑松盤膝雲床之上，亦已入定。

無論密室外發生了什麼事情，現在他都已不知道的了。

事實現在除非是有人破門而入，直接威脅到他的生命安全，否則他都絕不會有所反應的了。

密室的石門厚逾三尺，要在外將它弄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此他又怎會不放心。

七星劍陣

劍勢不絕，一道劍網被擊散，又一道劍網迅速的織成。

一道又一道劍網罩向公孫弘獨孤鳳。

兩人雖然立即就能够將劍網擊散，却不能够衝出七星劍陣。

衆武當弟子已先後趕到來，在陣外觀

看，一個個全都緊張得很。

蒼松是最緊張的一個，來回逡巡，看見一道道劍網迅速被破去，也有些心驚肉跳。

看見倫婉兒在那邊，他心念一動，忙放步走過去。「婉兒——」

倫婉兒奇怪問道：「什麼事？」

「無敵門這兩個人看來眞不簡單，再下去，只怕不難被他們闖出七星陣來。」

「赤松師叔說不會。」

「他懂得什麼。」蒼松放輕了聲音，「我看你不如去找你師父來一看。」

「這……」倫婉兒猶疑。

「最低限度你也將這裏的情形跟他說一聲，看他又有何良策。」

「也好。」倫婉兒想想，終於擧步。

× × ×

燕冲天却是一些也不着緊。

待倫婉兒說完了，他才開口道：「你放心，七星劍陣七七四十九式，前二十八式其實只是耗敵氣力，後二十一式才是眞正的殺着。」

倫婉兒道：「可是現在……」

「他們絕對闖不出來的，」燕冲天說得很肯定，「當年獨孤無敵的師父夏侯天被困陣中三日，才免强闖出，來人只是獨孤無敵的兩個弟子，憑什麼闖得出來。」

倫婉兒尚在懷疑，燕冲天已不悅道：「連師父的話，你也不相信。」

「不敢——」倫婉兒也不敢多說。

「好像這些小事情，那用得着，這樣子大驚小怪，」燕冲天揮一揮手。「你還是出去，瞧熱鬧好了。」

倫婉兒只有點頭。

× × ×

七星劍陣，這時候的確熱鬧得很，獨孤鳳公孫弘連衝數十次，結果仍然被困在劍陣之內。

兩人終於停下來。

公孫弘到底有些江湖經驗，道：「師妹，看情形他們是要消耗我們的氣力。」

獨孤鳳不作聲。

「我們還是暫時停下來，看清楚其中變化，再看如何衝出去。」

獨孤鳳無言頷首。

七個道士的攻勢亦停下，按劍各守方位。

× × ×

夜漸深，武當弟子燃起了無數燈火。

獨孤鳳公孫弘仍然被困在七星劍陣中，他們由靜而動，由動而靜，先後已經七次。

可是他們始終都看不透七星劍陣的變化，始終都衝不出去。

公孫弘一身衣服汗水濕透，在陣中盤膝坐下，獨孤鳳背着他，坐在相反的方向，一頭秀髮亦有些零亂。

七個道士亦盤膝坐下，劍放在膝上，目光却盯着獨孤鳳公孫弘二人。

風在吹，火光在搖曳，九個人却一動也都不一動。

× × ×

火光照不到半山上的樹叢，從那裏居高臨下，却清楚地可以看到七星劍陣的情形。

枝葉分處，一個人探頭出來，竟然是武當派的掌門人青松。

青松雙眉深鎖，若有所思。

他絕對可以堂堂正正的站在劍陣外指揮七星道士攻擊，可是他現在却躲在這樹木叢中偸窺。

這到底又爲了什麼？

× × ×

獨孤鳳到底又忍不住站起身來，眉宇間仍然透着傲意。

公孫弘急忙亦站起身子。「師妹。」

「師兄，我就不相信，破不了這個七星劍陣！」

「還是不要白費氣力了，這個七星劍陣變化多端，我們根本看不透。」

「那你的意思——」

「別管破陣了，還是看如何闖出這個七星劍陣，暫離武當。」

「也好。」獨孤鳳終於同意，雙刀一展。

七道劍光同時一閃，七個道士已經站立起來，畜勢待發。

獨孤鳳公孫弘齊喝一聲，一齊前闖，但三步搶出，立即倒退，反向後突圍。

那七個道士視如不見，劍一動，立即就貫成了一氣，七道劍光颼颼的刺射向前去。

獨孤鳳冷不提防，小腿已吃了一劍，怒極再闖，雙刀飛舞。

公孫弘日月輪急搶在前面。

錚錚金鐵交擊聲之中，兩人又被截下來。

獨孤鳳大感氣餒，公孫弘濃眉緊皺，雙輪一挫，護住獨孤鳳退下，沉聲道：「師妹，我們不能再浪費氣力的了。」

獨孤鳳悶哼。

「再這樣下去的話，只怕我們挨不到天亮。」

「天亮又怎樣？」

公孫弘苦笑，劍陣外赤松即時冷嘲：「公孫堂主，怎麼不攻了？」

公孫弘怒瞪着赤松。

赤松接又問：「獨孤小姐，怎麼還不趕快破我們的七星劍陣？」

獨孤鳳只恨得咬牙切齒，却又無可奈何。

赤松自顧道：「你們兩個作惡多端，七星劍陣就是你們的葬身之所。」

蒼松接上口。「不過兩位請放心上路，武當弟子一定會超度你們。」

衆弟子十九笑了起來。

獨孤鳳目光一掃，冷冷的應道：「你們也不用得意，今夜我獨孤鳳就是死在七星劍陣中，只要我爹帶人殺上來，你們也未必活得下去。」

赤松蒼松當場呆住，衆弟子亦仿如被當頭澆了一杓冷水，全都靜寂下來。

蒼松低聲道：「這兩個，一個是無敵首徒，一個是無敵獨生女兒，若是都死在這裏，無敵的確絕不會罷休。」

赤松青着臉，道：「說不定不等兩年立即就殺上來，那可就慘了。」

蒼松道：「那就叫他們快住手。」

赤松苦笑。「你忘了這個劍陣一過七式，便是不可收拾，見死方休。」

蒼松怔住：「這個……必死無疑。」

「你是說他們？」

「說我們，」蒼松苦着臉。

× × ×

「無敵門那兩個人若是死在七星陣中，你以爲會有什麼結果？」

問這句話的却是那個黑衣人。

在他的面前站着雲飛揚，汗流披面，方練完武功。

周圍靜寂，半山的火光絕對照不到這裏，聲音也絕對傳不到這裏。

相距實在太遠了。

雲飛揚很奇怪黑衣人突然這樣問，仍應道：「武當派無敵門世代成仇，那一方死幾個人本來都沒有多大影响，不過，這兩個人的身份特殊，若是眞的死在武當派七星劍陣之中，獨孤無敵只怕不會輕易罷休。」

「不錯。」黑衣人冷冷的接道：「說不定獨孤無敵還會提前闖上武當山。」

雲飛揚道：「武當派好些弟子都是這樣想。」

「以目前武當派的力量，仍然不足够對付獨孤無敵，何況無敵門人多勢衆，若是殺到來，武當派難保就此覆亡。」

雲飛揚皺起眉頭。「可惜我的武功經驗都不足，又不能顯露出來。」

黑衣人只是看着雲飛揚。

「我到底都是在武當山長大，坐視不管，心裏總是不安樂，偏就是起不了作用來。」

「誰說的。」黑衣人語聲一沉。「飛揚，這其實就是你一顯身手，拯救武當的機會。」

「哦？」雲飛揚一面疑惑之色。

「只要你掌握機會，擊破七星劍陣，就可以將無敵門那兩個人救出來。」

「爲什麼我要救無敵門的人？」雲飛揚追問。

「要阻止事情變化下去，就只有這樣做。」

「不錯——」

「其次，也可以藉此機會一試你的武功！」

雲飛揚聽到這裏，立時興緻勃勃。「好，我去！」

「記着，以他們兩人的武功，到了第四十式『銀河飲恨』，就會被七劍分屍，所以你必須在這一式施展之前將他們救出來，而且要護送他們離開武當山。」

「這又是……」

「他們已負傷，難保有人乘此機會加害，對武當一樣不利。」

「這也是。」雲飛揚連連點頭。

「現在，我先教你如何破北斗七星劍陣。」

雲飛揚有些疑惑的目注黑衣人，這師父武功知識的廣博，的確在他意料之外。

黑衣人若無其事，隨便拾來了七白二黑九塊石頭，以白布成北斗七星陣，將兩塊黑石圍於當中，一面道：「北斗七星陣又叫天罡劍陣，乃是以天上北斗七星方位排列，再配合陰陽變化而成。」

雲飛揚目光落在石上。

「這七星都有名字，由左邊起數，是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瑤光，一至四是斗魁，又叫璇璣，五至七是斗柄，或者叫做玉衡。」

雲飛揚聚精滙神，一些也不敢大意。

「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瑤光爲星，成斗狀排列，居陰佈陽，變成陣，就有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其中則首尾呼應，到最後一個變化，樞璇相合，天地交往，就是玉石俱焚，萬刦不復之勢。」

黑衣人一面說，一面將白石移動，從他的動作看來，對於北斗七星陣的變化簡直滾瓜爛熟。

峯迴路轉

曙色終現，鷄啼聲中，雲飛揚一身黑衣，正在用一條黑布將自己的臉龐裹起來，只露出一雙眼睛。

他忽從床下取出一劍，閃身到窗前。

窗外無人，他傾耳再聽一會，越窗而出。

× × ×

天地逐漸光亮，火把雖然未熄滅，已變得淡。

沒有人理會那些火把，目光全都集中在七星劍陣。

獨孤鳳公孫弘仍然在劍陣中，兩人都顯得很疲倦，那七個道士也一樣。

七個道士已負傷，只是公孫弘獨孤鳳比他們傷得更重。

若單打獨鬥，七個道士沒有一個是他們的對手，甚至圍攻而只要沒有擺成七星劍陣，也一樣不是！

但一成七星劍陣，七個道士的功力便能够聚合起來，公孫弘獨孤鳳當然就抵擋不住。

他們也看不透劍勢的變化，到現在仍然衝不出來。

七星劍陣的攻勢却是越來越凌厲。

× × ×

旭日東升，陽光從山缺那邊射過來，七個道士迅速變換方位，走馬燈般轉動。

陽光射落在劍鋒上，劍光絢爛奪目。

獨孤鳳公孫弘只覺眼前人影劍芒飛閃，已分辨不出七個道士的方位。

也就在這個時候，數丈外一簇枝葉陡分，出現了黑衣幪面的雲飛揚。

外露的那一雙眼睛已充份表現出他內心的緊張。

他胸膛起伏，握劍的手背青筋蚓突。

劍陣外白石也顯得很緊張，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突呼道：「銀河飲恨！」

七個道士應聲身形一頓，七劍一引，幻起七道奪目的光華，一道道飛射前去。

公孫弘一聲「小心」，日月輪一分，擋在獨孤鳳身前。

雲飛揚應聲拔劍，弓身便欲撲出去，也就在這剎那，霹靂一聲，暴喝突然劃空傳來。

「住手！」

雲飛揚立時如遭雷殛怔住在當塲。

七個道士亦怔住，劍光飛散，公孫弘獨孤鳳不由的相望一眼，一面的盡是詫異之色。

其他人也不例外，一齊循聲望過去。

青松就立在那邊的絕壁上，風吹衣袂飄飛，人像要隨風飄去。

他隨即大喝道：「撤劍陣，放來人下

山！」

眾人齊皆傻了臉。

雲飛揚幾乎忍不住叫出來。

蒼松那邊一把抓住自己的鬢髻。「放他們下山？」

赤松却振吭叫起來，一放虎歸山，後患無窮。」

絕壁上青松面寒如水，一拂袖，飛仙般的消失。

獨孤鳳公孫弘不敢怠慢，立即趁這個機會掠出七星劍陣，那七個道士只有乾瞪着眼睛。

公孫弘護着獨孤鳳，一面催促：「快走！」

在劍陣外那些武當弟子雖然千萬個不願意，亦只有讓路。

赤松蒼松，只氣得沒有吐血，赤松一頓足，大聲道：「我們一齊上山去問個明白！」

話聲一落，腳步立展，羣情洶湧，紛紛舉步，追了上去。

× × ×

鐘聲迴盪。

大殿內一片靜寂，除了鐘聲外，聽不到其他的聲響。

所有武當弟子都集中在殿堂內，目光都集中在上座的青松身上。

青松盤膝蒲團，眼蓋低垂。

也不知過了多久，青松才張開眼睛，赤松再也按不住，忿忿地問道：「掌門師兄，無敵門那兩個人眼看死定的了，怎麼你反而要撤劍陣，讓他們離開？」

蒼松接上口：「這樣做，傳出去，江湖上的朋友一定會說我們武當派胆小怕事，以後就算無敵門的人不來，其他門派的人只怕亦會上武當山生事。」

赤松隨又道：「這一次師兄如果沒有一個完滿的理由解釋，只怕難以服眾。」

「不錯！」蒼松一面嘲弄之色。

青松目光如閃電，落在赤松蒼松的面上。「這一次，我們並沒有弟子死亡，教訓他們一頓就算了。」

赤松悶哼。「要來就來，要走就走，以後還有人尊重我們武當派？」

「別人尊重我們武當派，並不是完全因為我們的武功，還因為我們能夠以德服敵。」

蒼松冷笑道：「我就以為這是示敵以弱。」

赤松點點頭。「師兄，自從你掌門以來，我們武當派眞是一天比一天衰弱。」

「以兩位師弟的意思，此次應該怎樣呢？」

青松顯得異常的冷靜。

「乾脆將那兩個無敵門的人擊殺劍陣內。」

赤松這句話出口，蒼松立即表示贊成。「應該如此！」

青松接問：「六絕弟子武功未練好，無敵若是因此傾巢來犯，兩位師弟又以為我們應該怎樣去對付？」

赤松蒼松一呆。

「小不忍則亂大謀。」青松歎了一口氣，目光一掃，忽然問：「管中流又那裏去了？」

傅玉書應聲：「師父，是不是要找他來一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青松點頭，堂中姚峯立即道：「不用找了，方才我看見他帶着兩個童子匆匆下山……」

蒼松哼一聲：「不告而別，這個人好沒規矩。」

赤松心頭陡然一動，低聲道：「你說他會不會去追那兩個無敵門的人？」

蒼松目光一亮。「極有可能。」

「他們兩個被困在陣中那麼久，又身負重傷，一定不是姓管的對手。」

「不錯。」蒼松的語聲更低沉。「青松一定看準了這一點。」

「嗯，好一個一石二鳥之計。」

「這個老狐狸，莫說不厲害。」蒼松瞟着上座的青松，手掩着半邊嘴，只防聲音外洩，傳入青松耳中。

青松並沒有理會他們，只是淡淡的笑了笑！

× × ×

風吹急，兩匹健馬緩緩走在小路上，獨孤鳳免強支持，已無力將馬快放。

公孫弘策馬緊跟在獨孤鳳，不住仍回頭張望。

沒有人隨後追來。

走出了小路，獨孤鳳呼了一口氣，挺起腰，咬牙切齒的道：「始終有一天，我要血洗武當山。」

公孫弘催騎上前。「這個仇當然要報，下一次再上武當，就見一個殺一個，一把火將武當山燒為平地。」

獨孤鳳悶哼一聲，回顧一眼。「怎麼一路上，都不見我們的人接應？」

公孫弘苦笑，「你忘了叫他們江邊等候？」

獨孤鳳又是悶哼一聲。

× × ×

轉過了山坡，遠遠已可以看見江水滔滔，一艘三桅大船泊在江邊的樹下。

公孫弘催騎越前，向那邊奔去。

他認出那是無敵門的船，却奇怪怎麼沒有人守望，沒有人迎上前來。

馬奔到江邊，公孫弘目光及處，不由得目定口呆。

獨孤鳳策馬追上前來，一面咒罵道：「他們要死了，一個守望的人也沒有。」

公孫弘面寒如水，忽然戟指道：「師妹，你看。」

獨孤鳳已看到，一個無敵門的弟子倒吊在船桅上，迎風不住地擺動，不時撞上了船桅，發出一下下拍拍聲響。

公孫弘隨即滾鞍下馬，奔過去。

一塊跳板由船舷伸至岸邊石上，跳板上倒着幾具屍體，仍然在滴血。

跳板下的水面已經被染紅。

船舷上亦掛着好幾具屍體，那絕無疑問，都是無敵門的弟子。

公孫弘心情激動，奔上跳板，也就在這個時候，「丁冬」一下琴聲突然劃空傳過來。

琴聲來自岸邊的小樹林，樹林前面却一個人也都沒有。

公孫弘急退至獨孤鳳身旁。

「是誰殺我們無敵門的弟子。」獨孤鳳喝問。

沒有人回答，琴聲不絕，充滿殺伐意味。

獨孤鳳冷冷的躍下馬，拔出鴛鴦雙刀，公孫弘一聲：「小心！」擋住獨孤鳳身前。

琴聲越來越急激！

獨孤鳳怒喝：「滾出來！」

琴聲急拔，陡停，兩個童子，一捧劍，一捧琴，從林中轉出來。

那是七寶，六安，管中流接現身，背負雙手，仰眼天望，既高傲，又瀟洒。

「是你！」公孫弘面色驟變。

「不錯！」管中流眼仍天望。

「我早就想到一定是你。」公孫弘握着日月輪的雙手一緊。

「兩位不是找我算帳，現在已遠離武當，大可以在此算清楚了。」

獨孤鳳冷笑。「乘人之危，這就是所謂名門弟子。」

「對你們這些邪魔外道，又何須談什麼武林規矩？」管中流目光落在獨孤鳳面上。

「說得好聽。」

「怎樣也好。」管中流一頓。「今天我是絕不會放過你的了。」

獨孤鳳一振雙刀。「管中流，莫以為我們負傷，就可以佔便宜。」

「你們可以兩個人一齊上。」管中流一伸手。「劍！」

七寶將劍獻上。

獨孤鳳冷哼一聲：「殺你我一個已經足够。」

她身形方動，公孫弘已搶在她前面，飛身掠前去。

管中流一聲冷笑，一縱身，有如飛馬騰空，再一翻，落在公孫弘面前！

公孫弘日月輪一撞，「鏗」一聲，一齊切向管中流的要害！

管中流長劍左挑右抹，喝叱聲中，一連十九劍，將公孫弘逼退了十步。「還是一起上的好！」

獨孤鳳怒喝搶前，鴛鴦刀齊出，公孫弘只恐獨孤鳳有失，日月輪瘋狂向管中流攻過去。

他們若是沒有受傷，合兩人之力，絕對可以擊敗管中流，但現在，受傷已不輕，再加上被困七星劍陣一晝夜苦戰，實在已接近筋疲力竭。

所以管中流以一敵二，仍綽有餘裕。

他一劍飛舞，身形如穿花蝴蝶，左拒右擋，仍能够反擊！

百招未過，他已將獨孤鳳二人迫得只有招架餘地，劍勢再一轉，化「夕陽斜照」，一劍斜刺向獨孤鳳的脅下。

這一招謝平也招架不住，獨孤鳳現在這種情況下更就招架不了。

公孫弘一眼瞥見，奮不顧身，急迎上前去！

「哧」一聲，劍尖直刺入公孫弘右肩三寸，公孫弘悶哼一聲，右手日月輪嗆啷的墮地。

他左手日月輪立即反削向管中流，却隨便一劍，管中流便已將之震開，左掌接一穿，擊到公孫弘胸膛之上，只震得公孫弘口吐鮮血，連退出半丈！

劍勢接一引，刺向獨孤鳳咽喉。

獨孤鳳鴛鴦刀左七右八，連劈十二刀，仍然不能够將劍勢封開。

劍有如飛虹，直刺向咽喉要害！

公孫弘搶救已來不及，獨孤鳳亦封擋不開，千鈞一髮！

「颼」一劍突然旁來，不偏不倚將管中流那劍接下，「叮」的再封住外門！

管中流一驚回頭，就看見一個黑衣幪面人，他見過雲飛揚，却怎也想不到這個黑衣幪面人就是雲飛揚。

雲飛揚只露出一雙眼睛，那雙眼睛中充滿了一種難以形容的狂熱，緊盯着管中流。

管中流勃然大怒，上下打量了雲飛揚一眼。「你是什麼人？」

雲飛揚幾乎忍不住說出自己姓名來，但結果還是沒有作聲！

管中流暴喝：「說！」

雲飛揚沉着聲音。「無名小卒，說你也不知。」

「藏頭縮尾，看你也不會是什麼好東西。」

「最低限度我不會乘人之危。」

管中流更怒，劍出如閃電，疾向雲飛揚攻去，雲飛揚見一劍破一劍！

獨孤鳳公孫弘看在眼內，驚訝之極，他們實在想不到，竟然會有人及時到來搶救。

「那可是我們的人？」獨孤鳳低聲問公孫弘。

「不像。」公孫弘亦是大惑不解。「再說，若是我們的人，他也用不着幪上臉龐。」

「嗯。」獨孤鳳黛眉輕蹙。「那是什麼人？」

「不是我們認識的，就是管中流認識的，所以他才要將臉龐幪上，恐怕被認出來。」

「可是，為什麼要救我們？」獨孤鳳想不透。

公孫弘同樣不知道，搖頭苦笑。

說話間，雲飛揚管中流二人已對拆了二百招過外，雲飛揚最初還有些扎手扎脚，現在已能够充份的發揮出來。

他越戰也就越興奮，出手也就越快，接連三百六十劍，竟然將管中流迫入江邊樹林中。

管中流怒極反笑，喝叱聲中，落日劍法施展至極限，「夕陽斜照」急刺雲飛揚脅下！

雲飛揚劍一轉，竟然是「天龍斜甲」之勢，接着變「朝陽式」上擊管中流將台穴！

管中流看在眼內，面色大變，手中劍下意識，變「金烏西墮」。

雲飛揚接踏辰位，劍竟然刺管中流期門，曲池穴！

管中流怪叫一聲，身形拔起，劍已經脫手，他眼急手快，腳一挑左掌立即將那支劍接下來，反削向雲飛揚的面門！

裂帛一聲，雲飛揚幪面的黑布立即被挑飛，左邊面頰上亦被削出了一道血痕。

他的劍勢並未絕，那剎那已抵住管中流的咽喉之上！

管中流所有的動作立即停頓，面色慘變，盯着雲飛揚。「原來是你。」

（未完）



新派武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有一人潛水爬上朱翠的船艙，被朱翠發覺，即對朱翠施放毒氣，朱翠隨即閉氣，同時雙掌推出，將來人打落江中。新鳳聞聲走入艙來，即中毒倒地，隨後史銀周趕到，正想入艙，被朱翠出掌震退，即抱新鳳走入另一艙內，連點了新鳳幾處穴道，以防毒氣攻心。史銀周跟入，朱翠着他照顧新鳳，即再往前艙，想驅散餘毒，點燈一照，竟發現桌上寫有留字，告知此毒乃「九品紅」，爲世間至毒。此時艙內毒氣全消，顯然有人在暗中相助，將餘毒驅散，但此人是誰？……

患難成至交 彼此相扶持

——留話人並無絲毫誇大其詞，朱翠果然又犯上了個極大的疏忽，設非是暗中這個留話的異人，代朱翠作了必要的現場清毒工作，自己雖或將倖免，時間一久，毒息難免不會自關閉的門縫，傳播入內艙，那時，母親與幼弟的生命，豈非大是可危？

這麼一想，朱翠由不住再次驚得怔住了。

桌上水寫的字跡，經過比較之下，正與她懷中所藏的，方才那張留書的絹字一模一樣，證明是一人所寫，那是毫無疑問的！

船泊江心，水面至寬，又有什麼人會來自岸上？

——朱翠自信她本人，一身內外輕功造詣，已是當世罕見，如果要她不借助任何浮物，僅憑踏波之功，想要橫渡遼闊十數丈的江面，她實在還沒有這個把握，當今武林她也實在一時想不出還有什麼人有如此功力？

那麼，剩下的這個問題是——

這個人是從那裏來的？

或許他原本就在這艘大船上吧？

其實朱翠早就懷疑住在邊艙的那個陌生人了，只不過自己還保持着一份自尊，不便無故登門拜訪，現在有了眼前這番變故，她便不能再保持緘默！

把大艙幾扇窗戶反鎖結實之後，她先走向「新鳳」臥身之處，察看了一下她的情形。

史銀周皺着眉頭道：「剛才她曾睜開了眼睛，雙眼血紅，卑職只當她醒轉過來，只是過了一會又閉上了，與她說話也無反應，現在又沉沉睡着了，看來她所中的毒還不輕呢！」

朱翠本想說出她所中的毒爲「九品紅」事，只是想到史銀周難免又是一番驚吓，是以話到唇邊，又復吞住。

她與「新鳳」雖然誼屬主婢，只是這個丫環却是她自小親自挑選來服侍自己的，愛她的伶俐機智，朱翠倒死心塌地的傳授了她不少功夫，幾年的深閨相處，很爲她解除了一些寂寞，也爲她辦了些江湖上的瑣碎事情，名爲主婢，其實論及私誼却是大有過之，現在眼看着她在痛苦中的掙扎生死尚還不知，朱翠心裏的傷感，自是可想而知！

史銀周道：「她的傷勢可要緊麼？」

朱翠微微點了一下頭，眼睛裏一剎間聚滿了淚水——

「記住，千萬不要給她喝水！」她關照史銀周道：「我所知道的僅此而已，是活是死，也只有看她的命了！」

史銀周面上也不禁浮起了一些戚容！

朱翠沉寂了一下，臉上忽然閃出了一些希望：「現在我要去拜訪一位朋友，也許這位朋友或能有辦法救她一條命，一切只有看她的造化了！」

史銀周心裏一怔，正想詢問，朱翠已閃身步出！

× × ×

「無憂公主」朱翠一逕的來到艙面之上！

這時天將透曙，黎明之前反倒更形顯得黑暗！大船在浪潮裏不時的上下起伏着

，深深寒氣，透着幾許入秋的寒意！

馬裕、杜飛二侍衛各立一邊船舷，嚴密的向着江面上注視着，不給敵人於可乘之機！

一見朱翠現身而出，二侍衛立時垂手見禮！

走在馬裕身前，朱翠頷首微笑道：「辛苦你們了，可有什麼動靜？」

馬裕肅手道：「啓稟——小姐，一切平靜，看不見有什麼不對。」

朱翠眼波在大船上一轉——舵房裏雖點着燈，但是已經下錨了，船家等三人樂得趁機睡上一個好覺，隔着這麼遠，尚能聽見他們所發出的沉重鼾聲。

——另一側，那間邊艙，門窗緊閉，並不見絲毫燈光！

朱翠決計要去會見一下這個人，卻不願驚動任何外人。

「天快亮了，你和杜侍衛也該休息一會了！」朱翠關照馬裕道：「你們下去睡覺去吧！」

馬裕抱拳一禮，道：「卑職遵命——只是！」

朱翠道：「上面有我在，你們下去好了！」

馬裕等早已震於這位「無憂公主」的種種傳聞，敬之如神明，既然公主有令，自然無話可說！

二人相對打了個招呼，遵命退下！

頓時，艙面上再也不見閑人！

朱翠略微整理了一下儀容，一逕直向着那個被稱爲教書先生所居住的邊艙走過去——

她雖非有意放輕腳步，事實上却落步輕微，尤其在起伏波動的船身上，可以說毫無所覺——

然而，對於某些所謂的「敏銳」人士來說，情形可就另當別論了。

朱翠一邊前行，心裏正自盤算着如何驚動對方，才不謂之失禮的問題，這個問題却立刻爲之解決了——就在她前行到快要接近對方艙門前兩丈左右的距離，那間邊艙立刻現出了一片燈光！

朱翠頓時站住了腳步！

「夜深露重，公主何來如此雅興？小心受了風寒，還是下去休息吧！」

——話聲傳自艙內，聲音不大，却是每個字都聽進了朱翠耳內！

這句話也就證明了此人的身份！

朱翠一聽聲音，立時也就可以斷定出，對方是用「傳音入秘」的內家功力向自己發話——這麼做的目的，顯然是不預備驚動第三者！

「先生太客氣了，兩次相助，特來向閣下請教，面謝大恩！」朱翠同樣施展「傳音入秘」功力，幾句話一字不漏的回送到對方耳中！

話聲方落，只聽見「吱呀！」一聲，兩扇艙門無風自開——

透過敞開的門扉，對方艙房內一切擺設，包括主人——那個教書先生在內，一目了然！

一几、一燈、一椅，另有一張書案——案上置有文房四寶，那個人，披着一頭散髮，背案半倚而坐，拖着半截長軀，遠遠的向着自己這邊注視着！——長長的藍色緞質長衣，竟連他的一雙足踝也幾乎掩失了！

朱翠倒不曾想到對方如此乾脆，倒使她本來心存的一番顧慮，誠爲多餘了！

然而，這位雍容華貴的俏麗公主，自有她風華氣質——眼看着這番異於常人的情景，她却絲毫也不顯得意外慌張，唇角輕輕牽起一絲微笑。

對方雖然不曾再次發話，房門無風自開，自然旨在納客——這一點是無可疑！

朱翠輕輕說了聲：「多謝！」輕移蓮步，遂即直向對方室內行進去！

這番舉止，顯然不若表面上所看來的那般輕鬆！

雙方距離，原本是兩丈左右，容到接近於一丈左右時，朱翠立刻就感覺出有異一般的非常情形！

——一種無形的阻力，明顯的由對方敞開着的門扉傳出來，起先不過是微有所感，而每當朱翠再前進一步，這種無形的阻力，相對的也就益形加大！

如是，三數步之後，已是「舉步維艱」了！

朱翠免不了心中的驚訝——當然她解得到；對方的居心！

當今武林之中，她所知道的，並沒有幾個人，能够練有這等功力，「聚氣成罡」——那是極不同凡响的內家極上功力造詣，面前人霍然有此能力，這番「驚訝」，其實也未必，倒不如說「驚喜」來得恰當，驚喜的是，朱翠果然沒有看錯了這個人！——

患難之中，能够接識到如此一個能人異士，自然是可喜之事！

朱翠一經證實到來自對方的這股無形阻力之後，立刻站定了腳步！

少停片刻，她才又繼續舉步，一步步向對方艙房步入！

不可置疑的，朱翠所遭遇到的阻力必然驚人，這一點只由她後甩的長髮；以及向後垂直立起不動的衣裙可以得到證明！

然而，朱翠依然不疾不徐的走完了這短短丈餘的距離！輕輕道了聲：「打攪！」她的一隻腳，已跨進了門扉，接着全身進入！

艙房裏顯然由於充滿了這種不可思議，過於强厲的氣機，所顯現於表面原本屬於「靜態」的現象，而都有了甚多偏差。

——譬彷說，那盞燈的燈燄，原本在紗罩裏，只是圓圓的一團，此刻却變得又細又長，高聳的火苗，甚至於已經超出了燈罩的表面，看過去長長細細的，就像是一根針那般的細，黃閃閃的懸在空中。

——書桌上的書本紙張，原本應該是平鋪在桌面上的，現在却都像是着了魔術似的紛紛直立了起來，薄薄的紙箋；以及硯邊狠毫，更不禁倒懸空中，滴溜溜的直打着轉兒！

朱翠已經進來了！

她面色看起來較先時顯得有些紅潤——除此之外，別無絲毫異態！

背倚長案坐着的主人，依然是動也不動的向她注視着——他的這種見客方式，的確是前所未聞，透着新鮮。

朱翠雖然進來了，實在難以壓制住內心的驚駭，正因爲她身懷絕技，才更能領

會到對方這番施展之傑出驚人！

四隻眼睛注視之下，朱翠更不禁心中怦然爲之一驚——爲對方目瞳之下紫黑色的瘀血所震！

也就在這一刹，充沛在艙房內的那種凌人；壓得人喘不過氣的氣機，忽然間爲之消失！

朱翠固然大見輕鬆，其它各樣異常的現象，也都一時還原如故！

輕輕攏了一下散亂的長髮，朱翠臉現微笑：「閣下莫非一直這樣待客麼？」

「問得好！」高傲的主人仍然不曾移動他的身子：「正因爲我生平鮮有客訪，所以才不知如何待客，公主海涵！」

在他說話之時，朱翠注意到對方那一口潔白整齊的牙齒——也就是這一點，使她打消了方才初初一見時，對他所生出的陰森恐懼之感！

「請恕我冒昧——我可以坐下來說話麼？」

「公主請坐！」

「謝謝你——」

三個字說得冷冰冰的，加上她半嗔半笑瞟向對方的那種眼神，顯示出公主的蘭心蕙質，只是這些似乎對於目前的主人，並不曾有一些兒體會！

「公主深夜造訪，想必然有非常之事了！」

「小婢新鳳爲對方毒氣所中，如今昏迷不醒——」朱翠注視着對方娓娓道：「先生既然知道對方所施展的毒氣本末，想來也應該知道救治之法了，特來請教！」

「哼——世上事豈能本此而論——公主高見，恕我難以苟同！」

雖然仔細的在聆聽，也很難猜出對方的眞實口音！

朱翠眉頭微微一顰：「這麼說先生是不知道如何解救了？」

「我也沒有這麼說！」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朱翠微微含着笑道：「先生豈能見死不救？」

主人霎了一下眼睛道：「妳很聰明，公主——在我此行之前，巳久仰無憂公主的大名，人皆說，公主冰雪聰明，武技超羣——」

朱翠道：「但是今天一見，你會覺得也不過如此而已！」

「不！」自稱爲「水先生」的這個人緩緩的道：「論武技妳比我想像的更高的多！」

「論聰明呢？」

「智慧極高，只是對敵經驗，却有嫌不足！」

「哼！」朱翠情不自禁的挑了一下細細蛾眉，却微微一笑道：「你太過獎了，還沒請教你貴姓，我聽說船上人稱呼你爲水先生，我想這也許並不是妳的本姓吧！那麼我應該稱呼你是——？」

「水先生！」

「好吧，水先生就水先生吧！」朱翠道：「關於小婢新鳳的……？」

「她現在仍在昏迷之中？」

朱翠點點頭。

「公主可曾暫時點了她的穴道？閉住了她的穴路，以免毒氣攻心？」

「我已經這麼做了！」

「這就對了！」水先生緩緩的道：「九品紅爲人間至毒，常人吸上一口，當時七孔流血而亡，即是有普通武功之人，也很難保住性命——」

朱翠一驚道：「你的意思是……？」

水先生搖搖頭：「我的話還沒有說完——這位姑娘既然在中毒之後，未曾立刻死亡，我想有兩個原因——」

朱翠看着他未發一言，心裏却巳經有了一個結論，倒要看他是否與自己持同一論調。

「第一，這位姑娘曾習過『固磐』的內家氣功，得有高人傳授，最少有三年以上的功力！」

「第二呢？」

「第二！」水先生吶吶道：「這一點對於這位姑娘來說，似乎不太可能，那就是她血液裏，本來就存有抗毒的因素，以前曾有過多次中毒不死的經驗，這一次才會當場不死！」

朱翠道：「果然高明，小婢隨我練有幾年功力，尤其是內家『固磐』氣功，只是……這些恐怕只能使她延緩死亡的時間，却並不能免於死亡吧！」

水先生點頭道：「不錯！不……她既然練有『固磐』的功力，公主又曾爲她封閉了穴道，巳有緩和之機，我可以保證救她活命就是了。」

朱翠喜道：「這麼說，我就承情更大了，有一句話，我想問一下水先生，却不知當是不當！」

水先生道：「洗耳恭聽！」

朱翠道：「你我素昧生平，也不曾聽家父說過，曾經結識過先生這麼一位朋友，爲什麼你平白無故的要幫助我們？」

水先生輕輕哼了一聲道：「武林中道義爲重，公主這麼說就錯了——再說，我也只是適逢其會——如果這件事一開始我就知道，也許公主家運尙還不至如此，令尊或可免掉眼前一步危運！」

朱翠慨然嘆了一聲：「有關我父親事，只怨我素日昧於無知，說一句不怕先生見笑的話，父親到底爲什麼與當今這些權臣結下了仇恨，我雖然是他的女兒，竟然是一點也不知道。」

水先生冷冷的道：「『伴君如伴虎』令尊雖貴爲親王，一旦權勢相衡，抑或無心開罪權小，受人離間，皆有生命之憂，何況當今皇帝，年輕無知，昏庸無度，試看他身邊那羣小人奸宦，如馬永成、劉瑾、谷大用、張永、高風之流，那一個不是奸狡勢利的小人，令尊此番落在他們手中，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朱翠被他這麼一提，觸及了父女之情，一時黯然無聲，垂下頭來。

良久，這個「諱莫如深」的水先生發出了冗長的一聲嘆息！「令尊最大的錯誤，是未能與『寧王』宸濠及時取得聯繫——據我所知，朱宸濠在南昌頗有謀反之意，他的勢力浩大，昏君也莫奈他何——」

——微微頓了一下，他才接下去道：「如果令尊能與朱宸濠取得聯繫，事先有所準備，也就不會上這一次的當，被騙入甕被擒了，他自己生死事小，只怕坐令朱壽這個昏君勢力增大，今後朱宸濠再想謀反，也就更加不易了！」

朱翠一驚，注視着他道：「我只以爲水先生你是一個江湖奇俠異士，却想不到你對當今天下事也如此關心，瞭如指掌，倒是眞正令我失敬了！」

水先生道：「五年前，也正當朱壽這個昏君登位之始，那時我本有除他之心，只是觀諸當時大勢，却又不能有所作爲，延後二年，『安化王』造反之時，我亦有意助他一臂之力，却沒想到安化王朱寘番，自不量力，兵力不足，不待我趕到，即爲所平！」

朱翠忍不住淌下了淚，緩緩的道：「你說的安化王也就是我的二伯父，他與我父親平日最是相知，兄弟感情也最好！」

水先生道：「既然如此，令尊就該早存戒心……唉……看來……這一切全係命定……」

朱翠冷笑道：「那也不一定，等我安頓好母親與弟弟之後，還有機會救父親出來，再圖大事也還不遲！」

水先生搖搖頭，未發一言！

朱翠吃驚道：「你的意思是——？」

「太晚了！」

昏黯的燈光之下，朱翠只覺得他的一雙瞳子，異常的明亮——

「這昏君氣數未盡，還有幾年逍遙，只苦了天下蒼生——至於令尊……公主妳是聰明人，也就不須我這外人再多說什麼了！」

朱翠呆了一呆，臉色一刹間，變得雪白——

其實父親的結局，她早巳不難測出，只是昧於「親情」，往往尙存希冀之圖，這時爲局外人冷靜的一點，頓時如「撥雲見日」，一切也正如「洞中觀火」般的清楚……想到父母深情，忍不住泫然淚下！

水先生冷靜的注視着她！

朱翠這一刹，竟然眞情流露，泣之成聲，等到她忽然覺出失態時，巳難掩狠藉之情！

「水先生請不要見笑，我是情不由巳……太……失常態了！」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况乎是父母之情！公主眼前不是傷心的時候……妳要爲大局着想！」

「你的意思是……？」

水先生慨然道：「曹羽既然巳親自出動，情勢危在旦夕，爲公主計，妳雖有一身傑出武技，只是所面臨者，皆爲久歷江湖，胸羅險惡的窮兇大惡之輩，只怕稍有不愼，即將置身『萬刦不復』之地！」

朱翠睜圓了眼睛，挑了一下細長的眉毛，可是緊接着，她却又似平靜了下來。

「那麼，水先生的意思……莫非父仇就不報了？」

水先生冷冷的道：「談到仇，普天之下又豈止是公主一個人與那昏君奸宦有仇，不過這件事却不必急於一時，眼前之計，公主應該先設法把母弟照顧妥當才是上策！」

朱翠緊緊的咬了一下牙，恨在心裏却沒有說什麼！

水先生道：「害令尊性命的如其說是那個昏君，倒不如說是奸宦劉瑾，如今這廝，權可通天，非但作了『司禮太監』，另外還提督十二團營，他的權力簡直比皇帝還大，如今天下當官的，那一個也得按月孝敬他的銀子！」

朱翠微微冷笑道：「這些我都知道，等到把母親與弟弟安排好以後，我自然會去找他的！」

水先生搖搖頭，冷冷的道：「眼前倒不是公主找他算賬的時候，而是他放不過你們——哼哼……據我所知，這廝對於公主全家，抱着斬草除根的念頭，內廠提督曹羽親自出馬，就是最好的證明！」

朱翠蛾眉一挑道：「這個姓曹的我早知道他，據說他有一身很不錯的功夫，可是？」

「豈止很不錯？」水先生吶吶的道：「請恕我說一句長他人志氣的話，當今武林，要想找出幾個勝過他的，只怕還不容易！」

朱翠不禁暗吃一驚，她雖久聞曹羽其名，知道他是劉瑾那個奸宦手下最厲害的一個人物，但是到底自己並沒有見過，現在出諸眼前這個「水先生」之口，可就大大意味着不同一般。

「水先生的意思……這個曹羽巳經躡上了我們？」

水先生看了她一眼，顯示了「那還用說！」的意思！

朱翠道：「水先生大概也知道，後面緊緊跟着我們的兩條大船了？」

水先生黯然的點了點頭道：「不錯，但是如果公主以此就斷定曹羽就在那兩條船上，那就錯了！」

朱翠被他猜中心事，却是不服的道：「難道曹羽不在那兩條船上？」

水先生臉上刻劃出兩道很深的笑紋：「對於這個姓曹的，我自信更比公主妳認識得清楚得多，世上幾乎無人不知狐狸狡猾，但是這個曹羽却遠比狐狸還要狡猾的多，如果我們認定他不在船上，也許他眞的就在船上，如果認爲他在船上，那麼他就一定不在船上……」

看了朱翠滿臉置疑的表情，水先生接下去道：「——只是有一點可以認定，他一定緊緊躡着這條船，是無可疑！」

朱翠道：「既然這樣，他爲什麼一直遲遲不肯出手？」

「他巳經下手了！」水先生冷聲道：「只可惜兩次手法都算不上高明而巳！」

朱翠嘆道：「說起這兩次，要不是水先生你仗義援手，後果眞不堪設想！」

水先生道：「事實也確是如此，公主對於這個人今後眞不可掉以輕心……曹老頭兩次派出的人都有去無回，他應該也知道公主的厲害——」

朱翠搖搖頭道：「其實厲害的不是我，應該是你！」

水先生微微搖頭道：「這一點正是我所要掩飾的，無論如何，不應該讓曹羽知道我在船上！」

「這又爲了什麼？」朱翠道：「難道你們曾經認識？」

水先生輕輕哼了一聲：「如果他還有記憶的話，他不應該會忘記我——」

微微頓了一下，他才又接下去道：「其實，在十年以前，我巳經照顧過他一次了！」

「結果……呢！」

「結果他還是活着！我也沒有死！」

——對於這件事，眼前這個水先生似乎並不打算深談，可是往事却已把他帶入憤怒之中，冷笑了一聲，他才又緩緩的接下去道：「自從那次以後，我一直在留意着他的踪跡——」

停了一會，他說：「當然，我知道，他也一直在留意着我！」

朱翠睜大了眼睛道：「這麼說，你們有仇？」

「也可以這麼說吧！」

「這一次你們總算見着了！」朱翠道：「說起來，我們正是同仇敵愾呢！」

水先生默默的閉上了眸子，輕輕嘆息道：「不錯——不過若非是遇見公主這件事，我還不打算與他見面，還不是我希望與他見面的時候！」

朱翠眨了一下眼睛：「爲什麼？」

「公主應該可看得出來！」水先生坐直的身子，緩緩向後倚下來：「我目前的情況並不很好——我的意思是我現在身上有病！」

說到「病」字時，他情不自禁的喘哮了一聲，接着道：「很重的病！」

「哦——？」

朱翠情不自禁的由位子上站起來！

水先生臉上浮現出一絲微笑，道：「當然，還不至於會死，否則，我也就不出來了！」

朱翠這才微微鬆了一口氣，坐下來道：「你得的是什麼病？」

水先生淒然一笑，搖搖頭，似有不堪細述的苦惱，只吶吶道：「眼前不是與公主細淡的時候，天已不早了，我想那位受傷中毒的姑娘，大概也該醒了。」

一面說時，他隨手由身上拿出了一個扁扁的紅木盒子，遂即遞與朱翠！

朱翠接過道：「這裏面是什麼？」

水先生道：「這是我留存多年的『化毒丹』，雖對於一般毒，都有奇效，只是用於『九品紅』，恐怕效力就要差上許多，不過，無論如何總能解除一半以上的毒性，那位姑娘既然已有『固磐』之功，復爲公主封閉了穴道，我相信這個藥就足以救她性命！」

朱翠聆聽之下，十分高興的道了謝。

她隨手打開了木匣，只是匣內共分有數十暗格，每個格內只容有一粒顏色碧綠的丹丸，不過只有十數粒而已，其它格子全都空着！

水先生說：「只用一丸，放在舌下，自會溶解流入腹內，再送些熱茶，就無妨了！」

朱翠道：「既然這樣，我只拿一粒也就够了！」

水先生道：「公主不必客氣，都留下吧，也許今後公主與對方還有很多接觸，難免還會遭到對方施毒暗算，這『化毒丹』，如能在發覺之始或事先含入口中，倒是十分具效的，公主還是留下以備萬一之用吧！」

朱翠妙目微轉，注視着對方：「可是你呢！你自己就不用了？」

水先生微微一笑：「我生平已次遭受毒性攻擊，血質裏早已凝有抗毒的因素，即使『九品紅』對我來說，也已司空見慣，所以我敢說，當今天下，再也沒有任何一類毒，能够對我構成傷害……」

朱翠情不自禁的又注視到他一雙眼胞下的暗紅，發覺到他漸漸加劇的喘哮——一時內心油然對他生出無限同情，雖然她有更多的關懷，更多的對他好奇，只是正如對方所說，眼前可不是深談的時候，只有把一份感激，更多的關懷深深藏之內心，留待異日了。

收起了藥匣，她站起來道：「我告辭了！」

水先生深邃的一雙眼睛，注視着她，只是微微點了一下頭，他本想起身相送，只是才站起了一半，却又不得不坐下來，似有不得不坐下來的苦衷。

朱翠一怔：「你怎麼了？」

搖搖頭，含着微微的苦笑，水先生吶吶的道：「這是我目前的隱秘，想不到還是被妳看出來了！」

朱翠皺了一下眉：「很要緊麼？」

水先生輕輕顰着眉，想是這種病早已就開始折磨他了，以至於當痛苦來襲時，他都習慣的皺起了眉頭，而致於在他雙眉之間，留下了淺淺的一道痕路。

「沒有關係！」他凌人的目光遲緩投向對方的人：「公主，天不早……了，妳去吧！」

朱翠點點頭回身步出——

然而，當她幾乎已將要步出門外的一刹，却又轉回過來——一逕的來到了水先生身邊！後者頓時一驚——

「妳——？」

「放心！」無憂公主用微笑鬆弛對方的疑惑：「我只是放不下你——」

水先生冷漠的笑着：「我不要緊……妳應該回去救那個中毒的姑娘！」

「不錯！」朱翠眨動着她的一雙大眼睛：「可是，你也一樣須要救助！」

水先生倏地剔起了眉毛：「我不需要妳——不需要任何人……」

「是麼？」朱翠偏過頭來，似笑又嗔的斜視着他：「你未免太倔强了！」

水先生鼻子裏「哼！」了一聲，不由自主的閉上了眼睛，只是一刹間，他臉上已佈滿了汗珠，偉岸的身形，情不自禁的向前拘摟下來——

他似乎說話的力量都沒有了，只抬起手，免强的向外揮了一下。

「你甭不着趕我，在你痛苦沒有減輕以前，我是不會離開你的！」

「妳……？」水先生再次用凌厲的眼光看着她，頭上汗珠一粒粒滑落下來。

朱翠皺了一下眉，上前一步，走在他身邊！

水先生輕咳一聲，掙扎道：「走……走……」

朱翠抿嘴微微笑了一下，並沒有理睬他。

她由袖子裏抽出一條薄紗綉鳳的絲巾——小心的爲他揩着頭上的汗珠！

水先生身子顫抖了一下——

「公主……」他咬緊着牙道：「聽我說……你一定要離開……那位姑娘……」

「那位姑娘的情形，比你要輕的多！」朱翠繃着有弧度的咀角道：「她已被我點封了穴道，最起碼在一個時辰之內，是

不會惡化的！」

水先生苦笑了一下，沒有說話——事實上他確是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

「你只是想早一點把我支開罷了！」朱翠俏皮的打量着他：「這又幹嘛呢！即使你接受一些我的關懷與照顧，並無損你的自尊，是不是？」

「可是！我……」

「我明白你的想法！」

朱翠再一次爲他揩去了額頭的汗珠：「你的病勢看起來可眞不輕，你只是不願意讓我知道你的病情罷了！這又何苦？死要面子活受罪——」

水先生顯然一驚，他的眼神已經說明了，他方才的過低估計了對方——事實證明了這位公主，確實是遠比他所想的要聰明的多！

「而且！」朱翠和緩的聲音繼續說：「我更可以斷定出來，你得的並不是病……而是傷！」

水先生一雙深鬱的瞳子，頓時睜得極大。

朱翠微微一笑：「如果我猜的不錯，你一定是爲仇家——一個極厲害的人物所傷，身上受了很重的傷！」

「妳……妳怎麼……知道？」

朱翠先不回答他，繼續道：「也許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只是這些傷却一直纏着你，始終也沒有辦法能根治，可是？」

水先生面上浮現出一絲淒慘的笑，多半是被人猜中了心事，說中了自己的隱私，才會有這種表情。

朱翠同情的看着他，眸子裏只有欽敬而絕無嘲笑——

「如果我猜中了這一切……你的遭遇的確是深深令我同情——」

水先生再次現出了凌厲的眼光！

朱翠立刻搶先說：「我知道，你是一個厭惡被人憐惜的人，事實上我對你只有更崇高的敬意——現在，請你接受我爲你的一些服務吧！」

她說了這幾句話，不待對方答覆，甚至於連對方有什麼表情也不注意，遂即伸出雙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朱翠手法至爲輕巧，況乎有見於先，是以雙手搭下之處，却是不緩不急的已經拿住了對方穴道，現在即使水先生心有不依也無能爲力了，其實在如此痛楚的侵襲之下，水先生早已喪失了抗拒的能力——

以至於，他現在很輕易的就被朱翠抬了起來！

「他」的表情至爲尷尬，也許在他過去所經過的那些日子裏，還從來不曾有過一個人能够如此的接近過他，他也從來沒有想到過有一天，竟然會被人近乎遊戲的舉在手上——

這一切對他簡直太微妙了！

然而即使像他那般的倔强；却又怎能在面對着如此美麗，和藹如朱翠的面頰之前，有所發作？

在一度像是忿怒的表情之後，他終于平靜了下來！

這時，朱翠已把他偉岸的身子，平平的放在了榻上，然後轉身移過了燈。

水先生驀地探身坐起來。

朱翠却輕輕的又把他按下來——

「你請放心，我只是想用本門的『五行眞氣』，爲你推拿全身穴道一下，也許這麼做，對你的傷勢並沒有多大帮助，但是最起碼都可以解除一下你眼前的痛苦，對你是不會有害的——」

水先生臉上再次現出了汗珠——那種痛楚料必如刺心錐骨的一般，以至於他連說話的力量都沒有，全身上下像是一尾遭受「逆刮」魚鱗的魚，簌簌的顫抖不已！

朱翠見狀，更是由衷的同情——

她不再多說，也不再期待着對方的允許，遂即動手解開了對方身上那一襲像是整匹緞子的藍色長披！

披風解開來了，裏面是一襲白綢子長衫！

使朱翠感到驚訝的是，那件白綢子長衫居然已全爲汗水所濕透，簡直就像落入水池子一般的模樣——

朱翠輕輕嘆息一聲，遂即動手解開了他的長衫——這時她忽然覺得有些不便，心裏由不住通通跳動不已，臉上情不自禁的飛起了一片紅潮！

水先生似乎已不再抗拒了，只是睜着了一雙眼，直直的向她注視着。

朱翠紅着臉輕嘆一聲道：「我將先由你的前胸一雙『肩井穴』道開始，然後再經會『心坎』，使你元氣聚結——你可有什麼意見？」

對方表情木然，未置可否！

朱翠遂即將眞力聚結雙手，一面略似覥覥的道：「爲了使我本身的眞力不致擴散，我只好脫下你的上衣，我想你比我更明白這個道理……我這麼做如有失禮之處，你當然會諒解我的！」

說了這些話，她幾乎不能接觸對方瞪得又圓又大的一雙眼睛，遂即動手把對方身上長衣脫下來。

長衣之內另有汗褂——倒是名符其實的「汗褂」，因爲早已被汗水打濕了。

朱翠不再徵求他同意，遂即把汗褂也脫了下來！

燈下，她看見了他頗具男性誘惑的胴體，如果只由表面上看，絕難看出他身上結實的肌肉！

他膚色白皙，但絕非像他臉上所現出的那麼蒼白，其上已佈滿了汗珠，在那陣簌簌的顫抖裏，使人聯想到「死亡」——似乎一個將要死亡的人，最後就是像這樣掙扎等待着「死」的來臨！

朱翠小心的爲他揩乾了身上的汗——下意識裏只覺得對方還在看着自己。

「你可以閉上眼睛！」她吶吶說道：「這樣我會覺得比較自然些——」

頓了一下，她掠了掠由於緊張而散置在前額的一綹秀髮：「現在，我要動手了，如果你覺出那裏不對，只要哼一聲我就知道了！」

水先生仍然未置一詞，只是睜着那一雙大眼睛！

朱翠忽然覺得不大對勁，轉過臉來仔細打量着他——彷彿感受到他的眼睛有些怪——湊近過去仔細的瞧瞧，這才驚訝得怔住了。

原來他早已人事不省，昏死過去多時了。

朱翠一驚之下，搖撼着他，一連叫了

古今武俠叢書掌篇

江福

混沌書生

湘南江福，幼失怙恃，流落武林，傭於孔慶瑞家，貌黝黑，性忠實，每有患難事，身必先之，頗爲主人所器重，孔暇時，輒以古今忠臣烈士，爲之講解，福唯唯，傾聽無倦容，工作之餘，恒至花園中，以錢拋擲樹上爲戲，日不已，繼之以夜，初着樹錢墮，繼着樹錢立，後竟深入樹中，孔有時見而責之曰，爾以寶貴之光陰，不用之於正途，專以擲錢嬉戲，何不自愛乃爾？福曰，此技雖小，然可衞吾殘軀，兼可護吾主人，孔有友名慧僧，精拳術，見而謂之曰，此子性頗忠直，可敎以拳。乃將各項技擊，悉數授之，福惴惴焉恐技之不精，每於明月之夜，潛至園中，練習不輟，直至鷄鳴曉，始返室臥，如是者三年，技大進，會大試，與主人赴京應考，經徐州，遇盜十數人，執刃攔路，孔驚惶失措，福大怒，探囊出錢，或擲盜臂，或擲盜股，盜皆哀呼而遁，試畢，乘舟返，孰知淮北多水盜，性更兇悍，且均諳技擊，孔初不知，舟行數日，遇盜舟追蹤至，同舟皆大驚，福立船尾，見盜舟逼近，以錢射其篷絃，絃斷篷落，舟行遂遲，盜大怒，發鏢射福，福以錢禦之，錢鏢均落於水，後卒脫險，孔嘆曰，吾平日視汝以此爲戲嬉之事者，不圖竟賴吾之命也。

如是益器重，勸其出而爲國家用，則以不敏對，卒不去，後年七十餘，無疾而卒，孔題其墓碣曰，義士江福之墓。

幾聲，對方依然如故——

一陣辛酸，一顆仁愛俠心，她爲他落下了熱淚——

只可惜水先生昏迷中未能所見，否則必將感動不已——朱翠現在不再猶豫了。

她遂即展開手法，把自己勤習多年的內元眞力，借助一雙掌心，徐徐貫注入對方胴體之內，由前胸一雙「肩井穴」道開始，繼而「氣海」，以次一系列穴脈，最後歸入「心坎」穴路！

水先生身上已泛出了大片溫暖，那是因爲他本身的熱源，已爲朱翠功力所串聯引起！

朱翠長長吁了口氣，身上已見了汗——她終於達到了期望——在一陣目光眨動之後，水先生終於甦醒過來。

他發出了低微的呻吟之聲，微微閉上了眼睛！

朱翠欣慰的道：「你醒過來了？這樣就證明我的方法很管用，現在我要把你身子翻過來，從事你背後的按摩！」

一面說，她輕輕的把水先生身子翻轉過來！

忽然，她心裏怦然一跳！

——那是因爲她眼睛看見了什麼——一個梅花形狀的紫紅色痕跡印在他背後「志堂穴」上！

朱翠向那印記注視了一刻，已知道是怎麼回事了，輕輕的吁了口氣，吶吶說道：「好厲害的掌力！」

武林中對於厲害的掌力，有「一心、二點、三梅花」這樣的稱呼！

所謂「一心」乃是指出掌人以合攏的掌底，接觸到對方，留下的心形印記，「二點」乃是以中指中節接觸對方所留下的「點」痕，至於「三梅花」乃是以合攏的五指指尖部份；接觸對方所留下的五點梅花狀印記——

這「一心、二點、三梅花」，說來容易，其中任何一項，如果沒有三十年日夕浸淫的深湛內力；再配合本人過人的精力、掌力，萬難見功，因此一旦有此功力之後，定然會有「一掌見生死」之威！

當然，能够在這般掌力之下，還能不死的人，便如奇跡般的未之聞也！

朱翠終於明白了對方致傷的原因！可以想知，能够具有這種「梅花掌記」功力的人，當然必是一個十分厲害的角色了。

眼前却沒有時間讓她多想——

她遂即再次動手，由對方「關元穴」開始，一直到「尾椎穴」爲止，再一次的運功推按。

這一次足有半盞茶的時間，她才停住了動作！

水先生身上再次的豎滿了汗珠，在她最後停止住動作時，她才發覺到，敢情在自己力道導引之下，由水先生全身穴脈串通，他竟然睡着了。

一個像水先生這般具有如此不可思議功力的人，設非是到了極度疲態；不可抗拒的睡意侵襲之下，萬萬不會有此失常的情形！因爲任何可怕的事情，都可能在睡眠之中發生，尤其是一個身懷武功的人，更不應該有此疏忽！

朱翠輕輕的鬆了一口氣，把他身上的汗珠拭乾了。

她有生以來，還從不曾接觸過一個男人，像這樣子，尤其不可思議的是，對方不過是一面之交的陌生人！

——然而，這個陌生人却與她留下了這麼深刻的印象，如果拿來與她生命裏曾經相識過的另一個男人來比較，顯然是一番强烈不同的感受！

一剎間，她眼前浮現出那另一個人的影子……雖只是靈思的一現，却也使得她心血沸騰，方寸失措。

緊緊的咬着那一口的貝齒，用力的搖搖頭……讓情思、恨思，也像是春天裏的楊花一般的被風給搖散了，飄散了……

燈蕊在晶罩裏跳動着，不時發出「噗噗！」的聲音——朱翠才像是由沉思裏忽然醒轉過來！

她揭開了燈罩，小心的用一根晶瑩的指甲，把燈蕊挑起來，光度立刻轉亮一些，透過左手的玻璃燈罩，她窺見了自己的憔悴芳容——

秀髮散亂了！

花容疲倦了。

星眸黯然了！

她還是第一次發現自己這麼「憔悴」，心裏由不住怦然一驚——

也難怪，自從父親失勢被擒之後，這一連串的日子以來，除了傷心憂患以外，更無半點可資散心的喜悅，她忽然警惕到，自己已經有好幾天沒有睡過覺了。

看着面前人——水先生的甜蜜憩睡，一剎時却帶給她無限的睡意……

這一剎，她倒是由衷的羨慕起他來了——最起碼，他還可以拋開一切的痛苦與煩惱，把握住此一刻而沉頭大睡，而自己呢！

看着面前的水先生——那麼一條魁梧的伙子，彼此雖說是僅此一面之後，認識不深，然而她直覺的那麼肯定的，相信這個人，一定是個允文允武，重義任俠的好漢子——也正因她這麼的對他認定，才不惜以公主千金之尊，來爲他服務如斯！

緩緩由位子上站起來，拉過一張薄薄的被子爲他蓋好身上，再把那些爲汗水所濕透的衣服理成一團，自己帶回去了，叫人洗乾淨了再給他送過來。

「幹嘛的，我要這麼服侍他？」

答案却是矇矓的——

「他又爲什麼這麼待我們？——若不是他的一路相隨，拔刀相助，母親、弟弟，只怕都已遭了毒手了！」

「這樣的一個人，難道不值得我的關懷與爲他服務麼？」

這麼一想，她立時變得爽然了。

水先生一直持續着他均勻的呼息——他的沉睡如斯，使朱翠相信他缺覺的程度，較之自己更不知要超出多少……

想不到這間小小的睡艙，竟然會使她躭擱了這麼久，現在，她却必須要立刻離開了。

× × ×

輕輕拉開了風門，朱翠踱出艙外！

一陣大風，揚起了她散亂的長髮——

忽然間，她覺得自己清醒了不少。

大船底微微在動蕩着，過高的桅桿不時發出「吱吱呀呀」的聲音，月色如銀，映照着遠近水面，像是洒下了數不清的銀片那樣的閃爍、燦爛！

驀然，她發覺到左側方的一葉扁舟！

正所謂「野渡無人舟自橫」，那艘小舟確是橫泊江心，與自己大船的間隔，不過只有三四丈的距離！

這個距離之內，對於一個輕功見長的人，那是絲毫也構不上威脅的！

朱翠心裏一驚，信步前移——

她繞到了另一個角度。

終於發現出那艘小舟，並非眞個無人，事實上現在正有一個頭戴大笠的漁伕正在船尾伸竿夜釣。

朱翠注視了一刻，不見什麼動靜，遂即踱入艙房！

迎面看見「一掌飛星」史銀周，史氏正閉目倚艙養神，聽見聲音連忙站起來。

朱翠道：「新鳳情形怎麼樣？」

史銀周道：「還沒有醒，不過中間曾有兩次嘔吐，含糊着要水，卑職沒有敢給她，公主這半天到那去了？」

朱翠不便瞞他，却也不便詳告，只道：「我去察看了一下後面邊艙。」

史銀周一驚道：「公主可曾發現那個姓水的有什麼可疑麼？」

朱翠搖搖頭道：「那倒不會，我相信他是我們一邊的！」

史銀周「哦！」了一聲，微微點了點頭。

朱翠道：「外面有一艘釣魚的小船，我倒覺得很可疑，大叔去注意一下，我這就去看看新鳳去！」

史銀周忙即步出——朱翠却向艙內步入！

朱翠步入新鳳的艙房，覺得她脈搏宏大，心跳得很厲害，而且嘴唇乾裂，一切的現像都顯示她中毒甚深！

當下她不敢遲疑，一面取出方才水先生所贈送的「化毒丹」，小心的置於新鳳舌橋之下，然後再施展推拔之術，緩緩與她推拿身上穴路！

果然，沒有多久的工夫，新鳳遂即發出了呻吟聲，緊接着睜開了眼睛。

朱翠想不到水先生所贈送的化毒丹，居然如此靈驗，當時輕輕握住新鳳手腕，囑咐道：「妳已經不要緊了，但是現在還不宜說話，先好好睡一覺，休息一下，等一會我會叫人爲妳準備吃的東西，外面什麼事都不要妳來操心，妳知道嗎？」

新鳳見公主親自服侍自己，一時感動得熱淚盈眶，在枕上不時點頭，以示感激之意！

朱翠又交待安慰了她一些話，這才步入裏面艙房——

她實在感到有些倦了，可是外面的發展，却是一刻也不敢掉以輕心！

停船江心，只是一時的權衡，不能永遠擱置下去。

朱翠回到了自己艙房，顯然是因爲過於疲倦，她只覺得週身乏力，必須要休息一會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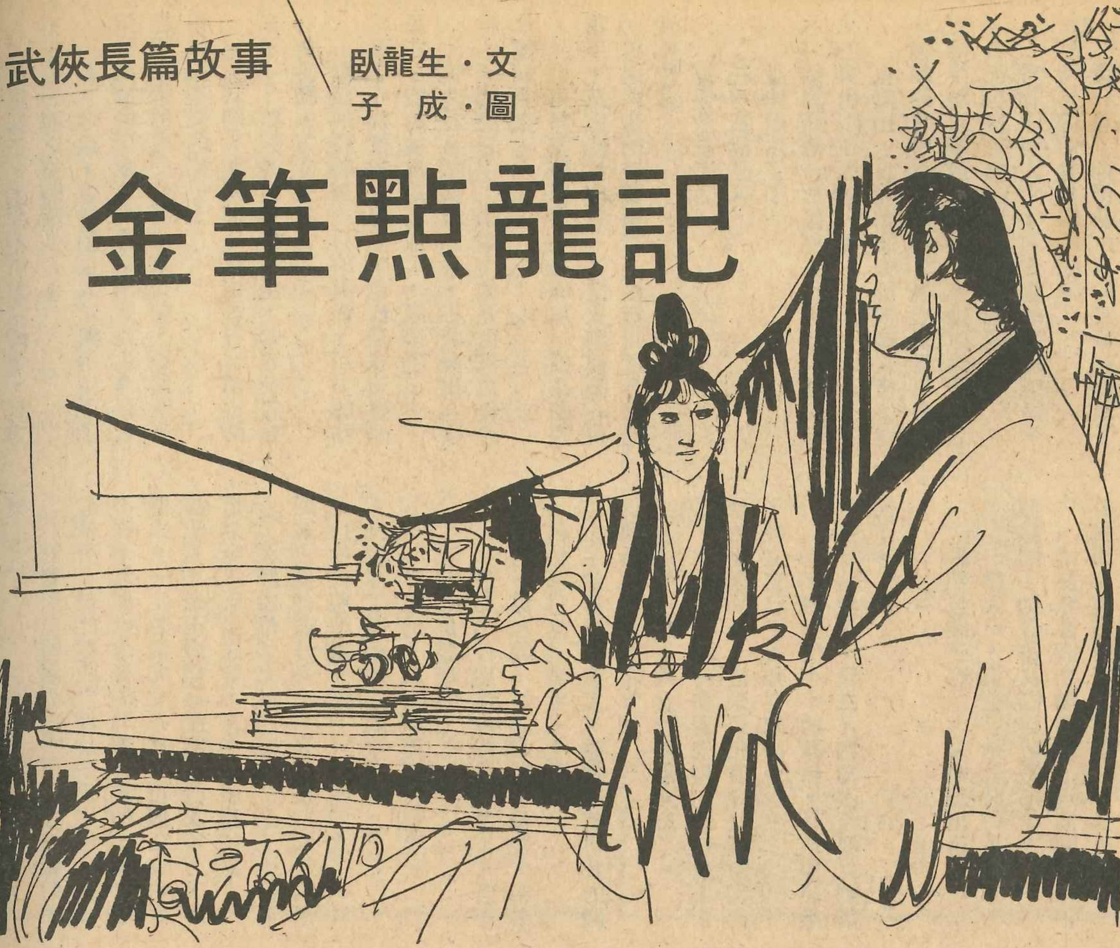
她所居住的這間艙房，是選擇靠外面的一間，有兩扇窗戶通向外面江水，她所以要居住這一間是因爲如有人從江上過來，欲圖不利於其家人，必須要經過這間房子，先要通過自己這一關——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秀凡與兩位新收的從僕——無名氏和石生山，在斷魂壘內接受灰衣女子的教導，學習天龍禪唱心法。繼後，灰衣女子便指點他們衝出去。當他們衝到壘門時，有三個黑衣瘋人向他們截擊誘但很快就被他們解決了。於是繼續前進，衝出壘門，豈料迎面來了四個人，攔住去路，無名氏一眼便認出這四人是飛輪四煞，正想問話，石生山已撲前向對方攻擊，俞秀凡立刻阻攔。繼而對四煞說明自己是水燕兒請來的貴賓，請四煞通報水燕兒，要進入造化城觀賞一番……

俠士豪懷壯　慷慨赴魔城

為首黑衣人哈哈一笑，道：「閣下，這件事，只怕你作不得主了。」

俞秀凡道：「為什麼？」

為首黑衣人道：「我錢大德在江湖上闖蕩也不少年，見識過不知多少少不更事的狂人，但狂到像閣下這等境界的人，却不多見。」

俞秀凡冷冷說道：「很不幸的是，這一次讓你遇到了。」

錢大德道：「遇上了又怎麼樣？你要見公主，那是你的想法，但公主願否見你，却要她來裁決了。」

俞秀凡道：「這不是你們飛輪四煞能夠作主的事，對吧？」

錢大德聽得一楞，道：「不錯，咱們作不了主。」

俞秀凡道：「你既然作不了主，為什麼不替我通報上去，別忘了我是貴賓身份，就算是水燕兒，對我的事，也未必能作得了主。」

錢大德道，「公主居處，離此甚遠，在下就算肯替你通報，也不是一時半刻，就能得到回音。」

俞秀凡道：「要好多時間，才有回音？」

錢大德道：「最快也要一個時辰——」

俞秀凡道：「慢呢？」

錢大德道：「那就很難說了，也許要一天半日時光。」

俞秀凡道：「這麼久時間，那就不用閣下通報了。」

錢大德道：「地獄無日月，等上十天半月，也是一樣。」

俞秀凡冷冷說道：「你錯了，在下不願等下去。」

錢大德道：「哼！不等下去，你準備怎麼辦？」

俞秀凡道：「咱們只好自己去找了。」

錢大德道：「原來如此。」

俞秀凡道：「四位可是有些不信麼？」

錢大德笑道：「信不信那是咱們自己的事，能不能過咱們四兄弟這一關，那是你們的事了。」

俞秀凡道：「那你小心了！」

突然，舉步行出，直對四人行去。

錢大德冷哼一聲，道：「好狂的口氣！」右手風輪一揮，橫裏直擊過去。

俞秀凡左掌拍出，迅如電火，擊向了錢大德的左肘，右手五指一伸，施出了擒拿手法。

巧妙的手法，準確的計算，錢大德握輪的右腕，就像是故意的，送入了俞秀凡的五指之

中。

俞秀凡發出的左掌，同時擊中了錢大德握輪的左肘，錢大德雙手二輪，還未發出，人已完全受制，左手的飛輪，在掌力撞擊下，脫手向後面飛去。

這一擊，快如閃電，只看得另外三個黑衣人呆在當地。

無名氏、石生山，也看的敬服不已。

兩人已知他武功高强，但却未料到他竟能有這樣的威力，眞是克敵於舉手投足之間。

俞秀凡右手五指加力一帶，錢大德全身的勁力頓失，身不由主的轉了一個方位，變成了面對三位盟弟。

無名氏、石生山分開行動，一左一右，護住了俞秀凡的兩側。

俞秀凡輕聲一笑，道：「錢大德，在下這雙手，比起水燕兒的一雙造化手如何？」

錢大德點點頭，道：「高明的很，在下遇上過不少武林高手，但像閣下這樣一招把在下制服的，確還未曾遇到過。」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在下這點武功，是否可以當得貴賓身份？」

錢大德道：「閣下武功之高，錢某生平僅見，被本門公主邀為貴賓，理所當然。」

俞秀凡一笑，鬆開了錢大德的手腕，道：「去吧！代我通報水燕兒，就說我要見她。」

錢大德活動了一下雙臂，道：「咱們可以把貴賓的話，一字不改的轉報公主，但公主願否接見，在下等實在不能作主。」

俞秀凡略一沉吟，道：「好吧！你們通知水燕兒時，再帶上一句話。」

錢大德道：「貴賓吩咐！」

俞秀凡道：「告訴她，就說兩個時辰之內，還無法得她回音時，在下就不再手下留情了，如是激起了我的怒火，我要毀去這座人間地獄。」

如是他未出手對付錢大德時，說出這幾句話，定會招來飛輪四煞一陣激笑。但此刻，飛輪四煞却是一語不發。

四人闖蕩江湖，身經百戰，從未遇到過一招被擒的事。照此推論，這人的武功，舉世少見，有此世間少見的武功，自然也可能有毀去這人間地獄的手段。這就使人不能不信他的話了。

錢大德心中念頭轉了幾轉，道：「好！咱們原話轉告。」

俞秀凡道：「兩個時辰夠不夠？」

錢大德道：「應該夠了。但在下唯一擔心的，是公主不在居處，再用飛鴿傳書，遍尋她的行蹤，那就不知道要多少時間了。」

俞秀凡點頭道：「看來，咱們只好賭賭運氣了。」

錢大德道：「諸位請在此地等候片刻，咱們這就替閣下轉告。」

俞秀凡道：「慢着！」

錢大德道：「閣下還有什麼吩咐？」

俞秀凡道：「傳訊的事，用不着四位都去吧？」

錢大德道：「一個人就可以了。」

俞秀凡道：「好！那就勞動你錢老大，派遣一人。」

錢大德道：「老四去！箭號、信鴿，一齊施放，把這位貴賓的話，全文轉告，不得遺漏一句。」

站在最右的一個黑衣人，欠身一禮，疾奔而去。

俞秀凡道：「這幾天來，咱們陷身斷魂壘中，一直未能好好的吃頓酒飯。」

錢大德接道：「這事容易，老三，去叫人整個一桌酒席送來。」

俞秀凡道：「可也是全人宴吧？」

錢大德道：「那是人間地獄中待客的佳餚，咱們兄弟不是地獄中人，沒有全人大宴敬客，只是一般的酒菜。」一面揮手催促另一個黑衣人去備酒菜。

俞秀凡道：「聽錢兄的口氣．這地方已是地獄邊緣了。」

錢大德沉吟一陣，道：「不錯。這是地獄邊緣，這地方叫作陰陽嶺。」

俞秀凡道：「看起來，造化門建築這一座人間地獄，規模也不算太龐大。」

錢大德道：「方圓數十里，鬼卒三千名，囚犯八百個，這規模也算是前所未有，江湖之最了。」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看來，錢兄是一位很合作的人。」

錢大德道：「閣下既是貴賓身份，又有罕見身手，已非錢某這種身份所能應付。而且，在下所言，也不算造化門中的機密大事。因為眞正的機密，咱們這點身份也無能參與。」

俞秀凡道：「想不到造化門這等陰森鬼域之中，還有你這樣的人物。」

錢大德笑一笑，道：「飛輪四煞，談不上是什麼好人。不過，咱們四兄弟，有自己的行事準則，恩怨分明，不打誑語，說一句是一句的。」

俞秀凡道：「人無全美，有上一兩點美德，就有可取之處了。」

錢大德笑一笑，道：「誇獎！誇獎！」

無名氏突然接口說道：「錢兄，福壽膏味道不錯，錢兄可曾試過？」

錢大德道：「這一點，兄弟慚愧，除了地獄中一部份鬼卒和囚犯之外，造化門中人，都未吸食。」

無名氏道：「錢兄，你看看兄弟是什麼身份？」

錢大德道：「在下聽得公主身側一位女婢說過，貴賓有兩位從僕，武功了得，想來就是兩位了。」

無名氏笑道：「從僕倒是不錯。不過，咱們不是原來那兩位了，咱們是俞公子在地獄中收服的從僕。」

錢大德道：「兩位不是原來跟着俞少俠的麼？」

無名氏道：「不錯。咱們是十方別院中人，恐怕也就是錢兄口中的囚犯了。」

錢大德道：「兩位是那一院中的人？」

無名氏道：「萬家別院。」

錢大德道：「哦！原來兩位是萬家別院中人。」

無名氏道：「咱們在萬家別院中，吸食了很久的福壽膏。」

錢大德道：「說起那福壽膏，眞是一件很奇妙的東西，這東西吃上癮的人，一天就不能離開，所以，任何人不管你是鐵打的金剛，銅鑄的羅漢，只要你吃了福壽膏，那就永遠被福壽膏所控制。」

無名氏道：「咱們兩個在萬家別院中，吸食了數年的福壽膏。」

錢大德道：「那兩位的毒癮很大了。」

無名氏道，「咱們吸食了很久，可惜的是這些福壽膏的力量還不够大，沒有法子使咱們上癮。」

錢大德吃了一驚。道：「什麼？兩位吃了福壽膏數年之久，竟然沒有上癮！」

無名氏笑一笑，道：「不錯。這福壽膏麼，實也算不得什麼厲害的毒物。」

錢大德道：「閣下這話當眞麼？」

無名氏道：「千眞萬確。如是錢兄有朋友中了福壽膏的毒，可以和兄弟研究、研究。」

錢大德道：「你是說，你有解除福壽膏毒癮的藥物？」

無名氏道：「單是藥物也不行，還要配合在下的一種方法。」

錢大德道：「閣下，能不能把你的方法告訴在下？」

無名氏道：「可以。錢兄是不是也有了毒癮？」

錢大德道：「咱們飛輪四煞，倒是沒有毒癮。不過，咱們有一位很好朋友，上了毒癮，如果閣下有法解救，咱們四兄弟感同身受。」

無名氏道：「錢兄，你有幾位朋友上了毒癮？」

錢大德道：「六、七位吧！他們身受毒害，痛苦萬狀；但卻無法解脫。」

無名氏道：「好吧！在下可以把方法傳授錢兄，再送你錢兄十粒藥物，可以解救十人，脫離福壽膏奇毒的控制。不過，除去這毒癮時十分辛苦，但如是毅力不够的人，戒除之後，再行染上，那就白費錢兄一番心機了。」

俞秀凡靜靜的聽着，未多加一句話，但他心中明白，這無名氏甘願沉淪在人間地獄之中，似乎不止在刺探這地獄中的消息了，而是研究解除這福壽膏的毒性。

這時，無名氏已開始傳授錢大德一種打坐之法。

那是和一般坐息完全不同的打坐，雙足架在兩臂之上，看上去那姿勢，就叫人感覺到十分難過。

錢大德學習的十分認眞，他問的也十分詳盡。

足足耗去了將近一頓飯工夫之久，兩人才站起身子。

這時，酒飯已經送到，俞秀凡暗中試過，確然無毒，才開始食用。

一餐飯匆匆用過，俞秀凡趁空兒低聲對無名氏道：「無名兄，那等奇異的打坐之法，眞能解除毒癮麼？」

無名氏微微一笑，道：「那是一種來自天竺的奇術，又叫瑜珈術，坐姿怪異，再加上內腑中激烈的運動，確能使一個人忘去痛苦。再以藥物助威，確可解除毒癮，但必需持之以恆，如是戒除之後，再行染上，那就很難再行戒除了。」

俞秀凡笑一笑，道：「閣下對醫道方面，很有成就吧！」

無名氏道：「略知一二。」

俞秀凡道：「萬家別院中，是否已留下了無名兄的解毒之法？」

無名氏歎口氣，道：「不容易。那地方，那環境，除非具有大智慧、大定力的人，很難戒除毒癮。」

俞秀凡道：「爲什麼？」

無名氏道：「一個人戒除毒癮之後，最大的一件麻煩事，就是他不能離開那地方，終日在烟霧之中薰陶，很快的又染上了毒癮。萬家別院中有十幾個人戒除了毒癮，但很不幸的是，他們重又愛上了福壽膏，而且毒癮重發之後，比過去更爲厲害。」

俞秀凡道：「因此，你就不敢把戒毒方法再傳別人了。」

無名氏點頭道：「不錯。在下就不敢傳授了。」

俞秀凡點點頭，道：「所以，你在這萬家別院中潛伏了很多年，一直沒有作爲。」

無名氏道：「因此，在下才答允追隨公子離此。」

俞秀凡道：「還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你既沒有毒癮，爲什麼帶了很多的福壽膏來。」

無名氏笑一笑，道：「我沒有能力改造這個環境。只好想法子抽出一部份福壽膏來，使他們減少一些存量，希望激起一些變化。」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原來如此。」

目光轉到了石生山的身上，接道，「石兄有癮麼？」

石生山搖搖頭，道，「沒有，在下也沒有上癮。不過，我這辦法只能自保，沒有助人的能力。」

俞秀凡道：「那就行了。你們在福壽膏的烟霧中，而沒有被福壽膏所困，那證明福壽膏並非有着絕對的力量。」

石生山道：「在下的辦法很笨，我把吸入口中的烟毒，全部逼在了口中，沒有吞入腹內，所以，我食了數年的福壽膏而沒有上癮。」

無名氏歎口氣，道：「石兄，天下大約不可能再有第二個人，有你這種毅力了。」

目光突然轉到了錢大德的身上，接道：「錢兄，你聽到咱們的談話了。」

錢大德搖頭道，「我什麼也沒有聽到。」

無名氏道：「對！咱們也沒有說什麼，所以，錢兄什麼也沒有聽到。」

錢大德道：「閣下只傳授了兄弟一個奇怪的打坐之法，兄弟記熟了，除此之外，兄弟什麼都不知道。」

無名氏微微一笑，道：「錢兄，這地方太黑了，咱們眞不知是人是鬼啊？」

錢大德低聲道：「這地方有人有鬼，人鬼混雜。」

無名氏、石生山相對望了一眼，突然飛身而起，直向兩個手執碧色燈籠的黑衣人撲了過去。兩人動作奇快，左拳右掌，全力擊出。但聞兩聲慘叫，兩個黑衣人在驟不及防之下，雙雙死在無名氏和石生山的手中。

無名氏檢起了碧色的燈籠望去，只見一隻綠色的火燭，熊熊燃燒。

那綠色的火燭，不知是何物作成，燃起之後，發出碧色的光焰。

錢大德微微一笑，把兩具屍體移開，道：「現在，你們什麼事情都沒有說。」

無名氏一抱拳，道：「錢兄，造化門中的人，是否都和錢兄一般的心意？」

錢大德道：「這個麼，在下就不太清楚了。不過，在下覺得，咱們飛輪四煞有此想法，凡是在地獄中的人，只怕都和咱們的想法差不多了。」

無名氏道：「多謝錢兄指點咱們不少。」

錢大德道：「不用客氣。」

無名氏輕輕咳了一聲道：「錢兄，這地方離開造化城還有多遠？」

錢大德道：「這就難說了。造化城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無名氏道：「這話怎麼說？」

錢大德道：「如若他們想要你們去，諸位行不過百丈，就可能進了造化城。如若他們不願你們進去，你們再走二百里，也一樣找不到造化城。」

無名氏道：「錢兄的意思，可是說那造化城是一個很神秘的所在？」

錢大德道：「是的。嚴格的說起來，這人間地獄也在造化門的涵蓋之下。」

無名氏道：「錢兄，這人間地獄，是什麼所在？」

錢大德笑一笑，道：「以諸位的才智，用不着兄弟說，大約諸位也明白，這是一處山腹。不過，這山腹邊緣有一片死亡地帶，就算沒有人防守，也沒有人能够通過。」

無名氏道：「錢兄，咱們如死在此地，欠你錢兄這點情意，那是永遠無法回報了。如若咱們能够生離此地，對錢兄必有一報。」

錢大德輕輕歎息一聲，道：「咱們風輪四

煞，在江湖上行事爲人，算不得什麼好人，但看到人間地獄這等悲慘景象，也不禁爲之心生寒意。咱們兄弟雖有拯救武林同道之心，但卻沒有這份力量。」

俞秀凡點點頭，道：「四位只要有此一點心意，那就够了。」語聲一頓，接道：「錢兄剛才提出有一處死亡地帶，可是機關埋伏？」

錢大德沉吟了一陣，道，「實在說，咱們幫不上諸位什麼忙，只能就胸中所知，提供一二了。」黯然嘆息一聲，接道：「所謂死亡地帶究竟是何物作成，我們也不清楚。那是大約十五丈寬窄的一片地區，任何高明的輕功，都無法飛渡，不論武功如何高明的人，雙足一沾那地方，立刻死亡。」

俞秀凡道：「有這等事？」

錢大德道：「在下所言，都是親目所見，句句眞實。」

俞秀凡道：「那可是一片毒區？」

錢大德道：「不知道。反正是人一進入那片地區，就會很快死亡。」

俞秀凡道：「那片地區和其他的地方，顏色有什麼不同麼？」

錢大德道：「可怕的是，那死亡地帶的顏色，和其他地方的顏色，並無不同。」

俞秀凡歎道：「這眞是一個很惡毒的佈置了！」

錢大德道：「所以，進入人間地獄之後，從沒有一個人能够逃出去。」

俞秀凡道：「你們自已人的出出入入，難道也要經過那一片死亡地帶麼？」

錢大德道：「我們出入那一片死亡地區時，都由地道中通過。」

俞秀凡道：「原來如此。」

無名氏道：「錢兄，你幫忙幫到底，能不能告訴我們那地道所在？」

錢大德沉吟了一陣，道：「這個，兄弟有些碍難，因爲那地道的隱密，只有我們四兄弟才知道，如是從地道越過了那一片死亡地帶，咱們四兄弟很難脫去關係，兄弟雖是我們四人中的老大，但也不能擅自作主，這件事，必得我們兄弟商量之後，才能作主。」

俞秀凡笑一笑，道：「錢兄既有碍難之處，咱們自是不便……」

一陣急促的步履聲，疾奔而至，打斷了俞秀凡未完之言。

錢大德回目一顧，道：「老四，可是燕姑娘有了回信。」

奔來的黑衣人一欠身，道：「是的，燕姑娘已有指示到來，要咱們放過貴賓和他的兩個從僕。」

錢大德道：「怎麼一個放法？」

黑衣四煞道：「燕姑娘說，要老大簡單的說明那死亡地帶的險惡，由他們自己通過，或是蒙上他們的眼睛，帶他們由地道中通過，兩條路任憑貴賓選擇。」

錢大德道，「俞少俠如肯相信錢某人，最好是選擇第二條路。」

俞秀凡目光投注在四煞的身上，道，「那燕姑娘還說些什麼？」

風輪第四煞遲遲疑疑的說道：「燕姑娘說，說這個，咱們……」

錢大德一瞪眼睛道：「老四，什麼這個、那個，吞吞吐吐的一句話也說不清楚。」

飛輪四煞輕輕咳了一聲，道：「燕姑娘的指示中說，咱們兄弟決不是俞少俠的敵手，所以叫我們最好不要和他動手。」

錢大德道：「那也不算什麼丟人的事。咱們這點武功本就和人家俞少俠相差的很遠。」

俞秀凡道：「如是我們甘願蒙上眼睛行過地道以後，有個什麼結果呢？」

飛輪第四煞道：「燕姑娘派人在出口接待三位。」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毛病就可能出在這裏了。」

無名氏道：「算起來，總比越過死亡地帶好些。」

俞秀凡說道：「好吧！咱們就選擇第二條路。」

石生山突然歎一口氣，道：「公子，咱們答應那位女菩薩的事，完全未辦，如何向人交代？」

俞秀凡道：「我已經留心過了，那斷魂壘突出地面，借幾盞鬼火碧光，方圓十丈不見有建築之物，但却高聳不見壘頂。」

無名氏接道：「公子之意，可是說，那壘頂突出於山峯之上。」

俞秀凡道：「正是如此。要找出那魔音來源，恐已非人間地獄中所能爲力。」

無名氏道：「控制那斷魂壘中狂人的人，來自造化城中？」

俞秀凡點點頭，道：「錢兄，請蒙上咱們三人的眼睛吧！」

錢大德沉吟了一陣，問道：「三位決定了麼？」

俞秀凡笑一笑，道：「我們決定了，錢兄請下手吧！」

錢大德點點頭，道：「好！就用在下的衣襟如何？」

飛輪第四煞道：「小弟帶來了蒙眼睛的用布。」伸手取出三塊特製的黑巾。

錢大德道：「那就委屈三位了。」

親自動手，蒙上了俞秀凡的眼眼。

黑巾蒙上了臉，無名氏立刻感覺到情形不對，只覺那黑巾蒙上了眼睛之後，立刻收的很緊。當下輕輕咳了一聲，道：「閣下，這是什麼蒙臉的布巾？」

錢大德道：「是一種特製的蒙面布巾，諸位最好不要擅自移動。」

無名氏笑道：「看起來，我們是着了道兒，上了賊船啦！」

錢大德道：「閣下言重了。錢某人無害諸位之心，這蒙眼的布巾，雖然是特製之物，但諸位只要不擅自動手，那就不致爲害及人。」

無名氏道：「那是說我們自己已經無法解除這蒙面的黑巾了。」

錢大德道：「就連在下也無法帮諸位解下了。」

無名氏吃了一驚，道：「什麼？錢兄也無法解除了。」

錢大德道：「是的！在下也不知道解除之法。」

無名氏苦笑一下，道：「咱們走到了地道盡頭，如何解除這蒙眼之物？」

錢大德低聲道：「這地方，每一件微小之物，都經過特別的設計，諸位以後要小心一些啊。」

俞秀凡暗暗歎息一聲，忖道：「這地方當眞是奸詐的很，我已經上過了水燕兒一次當，仍然不知道存下戒心。」

只聽錢大德說道：「三位請跟在我身後行動，地道中曲折廻環，叉道分歧，行之不易，就算不蒙上眼睛，三位也不易找尋，何況還要蒙上眼睛呢！」

無名氏道：「在下走前面，公子居中，石兄請斷後，用左手拉着衣襟。」他說的很含蓄，用左手拉着衣襟，自然是要用右手準備應敵了。

錢大德道：「無名兄請拉着我的衣襟而行，老二、老四，你們走前面開路。」

俞秀凡沒有講話，牽着了無名氏的衣襟。

但不約而同的，兪秀凡、無名氏、石生山，都暗中運氣戒備。感覺着又行入了地下五六尺處，然後開始折轉。但着足的地面倒很平坦，顯然是常常有人行過。

兪秀凡心中默作數計，曲轉了三十六次，行約一千八百步，才轉向上面行去。

登上二百另七步，地勢重歸平坦。

好的是一路行來，未生事故。

只覺一陣涼風，掠體而過，無名氏突然生出了一種解脫之感，長吁一口氣，道：「天無邊際，地有盡處，看來咱們又重睹天日了。」

耳際間，響起了錢大德的聲音，道：「諸位已經離開了地道，咱們兄弟送到此地，三位保重了。」

無名氏接問道：「錢兄，咱們此刻應該如何？」

錢大德道：「三位只好在這裏等了。」

無名氏道：「等到幾時？」

錢大德道：「等到幾時，在下也不敢斷言；不過我相信不會太久，三位請忍耐一些！」

但聞腳步聲逐漸遠去。

無名氏重重咳了一聲，道：「公子，咱們應該如何？」

兪秀凡道：「等下去！」

無名氏道：「一定會有人來解去咱們蒙眼的黑巾麼？」

兪秀凡道：「就算沒有人來，咱們也要很耐心的等下去。」

突聞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燕姑娘說的話，一向是言出必踐！」

兪秀凡道：「閣下是什麼人？」

那冷冷的聲音道：「在下是可以解去三位臉上蒙面黑巾的人。」

兪秀凡道：「咱們在此恭候。」

只聽那冷漠的聲音說道：「三位切不可妄動。」

兪秀凡道：「閣下只管放心。」

一個黑衣人行了過來，先解去兪秀凡臉上的蒙面黑巾，依序解下了無名氏和石生山蒙面之物。

抬頭看去，但見星光閃爍，這是一個無月的夜晚。

兪秀凡進入地獄不久，還沒有什麼十分特殊的感覺，但石生山和無名氏却抬頭望着天上的星辰，一片神往之色。

兪秀凡轉目望去，只見一個全身黑衣的人，手中拿着三條黑色的蒙面黑巾。

輕輕咳了一聲，兪秀凡緩緩說道：「閣下，這一條小小的黑色布巾，竟然也有着許多變化，看來這造化城中，每一件事物，都非尋常了。」

那黑衣人冷笑一聲道：「造化城中，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有着一定的作用，所以三位最好小心一些！」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可不可以把閣下手中的黑巾，借給在下瞧瞧？」

黑衣人道：「很抱歉！」突然轉身，快步而去。

無名氏收回投注天空的目光，輕輕咳了一聲，道：「一個人不見天日，就算他還活着，也和死人無異了。」

石生山道：「我明白了！那些人爲什麼酷嗜福壽膏，毒癮故然難忍；但更難忍受的是一種精神上的苦悶，那不見天日的斗室，一片黑暗的生活，只有每日香它幾口福壽膏，才能打發這些日子過去。」

兪秀凡道：「這眞是一個很殘酷的組合！他們手段是那麼惡毒，不但要改變人性，而且還讓你自趣死亡。」

無名氏振振精神，道：「公子，咱們現在應該如何？」

兪秀凡豪氣奮發，哈哈一笑，道：「咱們不識路徑，也沒有一定的去處，那就隨便闖闖！闖到那裏算那裏！」

無名氏道：「很奇怪，那位燕姑娘不是派人來接我們麼？」

兪秀凡道：「物以類聚，造化門中人，還會有講信義的人麼？我進入了地獄中，學會了一件事……」

無名氏奇道：「什麼事？」

兪秀凡道：「造化門中人的話，不可相信，尤其是女人的話。」

只聽一聲冷笑，傳了過來，一個清冷的女子聲音接道：「兪少俠，你這樣輕藐我們姑娘，不覺着太武斷了麼？」

兪秀凡道：「什麼人？」

那女子的聲音應道：「小婢如玉。」

兪秀凡道：「哼！又是女人！」

如玉道：「燕姑娘告訴小婢，說兪少俠是一位憐花惜玉的人，對女孩子，從來不發脾氣，想不到咱們姑娘說的話，竟然也會有錯。」

兪秀凡忽然覺着臉上一熱，說道：「正因爲在下太相信燕姑娘了，所以，吃了她很大的虧。」

如玉道：「兪少俠和我們姑娘的事，婢子不太清楚。不過，小婢奉命來，專爲迎接公子而來。」

兪秀凡道：「在下也還要見見燕姑娘，那就勞請帶路了。」

但見火光一閃，幽暗的夜色中，亮起了一盞明燈，那是一盞白綾製成的燈籠，上面寫着「聽松樓」三個紅字。

燈光下，只見一個身着黑衣的少女，緊傍在一塊大岩石旁而立。

那岩石高過九尺，黑衣女緊貼石壁而立，夜色黑暗，無怪只聞其聲，不見其人了。

也許是兪秀凡等很久沒有見過這等明亮的燈火了，只見那燈籠明如皓月，耀人眼睛。

如玉舉起手中燈籠，道：「咱們姑娘正在候駕，三位如若沒有別的事，咱們可以上路了。」轉身向前行去。

兪秀凡等緊隨在如玉身後，行在一條崎嶇的小徑上。只覺愈行愈高，山風也愈見强勁，吹的衣衫獵獵作響。

兪秀凡目光轉動，發覺正行在一處懸崖邊緣。四週一片夜暗，幾人緊追在燈光下面行走，也未留心到行過之處。

兪秀凡留心一看，發覺行徑的懸崖，下臨絕壁，一片幽暗，也不知多深多高，心中大感震動，暗道：行此險地，驚心動魄，如若造化門在山面設下埋伏，打下滾木擂石，不論多高强的武功，也是無法逃過此刦。

心中轉念，突然移動身軀，緊追在如玉身後，道：「姑娘，水燕兒住在何處？」

如玉道：「燈籠上寫的明明白白，燕姑娘住在聽松樓。」

兪秀凡道：「還有多遠距離？」

如玉道：「就要到了，再轉一個彎。」

兪秀凡道：「這地方很險惡啊！」

如玉道：「是的。這地方叫愁雲崖，下臨千丈絕壑，摔下去，勢必要粉身碎骨不可。」

兪秀凡道：「燕姑娘爲什麼要住這樣一處所在？」

如玉道：「因爲這地方很清靜，沒有人敢打擾，也很險惡，易守難攻。」

談話之間，到了一處轉彎所在。

這時，無名氏和石生山都看清了處境，只見一條不足兩尺的山徑，盤開在千尋峭壁之間，夜間幽暗，上不知山峯多高，下臨崖壁，寸草不生，一片光滑。

膽氣不够的人，別說行過這條險徑了，就是嚇也嚇的半死。

無名氏吁一口氣，道：「這地方可是人工開鑿的吧？」

如玉道：「不錯。」

無名氏道：「開鑿這石徑時，只怕摔死不少的人？」

如玉道：「聽說是死了七十多個。」

無名氏道：「如此險峻，死的倒也不算太多。」

如玉道：「那是因爲燕姑娘的仁慈，想出了一個辦法，用一條堅牢的長索，繫在開路之人的腰中，上面繫在大樹巨石之上，縱然不小心滑落下去，也不致跌下懸崖。」

無名氏道：「此地距離山頂有多高？」

如玉道：「約有百丈左右。」

無名氏道：「當眞是費盡苦心了。」

兪秀凡道：「一個人，爲了自己的喜好，不惜如此勞師動衆，建築了這麼一座聽松樓，這人的好大喜功，實是可悲可歎的很。」

他心中對水燕兒有着極端的不滿，一聽到和水燕兒有關的事，就不禁怒火上升。

如玉突然停下了腳步，回頭說道：「你是說我們姑娘麼？」

兪秀凡道：「不錯。我是說水燕兒。」

如玉道：「兪少俠，你說話最好小心一些，別傷害到我們姑娘。」

兪秀凡冷冷一笑，道：「照燕姑娘的爲人而言，在下的言語，已經很客氣了。」

如玉道：「兪少俠，我們姑娘很敬重你的爲人，但你却對她十分歧視。」

兪秀凡道：「那是因爲在下曾上過她的當了。」

如玉突然長長歎一口氣，道：「兪少俠，有一件事，只怕你還不太明白。」

兪秀凡道：「什麼事？」

如玉道：「我們因你失落在人間地獄，心中很不快樂。」

兪秀凡冷笑一聲，未再接口。

如玉歎口氣，道：「我從來沒有見過我們姑娘那麼憂鬱過，兪少俠，你應該諒解她，我們姑娘有她的苦衷。」

兪秀凡冷冷笑了一聲，道：「她有什麼苦衷？」

如玉道：「造化門中事，非局外人所能瞭解。」轉頭向前行去。

無名氏已經聽出了一點苗頭，回顧了兪秀凡一眼，低聲道：「公子，如玉姑娘的話中有很多含蓄之處，公子不妨多用點心思想想。」

兪秀凡奇道：「想什麼？」

無名氏道：「想想如玉姑娘的話。」

語聲微微一頓，改用極微的聲音，接道：「公子，此刻咱們的處境，似乎是茫無頭緒，這方面，也不是單憑你公子的絕世武功可以克服，最好咱們能用點心機。」

忽然一腳踏空，一直向懸崖下面摔去。

兪秀凡吃了一驚，回手一把抓去，沒有抓住。

石生山急急叫道：「無名氏，鎭靜一些，運氣貼上峭壁。」

突見如玉右手疾揮，一片網索，撒了下去，同時搶前一步，將燈籠提把放入櫻口，左手抓在石壁上一個突出的石柄上。

那片網索撒的很快，幾乎和石生山的喝叫同時行動，無名氏滑落不過一丈多些，網索已罩向頭上，右手一探，抓住了網索。

如玉用力一帶，無名氏滑落的身子，借勢飛起，又踏上小徑。

這不過是一瞬間的工夫，但却是生死的分野。

無名氏長長吁一口氣，道：「多謝姑娘相救。」

如玉道：「這地方太險惡，走路時應該小心一些，別只顧講話，丟了性命，那就划不來了。」

無名氏只覺臉上一熱，垂首不言。

如玉收好了網索，藏入袖中。左手取下啣在口中的燈籠，舉步向前行去，幾人魚貫隨在身後。

有了無名氏的這番變化，石生山和兪秀凡都不敢再有絲毫大意。

又轉過一山角，踏上了一片突出的石岩。這片石岩，足足有一畝地大小，但却生的十分險惡。它突出在懸岩之間，孤零零的像一塊伸出的石板，上不見峯頂，下不見谷底。

一座紅磚砌成的小樓，屹立在那突出的石岩中。

踏上突岩，先聞到一陣襲人的花氣。數百盆各色奇花，環繞在突岩的邊緣。

忽然間，一陣山風吹來，山頂、谷底，傳過一片松濤。

如玉舉起手中的燈籠，直行到紅樓門前，一塊橫匾，寫着「聽松樓」三個漆金大字。如玉舉起左手，輕輕叩動了門上的銅環。

木門呀然而開，只見一個青衣女婢，當門而立。

如玉道：「姑娘在麼？」

青衣女婢道：「姑娘在廳中候駕。」

如玉一側身，道：「諸位請進吧！」

兪秀凡也不謙讓，當先大步而去。

聽松樓規模不大，但却佈置的很雅緻。

兪秀凡轉過一個廻廊，行入了大廳之中。

大廳中一片綠，綠緞子蒙頂，綠綾幔壁，綠的毛毡鋪地，白色的松木桌椅，椅子上鋪着綠色的坐墊。

一個全身綠衫裙的絕色少女，面含微笑，站在廳中迎客。

四盞垂蘇宮燈，照的大廳中一片通明。

無名氏、石生山都不禁多望了那綠衣少女兩眼，只覺她美麗眩目，動人無比。

綠衣女舉手，理一理披肩長髮，嫣然一笑，道：「兪兄你好！」

兪秀凡道：「想不到吧，水姑娘！在下竟然活着走出了人間地獄。」

水燕兒道：「兪兄，很抱歉，我不是有意的。」

兪秀凡道：「姑娘，用不着多說了，在下聽姑娘的甜言蜜語很多次了。」

水燕兒道：「看來，兪兄對我的誤會很深呢。」

兪秀凡道：「這不是誤會，而是眞眞實實經過。」

水燕兒道：「兪兄來看我，就是爲了說這幾句話麼？」

兪秀凡道：「在下想先聽聽姑娘狡辯，如是眞能說出一番道理，縱然是句句謊言，在下也自認霉氣了。」

水燕兒一怔道：「如是我說不出一番道理呢？」

兪秀凡道：「那就要姑娘露幾手驚人的武功了。」

水燕兒道：「你要和我動手？」

兪秀凡道：「先禮後兵，在下覺着並無不對之處。」

水燕兒微笑道：「聽松樓從沒有發生過兇殺事情，也從沒留過男客。諸位今夜至此，小妹破例招待，我已叫他們備下了水酒，替兪兄壓驚。」

兪秀凡道：「那倒不用了，在下只要討還一個公道。」

水燕兒道：「兪兄，我覺着很多事，用不着一定要兵戎相見，談一談，也許能解決很多事，消除很多誤會。」

兪秀凡淡淡一笑，道：「好吧！咱們再聽聽姑娘花言巧語。」

水燕兒一揮手，道：「上酒。」

一面請兪秀凡等落座。

兪秀凡道：「酒不用，姑娘有什麼話可以說了。」

水燕兒輕輕歎息一聲，道：「兪兄，進入地獄之前，我已經再三的警告過你，要你緊追我的身後，不要離開。但你沒有照小妹的話辦，是麼？」

兪秀凡冷然一笑，道：「姑娘的解釋，在下不能接受。」

水燕兒臉色微微一變，道：「兪兄的意思是非要找小妹拚個生死出來了？」

兪秀凡道：「對姑娘的解釋，在下既難滿意，除了放手一拚之外，還有什麼別的辦法能解決咱們之間的這場紛爭！」

水燕兒道：「好吧！兪兄既然決意和小妹一分生死，也不用急在一時，先讓小妹盡地主之誼，再作決一死戰不遲。」

兪秀凡道：「那倒不用了，既然彼此已經決定了放手一戰，似乎也用不着再要什麼花招了。」

水燕兒搖搖頭，歎息一聲，道：「兪兄，世上有很多的辦法可以解除爭端，以命相拚，應該是最壞的方法。」

兪秀凡道：「燕姑娘，也許咱們是庸俗一流的人，咱們沒有辦法把事情圓滿的解決。」

水燕兒道：「那麼要不要小妹提出一個辦法呢？」

兪秀凡道：「好！姑娘請說說看。」

水燕兒道：「小妹覺着，咱們用不着立刻動手拚命。」

兪秀凡道：「爲什麼？」

水燕兒道：「你來此的用心，旨在看造化城，如是小妹在此捨命一戰，固不論勝敗如何，咱們這一戰之後，三位就別想離開了這座聽松樓了。」

兪秀凡道：「這麼說來，姑娘這聽松樓，是龍潭虎穴了？」

水燕兒道：「不能算龍潭虎穴，因爲，這裏面沒有什麼機關埋伏，不過，這地方的天然的形勢太險惡，除了你們的來路之外，再無可通之路。如是那一條險道被人封鎖之後，你們只有老死這聽松樓中了。」

兪秀凡冷冷說道：「這麼說來，你水姑娘遣人引我們到此，那也是一個大陰謀了！」

水燕兒道：「那要憑你兪兄的看法了。如是你一定要逼小妹動手，小妹只有奉陪了，如是小妹勝了，兪兄固是大感失望，就算兪兄勝了，他們不會放你們離開此地。」

兪秀凡道：「燕姑娘，這話可是威脅咱們麼？」

水燕兒笑一笑道：「我在和兪兄說理，信不信那是你的事了。」

兪秀凡輕輕吁一口氣，道：「燕姑娘，如是咱們不動手，妳就可以保證我們安全離開此地麼？」

水燕兒道：「不用我保證什麼，聽松樓本就是一塊平淨土地，這地方從沒有過殺刼。」

兪秀凡道：「看來，妳不但很惡毒，而且也很陰險！」

水燕兒笑一笑，道：「兪兄，你能由地獄中脫身而出，武功高明，雖然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還是你運氣不錯。」

兪秀凡道：「在下的運氣也不算太好，如果運氣好，至少不會遇上妳姑娘了。」

水燕兒笑一笑，道：「看來兪兄對小妹成見已深，小妹縱然說一個唇乾舌焦，兪兄也不會諒解小妹了。」

兪秀凡道：「姑娘，一個人受同一個人的欺騙，應該不會再有第二次，兪某人雖然很笨，但也不願再上姑娘的當了。」

水燕兒點點頭，道：「兪兄，離開聽松樓，你們就可能遇上重重攔截，小妹這地方，是你們唯一休息的地方。」

兪秀凡道：「姑娘派人把在下找來此地，只有這幾句話麼？」

水燕兒道：「小妹本來有很多話想和兪兄談談，但兪兄對小妹成見如此之深，小妹縱然心中有話，也不敢說出口了。」

兪秀凡道：「俗云甜言蜜語，聽起來，果然是動人的很啊！」

水燕兒微微一笑，道：「古往今來，從沒有一個成大器、立大業的人，不具備容人的氣度。」

兪秀凡忽然笑一笑，接道：「姑娘指桑罵槐，但罵的却十分有理，在下確實缺少一點風度。」

水燕兒道：「知過能改，仍是完人。過去不用追思，未來的却可借鑑，容易衝動的人，不但會忽略去機會，也容易造成錯誤。」

兪秀凡一抱拳道：「領教！領教！」

水燕兒道：「不敢當。兪兄，只要不再決心取小妹之命，我就十分感激了。」

兪秀凡道：「看來，你說服人的力量，有時十分强大。」

水燕兒道：「但要說服一個人，有兩個必要的條件，一個是說服人的智慧，一個是聽話人的智慧，有很多大道理，但却有很多人不能領受。」

兪秀凡道：「姑娘，在下已經承教了。這方面的事，可否暫作結束，咱們談談別的事情如何？」

水燕兒點點頭，道：「好吧！我們談談別的事情，兪兄發問呢，還是要小妹自己說？」

兪秀凡道：「姑娘自己說吧！在下心中是一片空白，沒有想到要問姑娘什麼，也沒有想到要問姑娘。」

水燕兒道：「好！小妹就隨便談談了。」

兪秀凡道：「在下等洗耳恭聽。」

水燕兒沉吟了一陣，道：「兪兄，當眞準備要進入造化城中瞧瞧麼？」

兪秀凡道：「不錯。在下能由人間地獄中逃了出來，也算是死裏逃生了，如不到造化城中走一趟，豈不是人間一樁大恨事。」

水燕兒道：「兪兄你在人間地獄中的時間不長，不知走過些什麼地方？」

兪秀凡道：「姑娘對那人間地獄，有多少瞭解？」

水燕兒道：「我只是看到地獄中閻王的報告，對地獄中實際情況，瞭解不算太多。不過，重要的地方，我都知道。」

兪秀凡道：「十方別院，姑娘知道麼？」

水燕兒道：「知道。大地方，十方別院中，容納了人間地獄中第一流的人才。」

兪秀凡接道：「很可怕啊！所謂十方別院，竟然是整個江湖的縮影，除九大門派之外，竟然連江湖草莽也不放過，成立了一個萬家別院。」

水燕兒道：「那也是造化門中一枝主力，除此之外，你還到過什麼地方？」

兪秀凡道：「斷魂壘。」

水燕兒呆了一呆，道：「斷魂壘你們也去過？」

兪秀凡道：「姑娘可是覺着很奇怪麼？」

水燕兒道：「你們遇上些什麼人？」

兪秀凡道：「瘋人、狂人，可以說不是人，因爲，在下從沒有見過那些瘋狂的人，世上也不應該有這等瘋狂的人。」

水燕兒道：「你們怎麼逃出來的？」

兪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好一場兇殘、激烈的搏殺，那是驚心動魄的惡戰，在下從來沒有想到過，世間會有這樣悍不畏死的人。」

水燕兒歎口氣道：「兪兄，如若你沒騙我，你該是舉世無敵的高人了。因爲，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夠在進了斷魂壘後，生離其地。」

無名氏道：「咱們運氣好，逃過了那次刼難。」

水燕兒道：「你是萬家別院中人，你沒有名字，却自號無名氏。」

無名氏道：「不錯，想不到在下在造化門中，竟然有這麼大的名氣。」

水燕兒道：「你是位很特殊的人物。」

無名氏道：「客氣，客氣。」

水燕兒目光轉注到石生山的臉上，道：「這一位，好像是不會說話，是麼？」

無名氏道：「在那些地方，不說話似乎是比說話好一些。」

兪秀凡道：「燕姑娘去過十方別院麼？」

水燕兒搖搖頭，道：「沒有去過。」

無名氏道：「姑娘既沒有去過十方別院，怎會認識我等？」

水燕兒道：「兩位都是很可疑的特殊人物，有畫像，送到我這裏來。」

兪秀凡道：「看來，你在造化門中，確有着很大的氣派。」

水燕兒道：「兪兄，見笑了。」

兪秀凡道：「姑娘還有什麼指教麼？」

水燕兒道：「我想勸兪兄，到此爲止，用不着再深入了，但我知道，你不會聽。」

兪秀凡道：「燕姑娘，造化門中，難道還有比斷魂壘更可怕的地方麼。」

水燕兒道：「那要看怎麼一個計算法？」

兪秀凡道：「請教姑娘！」

水燕兒道：「斷魂壘中人，雖然狂悍兇猛，但他們缺少智慧，這裏的人，一個個，都有着一副很清晰的頭腦，還有着重重機關。」

兪秀凡道：「在下有一個最大的毛病，就是想到的事，非要辦到不可。」

水燕兒道：「既然如此，那就算小妹白說了。」

兪秀凡道：「在下有一事請求燕姑娘！」

水燕兒道：「想來定是一件爲難的事。」

兪秀凡道：「那倒不是，我只是想收回我一件東西。」

水燕兒道：「你的劍？」

兪秀凡道：「是！我的劍是一把凡鐵打成的寶劍，在別人手中，完全沒有價值，但對我而言，那是一把不可失去的寶劍。」

水燕兒沉吟了一陣，道：「劍的價值，在江湖人的眼中，完全一樣。兪兄這把劍，既是凡鐵，不知有什麼珍貴之處？」

兪秀凡道：「這柄劍的價值，貴重的是在它的紀念價值上，並非是它的鋒利和功能。」

水燕兒道：「原來如此。」

兪秀凡道：「姑娘願否帮在下這個忙？」

水燕兒道：「劍不在我的手中，但我可以派人去取來，不過，那要一段時間。」

兪秀凡道：「不知要等候多久？」

水燕兒道：「大約要兩個時辰吧！」

兪秀凡道：「在下就等候兩個時辰吧！」

水燕兒道：「好！兪兄既然願意等候，小妹拚着違犯門規，這就遣人去給你取來。」

舉手招過來一個女婢，低聲吩咐了幾句。

那女婢一欠身，轉頭而去。

水燕兒回眸一笑，道：「兪兄，離開聽松樓後，你們很可能有一段忍受饑餓的時間，小妹既已備了酒菜，何不在此小飲一杯？」

兪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好！那就叨擾燕姑娘一頓。」

水燕兒立刻吩咐擺酒，片刻間酒菜擺上。

兪秀凡雖然答應了叨擾一頓酒飯，但內心中，對那水燕兒仍有着極大的戒心，暗中示意無名氏和石生山，如若她自己沒有食用之前，兩人最好不要食用。

水燕兒似乎早已思慮及此，坐下之後，立時先喝了兩杯酒，然後遍嚐了桌上佳餚。

兪秀凡笑一笑，舉起筷子，道：「姑娘，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咱們不得不小心一些。」

水燕兒道：「兪兄的心情，小妹瞭解。如有懷疑之處，只管請問，小妹決不見怪。」

無名氏、石生山都很小心，目睹兪秀凡吃過的菜，才跟着食用。

水燕兒喝了不少的酒，雙頰上飛起了一片紅暈。兪秀凡酒量不好，一直在克制着不敢多飲。無名氏、石生山的酒量雖然不錯，但却不敢開懷暢飲。四個人中，水燕兒喝酒最多。

無名氏放下酒杯，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妳的酒量，似是並不太好。」

水燕兒道：「我本來也不會喝酒。」

無名氏道：「姑娘不覺喝的太多一些。」

水燕兒道：「酒可消愁，多喝兩杯，打什麼緊。」

無名氏道：「看姑娘在造化門的權限很大，想來，對造化門中的隱密知曉不少。」

水燕兒道：「我還沒有喝醉，你應該等我再喝幾杯後，問我不遲。」

兪秀凡突然接口說道：「姑娘，你不怕我們暗施算計麼？」

水燕兒道：「你是說，等我酒醉之後？」

兪秀凡道：「防人之心不可無啊！」

水燕兒道：「兪兄如若暗算我，當可消去我陷害你的心頭之恨。」

兪秀凡道：「姑娘這麼一說，在下倒不好暗施算計了。」

水燕兒道：「兪兄，別免强，我看的出來，你不是那樣的人。」

兪秀凡聳聳肩，道：「別太自信了，咱們一直還是敵對相處。」

水燕兒笑一笑，道：「兪兄，我好像有些醉了。」

無名氏笑道：「姑娘，這座聽松樓，可已在造化城中？」

水燕兒搖搖頭，道：「還沒有進入造化城呢。」

無名氏道：「所謂造化城，大約是憑仗機關埋伏的一處險惡之區。」

水燕兒道：「造化城中景物，無奇不有，你們三人見識之後，亦將歎爲觀止。」

無名氏道：「是洞天福地呢，還是人間鬼域？」

水燕兒道：「兩者兼有吧！不過，一個人感受上的不同，對境遇的看法，有很大的差異。所謂布衣暖，菜根香，生性自甘淡泊的人，並非身着綾羅，日日酒肉，才會過的快樂。」

兪秀凡道：「姑娘之言，深含哲理，但頗有使人費解之處，姑娘何不解說明白一些。」

水燕兒道：「非諸位親目所睹，也很難講的清楚。」

兪秀凡道：「姑娘的意思，是非讓我們進去看看不可了？」

水燕兒道：「兪兄，小妹只好提供一些進入造化城中的資料，望能對兪兄有些帮助。」

兪秀凡點點頭，道：「不論造化城中是人間仙境或是修羅屠場，但在下既然有機會見識

一番，實是不應放過。」

無名氏道：「姑娘，咱們準備進入造化城去，已不打算活着出來，姑娘能給咱們一些指點，咱們也不過多逃過幾次險難，死去之前，多長一些見識罷了。」

水燕兒道：「你如覺着全無一綫生機，爲什麼又非去不可呢？」

無名氏道：「咱們不進造化城，生離此地的機會也不太大。」

水燕兒笑一笑，道：「這麼說來，你是被逼進入造化城了？」

無名氏道：「不錯，在下是被逼進入造化城。不過，不是什麼人逼我去，而是在下內心中，有一種力量，逼在下非去不可。」

水燕兒道：「無名先生，你解說的雖然不太清楚，但我已領會你的意思。只能說，我會盡力的使你們瞭解一點造化城，別對我寄望太深。」

兪秀凡道：「姑娘，這本來就是我們的事，實也用不着姑娘太過擔心。」

水燕兒歎口氣，道：「兪兄，進入造化城，有很多的結果，不一定非死不可。」

兪秀凡道：「我知道。最好的辦法，就是投入你們造化城中，既可保全性命，又可享受到某一些富貴榮華。」

水燕兒道：「這條路，大概是有些走不通了。」

兪秀凡道：「不錯。咱們寧可戰死在造化城，也不會作爲造化門弟子。」

水燕兒道：「除了降和戰之外，我想還有別的辦法，兪兄何不試試呢？」

兪秀凡沉吟有頃，微微一笑，道：「多謝指點！」

水燕兒端起酒杯，道：「勸君更盡一杯酒，離此一步無故人。」

兪秀凡凝目望去，只見她手執酒杯，目含淚水，情意十分眞摯。

忽然間，兪秀凡有着一種自責的感覺，暗忖道：她確然有着苦衷，酒後吐眞言，她如對我全是一片假情，此時此地，實也用不着如此做作了。

心中念轉，也端起面前酒杯，道：「不論在下能不能生離造化城，姑娘這一份情意，在下永記心中了。」

水燕兒眨動了一下眼睛，兩行清淚，順腮而下，舉杯一飲而盡，道：「兪兄，小妹不敢企求的太多，只希望兪兄能冰釋對小妹這份誤會，小妹就感激不盡了。」

兪秀凡也喝乾了手中的酒杯，道：「姑娘，在下很慚愧，也很抱疚，這杯酒，聊表在下一點敬意。」

水燕兒的臉上淚痕未乾，却已綻出了微微的笑容，道：「兪兄，能得你諒解這份誤會，小妹心中就安樂多了。」

談話之間，一個青衣女婢，手中捧着一柄長劍，快步行了進來。

水燕兒站起身子，由女婢手中取過寶劍，遞給了兪秀凡，道：「兪兄，看看是不是你的兵刄？」

兪秀凡接過寶劍，看了一眼，點點頭，道：「姑娘，謝謝你！這正是在下的兵刄。」

水燕兒微微一笑，道：「兪兄，小妹有一個不情之請，希望兪兄答允！」

兪秀凡聽得呆了一呆，暗道：又來了，不知道又要出一個什麼難題了，這女人眞叫人難測高深。心中念轉，口中道：「姑娘請說。」

水燕兒道：「你如能離開造化城，希望能再來這聽松樓看我一次！」

兪秀凡暗暗吁一口氣道：「理當如此。」

水燕兒目光轉注到無名氏和石生山的身上，道：「兩位，帶有兵刄麼？」

無名氏搖搖頭，道：「沒有。」

水燕兒道：「可要借用兩件兵刄？」

無名氏道：「如是姑娘方便，在下倒希望能借用兩件。」

水燕兒道：「談不上方便不方便，我能還給兪兄的寶劍，借兩件給你們有何不可。」

無名氏道：「多謝姑娘了。」

水燕兒道：「兩位用什麼兵刄？」

無名氏道：「在下用刀，石兄用什麼？」

石生山似乎是不願再講話，伸手醮酒，在木案上寫了「判官筆」三個字。

水燕兒皺皺眉頭，道：「沒有判官筆。我這裏有刀有劍，有軟鞭。」

石生山沉吟了一陣，又在桌上寫道：「軟鞭。」

水燕兒點點頭，道：「去取一把單刀和一條軟鞭。」

兩個女婢應了一聲，轉身而去，片刻之後，兩個女婢，拏着一把單刀，一條軟鞭，放在了木案上面。

無名氏拏起單刀，在手中掂了一掂，道：「姑娘，謝啦！」

石生山取過軟鞭，抱拳一禮。

水燕兒抬頭望望天色，道：「兪兄，如若你還沒有改變心意，現在可以走了。」

兪秀凡站起身子，道：「姑娘，在下等就此別過。」

水燕兒道：「兪兄，離開聽松樓百丈外就進入造化城，三位多多保重，恕我不送了。」

兪秀凡道：「不敢有勞。」轉身而去。

水燕兒站起身子，臉上是一片自憐自惜的神色，雙目中滿含着淚水。但她强忍着沒有移動身軀，也沒有說一句話。

一個青衣女婢，帶三人離開了聽松樓。

行過了來時的懸崖險地，便折轉上一座山峯。

青衣女婢停下了身子，道：「三位，峯下就是造化城，小婢告退了。」

那女婢神情嚴肅，說完了一句，立時淚水紛披，轉身回去。

兪秀凡大感奇怪，沉聲喝道：「姑娘，留步！」

青衣女婢停下了脚步，回頭說道：「公子，還有什麼吩咐？」

兪秀凡道：「妳哭什麼？」

那青衣女婢，本來還在忍住沒有哭，兪秀凡這麼一問，青衣女婢突然雙手蒙面，淚水由指縫中湧了出來。

兪秀凡歎一口氣，道：「姑娘，什麼事，使妳哭的如此傷心？」

青衣女婢黯然說道：「我爲我們的姑娘流淚，爲她不平。」

兪秀凡呆了一呆，道：「爲她流淚，爲她不平，爲什麼？」

青衣女婢道：「她傷痛把你留在了人間地獄，數日夜坐憑欄低泣，祝告上蒼，希望你能够脫險歸來，生離地獄。」

兪秀凡道：「原來如此。」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在未去聽松樓前，在下對她確然有一點誤會，見面之後，已然誤會冰釋。」

青衣女婢道：「兪相公好輕鬆啊！誤會冰釋四個字，你可知道我們姑娘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多大的犧牲？」

兪秀凡道：「她犧牲了什麼？」

青衣女婢突然放下了蒙面雙手，臉上淚痕縱橫，雙目中神光湛湛，直逼在兪秀凡的臉上，道：「她不惜身犯門規，交還了你的寶劍，又贈與你兩個從人兵刃，洩漏了不少造化門中的隱密。」

（未完）